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五八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五八冊



目錄

全宋文卷五七九四

薛季宣 二二

未央宮記 一

未央宮 三

岐陽石鼓記 四

得欽崇豆記 七

記漢尚方劍 八

新作祭器記 九

吳太皇帝廟遷造記 一〇

忠顯王廟復薛夫人像記 一二

克齋前記 一三

儼若思齋記 一四

克齋後記 一五

弦歌堂記 一七

松風閣記	一八
新作殊亭記	一九
誠臺記	二〇
寒溪堂記	二〇
勝亭記	二一
正己堂記	二二
艮止亭記	二三
梅廡記	二四

全宋文卷五七九五

薛季宣 二二

周庭燎箴	二五
周永巷箴	二六
漢宣室箴	二八
閭室箴	三〇
耳目箴	三〇
廣湯盤銘	三一

商輅銘	……	三二
周鼎銘	……	三三
晉白虎樽銘	……	三四
天閨銘	……	三六
銘無文碑陰	……	三六
妥齋銘	……	三七
器物十四銘	……	三七
書几銘	……	三七
書篋銘	……	三八
研銘	……	三八
墨銘	……	三八
筆銘	……	三八
枕銘	……	三八
衾銘	……	三九
床銘	……	三九
帳銘	……	三九

屏銘	三九
門銘	三九
冠銘	四〇
劍銘	四〇
食器銘	四〇
艮齋銘	四〇
八陣圖贊 并序	四一
龔山頌	四四
平狄頌	四五

全宋文卷五七九六

薛季宣 二三

袁先生傳	四七
先大夫薛公行狀箋	五〇
宋侍郎之才行狀	五〇
劉進之行狀	五三
陳益之父行狀	五六

高府君行狀	五八
故通判臨江軍事王公墓誌銘	五九
余仲美墓誌銘	六一
林南仲墓誌銘	六二
故醴陵縣丞江公墓誌銘	六三
王夫人墓誌銘	六五

全宋文卷五七九七

薛季宣 二四

祭蕭帥文	六七
祭周詹事操文	六八
祭呂郎中大器文	六九
代養志姪祭王舍人墨卿文	七〇
祭外舅文	七〇
墓祭外舅姑文	七二
祭大舅文	七三
祭諸葛夢叟母文	七四

代四兄祭劉氏舅母文	七四
堂祭四二叔母文	七五
代七乙叔翁堂祭廿九伯母文	七五
擬祭海神英烈忠亮李公德裕文	七六
哀韓大將軍文	七七
弔遺觔文	七八
被旨禱廟祝文	七九
武昌祈晴祝文	七九
謝晴祝文	七九
以漕司命祈雨祝文	八〇
謝雨祝文	八〇
祈晴祝文	八〇
謝晴祝文	八一
謁文宣王廟文	八一
謁諸廟文	八一
祈雨祝文	八二

謝雨祝文	……	八二
謝廟祝文	……	八三
謝文宣王祝文	……	八三
湖州到任告文宣王廟文	……	八三
到任告諸廟文	……	八四
祈晴祝文	……	八四
滴漏祝文	……	八四
謝晴祝文	……	八五
諸廟祈雨祝文	……	八五
諸廟謝雨祝文	……	八五
祈晴祝文	一 ……	八六
祈晴祝文	二 ……	八六
謝晴祝文	……	八六
磨李固碑文	……	八七
誠臺禮復文	……	八八

全宋文卷五七九八

葛邲

紹熙元年冊李皇后文	九〇
請罷重稅奏	九一
乞下有司詳議強盜處斷事奏	九二
阿梁獄事奏	九二
上郊祀劄子	九三
右丞相序位奏	九四
請畏天愛民奏	九四
上征權之害奏	九四
上初政之失奏	九五
上鈔法事奏	九五
辭免樞密表	九五
恩補蔭襲劄子	九六
伏蒙誨劄帖	九七
伏承召還帖	九八
關外帖	九八

跋李公麟瀟湘卧遊圖	九九
題李伯時姑射真人像卷	九九
老子論	一〇〇
上元縣主簿廳壁記	一〇二
淳熙新建貢院記	一〇三
宋竹溪先生吳公傳	一〇四
密庵和尚塔銘	一〇五
李 茆	
乞守廣西官搬官賣鹽法奏	一〇七
趙彥禮	
監司當親自慮囚奏	一〇八
榮 芑	
跋蘭亭三本	一〇九
書蘭亭帖後	一一〇
書端溪硯譜	一一一
全宋文卷五七九九	

劉清之

請廣覽兼聽疏 ····· 一一二

知常州擬奏事略 ····· 一一三

請修復炎帝祠宇奏 ····· 一一三

用人四要疏 ····· 一一四

致同年友人書 ····· 一一四

與朱熹書 一 ····· 一一五

與朱熹書 二 ····· 一一五

與朱熹書 三 ····· 一一六

河南穆先生文集跋 ····· 一一六

萍鄉縣學記 ····· 一二七

烝湘岫嶺祠壇記 ····· 一二八

俞亨宗

訪求民瘼碑記 ····· 一二〇

祭東萊呂先生文 ····· 一二三

張 羔

仰韓閣記 一二四

宋故太安人衡氏墓誌銘 一二五

全宋文卷五八〇〇

王自中

郢州忠烈行祠記 一二七

潘景憲

與朱熹書 一二九

祭薛公季宣文 一三〇

沈有開

進呈至尊壽皇聖帝會要奏 一三一

刊皇朝文鑑序 一三二

董康嗣

亡妣周令人墓志銘 一三三

曾 槃

絳帖釋文跋 一三三

題蘭亭帖 一三四

薛亮明

侵用糴米乞不予原減狀

一三五

陳 申

仰高亭記

一三五

范仲芑

賀蔣副樞啓

一三七

賀林副樞啓

一三七

賀張守啓

一三八

謝辟置啓

一三八

盤谿記

一三九

李仲春

李仲春題名

一四一

潘 甸

修治陂塘溝堰事奏

一四二

庫彥威

成縣天井山題名

一四二

李 泳

聯燈會要序 一四三

般若會善知識祠記 一四四

全宋文卷五八〇一

李時習

三塔白龍潭記 一四六

孫觀正

祭薛士龍文 一四八

耿延年

措置鉛山採銅鉛鐵錫事奏 一四九

郭 鈞

乞置院打造軍器什物奏 一五〇

乞批勘陣亡官兵請給奏 一五〇

諸軍兵將官陞差奏 一五一

護聖步軍統制除授選差奏 一五一

乞推恩張喜奏 一五二

印烙買馬事奏……………一五二

措置海船奏……………一五二

措置添支錢奏……………一五三

乞特賜推恩閭仲奏……………一五三

薦馮湛爲統制官奏……………一五四

乞本司差置主管機宜文字一員奏……………一五四

乞拍試宮旺等武藝奏……………一五四

措置潛火官兵並牙兵事奏……………一五五

戰隊闕火分僉兵奏……………一五五

顏 度

乞防護太廟奏……………一五六

乞併二庫奏……………一五七

大祀門儀事宜奏……………一五七

乞謚岳飛劄子……………一五七

康濟泉記……………一五八

戴 先

乞召草澤人就試奏……………一五九

章 駢

賀參政啓……………一五九

全宋文卷五八〇二

王 枏

乞錄方信孺通使之功奏……………一六一

將作監題名記……………一六二

王 康

成州仙人崖題記……………一六二

王敦詩

言舉人程文詩賦用韻劄子……………一六三

賀陳教授啓……………一六四

王之望文集序……………一六四

措置增戍兵營寨等事碑……………一六五

周 勛

書薛道祖本蘭亭叙後……………一六七

童碩孫

江華縣令題名記	一六八

姜如晦

賀李提舉啓	一六九

金繩禪院增廣常住田記	一七〇

金繩院五百羅漢記	一七一

王伯祥墓志銘	一七三

全宋文卷五八〇三

李長庚

新建龍回寺碑	一七六

陳 映

乞禁摧鋒軍擾害商賈奏	一七八

常熟縣續題名記	一七九

蒼玉洞題名 一	一八〇

蒼玉洞題名 二	一八〇

蔣繼周

論義役之弊奏	一八一
乞令溫處守臣覈實流移人戶奏	一八二
論省免遠郡將迎費用奏	一八三
乞禁將佐私置產業奏	一八四
乞罷程迪差遣路鈐奏	一八四
乞僧道入宮當候奏審奏	一八五
劾王克勤狀	一八五
劾陳良祐并蠲減災民租稅奏	一八六
差官和糴事奏	一八六
賀湯丞相因進宗室譜圖并實錄轉官啓	一八七
紹興蔣相致語	一八七
簡應和	
發漕舉謝游寺丞啓	一八八
陳桂	
南路鹽場題名記	一八九
楊震仲	

與家人書	一九〇

全宋文卷五八〇四

黃 沃

知稼翁詞跋	一九一

知稼翁集跋 一	一九二

知稼翁集跋 二	一九三

宋尚書郎壙銘	一九三

聞人阜民

景高堂記	一九四

趙不黯

乞宗室錢米委本路提刑常切覺察奏	一九六

轉授之初賞賜依例全給奏	一九六

乞每歲舉宗教改官奏	一九七

乞以趙不應填闕奏	一九七

弟子記跋	一九七

萬必達

棲霞洞題名	一九八
趙善政	
廣西鹽法再行官般事奏	一九九
碧雲巖題名	一九九
陳損之	
乞於高郵楚州間創立堤堰奏	二〇〇
乞住罷通州循環鈔奏	二〇一
周真一	
進古文龍虎經註疏奏劄	二〇二
秦 煊	
鄭溪集序	二〇三
易說序	二〇四
題胡靖書撰英烈王廟籤記	二〇五
重修溧陽縣學記	二〇六
楊 寅	
清波雜誌跋	二〇八

全宋文卷五八〇五

王 質 一

和陶淵明歸去來辭 ····· 一一〇

問北鴈賦 ····· 一一一

綺川亭賦 ····· 一一二

論和戰守疏 ····· 一一三

上皇帝書 一 ····· 一一四

上皇帝書 二 ····· 一一七

全宋文卷五八〇六

王 質 二

論廟謀疏 ····· 一二四

論舉能疏 ····· 一二七

論馭臣疏 ····· 一二〇

論使材二疏 ····· 一二三

全宋文卷五八〇七

王 質 三

論固本疏	……	一三八
論鎮盜疏	……	二四一
論州郡財賦殿最賞罰劄子	……	二四五
論吏民劄子	……	二四六
謝賜御書經解表	……	二四八
代張江州謝到任表	……	二四九
天申節賀表	……	二四九
會慶節賀表	……	二五〇
代張魏公謝表	……	二五〇
代慰安恭皇后祔廟表	……	二五一
代虞丞相冬雷待罪表	……	二五一
代虞樞密謝賜臘藥表	……	二五二
代賀皇帝加上太上尊號表	……	二五二
代賀太上皇后加尊號表	……	二五三

全宋文卷五八〇八

王 質 四

與張都督書	二五四
與湯相書	二五六
與虞宣機書	二五八
與虞相書 一	二五九
與虞相書 二	二六一
與李處全殿院書	二六三
與趙丞相書	二六四
與周樞密益公書	二六七

全宋文卷五八〇九

王 質 五

代通王制置啓	二七〇
代張守謝張都督啓	二七一
上晁制置啓	二七二
謝四川制幹到任啓	二七三
賀晁侍郎敷文閣直學士啓	二七四
上王參政啓	二七五

通宣州許侍郎啓	二七六
代通鄧安撫啓	二七七
通司馬守啓	二七七
代回晁知郡啓	二七八
代回鍾知府啓	二七九
代通王總領啓	二七九
回李知錄啓	二八〇
回嚴教授啓	二八〇

全宋文卷五八一〇

王 質 六

樞密宣撫相公樂府序	二八一
西征叢紀序	二八二
于湖集序	二八三
退文序	二八五
雲韜堂楚辭後序	二八七
大慧禪師正法眼藏序	二八七

夷堅別志序	二八九
正法世譜序	二九〇
詩總聞序	二九〇
書張魏公祠堂記後	二九一
跋蘇給事放白鵬帖	二九一
題王承可文集後	二九三
題九歌圖	二九三
復齋銘跋	二九四
跋文與可墨竹	二九四
書陶元亮譜	二九五
書陶通明譜	二九五
書栗里華陽閑窩辭	二九六
題李贊可掀篷梅軸	二九六
再題李贊可掀篷梅軸	二九七

全宋文卷五八一

王 質 七

趙信臣子名字序	二九八
漢高帝論	二九九
漢文帝論	三〇〇
梁末帝論	三〇二
周世宗論	三〇三
堯仁如天論	三〇四

全宋文卷五八一二

王 質 八

游東林山水記	三〇七
玉淵龍記	三〇八
沈氏勝栖堂記	三一〇
興國太守題名記	三一
汪參政生祠堂記	三一二
去思樓記	三一四
興國軍學記	三一七
興國四營記	三一九

全宋文卷五八一三

王 質 九

涪陵譙先生祠記	三三一
白帝廟記	三二三
張益德廟記	三二四
濠州雙穗堂記	三二六
興國軍大冶縣學記	三二八
張氏和政堂記	三二九
平政堂記	三三一
三聖壇龍祠記	三二三
東坡先生祠堂記	三三四
富池昭勇廟記	三三五
壓波亭記	三三八
游無窮室記	三三九
達磨大師行龕記	三四〇
聖燈記	三四一

全宋文卷五八一四

王 質 一〇

章德茂破硯銘 三四三

棠陰閣銘 三四四

簡軒銘 并序 三四四

映帶亭銘 并序 三四五

石林贊 并序 三四五

陶靖節贊 三四六

自贊 三四七

李平仲真贊 三四七

王稚川真贊 三四八

徐行簡真贊 三四八

趙損之真贊 三四九

拙庵老人真贊 三四九

京丞相真贊 三五〇

許公緒真贊 三五〇

墨竹贊	三五〇
文石贊	三五一
承元居士傳	三五二
平舒侯傳	三五四
麴生傳	三五六
玉女傳	三五七

全宋文卷五八一五

王 質 一一

周德昭墓誌銘	三六〇
東平王君錫墓誌銘	三六二
祭昭勇廟陰兵文	三六三
祭梓潼神文	三六三
祭虞丞相文	三六四
柴君益深哀辭 并序	三六五
王仲說哀辭 并序	三六六
天申節開啓疏	三六七

天申節滿散疏	三六七
會慶節開啓疏	三六八
會慶節功德疏	三六八
薦李平仲水陸疏	三六八
爲孺人周年水陸疏	三六九
李平仲懺經疏	三六九
真如修御書閣疏	三七〇
福勝緣化疏	三七一
真如修御書閣榜文	三七一
興國鳳棲巖化緣修造榜文	三七二
祈晴文	三七二

全宋文卷五八一六

鄧 驛

朱熹轉朝奉大夫誥	三七四
除羅頤通判蘄州誥	三七五
封還編管楊宏中等錄黃奏	三七五

劉孝驥

周必大轉朝散大夫制 三七六

周必大兼侍讀制 三七七

呂祖謙轉承議郎仍兼史職制 三七八

周必大轉朝請大夫制 三七八

周必大除翰林學士制 三七九

周必大轉朝議大夫制 三八〇

周必大乞郡不允詔 三八〇

呂祖謙除著作佐郎兼史職制 三八一

立法事宜奏 三八一

曾 □

拙堂記 三八二

陳 炳

泛秋浦辭 三八三

望黃山詞 三八四

巢湖神母廟記 三八五

義烏新修廟學記 三八六

宗忠簡公畫像贊 三八七

曾 種

大易粹言序 三八九

潛山石牛洞題名 三九〇

全宋文卷五八一七

蔡元定

答朱文公書 三九一

與文公書 一 三九二

與文公書 二 三九三

答張大丞書 三九三

答江德功書 三九四

與劉聖功辯跪禮書 三九五

與劉砥劉礪書 三九五

訓諸子書 三九六

臨終別文公書 三九六

臨終囑仲默書 三九七

戒子孫珍藏族譜題辭 三九七

論經世書 三九八

皇極經世纂圖指要 三九九

皇極經世指要序 三九九

陰符經注序 四〇〇

玉髓經發揮序 四〇一

脉經跋 四〇二

和渠虹橋記 四〇三

睡訣銘 四〇四

杜 定

田公刺虎碑 四〇五

史彌正

乞免常平圍田出賣奏 四〇七

方崧卿

乞監司各以所察官吏之罪按劾奏 四〇八

韓集舉正序 四〇八

韓集舉正後序 四〇九

全宋文卷五八一八

余端禮

上謀敵決勝之道奏 四一一

乞使臣身亡事故赴長貳廳投下奏 四一二

言祈穀之制奏 四一三

再言祈穀之制奏 四一三

祖宗帝后忌辰僧道看經事奏 四一三

告身必書三代鄉貫年甲奏 四一四

言天子之孝奏 四一五

乞禁私帶人入試院奏 四一五

請嘉王即皇帝位奏 四一六

典贍帖 四一六

益辦帖 四一六

劄子 一 四一七

劄子 二 四一七

盱眙縣第一山題名 四一八

胡庭直

措置二廣鹽鈔利害奏 四一八

言博販交鹽奏 四二〇

永康縣赫靈廟記 四二〇

齊慶胄

乞閤門等措置朝謁條約奏 四二二

乞罷軍團騷擾奏 四二二

乞宗廟祠祭並於宗室使相以下輪次選差奏 四二三

乞科舉流寓士人依舊用西北舊貫奏 四二三

乞頒祭祀儀式奏 四二四

護葬魏王靈柩事宜奏 四二五

刑部長貳廳題名記 四二六

黃 庸

跋鶴林問道集 四二七

全宋文卷五七九四

薛季宣 三二

未央宮記

丞相鄼侯臣何昧死再拜言皇帝陛下：「陛下從天下義兵，誅亡道秦，西都關中，以根本制枝葉，天下幸甚！京師，諸夏之父母也，要令四方諸侯知有所法。今咸陽遭項氏殘滅之後，堂殿泯毀，櫟陽、興樂承秦故，雖靡敝一時之制^{（一）}，非法度之宮也。臣不勝大願，昧死請陛下詔有司，度長安地，作天子之宮曰未央，爲漢家建萬世亡窮之業。臣何昧死再拜以聞。」制曰「可」。尚書令下御史，將作，按地圖，以詔書從事，丞相裁處其宜，太卜筮并吉。七年初，作宮長安，因龍首山以抗前殿，東西五十丈，南北十五丈，其高三丈五尺。殿北營宣室殿，爲帝者之正處；掖庭宮在其內，有漸臺以供眺望。曲臺殿，石渠、天祿、麒麟三閣，藏先代典籍及名臣勳著；承明殿廬爲文儒著作之地；織室、暴室、凌室爲織文染練、藏冰之所。其外周廬環列，繳以徼道，宮垣有闕門二：正北端門曰玄武

闕，其東蒼龍闕。四面設公車，司馬典受四方章奏；立太倉、武庫，所以儲國用、謹兵防也。宮周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疏山以爲臺殿，不假版築，高出長安城。其二月，上自平城至，見長安宮室壯麗，怒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宮室過度也？」丞相何曰：「天下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即自櫟陽徙都長安。九年十月，未央宮成，上朝諸侯王，置酒前殿，上爲太上皇壽曰：「始者大人常以臣不如仲能治產業，今臣之業孰與仲多？」殿上皆稱萬歲。自古帝王興建都邑，未嘗不爲子孫久長經遠之度，是故治遠莫若儉。禹都安邑，湯徙亳，從先王居；周文、武作都豐、鎬，周公營洛邑，其始未嘗不卑宮室、謹法度。降及後世，瑤臺瓊室興焉。且富不期驕，人情好泰，侈大生于安逸，此理勢然也。作法于儉，其弊猶奢；以奢示人，而謂子孫不吾加者，丞相之計，豈不疏哉！豈不疏哉！抑嘗聞先生長者言，高祖、項羽，皆楚人也，漢始都洛，五年夏，上感留侯良奉春君敬說，即日駕之關中，居櫟陽。其秋擊燕王荼，六年取楚王信，七年征韓王信，上皆行幸關東，至洛陽。初，項羽既燒秦宮室，或勸羽自王關中，項王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心思東歸，高祖雖居關中，自言「遊子悲故鄉，吾萬歲後，魂魄猶樂思沛」，蓋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東也。酈侯作宮宏侈，因貳以濟，託辭決定都之計，旨哉！雖然，猶有憾焉。令何稍知古今，略法先王，而通其變以安上志，高祖樂于從善，使後嗣知所準則，可亡奢侈之弊。且高祖以漢太祖而猶出言詫大，何法官乃復窮奢極靡，子孫安取制哉？其後孝武帝新作宮殿，孝成帝興建昭陽，土木被金珠，楹桷加文鏤，增高極于雲漢，窮幽達于泉壤，侈過天道，超越

振古，財用單竭于上，人力困窮于下，其視孝文皇帝惜百金費罷營露臺遠矣。初，未央宮世世增廣，有臺殿四十三、池十三、山六，其臺殿三十二、池十二、山五在外，餘在後宮，門闔中外凡九十五，而掖庭有月影臺，雲光、九華、鳴鸞三殿，開襟閣、臨池觀不在簿籍。成帝又增後宮八區爲內殿十四，宮城開拓後至二十八里，宮館益盛，而漢業衰矣。《詩》曰：「商邑翼翼，四方是極」，高祖有焉。又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孝文皇帝近之矣。臣愚學不足以通古今之志，顧何以書漢先帝積累之業，惟以列職太史，典司著述，敢效《周書》明堂作洛，謹昧死記未央宮興治本末如上。

未央宮

亦曰紫微宮

殿：前殿、宣室、麒麟、溫室、金華、承明、武臺、壽成、萬歲、廣明、清涼亦曰延清室、永延、壽安、平就、宣德、東明、飛雨、通光、曲臺、白虎、延年、回車、宣明、長年、見德、神明、玉堂亦曰白玉堂、含章、神仙、昆德、高門亦曰高門宮、溫調、龍興、敬法有敬法闥、朱雀。

右三十五殿在外。按《漢宮殿疏》，溫室在長樂宮。《漢宮閣記》、班固《西都賦》在未央宮。《三輔黃圖》：二宮皆有溫室。白玉堂，《漢書》在建章宮。《三輔黃圖》：未央宮、建章宮皆有玉堂，而建章宮曰內殿。

椒房、昭陽、飛翔、增城、合驩、蘭林、披香、鳳凰、鴛鸞、安處、常寧、茝若、椒風、發越、蕙草、鉤弋。

右十六殿在後宮掖庭。按：鉤弋殿與鉤弋宮名同。《三輔黃圖》：官別在直門南。又成帝後宮八區，又增

至十四殿，而椒房、鉤弋二殿不在其數中，未詳。

堂：朱鳥堂、畫堂。室：非常室、暴室。閣：宣室、石渠、麒麟、天祿、增盤。臺：玉臺、果臺、鉤弋、通靈、蘭臺、漸臺。觀：甲觀。山：東山、西山，皆有臺。池：滄池。田：弄田。門：四面、公車、司馬、金馬、青瑣、作室、閭闔。倉：太倉。闕：玄武、蒼龍、白虎、嶢闕、蜀車。庫：武庫。府：靈奎、內府。署：內謁者、宦者、虎威、鉤盾、章溝。獄：掖庭。廐：未央、長樂、路軫、亦作輅軫。承華、騎馬。天馬。圈：毚圈、虎圈。

右，未央宮室之雜出于傳記、史籍者，附記于上，亡者闕之。其制度爲不足取，皆略而不書。《浪語集》卷三一。

〔二〕雖：原作「雍」，據四庫本改。

岐陽石鼓記

岐陽石鼓十，在鳳翔天興山阿。唐鄭餘慶節度鳳翔，移置文宣王廟。唐衰，亡其一鼓。皇祐四年，司馬待制池知鳳翔日〔二〕使向傳師求之于外偶之田舍，睹舂梁石臼有文，察之鼓也。向既易以他臼，于是十鼓復完。其文刻鼓扛間，皆大篆。唐時書畫尚備，自杜甫、韓愈、韋應物，蓋已歎其不

無闕畫。及今歷年四百，而文漫滅過半，其書之可辨者十鼓，凡四百四十有九字，中有複字十六，總四百六十有五字。其丙鼓五句，左驂旛旛，右驂驥驥，我以躋于原。麋豕子（疑孔字）庶，麇鹿雉兔。丁鼓二句，「鑾車華敕，貞弓孔碩」。戊鼓八句，「鰻鯉處之，君子漁之。有鱗有鯽，其翊孔庶。其魚維何？維鯢維鯉。何以貫之？維楊及柳。」辛鼓十句，「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駟。君子員獵，員遊麇鹿。速速君子，之求首及。茲以時我，其孫其來」。癸鼓二句，「載西載北，勿奄勿伐」。凡一百十有一言可讀。其餘字畫高古，文義嚴密，又多剗剥，不可訓知。考唐貞觀時，吏部侍郎蘇勛載記，元和吏部侍郎韓愈、天寶工部員外郎杜甫、蘇州刺史韋應物歌，近樂學士史《太平寰宇記》，歐陽參政修《集古目錄》，梅都官詢、蘇侍讀軾、蘇黃門轍詩，王學士鞏手記，皆稱鼓文爲史籀書，周宣王時物也。唐人之善書者如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共稱其書古妙，韋應物以爲李斯嶧山之罌刻字比之懸隔。而歐陽公亦謂書非史籀不能作，徒以文細刻淺而傳久遠，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不道，且不見錄于《隋志》，以爲可疑者三；又謂韋稱宣王以文王之鼓刻之，以韓言宣王之自銘爲信。公豈未之思也？刻文埋沒後，見者多矣，摸搨既衆，其壞亦速。王學士言鼓以頑石，故能獨久，然唐及今不六百歲，而譌闕已半，鼓爲唐出，可以亡疑。《皇矣》歌文王居岐之陽，今鼓適在岐下；《車攻》列于《小雅》，亦惟宣王之詩，以爲鼓出二王，不爲無據。走謂考文觀古，當取其最近者從之，獵而肄兵，周之政禮然爾，至于時王甚盛之舉，若禹有塗山之會，啓有鈞臺之享者，事獨昭于當代，得以特書，成王岐陽之蒐，亦其事也。銘功金石，古之銘識實然。歐陽言韋意失之，要亦宣王復成王之政，而爲之銘鼓爾。走既爲之

論說，重爲追記之云。

記〔三〕：禮重制器，能銘。夫銘，自名也，自名其先之令德，勒之彝器，而以傳世詒後，孝子孝孫之事也。夫人莫不有美，銘稱其美，義之盡、孝之至也。惟賢者而後能銘，銘必有當也。岐陽之蒐，其周禮之盛歟！昔者周王文、武繼夏、商而有天下，成王幼，續二王之末業，三監及淮夷叛，王既踐奄，還歸豐、鎬，用大蒐于岐陽，召六事，合諸侯，作六師，程文服而簡車徒焉，是納民于軌則，以毋亡武備，禮之大者也。大禮之備，由成王始也。鼎銘，夏也；盤銘，商也；几杖研席皆有銘，周也；先王之所以昭德垂訓也。石鼓以銘先王之道，宣王復古之蹟也。大蒐之禮，比年而講，不煩而就事也。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鐃，所以辨等威而嚴節制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檠，必有事，閑之不可踰也。置茆蒹，設望表，蠻夷守燎，不與于盟，重夏也。仁義之尚，勇力之賤，示之以好惡也。射御之節，禽獲之獻，禮以行之，義以成之，大蒐之備禮也。禮備而銘于鼓，象事也。鼓于五聲無當焉，而五聲等之以和，爲鼓而銘，尚其和也。堅石無文磷之虞也。十數也，盈數也，不顯之爲德，有聞之無聲，先王之範，後王之則也。是故紀勳烈、永聲名者，莫尚乎銘；通古今、會名物者，莫詳乎篆。漠焉無朕，混焉無形，品物昭章，天籟斯應者，銘詩之著也。遊龍攬天，三辰下燭，輝光磅礴，萬物咸章，篆畫之工也。非宣王無以銘成王之烈，非史籀無以通宣王之志，一舉而兼得之也，惟石鼓然哉！君子曰：備禮者其惟成王乎！能明文王之道，成武王之伐，以周公爲之相，以史佚司其禮，農

隙講事，百度修舉。《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君子曰：善繼者，其惟宣王乎！收汾王之墜緒，遵成王之舊禮，修車馬，備器械，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天下喜于王化復行，周室中興焉。《詩》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史籀通九代之書，明一王之法，損益就一家之學，用同天下之文，宣王之心，成王之式，銘之鼓石，而法垂于後世，四方達焉，無疆述焉，可謂上下察矣。《詩》曰：「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浪語集》卷三一。

〔二〕日：原作「夜」，據四庫本改。

〔三〕記：四庫本無此字。

得欽崇豆記

欽崇豆，失其所從自，博五寸，深一寸有半，首高三寸，足高不知有幾，銘十有五字，皆古文，蓋商器也。湯既伐夏，受天命，制禮器，而豆作焉，故其銘曰：「帝欽崇元祀，作豆佳旅，其典神天于永。」帝者，商于別號〔二〕；祀，其年稱；旅，古祭名；欽崇，警戒之辭也。曰我祖左相之誥湯

曰〔二〕：「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今銘文有之。夫爲器者必冶金，茲迺鑄鏤，即是數端而驗，必湯器矣。《傳》稱湯之盤銘曰「德日新」，而此云「欽崇」、「典神天于永」，起居之戒，交警居臣，觀古人之立言，靡或不根于道，人耐睹物思敬，非心將安自生？嗚呼美矣！夫物之得喪，信有不偶然者。湯有天下，吾祖寔左右之同功，阿衡于今三千有餘載，豆隱而復出，迺歸于走家。昔邵伯在周，王人之良耳，聽訟一時之事，何與人憩止，甘棠猶不忍伐，況此商之餘器，吾祖有言勒焉！雖其足不具完，可不爲家寶也？後之孫子，其觀器思人，無忘迺祖之忠勤，而背夫著戒之意，則斯器也，分典于家爲不忝。紹興強圉赤奮若二十有七年終辜月二十有二日甲申，商左相末孫季宣得豆于延陵，謹齊心而爲之記。《浪語集》卷三一。

〔一〕別號：原作「號別」，據四庫本乙。

〔二〕句首「曰」字疑有誤，審文意當作「昔」之類。下句引文出《尚書·仲虺之誥》，薛仲宣自稱仲虺之末孫（見下文），故曰「我祖」。

記漢尚方劍

漢尚方劍，銘曰：「陽朔元年二月甲辰，尚方鐵工臣某作。」紹興壬申歲，走管荊州機密，時園

夫治竹間地，有得玉裝劍具還其主者，走疑劍在，密令尋訪，果得之。按陽朔，成帝紀年；尚方，漢工官也。漢法常以月食時鑄劍，供天子服用。當時器物多以小篆勒銘，此劍鍛鍊成之，皆隸字，爲可疑者。然漢靈器、鮑氏鐙銘盡漢西京隸刻，此銘字法高古，且劍匣之不鏽，非今人所能爲也。王莽解劍佩玉璫賜新都侯相，可徵玉裝具劍，漢世侯王之所通服。朱雲借成帝尚方斬馬劍，僂佞臣張禹，亦可想知當時尚方作劍之利。是劍雖非成帝服御，要亦斬馬類也。走初買劍，以同幕李伯都父剛正好古學，知漢隸，出使驗視，子都彈鋏咤曰：「此劍可以陸斬牛馬，如安昌侯者，鄙夫陸陸，何用齒吾刃乎！」今屈指十七年，子都隔在泉壤，撫劍銷黯，視几案間所用銅雀臺甬瓦舊研，亦子都見遺，涕淚霑臆，拾其遺言作記。《浪語集》卷三一。

新作祭器記

有國之制，祠事覃于縣者六，春秋用事者二，歲凡七祭，孔子在廟，社稷、風師、雨師、雷師在壇，句芒氏爲位，著爲令甲，令長主之。齋潔以祠，神答如響，俎豆尊罍必有物，交于神明必有道。肇自干戈搶擾，隊禮相循，鄂縣祠神褻器而已，聲容文物非復舊章。君子以禮先民，無大于此。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玉帛鐘鼓之器，是豈禮樂之正與禮樂之情，斯焉有取！釋是而觀，禮樂吾不知之矣。是則豆籩簠簋之用，果不可虛，于以備物致材，振修逸

典，考文制器，合法應圖，銘諸俎而爲之識。辭曰：惟皇帝紹興三十有一年某月甲子，武昌之長臣昧末區東薛某祇顯相寅，恭祀事〔二〕，率時國典，作于茲下邑禮神。洗一、尊一、罍一，皆有勺，簠簋十、籩二十、豆二十有六、爵二十、坩十有二、俎六、盤二、壺四、匪四，用實嘉薦，以享以祠，將永實爾後人典祀，無疆其栗。粵以中秋釋奠于先師孔子，用充庭實。春秋之禮，徧于羣祀，俎豆有列，酌獻有儀。我不敢知神之肸鬻，祭神如在，其庶幾乎！周文公之頌云「籩豆有踐」，孔子曰「俎豆之禮，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古之君子修禮于廟堂之上，而德教加于百姓，普天之下，無思不服，萬世圖考其遺法，不敢一日而廢，豈它道哉，旨必有在。君子于是乎觀禮，禮將不外是夫！《浪語集》卷三一。

〔二〕祀：原無，據四庫本補。

吳太皇帝廟遷造記

今皇帝即位之始年，制詔中書、樞密，以太尉、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成閔爲京西、湖北路招撫使，但擇地形便置鎮戍守。太尉臣閔奏：「武昌，吳孫氏都會，際江中流，居光蔡之衝，實爲江浙外蔽，地饒水草，便于輸運，宿兵當有根據。臣謂出師戍之宜。遊奕軍統制軍馬臣王公述世將家，沈鷖

有方略，可任以重，請以其軍先事成武昌。」事聞，召對某殿，命坐，從容論幾事，合旨，厚賜而遣之。時某假令武昌，爲列壁于灌嬰之故壘，壘南有安樂宮舊址，即之以爲射場，中場有吳太帝祠，久廢弗治，僅存蝸舍，廟貌傾頽。王公好學知古今，常慨然有廓清中原之志，凡飭士馬、礪戈兵，必以身先之，不憚勞力，士亦便安其政，師律以和。既而歸功于神，曰：「斯吳之舊壁也，我仍其故，師安焉，豈太帝神靈陰驚我后，樂制置得宜所致然哉？且人一飲一餐，當知所自；思其人，猶愛其木，可居其地而不知經始者乎？且神祠在吾射場，飛矢日流于右，雖在神無射，于我安乎！」于是即宮北墉求爽塏之地，而奉神其上。雖祠房函丈，而棟宇深嚴，自一階除、一窗戶以至奉祠之具，靡不親爲料理，求所以爲堅固永久者。又作下舍居祝，俾供灑掃之事，曰：「斯可數十歲矣，若夫斥廣修增壯，則有俟乎後之人。」寢成，屬走爲題其榜，且書其事。走按《祭法》，「法施於民則祀之」。吳太帝經理是都，爲今成憲，且其功烈實有加于武昌之民，祠于武昌，合乎祀典。而王公不忘太帝之烈，走知其事上必忠，視新廟之規模，知其器度宏遠。私喜朝廷任寄之得，在太尉公爲知人，勉爲濡毫，而又鑱銘于石。銘曰：

袁山蒼蒼，楚江環回，神所安兮。熊羆鼓鼙，經營洛師，有前規兮。奕奕其宮，肅肅其祠，誠感至兮。椒酒蔗漿，牢肥黍香，永無終兮！《浪語集》卷三一。

忠顯王廟復薛夫人像記

走讀《五代雜說》，于周世宗知劉衛王之關弓命中，徙座當之，謂有英主之略。衛王識天命之有在，至于投弓折矢，而氣不爲少挫，見其忠臣之誼。薛夫人割子之愛，不以污劉氏之門，卒斬成喪，慥慥乎士君子之行，賢德參會，并行不悖，遠視牧野、首山之盛，孰謂衰世之無人哉！初，衛王死節壽春，世宗追詔崇獎，有曰：「姓名忠於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朕之南伐，得爾爲多。」復壽之忠正軍，曰以彰君之節。唐元宗尊寵封爵而酌之曰：「神而有知，受吾命邪？歆周惠邪？」其夕，夢王拜庭下，若奉詔然。烏乎！王之忠昭昭矣。世宗讎也，爲之褒稱動色，元宗君也，至死知之不盡。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祇相萬！此仁人志士所以起莫知之歎也。五代距今已遠，故老無存，惟王城守之勤，事多遺落，至其死官之烈，周典實大書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若薛夫人之懿，姓氏不聞于人，稗官事班班焉，以故知之者鮮。走嘗謂天性之愛，在古壯夫烈士有大義不能奪者，以霍將軍之忠，斷于此不能無憾。夫人滅親之地，其處之綽綽然。申令軍門，有以嚴閨闔之制；退而成服，不失母子之至情。士君子之中庸，夫人幾是矣，名不昭于當世，豈不傷乎？走嘗追緝五代遺書，恨不得夫人之姓。夏初，將命賑荒〔二〕，驅馳淮右，覽隳城之延壁，眺御砦之故山，既已懷古思人，拜王之祠，得夫人之姓于麗牲之石，其有獲于我心者至矣，尚恨新祠之作，夫人之像設不與存

焉，屬郡將高公以忠臣子，世不忘君，受知出守，橐皋邂逅，因以其事語之。公甫下車，以奉安告，且屬走記其事，走不得辭，愧不能文，直書其意而已。高公，夔其名也，觀公政之先後，可以知其志之所立云。乾道壬辰下元記。《浪語集》卷三一。

〔二〕荒：原作「業」，據四庫本改。

克齋前記

克齋之故名曰「損齋」，損齋，損私之齋也。仲尼稱「克己復禮爲仁」，老氏謂「爲道日損」，人雖不同，言理不異。今夫人之生也，涵虛而無體曰命，通一而無方曰性。命不易也，性不遠也，物其故有也，道亦其故有也，耳目爲聞見奪，心志爲利欲移，然後私意萌，公義隱，迷惑失道〔二〕，貫習爲常，其故有盡亡，于是爲小人伍；往而不返，則將與飛走俱，日遠于人，遂不可求諸人域。收心正性，故聖人貴焉。今人病之切身，孰不務亟其去？習非害性之爲人患，不切于病乎？人知病而不知非，聖人于是乎不作。仲尼、展跖其元顧不同邪？仲尼明一以貫之道，師表乎萬世；跖也違之不悟，天下號名大愚。猶之水然，清明自其本性，埃塵渾之以濁。本性固存，定而澄之，則爲清明也，于其元奚辨？人能去惡以復性，又何讓于聖人哉！皆知弗爲者非他，私奪之也。走生二十有三年矣，日聞

道于聖人之書，然臨事輒失其情，益知勝私之不可不務，是以考之大《易》，取「損卦」以名書堂曰「損齋」，以爲居處，期將齋心窒欲，反本歸仁，日革非心，庶乎盡于此生也，損益盛衰之始，敢即之銘之！《浪語集》卷三一。

〔二〕惑：原作「或」，據四庫本改。

儼若思齋記

混焉曰太極，形而爲兩儀，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布烈森羅，罔知攸究！鄉之所謂太極者，宜若亡而故存，故耐化物無迹，觸感惟應，孰知其所以然！非至靜曷能與于此？夫人之爲物，萬物之靈也，頭足具天地之象，知識出事物之表，誰使之然？有道主于內也。昧者不固其本，疲精神而它求，滋滋焉，汲汲焉，惟恐或遺，而遺之日多，患于忤物而于物益忤。此亡它，不知所以用之，不能盡己以盡物也。聖人傳心之要，豈有它哉，亦惟吾之故有，是歸是體而已。吾友行父子車子，所謂養其大者。之人也，以爲道不遠物，萬物豈異于人，必欲周知其情，沒齒將恐不既，莫若反求諸己，即聖人「毋不敬」之語行之，自誠而明，將以盡其性，合德于太極。安居壞室，寂寂窮年，外則淵如塊如，不言不笑，雖《記》云如齋如尸，殆無以異。非惟此也，亦能以處衆于喧闐之中，雖撓之萬端，卒莫

以動其靜。比其言也，復無遠于物情，使遇主而見之施爲，將見其有不言而化者矣。嘗以其事告曰：「禮始『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而後『安民哉』，蓋本于正心也。心正迺靜，靜而定，則浩然之氣爲吾體，體此則心烏乎動？道烏乎加？死且不移，況于小屑利害！以之窮理，理不吾畔，以之推物，物將焉潛！故古人務在至誠，治人其餘事耳。我欲事斯語勿失，用名書堂，曰『儼若思齋』，子幸爲我志之。」走于行父爲知己，不可以辭，即叙其語而爲之記。夫齋之爲言齊也，謂齊其心志也。心志一而無適，則太極不遠物，動靜無或遺，故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無爲而爲莫能臻，無思而思亦莫造，雖一身至眇，大而天地不我過，與夫馳神于外，物役其志者，可同年語哉！然其狀則幾是，曰儼若思齋，顧不甚得，如久于其道，則其來者將何如邪？

乃躬在是，乃心在彼。逐物忘身，烏知天地！心君中立，寂如太虛。形神不違，齊莊如愚。或之其它，或誠于敬。望之不分，道有奇正。《浪語集》卷三一。

克齋後記

始，走以「損」名齋，記其命之意，既三祀矣，友生有至自錢湖者，道其所聞曰：「上方作室禁省，謂之損齋，竊嘗睹齋記堯文『二』。」詢之于人，良是也。小臣矍而慨曰：聖人與我同慮哉！夫人達道而行，是則人所共有，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誠足喜哉！禮，貴賤雖不嫌同名，而天壤一

號，不可也，假名存而毋害，亦不能一朝居也，思有以更其名而未得。已而知所以自解曰：天道人所共有，可以君爲道而寘之哉！仍故名而不安，亦辟之而已爾。君臣之學自有辨，又何疑焉！于是即記以求名，而□克己復禮之義，名齋曰「克」。叙之以續前志，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仲尼告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仁者，人也；仁之道，謂人無之，可哉？惟以物遷，是以去仁而不省。聖人戒慎乎所不睹，恐懼乎所不聞，動容周旋中禮，不違于終食之間，物何自遷？是以仁浹乎四體。夫如是，乃盡人之道，顏子之所以拳拳服膺而毋失自致，具體而微者也。學者以顏子爲準繩，于此豈可不務！走細人也，固不可以希聖，然知人者人之道，則吾之道也；吾雖失道，將可自絕于人？克己歸仁，何敢緩也。顧走之失，有不若人者八焉：聞道而未之能行，一不若人也；放心而未之能制，二不若人也；處己而未之能盡，三不若人也；多言而未之能法，四不若人也；樂善而未之能擇，五不若人也；愛物而未之能容，六不若人也；居世而未之能處，七不若人也；任私而未之能去，八不若人也。凡所爲不若人者，皆性天之所無有，從欲而得，反身而未之能善，有一于此，不可謂仁，況有其八乎！弗亟去之，無以爲人矣。及今能以禮自克，率性而知道哉，或庶幾乎可也。爲詩銘之，以自警云：

穹弘地天，灝灝無垠。惟道參之，粹焉者人。人安其仁，則惟聖神。往而不反，曷爲其身！循道而行，無事于勤。出入惟時，乃凝乎真。勒之銘詩，請法先民。《浪語集》卷三一。又見光緒

〔二〕「齋記」下，四庫本注云「闕」。

弦歌堂記

狂生之治武昌，有堂以休其燕處，命之曰「弦歌」。或徇其名，以絲聲問者曰：「吾不識操縵，安知琴瑟？」然則永言將何若？」曰：「吾不分清濁，安知聲調？」是則此堂何以？」曰：「以臨官。」「臨官古之道與？」曰：「吾不知其今古，居斯可得矣。居而視其實，則其邑之所爲設，無非世俗之政，胥徒皂隸充乎闔，傅別質劑盈乎前，條教在門，賦財在帑，所聽者獄訟，所聞者催科，汨汨營營，無或弦歌之事。」或者愀然不悅曰：「異哉！子之政，斯亦妄人而已矣。雖然，猶有說也。之子曾不是聞乎？太古之治，有樂而無聲，琴而無弦者，以身爲器，以心爲律，建之以太極，制之以中和，翕而作之，皦而純之，繹而成之，八音克諧，律呂斯應，動天地，感鬼神，有生之類無不獲者矣。夫如是也，弦歌之事可得而略也。中古患不得乎此，于是乎有《樂經》之教，中和以節其內，音律以宣其外，弄之以器，聽之以聲，琴以禁之，歌以訛之，非辟之心，無自而入矣，仁民而愛物，未有學非是道者。今子上無得乎彼，而又此之略，疲精神于刑政，不求諸內而于簿書期會之間役役焉，謂其堂曰『弦歌』，吾不知之矣」。狂生曰：「吾過矣！吾過矣！所求于太古之道，則吾未能也；中古之事，吾何足與聞之。苟居今之世，不變今之俗，誠其意，正其身，愛其民，律其吏，明其期會，察

其簿書，謹其貨財，時其徭役。上無沈蠹之失，下無非橫之征。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窮民爲有所赴愬。耕而食，織而衣，用不犯于有司。禮義興行于下，四封之內，民吏各安其所居，一堂之上而民弗吾罪。仰不愧，俯不作，憂不患乎失職。則弦歌之事，其或庶幾乎。若夫興禮樂、制田賦、一風教、致和平，吾無事焉，有天子之職官在。所求于太古之道，吾未能也，中古之事，則吾豈敢！吾過矣！吾過矣！」由書爲之堂記。《浪語集》卷三一。

松風閣記

郊壇岡陰郎亭之麓，精廬左闕，松風之故閣在焉。初，涪翁復自巴中，訪坡公之逸迹，裴徊九曲，信宿松下，嘯歌成韻，因風名閣。閣磐筍谷，俯寒谿，臨洗斂之淵，睨萬松之嶺。江山浩渺，吞吐風雲，引領而東，縹緲萬象，故雖空谷之內，遠瞻無不屈焉。西山多奇，此景爲最。日者松林茂密，中燼于劫灰，松風之名，猶以人著。主僧作新軒檻，請走記而題之。惟翁學行文章，固已播人耳目，頌述其事，非所敢爲，聊叙閣之廢興，與其得名所自。登斯閣者，詠涪翁之句，眄西山之景，指顧斯得，自應不改其舊，召棠孔柏，曾何翦伐之有哉！松風颼颼，當蓬然起矣。夫然，則蒼髯之木，安在乎閣之成壞？信能種松木萬本，來萬壑之清風，追舊觀于來今，亦西山一勝事也。好古博雅之君子，將有意于斯文。《浪語集》卷三一。

新作殊亭記

武昌之西，郎亭之首，有亭巋然而高，超然而迴者，縣大夫孟士元之殊亭也。士元爲令武昌，才兼政迹，作亭殊異，有聲叟之漫記焉，唐之刻文磨于俗令。亭高記古，同永空山，其所以爲不亡者，抑有其道。武昌古都也，遊觀之迹往往而在，山川秀異，觸處皆有。走初易殊亭之邇，未之嘗問，泛然一投足〔二〕。雖湖山江沔顧見古人，俛首內觀，則亦有未能見殊于世者。嘗謂爲政法古，猶宜繼古人之志。當其事任，漫不加理，使奇人舊迹堙沒自我，其政爲可知矣。庾公南樓，猶虛成于江鄂之郡，殊亭偉觀，故不可堙諸草莽也。以亭居澗飲寺後，爰命主僧作而新之，斥廣舊基，粗爲寬大。建以九月甲子，以十月甲子落之。聊記載其歲時，用見廢興之自，至山川之殊狀，遊眺之殊極，則次山之記在。《浪語集》卷三一。

〔二〕投足：原作「下窄」，據四庫本改。

誠臺記

武昌牙堂之後架，有隙地數畝，自更世俶擾，廢爲污萊，蟲蛇糜鹿之與居，莫有一顧睇者。走尸縣數月，始命疏而闢之，樹之以修篁焉。誅茅薙草，恍若有得。邑堦之下，披隴如臺，轟然天成，不畚不築。下顧城邑居掌鞅間，林山蒼蒼，環繞三面，青蔥醺碧，非圖畫可擬，寒溪辟暑之臺殿，纍纍然墮吾目中，真吳楚之奇觀也。武昌鄂故地，在魏爲吳孫氏別都，東晉爲江州刺史治，有隋徙郡而縣。英豪雋偉之士居是邦者，不知其幾人也。以仲謀之雄傑，元規之清尚，次山之文翰，而猶無得于此，予何人哉，于斯有見，則天之所賦于我者不薄矣，可不敬之！記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故夫斯臺之作，豈人爲哉！命之曰「誠臺」焉，明自成之義也。其銘曰：

淩雲已頽，嚴瀨殊貞。如何此臺，天乎自成！《浪語集》卷三一。

寒溪堂記

寒溪堂舊址，在今堂西北二十步之路隅，面莽依山，環爲墻壁，草茅翳塞，僅給將迎，遊衍登臨，蓋無足尚。走到官之始，亭朽而顛，會要之途，送迎無所，于是鳩工命役，更作新亭。以爲寒溪

之名爲斯邑望，而堂不稱，不亦虛乎！乃從主簿毫黃君邦俊、尉番陽王君枏躬行相宅，蹤步溪干，旋反求之，得堂基于高岡之上，火茅殺竹，不築而成。東望崇丘，逶邐相屬，欽崱嶺岫，聳翠周遭，避暑之宮，九曲之嶺，高低隱顯，如點綴其西南，江水重湖，西北時見。寒溪在下，樊山處西，肇建此堂，適當其會。四周曲檻，不設門墉，制矩從中，弗侈弗陋。勞來送往，眺望遨遊，凡今之人，惟意所適。蓋已西則就下，秋夏或淪于水，稍北有地可闢，春冬取道又迂，則夫斯堂之爲基，後來當不可易。贈行折柳，雨雪來思，如得其人，安知不爲它日武昌一勝賞也！紹興上章執徐歲孟余之月記。

《浪語集》卷三一。

勝亭記

江出岷山，沿流束于三峽，放于雲夢之澤，吞洞庭之水，納湘沔而東之，至樊山而少折。樊山之趾，得古鄂城，爲吳孫氏之故都。其地前左水澤，右背山陵，青嶂澄流，映帶環合，如屏如畫，觸處清陰，荆山而南一奇觀也。由縣而北，有亭峙于岡阜，不知誰何氏所作，世目之以勝亭焉。遊武昌者入境而改視，入邑而改觀，其山川之秀麗，原田之沃衍，固已甲于荆楚，或不可以名狀，至于登勝亭，窮遠境，觀江流之汗漫，望淮甸之平夷，右西塞而左東坡，泛中原而涵大澤。淮山如拱，蹲踞參差，郎岑西來，重岡數疊。龍蟠灑水，聲如佩環，旦夜陰晴，雲霞萬狀。自冬徂暑，葭葦黃蒼，雪月

之明光，景物之變見，紛紛擾擾，有不可得而齊者，內觀其邑，已覺天壤之爲間，天下江山之勝，其孰能尚之！走始欲更其名而不可，聞攝令程鵬舉嘗請書于楊退翁運屬，于是取榜懸之，且爲之記。昔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遊勝亭者，不幾于是乎！《浪語集》卷三一。

正己堂記

誠臺以北，得射圃之舊地，帶江面嶺，據岡阜而極坦夷，真武昌之形勝也。自中興偃武徹備，諸城汨沒苞蕭，非復往意。乃紹興己卯，詔書閱弓兵武事，于是邑尉番陽董君經之營之，番陽王君踵而成之，張設射侯，創新堂陞。適走行保伍之政，因命同僚落焉。王君爲堂請名，走命之曰「正己」，以爲大人正己而物正，射法于是乎取。故正己而後發，失諸正鵠則反求諸己。至于升降步武，揖遜威儀，一本諸躬，用能不爭。古之觀德者以是，厥有旨哉！孔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是則射御之旨，藝寧足以周之！古者寓兵于農，非徒教戰而已，射御之法，使人知之，知正己以成身，則天下無事矣。武昌當天下孔道，南鄰大冶、豫章，北而申、蔡、蘄、黃，爲姦人盜賊之淵藪，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亦闊矣。王君與走之爲此，蓋將發政于弓兵，聯保伍之民，遊于此，學于此，閱習于此，以自成于此，由正己而格物，其庶矣哉！《浪語集》卷三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四〇。

艮止亭記

《說卦》：「艮爲山爲門」，取象不同，同歸于止，故曰：艮，止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是以大學之道，在止于至善。禹曰：「安汝止」、「惟動丕應」、「奚志」，止之爲義亦大矣！天不止則不清，地不止則不寧，人不止則不行，物不止則不成，天地萬物必有止而後誠也。知止斯靜，靜斯安，安斯應，安身應物，萬世不易之道，其惟止之云乎！法像門山，不幾于是？鄂，巖邑也，枕山而縣郎亭。樊阜西南而來，西北而止，重岡復磴，曲折委蛇，自下而高，不知其幾疊也。翔飛之勢，萃于牙庭，止于誠臺之所，舊通徑路，爲之閤，曰「山門」，下直誠臺，趣乎射圃，徘徊轉眄無限，青山修竹，蒼蒼映帶。官柳廢而不治，茅茨塞矣。走爲危亭四礎，弗侈弗庳，小徑依然，其門不改，周遭設檻，以適登臨。即之可以關去來、閉出入，居之可以極遊眺、共賦歌。景物風光，今後庭之極止也。中外有適，何莫由斯！惟天地萬物之生成，未始非出入于《艮》，邦畿千里，固惟民之所止也，縣成天子始終之政，可不知其止乎！乚經卦而命名，故亭名曰「艮止」，庶幾厚終于敦艮，不爲外物而遷，抑止躬之誼也。後之君子，信能不改斯度以觀象乎？兼山動靜，惟時思止其位，用光明于是道，不亦善乎！《浪語集》卷三一。

梅廡記

武昌尉寺舊無憩息之地，退食之次，燕伸無所。番陽王彥材作尉此邑，始即其堂之中廡，少加葺堊，闢其夾砌，樹梅焉，命之曰「梅軒」，以便安其退省，而請記于走，曰：「梅，嘉果也，吾取其實，珍其味；其花芳潔雅淡，吾高其致，裛其馨香，故名。尉之德稱者，宜莫若梅子真，吾慕其爲人。栲，吾名也，又梅之別。則夫花樹之植吾庭砌者，惟梅爲宜，名軒以梅，其誰曰不可！」走曰：「公言得矣，而未之盡也。夫梅之爲物，非其果之尚也。窮冬凜寒，怒風號雪，凋零百物，竹柏猶瘁，此木之常也，而梅花于是，則其操爲可稱也。芳香婀娜，鬬綵凌霞，以豔相高，以萼相軋，此花之態也，而梅幽香潔白之爲素，則其德爲可貴也。木無不實，無實于果，甘酸異味，適口一時，此果之材也，而梅有鼎羹之和，則其用爲可重也。德純而不貳，恬素而弗矜，四時一是，華實相當，古之人有合于是、見覽于後者，非子真而誰歟？斯焉取斯，公比德于是矣。斯廊也而謂之軒，斯名之未正，正名『梅廡』，昭示後人。與公臨廡之梅，名德俱稱，芟居翦伐之戒，非甘棠比矣。」彥材唯唯，因書榜而爲之記。《浪語集》卷三一。

全宋文卷五七九五

薛季宣 二三

周庭燎箴

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火于日，邦之大事，共蕢燭庭燎。甸師役之，共庭燎之薪蒸。凡庭燎之差，王百，公五十，侯、伯、子、男同三十。凡賓客之燕，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閹人爲大燭于門外。凡燭用麻燹、荆燹，庭曰庭燎，門曰門燎，以明賓客之出入，諸臣來朝之夜入者亦如之。惟昔周先正文公制天子眡朝之禮，厥明，有司設燎于庭，俟雞人呼旦以跽百官，鑄師擊鼓告旦，后夫人鳴佩以出，王乃即于外朝。肆宣王怠荒于厥初，雞人曠官弗寘，王用宴朝晚起，晨不出于房。厥後聞姜后之規，王是用欽畏，惟設庭燎，問朝于夜之央，王亦浸服于彝常，越聽朝于昧旦。詩人懼王心之慢，美庭燎以箴之。其箴曰：考禮惟周，光于四表。我客來朝，王庭有燎。其燎維何？維蕢伊荆。自堂徂門，自階徂庭。赫赫

明明，用明明德。昭厥旂常，儀用不忒。司烜維人，共日之火。役于甸師，以昭斧座。燕則于宵，朝惟昧爽。厥有中庸，曾或之罔。王即于朝，雞人司期。問夜如何，寧莫之爲。惟昔后姜，規用於燕。朝之云宴，而釋其筭璜。顯允我王，亶侯見遠。克勤克敬，夜央曰晚。我王日共，惟德之中。夜鄉斯晨，朝儀有融。惟辟備官，時厥有常。無怠無荒，邦家之光。庭燎之燎，用維其理。黽勉我王，敬維終始。惟茲庭燎，惟日之精。以辨等威，以察宮庭。萬邦之章，于以彰之。諸侯來庭，于以明之。逮其季末，侯伯專征。惟百之燎，擬灼于庭。夏后勤民，厥宗履癸。三旬不出，而夏臺是圯。阿衡之燭，帝乙成商。忘甲子之爲出，而王受以速亡。是故明乎內者，必昭乎外；始于勤者，或終於怠。細而罔害，亦孔之大；燎之方揚，亦孔之章。夫明不可不遠，業不可不勤。烜臣司庭，敢告寺人！《浪

語集》卷三二。

周永巷箴

惟宣王受命，嗣周家大歷服。始年，王慵怠于勤，早息宴朝，寢荒于厥度。臣后咸諫，王愾未克改。宣后晨起，出于房，褫簪珥，囚服永巷，命姆傅通辭于王，曰：「嗚呼！德亡常保，存于克勤；邦亡常安，危于殆荒。勤厥德有天位，不勤厥政，天命乃移。丕顯我烈祖文王，造邦自西夏，克虔共祗畏。修后稷、公劉之業，不遑暇日。即康功田功，惠康小民，不敢自暇自逸。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皇天降監，用集大命于我有周。肆成王幼沖紹統，不知稼穡之艱難，周公作《無逸》，稱殷王，越我太王、王季、文王之事。王克自寅畏，厥今稱明后惟成王。今王繼汾王之業，遭家不造，危如懸石之綸。業業兢兢，自宵至于明不寐，庸聽朝于庭燎，亦惟曰殆哉！今王其如台，乃晝居于內，肆鼓師告旦，猶弗越于宮闈。茲惟妾墮敬于身，淫心外見，用沈溺我有命，棄周禮于昌朝，忘勤之德，爰示民以內好。周邦岌岌，幾不至于亡，烏乎戒哉！我聞曰：惟色之好，其流必奢；奢樂困窮，我興受其亂。亂原之自，發于婢子之身，今王其命之妾，敢逃其罪！」王拜手稽首曰：「余一人不勤于德，寔自生過，過惟自作，我后伊何！今詒我賢后之憂，余敬用祇懼。惟王后反初服，我自今日新。」后拜手稽首曰：「今王命矣！妾其俟旦于明星。」女史書王后之言，用述箴于永巷。

粵惟古初，明王作制。晝即于朝，宵居于內。朝以問政，內以就安。出入惟時，曰于敬天。惟昔先正，周有文公。爰作朝儀，以節不中。雞人司晨，鼓師戒旦。王于出朝，不共曰宴。寅餞納日，燭炳王歸。銀環迭進，女職不違。陰教之修，禮成道至。民有攸儀，德用不匱。三后在天，寔基周命。《周南》、《召南》，發之歌詠。思齊思媚，亦嗣徽音。參十亂臣，纘武詒今。如何我王，忘祖之烈？東方明矣，怠而不出。無朝無夜，耽樂于旁。簡禮酣眠，濱于色荒。永惟姜后，共德之行。永巷脫簪，聞辜于王。后曰烏乎，淫端我見，不曰雞鳴，酖王于燕。王拜稽首，后言孔昌。膏肓疾箴，敬哉不忘。勉勉王后，則惟良偶。勤于庭燎，以光九有。不家于非，不愆于儀。爲周世宗，今王是宜。於乎

永巷，在王之宮。戒爾後人，眡此德風。莫昭燕私，莫聞鼓鐘。闐闐之容，萬民式從。好移其內，德衰于外。惟其財之，物不兩大。婦人之悅，近而非遠。蔽于一方，俾予正反。奢淫驕嫉，交敗王綱。女言是聽，無或不亡。毋曰宮中，四方攸同；毋曰吾內，王人無外。乾剛坤靜，諸侯井井。一怠于常，其傷必永。凡百君子，敬之敬之！曾是云怠，大命以改。在后末喜，臣莫不憎，坐膝王朝，而夏家乃傾。王受即內，淫樂沙丘，對于妲己，而懸頭二白之旗。殷監不遠，近有先王。史妾司言，敢告執方！《浪語集》卷三二。

漢宣室箴

惟古盛帝明王，統天御極，必有尊嚴之居，以禮神受福，布政施教，致敬龔日躋之意。是故法官受朝，便坐決事，齊明退息，各有常處。陶唐衢室、周人明堂之太室，皆其處也。漢興，承弱周暴秦之後，禮經灰滅，侈過天道，高皇帝盪夷凶慙，惟日不足，至於禮文之事，未暇講也，宮室制度，皆仍塞都之舊。惟七年，上行幸關東，丞相鄼侯何守，始作未央宮于長安前殿之北，營宣室殿以爲帝者之正處，漢制：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孝文皇帝常受攝事太祠，還致福釐于此，感鬼神之事，前席賈誼而問鬼神之本，上自謂不及也。孝宣皇帝盡心庶獄，常以季秋後受讞時齋居決事，當時刑獄稱平。益州刺史王襄使才士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選童

子何武、楊福衆等傳習歌頌。上方求通達茂異士，乃召見武等，曰：「此盛德之事，朕何足以當之！」孝成皇帝鴻嘉時，舉敦樸能直言士，王嘉等皆得宣室召見，對政事得失。中間孝武皇帝不忍親親之思，爲上姑館陶公主置酒，詔謁者引內主所近幸董偃。郎東方朔辟戟而諫，上爲稱善曰：「止，偃寵由是日衰。」宣室之居，其爲當時尊嚴如此。臣愚末學，竊慕虞人之旨，感商辛、王莽之敗，上箴宣室，思補盛漢之闕政云。

自古在昔，惟辟奉天。乃立明庭，以臨八埏。朝居有堂，燕居有室。各有攸宜，用屆誠一。上帝是承，諸侯是程。百官是成，兆民是聽。以立我九經，以式我典刑。蠢蠕有生，靡有感不令。在帝陶唐，明室以詢。高拱無爲，端嚴若神。亦邃其居，垂衣而治。其仁則天，罔有不被。於穆神漢，續堯之緒。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乃作路寢，曰于未央。宣室渠渠，寔惟北堂。惟時孝文，禮祠天地。肅肅皇皇，受釐寅畏。履帝敏武，問于儒臣。謙光昭灼，探頤窮神。孝宣明刑，兩辭之卹。奏讞凌秋，志心齊壹。《中和》之頌，曲度洪纖。乃謝歌僮，撝挹謙謙。有嚴二后，宗道宣明。必世而仁，中天以興。中葉弗虔，恩親掩義。路寢王宮，而樽罍是寘。始驕越度，敢見嬖臣。降于天子，爲之主賓。陛郎曰朔，執戟是何。正厥三罪，匪回匪阿。明明世宗，如流聽納。三十金之云賜，而董君以不荅。危言之至，受之不疑。受而不盡，臣爲惜之！鴻嘉直言，致相新甫。過涉雖凶，匪躬之故。惟此便室，漢家法官。政教之施，曰常曰中。敬厥幾微，民乃攸儀。一毫之失，弊將泉溢。無樂無非，其禍將危。無曰無害，其菑必大。螳螂隄顛，心堅石穿。淫亂之漸，篡奪生焉。國之興亡，一言而決。無

安不危，無剛不折。竊位亡新，孰辟于天！受爲瓊室，而傾宗隕元。巍巍帝居，其門四達。侍臣司宮，敢告執法。《浪語集》卷三二。

閭室箴

謂天蓋高，心實繫余。余心歉焉，天其反夫？匪天則靈，惟心之明。有感予累，奚其爲自成？卓彼先聖，窮神至命。其道奚先，孰先致敬。敬以誠身，胡爲不仁！德凝道至，何羞乎虞君！惟安而行之，乃克有勳。四知或畏焉，將恐離其真。不欺乃室，斯不愧屋漏，敢處告于夫君。

走嘗聞諸師曰：「心者天之體也，有諸中，斯必見諸外；動乎心，所以感乎天也。君子盡其敬以盡心，安之爲貴。一日心正，視舜爲何人哉！」因箴閭室以自警。《浪語集》卷三二。

耳目箴

遂古在昔，先王建極。聽有中聲，視有常色。各有攸職，民用不忒。在士墨允，殷商之季，惡聲色之云惡，而周薇以不食。隘清雷首，餓夫之斃，而未爲至德。惟仲尼父，目示顏回，禮躬是飭。鳴梟毒虺，稟天自性，其何能易？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不如仁身而自克。耳官司聰，目官司視，敬以

司存，敢告胸臆！《浪語集》卷三二。

廣湯盤銘

惟商王克新厥德，既新革夏命，作民新辟，乃惟新厥度，改正朔，易服章，異器械，新民視聽，布新政于四方。爰開新意，銘于饗餼饋之槃，庸昭示爾後人，尚無忘于茲新德，肆興居食息，無違新訓之行。惟啓迪于亡窮，乃亦新新其罔怠。史臣闡明王之誨，用敷廣于新銘。銘曰：惟武湯新服大命，作民神主，器非求舊，一新斯矩。新作時盤，以薦以嘗，以茲浴身，敬哉勿忘！惟此彝器，規圓合天，厥度惟新，其法乾坤。德日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時惟新德之全。全德之新，新亦不已。有皇上帝，由來無止。下民之欲，喜新厭故，我有新新，無疆無斁。於乎立王，罔違終食。于以時新，作新民極。沐者彈冠，浴者振衣。百度其新，方圓孔時。無怠于勤，新乃常存。有荒于怠，惟新之害。我有典則，新以行之；我有精誠，新以明之。昊天曰高，新乃時侔。博如后地，新惟其至。人熙于學，新以時成。新潔維清，新道亶明。豈無過咎，自新何有？戒之戒之，非新胡守？自彼夏桀，民之云厭。禹爲之祖，而不逃于淪墊。凡百君子，匪新勿安。曷用新之？

滄視爾盤。《浪語集》卷三二。

商輅銘

湯既勝夏，復歸于亳，乃變服殊號，肇新儀物。皇天降命，厥有山車之祥，王用因夏鉤車，作商大輅。棄根不揉，用成乃質；繁纓一就，用簡乃文。駕車結旌，綦幃越席，于以昭儉章德，用郊見于神天。王朝入于路門，在賓階面。王乘不式，諸侯不賜。惟曰：王之正乘，庸以養禮辨名。肆厥後世王，越厥萬世，雖有作者，罔或于茲路之加。聞君子之爲邦，亦曰惟茲商輅，是乘是取。大史式垂厥範，銘于路之旂常。銘曰：

於赫皇天，有嚴降命。睠爾立王，往徂求定。武王昭鑑，山出器車。代夏作商，儀章以殊。乃作路車，名昭路寢。王曰於乎，我乘我懷。郊于饗帝，敬而無式。秩秩威儀，維民之則。彼乘者鉤，匪攻自曲。彼飾者文，匪彫自木。豈曰無文，維金之根。豈曰無揉，維材之矯。席有結草，建有結旌。亦有王章，一就繁纓。人悅其華，我崇其質。德之攸行，匪車無出。宿在車下，乘而依衡。四牡既均，我車彭彭。豈無彤車，用駕白馬。載好和鸞，鏘鏘步武。王綏爾成，百王爰法。曷不肅雝，王車輶輶。於乎車僕，轍眎爾前。無覆無償，王道平平。夏后履癸，駕車以人。六轡沃兮，妣宗以淪。銘于太常，用昭儉素！訓亦有言：乘商之輅。《浪語集》卷三二。

周鼎銘

惟七年，成王使召公卜宅洛邑。厥三月，公既得吉卜，周公至于新邑，營以王命，戒定九鼎，于郊廓攸居。周公拜手稽首曰：「孺子王矣！惟先王格天新命，肆天王惟末命而承。我乃誕居大鼎于茲洛。予惟卜年七百載，惟三十其世。王其丕承皇天休命，將茲大寶，毋愆于敬，亦毋荒于卜！」王拜手稽首曰：「皇天顯宅我周家，敷用命於公誠卜。我不知守器之說，公其誨我。惟予冲子，惕息惟公安命其承。」周公若曰：「我聞曰，在昔禹平水土，輸金九牧，遐方寫物。命蜚廉氏司金，考視于荆山，鑄鼎昆吾，模其州域。肆山林、川澤、靈神、物怪之名形，罔或不備，無俾民迷。惟觴饗于上帝鬼神，無有弗格，用協于四方上下，克承天休。越厥世，後王啓承先人丕緒，命史翁乙難稽筮兆于元龜，厥灼匪燠，惟形四方其足。史翁乙難獻卜兆，惟不舉攸藏，亦罔惟遷徙攸行，繇乃白雲其霽。時尚一南一北一西一東，是將三國之遷，罔或不由茲。時王休德，越自輕于后桀，俘厥有商。肆王受之淫昏，時則我先王文武，是遷是寶。」周公曰：「烏乎！王其大無輕茲器，時乃知吉凶興滅，能行能息，匪盈于汲，匪沸于烹。象有長形，竊曲饗饗，工倕戒厥形于指足。王其尚監茲空曷，罔違時三德之行。鼎緣德亂惟輕，亦惟休惟重，王其敬哉！」王曰：「我公命矣！」迨周王遷國于東，越蠡若蠻荆，鼎之重輕是問。厥世奸王度亦

萌求分器之辭，或營于少海華亭，儻勤王之是覲。雖鼎屬有周，其震亦無。惟秦氏之遷宋，太丘之社亡，鼎則淪于淮泗。史乃考終原始，勒時周鼎之銘。銘曰：

景命惟周，世有烈王。作邑于伊，遷器于商。其器伊何？夏王之鼎。鼎命惟新，王圖有永。於鑠神器，儀度九州。備物昭章，九德惟修。靡遁斯靈，靡神斯怪。億兆惟人，罔迷罔害。有皇夏后，功光九有。上帝時歆，受天之祐。我周受之，于彼殷商。湯德伊那，命不于常。王謂太保，宅是東都。郊廓恢恢，鼎器攸居。周公時邁，天龜受卜。三十其君，祚天景福。錚鉉大寶，夏后作之。我王至止，烝嘗淪之。豈爾荆蠻，敢規分器。輕重誰詢，誕誇鉤喙。暉臺表海，曾是王征。八億萬夫，然莫之勝。相彼力矣，鼎微而重。惟其德矣，匪湘之用。命于三晉，震彼周京。豈伊異人，維鑾之興。丘社斯亡，鼎淪于水。不僭維天，曷銷曷以？史難枕卜，三姓斯遷。顯允三王，治易烹鮮。時輕時重，時器之神。不自于天，惟時大君。周邦云季，七雄舉鼎。折脅惟秦，靡扛靡騁。王綱弛係，言棄侯邦。逆命惟回，寧是適從。三王咸寶，器非其寶。玉鉉金相，載新載好。爲是之銘，鑱于寶器。匪周室攸居，傳夏商之世。《浪語集》卷三二。

晉白虎樽銘

臣讀《儀禮》，觀周天子朝饗之制，樽罍鼎俎，各有常物，張筵設席各有常處；至于儀物之

用，彝器之飾，未始不致意焉。後王代興，禮隨世變，威儀三百，未必皆先王之舊。經常之制，雖百世不能改也。按晉泰始元會儀，皇帝御太極殿，殿東有樽，飾樽蓋以白虎，羣臣有獻忠進直者，酌樽酒以飲之，本志所謂白獸樽也。聞之陶唐視朝，旌懸進善；有虞廣聽，鼓鳴敢諫。鴻惟大晉，纘禹之績，好是正直，比德虞唐，講禮昭文，有光犧象。不銘斯義，揭示方來，則何以昭晉德之隆，垂無窮之範也！史臣敢揚大訓，百拜稽首而爲之銘。銘曰：

上天明明，照臨下土。作之君師，以綏萬寓。巍巍在上，四方其風。廣聽遐納，允惟厥中。於皇我晉，纘承天極。正月初元，百神受職。乃飾禮御，陳此獸樽。誰其發之，正辭讜言。其獸伊何？西方之仁。其狀伊何？倍尾參身。不踐其青，不苟其生。《周南》、《召南》，王功爾成。於穆文王，武皇似之。厥應騶虞，惟今有之。匪鱗之逆，觸之何怒。豈無威嚴，孰施牙距？禮樽是飾，仁爲之蓋。酌而嘗之，體其罔害。惟昔商周，禮陳犧象。亦如斯樽，共惟世仰。彼軺之設，堯銘進善。伐鼓鼙鼙，舜聞敢諫。於惟我后，匪謝虞唐。禮器交施，招納無方。豈無杜舉，揚觶平公。嬰撤齊樽，斯其靡同。咸寧之定，儀度孔明。孰有不龔？盜啓升平。正言之入，人臣有艱；雷霆之威，曾何敢干。匪臣斯直，君有其仁。虛以受之，交誠以伸。逆于汝心，必稽于道。啓沃之行，亦孔之好。上下之交，不通曰否。人情孔膠，弗聞乃靡。虎樽之設，匪以爲文。以發榮光，以來告君。我刻銘詩，用戒元首。百爾事人，酌此樽酒！《浪語集》卷三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五八四。

天閨銘

天閨在怡亭之步，殊亭之側，嵌然巖岫，瘞于污沙。日者漫叟泉明放于石門之下，窪樽杯飲，共反淳元，而失此于步武之間，直若有待而然者。紹興春季辛巳，走行江滸，得石于顧指中，抉壤淘沙，有門天啓。《易》稱剛健而不陷，須于沙，衍在中也，此閨其似之。故必走而後出，爲作天閨之銘。銘曰：

天閨何許？澄江之滸。厥首惟圓，有方其下。不鑿不攻，圭竇嵌空。其誰知之？狂生脊東。其誰爲之？黔羸化工。怡亭在上，殊亭在側。我思古人，伊誰允得？窪樽有修，石門有目。豈如吾閨，洞天匪局。好古其誰，何莫由之。有全混沌，穿焉豈而。誰也淳澆，不伎不求？有天者閨，于焉逍遙。即石鑄銘，以警來游。《浪語集》卷三二。

銘無文碑陰

公處東山，如蒼生何？公擾桓公，執柯伐柯。內舉忘親，隄橫決河。澹然遺之，東山峨峨。矸然臨之，如陵如阿。宛其死矣，羣醜莫叱。十字惟碑，胡勒之磨？烏乎蒼生，將如公何？

初，文靖謝公從桓溫辟，沈嵩尤之曰：「人言卿不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如卿何？」及

溫有反謀，苻堅擁百萬寇臨淝水，勢皆足以舉晉，而公談笑却之，追師涉河。公以無祿，晉亦從此瘁矣。時人無能形容公德，窆乃有碑無文，「蒼生今亦如卿何」，非虛語也。恨無孔子書十字以表其墓，使沈嵩之言遂爲世口實，然亦不足爲公累矣。爲反其語，將銘諸碑陰。《浪語集》卷三二。

妥齋銘

妥齋，陳同甫作而居之，薛季宣隸而銘之。銘曰：

有天有淵，飛躍鳶魚。妥之安之，生民保居。天之產民，罔不大安。有妥之安，皇唐有焉。循物之安，妥用不集。非安惟安，搖搖岌岌。妥乎妥乎，大安不欹。有懷者居，安其豈而。子有精廬，齋居以妥。妥其安哉，神天將子可。《浪語集》卷三二。

器物十四銘

書几銘

惟道惟宜，惟新是師。未合者思，去邪勿疑！

書篋銘

學問身藏，用則儒。不能緇帙，能佇儲。

研銘

剛方正潤，磨而不磷。凹凸無庸，不安則震。

墨銘

膠煤相得，以成其德。研幾惟玄，毋污白。

筆銘

一言非，駟莫追。寫之不得，永瑕疵。心正筆正，筆法哉！

枕銘

無思無爲，則高枕是宜。通昔不寐，心如之何！

衾 銘

布之絲之，稱心爲之。卷之衣之，與時宜之！

床 銘

惟其平兮，據之安兮。其反側兮，何以息兮！

帳 銘

微此蔽形，徒飽蚊蚋。微此自蔽，風乎四至。

屏 銘

體則大，受風者會。不後其藩，將必爲身害。

門 銘

潭潭室廬，門居孔道。闢兮闔兮，乾坤可攷。口兮法兮，興戎出好。是謂樞機，毋然草草。

冠 銘

身之文，冠其首。冠者不端，文曷有！

劍 銘

剛有折，斷之在決。伊擊刺之利，匪丈夫之烈。

食器銘

不耕而食，是謂蝨賊。胡自異焉，修代耕之德？《浪語集》卷三二。

艮齋銘

某歸自荆北，乾道乙酉之歲，乃始名其齋以「艮」。艮之爲義大矣！齋中之寓聞之長陽，長陽聞之兼山，兼山聞之廣平，廣平聞之嶺北之理，嶺北之理聞之泗濱，泗濱聞之靈臺，靈臺聞之龍紀，龍紀聞之先天。斯其爲聞也，固亦不一也。或聞之於千載之後而不爲疏，或聞之於合堂同席之頃而不爲密，或聞之於寂默而不爲略，或聞之於諄複之辯而不爲煩。蓋聞其所聞，而後能知

其所聞；知其所聞，而後能信其所聞；信其所聞，而後能高其所聞；高其所聞，而後能安其所聞。聞而至於安，則能說諸心，寒暑、晝夜、出入、起居必有從容優游而不可解者矣。既聞之，又從而銘之，是安之之義也。銘曰：

太極位奠，兩儀以分。天高地厚，生成惟均。日月有明，運乎晝夜。離南坎北，炎上潤下。至理可喻，矯首遐觀。言提斯綱，匪張自難。山上有山，止之爲止。挾嵩合岱，于壯于趾。仁義忠信，蓋無常名。由止而推，則勇于行。禹稷濟時，陋巷爲厄。一視其處，二特其迹。將聖於此，富貴浮雲。有限之抑，無窮之伸。儻而行之，允毅伋也。孟養浩然，無屈移者。五羆六豮，頡頏喧豗。不有隄防，奔川吼雷。出門萬里，其途蕩蕩。用震以乾，是曰無妄。孰信所信，孰契以心。十全之醫，良藥萬金。有聞雖晚，或善其後。聞斯銘斯，以戒坐右。《古文集成》卷五一。

八陣圖贊

并序

八陣圖，蜀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之所作也。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在高平者，自酈道元已言傾軋難識。在新都者，隆土爲魁，基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俱立，陣周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三十。在魚復者，因江爲勢，積石憑流，前蔽壁門，後依却月，縱橫皆八，魁間二丈，偃月內面，

九六鱗差。新都舊無聞焉，惟見于李膺《益州記》，其言魁行皆八，財舉其半。趙抃《成都記》稱耆老之說，以爲江石蓋兵數，魁應六十四卦，則知兩陣二首之意，以體乾坤門戶，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其陣居平地，束于門壁，營陣之法具而奇正之道蘊。魚復陣于江路，因水成形，七八以爲經，九六以爲緯，體方于八陣，形圓于却月。壁門可以觀營陣之制，却月可以識奇正之變。故雖長江東注，下流湍駛，轟雷奔馬，不足以擬其勢；回山卷石，不足以言其怒。峨峨八陣，實瀨其衝，子石如卷，灘沙攸積，而歷年千數，未嘗回撓，隱若敵國，屹若長城。故桓溫以爲常山之蛇，杜甫偉其江流而石不轉也。若夫四頭八尾，隅落鉤連，隊陣相容，觸處爲首，則新都、魚復之圖，其法皆八陣也。居則修諸營壘，出則備其行陣，雖有奇正之變，一生于正而已，李興「不在孫吳」之頌，端有以焉。先王寓兵于農而居之以丘井，折衝樽俎而舞之以行綴，經國有涂軌之制，畫野有鄉遂之法，文事武備，未始判爲二途。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顯仁而藏用爾。在《易》先天之象，天圓而地方，八卦相重，皆六十四，陰陽相錯，剛柔相交，而天文地理備焉。先天之文，愚于八陣見之矣。八陣之作，寧武侯私意自營之乎？《風后握奇》有天、地、風、雲、龍、鳥、蛇、虎之名，則八卦之象也。漢法，大司馬常以立秋日斬牲祠白帝，肆孫、吳六十四陣，則六十四卦之象也。中興，罷郡國都肄，而陣勢寢亡，非有王佐之才，明于天人之奧，則八卦之變化，其誰能嗣興之？愚以爲八陣之施，非徒教戰而已。《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非虛語也。至于洞當中黃、龍騰鳥飛、折衝禽翼、握機衡陣之法，本

諸孫、吳方圓牝牡、衝方罫置、車輪鴈行之制。唐人裴緒之論，非無所起。六十四陣之變，其出也無窮，知此八名，特八陣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于四千九十有六，奇正相準，庸可盡名之乎！觀古懷人，敬爲之贊曰：

堂堂八陣，法地之維。經緯縱橫，端如置碁。左右有行，後先有列。錯綜相成，鉤連互設。孰知其首，熟測其端？直道如繩，循如象環。八八相乘，陣間容陣。在翼斯張，在前斯奮。陣形雖八，天七攸存。四轅轉隊，虛實斯分。亦有握奇，列于陣後。翕闔乾坤，混融六九。風雲天地，體則陰陽。虎旛蛇旐，龍旗鳥章。奇正相生，方圓遞出。混沌紛紜，杳冥恍惚。其闢無方，其闔有儀。幽若鬼神，夫誰知之！轅門之設，實司啓闕。無鍵而關，視之孔易。行而爲陣，居則爲營。堅重如山，能疾而輕。我則通途，平平坦坦。致敵天羅，莫知遄返。顯允武侯，經之營之。阿衡天漢，以作六師。君子所爲，衆人不識。曰易勝哉，七擒孟獲。先王體國，丘甲本兵。干戚之容，萬舞于庭。四頭八尾，文成井字。旁睠斜窺，孰知其自！《易》有八卦，《洪範》九章。天道昭昭，曰惟典常。在帝有熊，其臣風后。爰作握奇，蚩尤是討。六十四陣，演自孫、吳。豈其妄作？文本《河圖》。三代往矣，漢隳都肄。誰其興之？天啓明智。惟此武侯，器宏管、樂。龍隱隆中，雲蒸左蜀。先王遺法，尚克興之。漢家餘業，豈不成之！營頭下墜，蒼蒼叵測。心服奇才，嘆興勍敵。新都之壘，雲守儲胥。匪石淩江，丘陵屹如。甘棠古木，尚云勿敗。此道之存，其何能壞！率然之蛇，無頭無尾。《易》象先天，於乎不已！《浪語集》卷三〇。

鼇山頌

鼇山，載籍多云在淮南，今以《會稽山記》爲正。

鼇山，頌禹也。粵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帝曰：「來汝禹！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汝作司空，往平水土，時承厥考，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禹乃誕敷下土，思蓋前人之愆，娶于鼇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時弗子，三過其門不入，惟荒度土功。四隩既宅，九州攸同，帝耄，期倦于勤，乃命以位，正月上日受命于神宗。禹乃會羣后，南巡守于鼇山，柴望考功，修五玉三帛贄，萬國咸事。惟時封嵎弗格，時則有大刑。禹曰：「咨爾四岳羣后，咸聽朕言。防風氏怙厥修軀，弗迪訓典，乃昏迷不恭，底天之咎，惟時奉將天罰，朕用傷哉！汝創若時，無若防風之後至。厥身縱九畝，罔逃于予刑。懋戒哉！」羣后拜手稽首曰：「王命休哉！」百工播告禹之功，歌鼇山以作頌。其頌曰：

玉帛戔戔，徒御闐闐。大同溥天，會于鼇山。鼇山有墀，神祇是格是燕。苴稽蒲車，夏王惟見。夏王時守，鼇山之道。玉佩衝衝，和鑾載好。我宮我卑，我朝孔時。載旃載旗，以莫不來。甸服要荒，十千其后。冠劍峨峨，咸拜稽首。天子命之，會考乃功。冕服衣裳，美哉爾庸。弓矢斯張，戎車既飭。射御不違，我田我的。言私其縱，公豳爰獻。于□□□□□□□□□□惟燕，爾勳爾庸，于以

圖之。弗至弗虔，天子誅之。匪其爾圖，惟德之殊。匪其爾誅，淪胥以鋪。於皇夏后，克明明德。立我蒸民，播時稼穡。有截龍門，惟己開之。洛水襄陵，如己推之。娶于僰山，辛壬癸甲。三越家門，子呱弗答。九州攸同，天子之蹤。不介不鱗，民思禹功。汎汎揚州，濟彼江浦。有鑠黃龍，夾舟以舞。封嵎之守，匪易匪紆。王命夷之，其骨專車。彼獸而馴，若神而贖。受職靡時，曷維其大！於惟我后，克儉克勤。僰山孔高，其命維新。節彼僰山，我王載考。上帝臨之，永錫難老。我王時邁，說于僰山，惟石巖巖，億萬有年。我后勤民，窮蹄轍迹。惟僰山之壽，與昊天無極！《浪語集》卷三二。

平狄頌

秦體

皇帝紹興卅有一年，聿修文德。禮制修明，山川鬼神，罔不昭假。樂天含垢，惠康有民，施及蠻貊。蠢爾女真，怵虐無已，敢爲殘賊。騁其臣僕，奸求越度，以顯凶愎。皇帝仁聖，貸不加誅，滲滲然休澤。乃敢不悛厥心，蛩跳蠶噉，是興兵革。東航滄海，西陵蜀漢，憑淮之宅。犬羊是率，虔劉是肆，罔遺餘力。剗精剔孕，藉駘台耆，害及弱息。覆侵王略，列州十五，震驚八極。皇帝癉怒，曰惟汝亮，而惟此極！朕承天休命，子畜元元，奉天行殛！天塹斯憑，鏃無遺矢，靡舂矛戟。狂奴左計，自西徂東，天奪之魄。風師借便，混漭滄茫，戈船既克。靈旗警夜，弋陽內潰，明神效職。女真之旅，莫不疾視，乃心萬億。前徒倒戈，中堅靡抗，罪人斯得。虜騎如雲，其鼓如霆，渙然冰釋。三公

列將，咸拜稽首曰：惟我皇帝，順天之則。受天之福，天戈所指，獨夫自踣。戎兵不戰，屈茲醜類，匪臣之力。昔謝安有淮淝之捷，功不遂就，爲萬世所惜；今天威旁闡，願極其鋒，定我王國！皇帝惻隱，曰此狂胡，畢天之命，朕心有盡。嗟爾將士，乘是吉幾，勉揚爾職。刷恥明功，平金之亂，虎龍而翼。神州黔首，思稟文告，覃于九域。飛將拱手，曰毋多戕，以惠南北！小臣作頌，歌詠神功，請攻鏤樂石。《浪語集》卷三二。

全宋文卷五七九六

薛季宣 二三

袁先生傳

袁先生諱溉，字道潔，汝陰人也。嘗舉進士免貢，避地州西山中。建炎初，集鄉民爲保聚，與金人及羣劫抗，屢克。其衆謀奉先生爲主，先生逃于金房山谷間。王金州彥即其廬見之，先生衣不掩脛，與相應答。王就先生學李靖兵法，先生謝不告，王怒，欲脅取其學，先生轉徙山南。時進士類試宣撫司，其年會失陝右，取士以百數，而應者過百人，或勸之就試求官，先生曰：「官不可苟求也。」移居富順監。先生初從二程先生學，聞蜀薛先生名。富順鄰家薛翁以賣香自給，其子晨以香出，父則掩關待之，子莫而歸，因不復事，鄰里莫詳其趨步。先生疑其薛先生也，具刺謁之，薛翁慢罵不應，先生固已疑之矣。間日再往，又不得前。于是積日屢造其門，薛翁喜而見之，先生與之語，不對；再見，談古今百氏，又不得一言；三見，縱論六經，薛翁才有喜色，曰：「子學已博，然寡要。夫經所

以載道，而言所以明道，何以多爲！」先生曰：「如先生言，吾心將以會道爾。」薛翁擊節稱善，因以所學授之。居月餘，勸先生出關，薛翁因亦遁去。先生自聞薛先生道，所爲益純粹近古。其出關至夏口，岳開府飛必欲延至幕下，先生一見而出，不辭而行，語所知曰：「岳公武人，而泥古幕府，無圓機之士，難乎免矣！」未幾而及難。先生因家荊州，往來夷陵、秭歸諸郡，與士夫言必稱善，悅其旨意，然後和之，循循然，人知其厚德君子也。孫秘閣汝翼帥荊渚，延先生至府舍，俄先生告去，過表弟虞于公安，以書寄謝孫曰：「慨不出此旬矣，公于慨厚，恨不能爲公一言。」病革二聖寺，僧問于床下，先生曰：「佛家以死生爲一大事，誰謂當蹈其常！」因戲作釋氏言示之曰：「非吾事也。」棄之而歿，時年七十，寺僧爲之斂葬。無男，二女子尚少，公安聶令詔爲嫁之。先生學自六經百氏，下至博弈、小數、方術、兵書，無所不通，誦習其言，略皆上口，于《易》、《禮》說尤邃，未嘗輕以示人。樂善孜孜，蓋天性然也。自將家下峽，其饘粥蓋不繼，家書祭器，間關常以自隨。貧居以小學教授童蒙，其生父以妾爲配，先生即日謝去。與王樞密庶故善，王家有伊洛遺書，先生欲傳未能，俄而王歿，先生不遠千里，從其諸子傳錄書畢遽行。會羅織獄興，掩捕王氏家人，賓客幾傳之死。先生居夷陵郡郭，一旦徙家舟中，其夕夷陵災，首焚先生居處。紹興癸酉歲，先生在江陵得疾如中風，四支不仁殆甚，人爲憂慮，先生曰：「此無傷也！」遷居村舍，踰月而愈。或問之醫道，先生以古語告曰：「所謂存神與氣，氣與神會，自然周流，本無偏滯者，我能身行之耳。」由是荆人頗神其事。初，靖康後天下兵荒甫起，先生家爲汝陰盛族，嘗有客過其舍，先生察其狀貌有異，白諸父曰：「客，姦

人也」，徙家人避之。是夜，客以寇來，遂與鄉社義兵鬪死。後衆欲據前山爲保，先生爭之，不聽，獨將妻子聚保山後，已而前山果沒，金人大至，欲以萬衆攻山後營，先生塢中兵不滿千，召其衆計曰：「虜則勢盛，吾知數術，保以一箭破之。」其夕，虜砦山阿，先生使數十人各執鼓燧如四山伏，約虜軍譟擾，燔山擊鼓爲應。有談經客愚甚，先生激使爲虜裝，竊虜號，入宿虜酋帳下，以二矢授曰：「夜中發矢而竄。」客如先生計，恇怯僅能發箭，虜營驚亂，顧見火光並起，鼓聲四合，因潰，自相攻殺數百人，爲不敢復至。有潰兵虜掠過營下，先生伏數十鼓，持礮木道旁俟，因據險拒却之。賊還，以夜中過伏所，礮木亂下，鼓聲震天，賊遂大崩，擒殺大半。先生文武才用，大略多此類，疏其大者于篇。

甌浦薛某曰：走述《袁先生傳》，觀其從薛隱君學，師弟子授受相予之際，何其嚴且約也。俗薄久矣，聖人之學不可復見，走于先生焉取焉。初，外舅秘閣鎮荊州，走爲書寫機宜文字，嘗得于先生授教，其所以爲誘進者甚博。嘗侍先生觀弈，能爲負棋易實數子，以弱爲強，時弈者亦善于棋，拱手稱歎。外舅強先生弈，則曰：「先人嘗以弈爲廢事，所不忍違。」又嘗聞先生言，蓋嘗以所學纂一文字，凡四類：曰理，曰義，曰事，其一今忘之矣。走從問義理之辨，先生曰：「學者當自求之，他人之言善，非吾有。」走請終身誦服斯語。已歸，而聞先生計，求其書不復得。嗚呼！若先生者，可謂君子儒矣！言行文章，皆足爲世楷式，百不施一，卒以窮死，哀哉！

《浪語集》卷三二。

先大夫薛公行狀箋

《浪語集》卷三三。〔一〕

〔一〕案：薛公，指薛徽言，其行狀爲薛嘉言作，薛季宣箋。行狀本文及箋注已收入嘉言文中，故此處刪文存目。

宋侍郎之才行狀

代人

曾祖珏，妣戴氏；祖楚，妣鍾氏。父道元，以公贈右中大夫；妣林氏，贈令人。公諱之才，字庭佐，温州平陽人，其先世有潛德。公幼莊重，樂與賢己者處。羅陽俗舊淳固，先中大始哀書教公問學，迨其官達，士子爲彬彬焉。政和八年，公第進士，調貴池主簿，改教授京兆府學，恥自銜爲干謁，知己者少，積十八年不遷。故右丞忠簡許公力推挽之，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踰年改京秩。時講戰議未決，黨論紛起，公截然中立，亡所附麗。又五閱歲，稍遷校書郎，歷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權吏部侍郎，爲大金生辰使，歸報。太上皇帝喜曰：「宋某姓名稱矣！」亟將晉用，屬公以冢子及夫人氏之喪，固求閒佚，加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當時朝士多以罪行，惟公力自引

去，士夫歆艷，祖道傾一時。鄉居十年，翛然忘官宦意，徜徉田里，或不知其侍從之臣。起知泉州，州人便安其廉簡。富民有罪繫獄，中旨釋之，而公不貰，繼以尚書命至，公曰：「吾守臣也，不敢抗朝廷之命。」敕乃出囚而老。民吏聞公引疾，則競走浮屠祠禳禱，借留于神。移知衢州，不拜，因得以宮觀歸。不五年間，四乞骸骨，紹興三十一年，遂以朝奉大夫致仕。今上登極，覃轉朝散大夫。乾道二年七月戊辰，以疾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贈左中散大夫，累封平陽縣伯，食三百戶。娶會稽王氏，贈開府錫之孫，故朝奉大夫璵之子，封令人。子四人：長男中甫及長女皆先公卒，次女歸右從政郎、後處州麗水縣丞趙良臣。男直甫，右承奉郎，後房俞氏出也。有自次文五十卷，曰《雲海弊帚》，雲海，公之居士號也。家有《雲海後集》、《二餘錄》、《詞林》合如干卷。公雅有至性，初，太令人將葬而雨，壙中水溢，憂之，一夕而髭髮變。立朝尚持大體，不潔潔以取名，未嘗輕易發言，言之必有當也。方北鄙未定，公因轉對，請擇威望重臣經理淮甸，與諸大將維持攻守以固吾圉。洎南北講解，則請不忘警戒，振淹滯，養民力，收兵柄，固基圖，爲持久計。又勵聖學以自強不息，乞詔四方知愛民意，皆切時病，中事機。其論財計，謂當量入爲出，以節用愛民，論任使則請度人所宜，用其所長；論海劫則欲責任土豪，而屬統于沿海之制帥，言皆簡而理當。所請置書太學，班在仕者通家雜坐之禁，裨益風教，此其意度不淺。紹興七年，詔書以秋旱許中外上封事，公奏疏，謂當以實應天，去六弊，修四事。其六弊：曰民力凋瘵，曰守令非人，曰吏員猥冗，曰功實不覈，曰賞罰未明，曰將士驕惰。四事：曰上游淮南宜置帥安集，曰盡人事以待天時，曰立事者必有成謀，又當持之以

固，曰：「人君當有立志，至誠可以感天。」又論：「進言者患不能盡，聽言者患不能擇，是非并進，惟虛心公聽，乃能擇之。」漢張釋之言便宜，孝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臣不敢爲甚高之論，願陛下無忽而聽從之。」晚與時相論及大儒，相謂大儒不可多用，公知其意，證曰：「大儒患不多有，用多何患！」時相色動，公即請祠以歸。觀公救時告后之言，可以知其操心持己之所在，即其言少見施用，豈苟然而已哉！公之歸卧于家，憂國之心未始替也，常曰：「吾老，不能爲國家陳力，每一念之，則申旦不寐。」蓋其學深自養，常超然獨得，志有所定，單見莫之識也。律身端謹，曾不矜持于外，其當官稱是，立不易方，而爲名德所尚，于時鮮所偶合，故其屏處多于在仕之年。邑子請教于門，人人各厭所欲，善士資其矜式，自謂得師。晚年築室瑞安縣之峴山，于周奧原自爲壽藏，制素衣一稱，曰：「吾終必以是襚。」先此一歲，自言明歲當死。疾浸，屏去藥餌，曰：「吾心中無一事矣。」誦伊川先生「克己」之詩以歿。遺戒毋侈吾墓，毋建宇築闕，終始一槩，死生不易其介焉。直甫卜以歲十二月壬戌大葬，走書屬某紀公行實。惟公偉望碩德，爲時名臣，鄉閭老成，于今爲最，某年視公上下，知公尤悉，大懼風誼闕逸，何以典刑後生，勉書以待賢者之銘，且備史官采擇，雖文多累句，于公無愧辭云。謹狀。《浪語集》卷三四。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九三。

〔二〕「老」上疑脫「請」或「丐」一類字。

劉進之行狀 代人

紹興二十七年，故侍郎張公九成知溫州，初下屬部惇禮賢者，以美風俗，郡長老上柵谿里人劉君鄉行，張公以書致酒饋曰：「公孝于親，悌于長，孝義聞于鄉里，敬致州郡禮焉。」既而力延請君正州學。初，君以風誼爲鄉閭信服，雖强悍小人素難與言者，于君無不敬愛。里有爭競，輒就平處，或爲不善于室，率自警曰：「劉學正得無知之乎？」同郡賈司理如規與君俱以善稱，一鄉人士諺曰：「適樂成不見賈元範，柵谿不見劉進之，是浮洞庭而不嘗橘之食也。」其見重于時如此。君諱愈，字進之，幼穎悟，篤志于學，試郡三舍，婁入優等，荐丁艱棘，不克薦。四十棄場屋，遊志于浮圖氏學，號無相居士。其先世友愛，至君兄弟益雍睦，三世同居，無一言之間。君問不及生計，弟某亦任之無疑，視兄弟子若己子然，皆終始如一日。家豪于貲，未嘗以訟至官府，或加之無禮，往往笑不與校。君爲人方整，至誠出于天性，不妄言笑，終日危坐，凜如也。盛暑不解衣帶，接物溫粹，見者必肅，嚮人無纖芥之僞，而莫敢欺以不情。聞人之善，喜見辭色，常稱引以訓子弟。見稱人之惡者，謝曰：「幸毋及此。」知識有過，時時面爲告導，退不以語人。嘗止僧舍，有竊君卧具而得者，君曰：「是非吾物。」即以予之。善與人交，少所與遊皆知名士，賑其貧者，至爲解衣傾困。蓋不一再，然常不待其有請，後多賴以卒業，爲世顯人。客來無貴賤，掇滄見之無倦色，有求無不遂其所欲。或以無擇爲

訾，君曰：「吾以捄窮而已。」其門故多貧士，至者相踵，君未始以有亡爲辭。其飲食之不事豐腆，資之亦不過厚，所濟甚博，其施得以有常。行道雖飢，不先僮奴而飯；當食而見餓夫，常推食命之食。輕于財，篤于義，憂人之憂，不啻于己；鄉里利害，必以身爲倡始，力興除之。臨事有立，摧撓百端不爲沮。鄉人之喪，貧而不能舉者，每斂以棺而葬以地，且資金粟以佐其費。歉歲爲糜待餓者，率以爲常，稱貸必先最貧下者。或謂君將無所取償，君曰：「能償者人已與之，吾獨不忍此爲溝中之殍耳。」焚券已責不少靳。己巳秋旱，明春大饑，君博謀賑贍之。其家山樵采不禁，恣民伐薪鬻之以自給。擇地不毛、道嶮巖者，買庸鋤治，又身請貸于州，詣州教授，丐爲先容，教授爲君具食，君不下筯，曰：「鄉人餓且死，尚忍安食于此邪？」在坐客竦然起，從君見州將，州將慮民逋負，難其請，君即乞以家砧基簿爲質，得米三百斛，歸與並鄉大家分計近居之下戶給之，貧者咸賴以活。其秋，君獨不收前貸，代出私廩還官。甲申春，不雨者三月，大無麥苗，農田不復播種，方仍歲困颶風，因之以饑疫，貧民挑蕨根舂餐充腹，或盡室脹死去，而操觚以乞者載路。時守倅俱闕，莫有任賑民事者。君合鄉民雩祭吁嗟，至于感泣，因詣匭論奏，請發常平倉米以紓民急，仍降祠部度牒畀郡，轉糴它道，以故端明張公闡鄉典之舊，詒書約爲己助，上爲惻然聽許，無一不如所乞。會郡太守袁公孚奉宣詔旨，司戶劉公朔寔左右之，君與鄉人徐讜求賑救之方，得趙清獻公《救菑記》以獻，袁公榜于座右，視以爲法，爲是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孩提之委棄者得以長養，君之居里亦緣君得官米以給，全活無慮千萬計，其端皆自君啓之。初，中谿有石障流，號石斷，自谿濱潮民之架木爲

撫，鄆水以捕魚者幾二十處，舟行多覆溺患。君與同閭陳常顧民聚石，更石斷水道，白縣撤撫去之，谿流遂安。君既功存鄉人，鄉人莫不倚君爲命，士夫之賢，聞君名者以未及識面爲恨。享年七十有一，以乾道二年七月一日卒，屬纊，精爽不亂，自爲韻語二十四字，仍遺書戒子孫以儉約，近鄉居人識與不識，無不嗟涕，至有爲佛事資冥福者。有詩詞雜著一編，藏于家。先夫人周氏蚤世。後夫人韓氏，生子七人，士直、某某，士享先君卒。君雖布衣，常有經濟大志，讀書講論，事緒紛遫不暫休，聞國有難，戚然憂形于色。方臘起，妖人呂師囊趣和之反黃巖，陷樂清，犯柘谿，抵菰田管界，巡檢陳莘以郡兵三百人拒之，居人惴恐，多逃去。君始壯歲，奮不顧曰：「寇至則吾鄉無噍類，忍相隨爲身地邪！」因自贊從討賊。賊軍依山壅水爲固，陳徑進有輕賊心，君曰：「賊營憑據巖險，官兵素不習，利誘致平地，乃可擊耳。」陳不能用，君辭不行，官軍半渡谿，賊決積水灌而下，官軍大敗，陳與鄉豪李徽及其弟充死焉。君以二李公贈卹不加，爲之傳，以表見于世。甲戌歲比不登，諸鄉艱食，姦人謹起，託借糧爲辭，警劫鄉疇，稠樹村黨最悍，水陸爲不通。郡遣邑尉圖之，尉止中道不敢進，欲起鄉兵討捕，君曰：「人心方搖，當填以靜，臨以白刃，必將激而爲亂矣！」單馬至渡潭酒坊，呼酋首二三人命坐，諭以禍福，皆幡然感動，即日罷歸，它黨亦聞風而定。郡鹽課積增，至己巳歲，歲七十四萬八千五百斤，有司艱于趣辦，輒賦于民，寸產之家無免者，按月征斂，吏緣爲姦，類略豪強而增敷，細民係縲于官無虛日，因以破家者不可計。君遣士直偕鄉人王大充訴于監司臺省，得免增敷數萬斤。猶以未足寬民，遣甥盧緯偕士直復言戶部，請蠲歲課之半。時司邦計者聚斂方急，甥子久

客，困沮而歸，君又遣之。始末六年，費損家貲鉅億計，沮撓非一，君毅然無倦，雖一餉頃常疚懷。最後州人龍圖閣學士何公溥貴于朝，爲主張是，減年額二十五萬二百斤，盡罷下戶科抑，而上戶所出亦輕。衆始笑君之迂，既乃喜其幹而能立。今皇帝即阼，詔書求直言，君以今方邊興，取《守方略要》，有人言之，至如內治所不可緩，著書曰《內治詳覽》以進，陳自治之策在清其源，凡十數條，皆切治道，奏下三省看詳，不報。君曰：「臣言雖微，有補聖治，顧主上未深察耳。」復因郡置錄進，後朝廷施行數事，大略與君論合。世之好議論人者，妄意君之自奉簡素，急于利物。晚喜讀西方書，不愛金錢，佐營塔廟，謂修福田利益。不知君之才器，誠有大過人者，不爲世用，故不難施予，放意物外以自適。所爲數事雖得時聞，人有不能辦，而君居黨里，處之裕如，用行誼信重于州閭間，非一日之積也。士直等卜以歲二月某日，葬君于某鄉某山之原，將葬，錄君行實屬某狀其平生。某少從君遊，知君爲悉，是固朋友之職，無所復辭，爲次比以待立言君子爲之銘。言雖不文，亦將託君之名以傳不朽云爾。《浪語集》卷三四。

陳益之父行狀

代士昭兄

公之子謙，初以文章試太學，聲名籍甚。某主敦宗南院，道莆田，過故人著作劉公夙，問後生之賢，某以謙對，劉言：「謙之賢者皆以其父。夙前教授温州時，謙以諸生講肄州學，夙喜其質明銳，

爲痛裁抑以成其材，退常慊然于中，不使謙覺之也。其父即知夙爲有意琢磨其子。夙心知其賢于人，顧未嘗識其面。」某曰：「君得之矣。君所知于陳公者教子一事，公之鄉行有足賢者，某嘗聞其人矣。然于鄉之老成，雖雅知其名，非身察知其賢，不輕言也。嘗與公會，望其容色溫然和粹，聽其言語簡而誠慤，意非常俗之士，問之公也，始知其爲鄉里推重之，有以能教其子以立門戶，若天道之報然。」某之迎家而歸，會公將葬，謙與兄某某、弟某某共哀公行，將求名士而銘之，屬某叙次其文，某辭不得謝，爲直書其事焉。公諱敦化，字某。其先家福唐，五季亂，徙橫陽，又遷永嘉鵬飛里，世以輕財嗜義，德施于鄉。公生九年，罹方臘變，鄉之平居爲不善者，羣不逞嘯屠之，而共莖匿保公以全。十五，丁父艱，二弟皆幼，公奉母夫人，經理家政，井井有條理，夫人一食不飴，公輒憂之見顏面。方疾，湯藥非親嘗不進。遭喪，廬墓左，哀慕至老不衰。兄弟相友，及見二毛不忍析異。公性夷曠，不立城府，與人接無纖芥，雖庖夫單婦、三尺童子，一皆詞情溫厚，有以慰懌其心。家累百金，益能增多，先德之施，伏臘之外，率用振業族黨鄉閭之急難，餘以修治橋梁、平夷道路無留者。凶歲，人多閉糴，常發私廩平價出之，賑貸單貧，孜孜不倦。鄉間信服其誼，爭訟多不之官府，得公一言，即時解散，鬪很爲是益希少。公雖蚤棄書學，所爲常與理造。經界行，縣選公平比鄉之賦，至今稱其均一。金人逼淮甸，又請公治鄉兵，時諸鄉繕甲騷然，公格令不下，曰：「此但擾耳。」鄉民賴以無事，而它部兵亦不成部伍。家園有竹萬个二古梅，公常笑傲其間，陶然自適，萬事不以挂念，客至無不傾倒，皆歎其古君子也。盡心教子，迄能有所成立。暮年，謙上名禮部，人謂公世殖善不顯，天其或者

遂將侈大其門，而公不卒見之也。以乾道二年五月六日卒，享年五十有五。鄉人於公之疾，日奉雞豚，祠神禱謝，死之日，咨嗟相顧，有爲之流涕者。烏乎，公何以得此邪！公常自言，不能利澤于世，遺愛一鄉足矣，以匹夫而澤迨鄉里，賢矣哉！子男五人，女一人。卜以歲三月某日葬公于郡西岑之原，列其行事如右。《浪語集》卷三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一五五。

高府君行狀

代百七兄作

福州長谿縣桐山高擢，字邦貢，年六十六。曾祖昂，祖世軌，父南仲。

公之先，家福州懷安縣之石岳亭，五季亂，辟地桐山，世隱德弗耀。公幼孤，穎脫嶷然，與羣兒異；事母篤孝，未冠母卒，哀毀不勝喪事。伯姊撫幼弟，內外無間言，剛毅端方，其資性然也。嘗舉進士，有聞于時。中年即絕意功名，以吟歎自適，意有所寓，一見之詩篇，一時聞人多與之賡倡。喜數術，其學視司馬季主、莊君平，雖不以此自奇，人扣之命曆，亦爲應答無倦。與物無競，或以非理干之，公接以誠，往往爲退聽，人服其不校，然宗黨有過，公未嘗假之言色，則其爲內守可知也。性尤喜學，迎師教子，不計道途之遠近。常以立身揚名訓飭子弟，疾寢，猶肅子孫至牀下而戒之曰：「而曹善守世業，睦于上下，無爲蠹物害人，則身事畢矣！」卒以紹興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鄉閭聞者無不傷之。娶陳氏，温州平陽人，甚宜其家，行年今七十矣，識者知壽考之未艾。子男二人：曰

桂，曰明，能率父訓，皆進士未第。女：長適莆門陳竚；次適忠翊郎陳瑛，再醮于宋洋方汝楫。孫男：宗郝、宗郭、宗鄭、宗鄺，女適同里王克人，皆舉進士。將葬，其孤桂、明得卜于山門村之石函原，期以歲十月十四日復土，而求書于某，故摭其行實，以俟立言之君子爲之銘云。《浪語集》卷三四。

故通判臨江軍事王公墓誌銘

紹興三十年十二月

初，臨江軍通判王公以文林郎知鄂州武昌縣，治有遺德，縣人懷之，已代而挽公留邑居，葬其先人朝奉公于金牛鄉之虬山。公待次臨江，某承乏武昌令，用通家子眡公丈人行，凡公所爲教告，亡非爲民之實。居亡幾何，公屬疾，遽裁處家事，隱几而逝，家人號哭而呼之，公舉首曰：「死生常理，勿呼我！」遂卒。邑民德公正素，往往多孺慕者。子望之，奉公遺命，將以古昭穆法祔公于先朝奉之兆少南餘二十步。葬有日，使其子綱以公行實求爲誌且銘，某辭弗獲命，謹論次以書。公諱揮，字時發，其先姬姓，以王者後，爲太原望族，文中子其胄也。乾祐末，漢劉氏亂，有名助者辟墜睢陽之下邑，公其六世孫也。曾大父邦彥，知開州；大父昌符，通判南安軍事；父鑄，以公贈右朝奉郎。朝奉學通經術，崇寧中退居養母，以其學教子姓。公年十八，繇鄉貢入太學，第政和八年進士，主簿新鄉。劉豫來知衛州，公策其必反，豫聞，銜憤次骨，屬諸公論薦，移公絳丞，豫吹毛求其疵，後迄莫能中。靖康亂，南渡，丁先朝奉艱。終喪，調蘄州司理參軍。巴河戍兵拒李成寇積多，或告殺人冒級

賞，公疑，爲緩獄，用得其情，全活數十計。遷知武昌縣事，兵荒甫定，軍書調度無虛日，邑人流散，公補刑剔蠹，政成不擾，流亡稍復，爲營百室處之，未幾成邑肆。用薦者，改宣教郎，歷知瑞昌懷安縣。閩人喜訟，公治之必誠，民吏化之，卒三祀亡留獄，移簽書荆南節度判官事。今太尉公劉錡以元勳爲湖北率，其鎮在荆南，莫府文書嘗更公議者輒令亟下，勿復視。秩滿，除通判臨江軍事，會卒。累官左朝奉郎、賜緋魚袋，享年七十有一。夫人趙氏，封安人。子男二人：望之、擇之。望之中進士科，主潼川府路轉運帳司。女一人。孫男綱，女孫二人皆幼。公問學有淵源，恒誨訓其二子曰：「忠孝在人，猶衣之布帛，食之稻粱，不可斯須去也。君子學問以成身，清儉以約己，中正以從事，謙恭以下人，慈惠以及物，慎密以遠禍。信能安此數者，匪直于人無斃，明神將保之矣。人非鬼責，夫何慊焉！」公之所立蓋如此。其交人有始卒。始學，聲振國庠，名士如祖秀實輩皆親重之。所爲詩文，一時傳誦。當官婁平大獄，人不敢欺；寮宥有拂事情事聰察者，爲之調護委曲，俾叶于中乃已。尤恬進取，或教之于時相求達仕者，公曰：「姑從所好而已。」卒以紹興三十年十月庚申，以歲十二月庚申葬。銘曰：

不顯而章，不熾而昌，世奕其光。惟此王公，適時祖德，平康諒直。識到幾先，雪究沈冤，學自于源。德音孰嗣，惟河之涘，汾亭孔子。遺德斯邦，諸鄂之岡，萬世攸藏。龜不知其長，筮不知其短，孫子無疆，滲澤浩其以遠。《浪語集》卷三三。

余仲美墓誌銘

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

自國家以科舉取士，士以程文覓舉，一不中治，見詘于有司，雖負王佐之才，懷治世之具，悉擯棄不用，而闖茸脂韋之士，廁名科級，有階以致清顯者，實繫其人之幸與不幸，蓋不足計其賢否。德興余仲美，其賢而不幸者與！初，仲美受經于從父石月先生，蚤見知重，嘗舉才武，一旦不屑去之。政和中，繇鄉貢入學，久之不第，仲美喟然曰：「吾親老矣，旁無兼侍，且遇合有命，吾居易以俟之耳！」告歸，養其父母，宗族無間言，執喪哀瘠，躬負土以奉襄事，作白雲亭於冢次，致其孝思，一時名人如吳園張先生根、程尚書瑀、方待制孟鄉、邵少卿昂、從弟吏部應求，與今江西漕使敷文魏公安行咸略去勢位，從之遊處，自尚書而下，皆爲賦詩亭壁，紀其純孝，而吳園先生至自筆《柳開家訓》贈之。家豪于貲，自仲美先人世以調急賑窮爲務，未嘗以爲德。仲美濟美彌篤，自奉約甚，語人善不絕諸口，鄉閭有訟，往往就之平決，恥干官府。紹興蒼龍甲戌，仲美生六十有八年矣，累舉當受恩命，會病以卒。仲美嘗謂人能直己正心，雖生不富貴，死且不泯。張侍郎杞與仲美同學，少善侍郎，以兄事之。其守潼川，夢仲美與之語，泛論世故，懍懍如平生歡時。仲美亡有日矣，里人有死而更生者，云恍惚觀仲美坐府若大吏然。夫人劉氏，弋陽人，婉孌有賢行，後仲美六年卒，亦臨終不亂。子男：持、峙、特、待、時、詩，嗣其業。女歸進士程耦。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甲申，諸孤始克

奉公、夫人之喪，葬于卓山之陽。武昌尉王某〔二〕，其媚夫也，以所爲仲美行狀見令甌浦薛某，求其銘與誌。某按：仲美諱公彥，自曾祖鼎、祖修己、父師民至仲美，世立德弗耀，法當得銘。銘曰：

里之仁，孝之純。武而文，屈而伸。行通神，蹈真淳。卓之山，反丘樊。子之孫，千萬年。

世其賢，視珉堅！《浪語集》卷三三。

〔二〕武：原作「陽」，據四庫本改。

林南仲墓誌銘

走之友陳傅良君舉，以經學教授州鄉，亟爲走稱其生徒林大備者爲平陽善士。走待縣常熟，寓家具區漚上，聞君舉不遠千里過之。他日，出大備先人南仲行狀爲請銘。君舉不妄許人，宜可信，屬走以志，其何辭！南仲諱杞，其先家閩中。唐會昌大中間，有名彥者，徙橫陽之金丹鄉，遂爲林灣里人。繇彥及頌四世無支子，頌始三息，君曾大父基，其季也。大父景深、父汝翼，世豪于貲，自君先公和柔不與物競，由是稍淪落。君有兄某，不喜家人生產作業，君方少，奮曰：「吾子弟也，可不任親之憂！不能興起吾家若祖父時，不室矣！」料理家政，一不以累父兄。行年三十有七而娶，時家道成矣。君于治生理財，曾不汲汲，種桑課農，井井有條理，以故他人不足，君獨有餘。兄無室家，君

事之猶父也。祖居華敞，君始築室其西，便溫清。先公即世，君推故第與其季，無斬色。蚤雖廢學，然其優游樂易，如自足于內者。閒居冠履必整，而自奉簡素，立坐未嘗跛倚；對妻子無惰容，精悍至老不衰，非勉強然也。享年七十有四，以乾道四年九月哉生魄卒，以明年十二月幾望葬。取陳氏。子男三人：大任、大備、大時。女一人，適楊氏。孫男二人。陳夫人習婦容，治其庭內，有可法者。子皆儒學，大備居喪以禮，亦近時所難。銘曰：

湖源之岡，公乎歸處。左以瞻吾祖，右以依吾父。《浪語集》卷三三。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八

七。

故醴陵縣丞江公墓誌銘

代賈簿作 紹興二十七年

皇上紹興二十有七年某月甲子，荆湖南路都總管主管安撫使臣璫、轉運副使臣姓名、提點刑獄臣姓名、提舉常平臣姓名言：「醴陵縣丞江符，權茶陵軍使兼縣事，治有能蹟，宜蒙褒顯。」未報，醴陵之民列請還公于府。某月甲子，其孤某克葬公于蒼山故壠，門人攸縣主簿劉來狀公行事，而請銘于某。某雅服公誼，不可以辭，謹肅拜爲之銘誌。公字信仲，建州建陽北樂里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世爲士。母黃氏，通經文學，躬自教子。公生八歲，工詩，長從鄉貢入太學，紹興某年以進士擢第，調永豐尉。縣居江浙要會，郵傳之用，舊事取給里胥，公裁始出于官，遂爲定例。前此催科無

法，公不擾而辦；民訟久不決者，咸即公平處。信州守將三易，皆進公賢。徙辰州錄事參軍。始至，囿犴充溢，公一以誠聽，先釋左驗，囚多不訊而伏。洞蠻擾邊，公持檄招諭，率聽命馴服。用薦者關陞左從政郎，改丞醴陵，直某閣陳公鎮湖南，延公幕府，權茶陵軍使。軍界郴、吉，大盜侯將軍者嘯侶千計，據神農氏陵，肆略爲江湖患者十餘歲。公身履行陣，執獻于府。軍政積不理，吏隱賦入而重爲苛斂，公按治情得，貸其責俾畢償，財計盈衍，橫斂用絕于民。還縣疾作，已病，猶草書遺親故告別，卒，年六十。夫人張氏，鄉先生長樂尉某之子，工文尚義，人謂班姬亞匹。後夫人熊氏，提舉江西常平某之子。男某，舉進士；次一人幼穉。女，長歸賈某，次詹某，皆進士業文。公好著述，遺書凡二百卷，門人前進士陳某爲編錄刊行于世。公事親孝，自處廉隅，歷官皆有聲稱，以惠安無告，禁暴戢姦爲急。家貧，篤于行義，先業推之幼弟，無所取。詹氏女兄少寡，公爲字撫其孤。居閑，以經術教授里閭，于門弟子無少隱，誨誘孜孜不倦，用是多舉選于朝。永豐學廢不修，亦自公而復。凡此，公行之大者，皆可銘。銘曰：

有安而靜，有寬其令，惟窮民是定，惟兩辭是聽，刑其于無爭。古良吏之治邪？曰子江子之政。蠹爾蠻荆，或嘯于陵，不見其形，卒保其纓，民用康寧。古良將之事邪？曰子江子之兵。於乎！子之德，匪文匪飾。後生是式，允躬是飭。有堅斯石，爰攻爰刻。匪子之爲益，儆于罔極。

王夫人墓誌銘

代人作 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

婦人之賢，能以義方教子爲難，人子受教母儀，卒能有所成立，而拜親于垂白者爲尤難。德興王氏之母曰吳夫人，嫠居而能誨其子，四兒皆與舍選，而浩、棟、枏者竟能以象舉賜命，祿及其親，夫人福壽康寧，享年九十乃卒，二者兼萃，其王氏之門乎！初，夫人姊妹娣三人，有老嫗相之曰：「是家三女皆中相法，宜其夫子而壽過耆耄者，惟季女當之。」伯姊爲故中奉余公安行夫人，所謂石月先生者也；仲姊歸上高知縣王元夫宣教，亦以儒顯。夫人其季也，歸于居士王公諱某。同里張氏，本王出也，居士常曰：「吾祖姑蓬萊君相張氏以儒學起家，爲今江東甲族，吾竊慕之。」居士終，夫人奉先君之思所以誨其孤者不替，竟能以儒學自奮，用光閥閱。余氏夫人早卒，子吏部應求持節閩嶺、江西二道，興渭陽之念，爲辟浩而奉夫人以從，吏部事之如母，夫人喜曰：「吾不教子，能辱公賜乎！」後十餘年，棟、枏各當之官，爭奉板輿迎候，夫人憚于遠游，不許。紹興二十五年九月朔甲子，以疾終于里第，在姊娣中最爲壽考，如相嫗言。夫人少而端靜，自歸夫家，叶和內外，小大歡愜。姪有幼而孤者，夫人撫之猶子，夫族或終于外，夫人爲收葬之，夜夢其人謝焉，其天性仁慈類此。子浩，初舉進士，在學有聲，考文屢魁多士，先夫人卒，官至右文林郎、奉新丞；朴，中年以家累，不遂于學。棟，今光澤尉。枏，永興尉。女歸進士張穀。孫男十人，女四人，曾孫男女十五人。

越明年十有二月丙辰，諸孤將祔夫人之喪于居士之隴，枏以左從政郎李扶之狀來求銘。余與浩同學聯姻，又與棟、枏同預鄉貢，知夫人爲詳。夫人，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故不仕。銘曰：

惟夫人之靜特兮，羌聖善而好修。襲翠羽之華裾兮，蹈玄雲而遠遊。紉留夷而象佩兮，燦夜光之陸離。含芳蓀以宜厥配兮，從運期而與歸。芝蘭雜遘其庭砌兮，馴鵷雛與霄鳳。乘白雲于九衢兮，光母儀之德頌。崇喬松之高壽兮，澎湃乎其滲澤。噫！深深之葬玉兮，餘潤滋于樂石！

全宋文卷五七九七

薛季宣 二四

祭蕭帥文

維紹興二十有七年，歲次丁丑，八月甲午朔，二十二日乙卯，故吏具位薛季宣，謹遣家奴，以清酌之奠，昭祭于故府制置大安撫閣學侍郎河南之靈。烏呼！孰謂蒼天，恒與善人？即事遐觀，夫何不仁，胡爲我公，道弗克信！烏呼哀哉！惟公之德，清通諒直，不侮于鰥，不回于力。能柔能剛，惟道所適。惟公之度，猶天猶龍，大而不器，變而不窮，宇宙寥廓，細微不容。惟公之操，喬松金石，鍊磨不磷，寒涼不易，立懦廉頑，無煩訓敕。惟公之行，右準左規，惟矩惟繩，則莫我違，化行鄉黨，民之羽儀。惟公之文，渾乎六籍，何幾不研，何隱不蹟，發揮煥焉，造物無迹。洪惟我宋，網羅雋賢，峨峨大科，龍門則焉，公躍而登，如拾芥然。柏臺峭清，華省焜煒，尊禮大臣，既承既長，皂鵬得譽，百工讚仰。封禺天台，三輔要藩，俗阜而蕃，猾察其間，坐嘯亡何，面革雄姦。自陝而西，召

伯所處，通邑大都，幾半寰宇，內而黔黎，外而師旅。五侯牧臣，我公主之；封豕長蛇，我公去之；惟善惟良，我公予之。孽臣柄朝，心期不黨，口鑠鏐金，舉賢于網，民望攸歸，曷爲其罔！皇帝曰吁，於維錦城，日迺鎮焉，民服惟誠。棠陰蔽芾，謳吟則興。若其西歸，往終迺事，政成亟來，福我赤子。公拜稽首，受賜青氈，民睹舊儀，從服教言，治稱流聞，頌聲雜然。皇帝曰都，爾護諸將，刑幾無用，桴鼓絕響。厥績懋焉，德惟懋賞。華閣邃清，墳典攸藏，儒官增秩，厥有舊章。民惜公歸，非余爾忘。誥揚王庭，士夫交慶。吾道其東，蜀人何幸！指日惟期，王之畀政。如何不弔，天不憖遺，梁木斯壞，詰人其萎。放印焉取，民兮疇依？龍輶東轅，旆丹爰舉。歸贈追榮，感我明主。渥矣寵章，君乎何所？烏呼哀哉！繫予鰥生，叨世通家。日也清池，泛以芙華。飲之食之，恩意亡涯。公之往矣，撫棺奚及。葬惟時矣，烏呼執紼。薄奠陳誠，灑淚以泣。尚饗！《浪語集》卷三四。又見民國

《平陽縣志》卷九四。

祭周詹事操文

惟公忠諒質直，立乎本朝，爲名侍從。循良豈弟，施諸有政，爲賢太守。天寵方渥，超然遠舉，既可以淬礪末俗；奉身而退，與世長辭，亦可謂達于死生之際矣！某在歲戊子，拜公闕下，傾蓋之見，稱之曰能，顧謂衆賓，遑其高節。將命歸朝，又與公遇。方郡闕將，辱公我期。假守之來，公亦

旋旆。清風之會，琅乎德音。甫再閱旬，公遊汗漫。公生乎世，享年寔尊。名德俱高，可以無憾。某惟賢之事，庶免罪愆，公之捨旃，將安叩倣。嗚乎！老成凋喪，誰復典刑？斯世斯民，可爲長歎。一觴之奠，聊寫我心，精氣不亡，可無昭監！《浪語集》卷三四。

祭呂郎中大器文

某昔令鄂陵，公守西陽，治夾長江。我有將迎，我有泝沿，公郡之從。時則我知，恩顧綢繆，燕豆壺觴。政有設施，交相告戒，何否何臧。我不敢知，公有令譽，實德于黃。督軍清野，格章不下，聿靜一方。閱歲彌時，我幘外邑，是解銅章。公升于朝，我跽里巷，道術相忘。我來自東，公分符竹，信宿參商。御于公所，時靡間斷，雲盤刻香。公之令子，論交許我，公則云亡。于時假節，說于舊館，如何盡傷！念昔睽違，仁言之贈，勿懈于常。誨談自養，靜非數息，辨不加詳。逝從似續，切偲晤語，斯大而章。執紼無岐，惟儀之奠，涕泗其滂。公平曷歸，鑑時精意！不尚饗之〔二〕！《浪語集》卷三四。

〔二〕不尚饗之：四庫本作「庶其尚饗」，疑是。

代養志姪祭王舍人墨卿文

惟公學術根源，本乎性天。行業施爲，無非自然。致養北堂，晨昏必親。觀色無違，維時孝純。發策決科，光明禁途。珥筆螭坳，裁成帝謨。載持漢節，命于丹旆。駕之不俟，以承天子。禮行簡驩，乃逢譴怒。志之弗伸，維此之故。天胡不仁，仁人不壽！以予外舊，而仁靡究。我祖仲氏，實外我君。君不我棄，婚姻孔云。顧惟寡學，尚其來教。如何治命，禮成不報，門之未掃，丈人以行。誰歟來者，提携我後生？奠牢之設，匪清匪馨。於嘑哀哉！君其歆我誠！《浪語集》卷三四。

祭外舅文

維紹興二十有八年，歲次戊寅，三月辛酉朔，初十日庚午，子婿河東薛季宣、樂安蔣行簡、滎陽鄭忱德，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丈人安撫秘閣孫公之靈。於嘑！真剛寧折，白璧易珣，醜正惟袞，讒聲雄雌。昔聞有之，迺今見茲。於嘑我公，稟氣之正，道德其容，溫恭其性，節操寒松。儀言雅令，奉直嚴君，色養北堂，惟公弟兄，栗栗齊莊，孝德彰聞，風勵一方。虞庠進賢，攷文以數，聊且試焉，亦程其度。夢親疾驚，棄焉弗顧。惟善降祥，廣寒孔遐，雲路遼遙，桂也婆娑，傲焉游焉，

平步烟霞。錢湖帝都，本兵樞府，士袂如雲，羽書交午，補緝訓誨，咸安其所。畿甸阜繁，治以弦歌，民不忍欺，何拙催科，興起田園，邀遮涕沱。南江之西，長蛇勿勦。牧侯舉賢，大廷名小，樽俎折衝，莫平如埽。宗盟帝胄，東觀清高，佐之丞之，赤舌撓撓。煮海摘山，則復賢勞。九府司泉，事聯奄署，徵取無厭，矯誣明主。露章上聞，姦人齟齬。閩嶺迢嶢，分綜外臺，牧臣弗事，訟積陵堆，決滯獻囚，迅若霆雷。江河之都，寔惟南郢，地控三方，邦之吭領。受鉞于藩，華戎井井。西州錦城，帥孱而愚，污吏從衡，民困求誅，致毒于蠱，張拳奮呼。受首其時，人心雲擾，使車西指，政先無告，發廩誅姦，尉此黎老。夫何楚郊，人思故君，孽乘間罅，麻起紛紜，窺邑其小，大而覆軍。僭寇漢家，增爵還鎮，大盜誅夷，人知恭順，邊城罷柝，威聲夙振。洪惟我公，秉心正平，剛斷而明，儉節而清。誰謂鬼蜮，射乎無形！弭節東歸，延陵故邑，喜接親賓，滋滋汲汲，松楸拜省，載忻載泣。蒼天何知，爵錫爲災，顏夢趣休，詰人斯萎，民無放叩，于何不哀。於嘯哀哉！數法乘除，理有得喪。名位式兼，蔑聞古往。用不盡長，道其不枉。公議攸歸，董狐書在。公志雖鬱，公名則大，富貴浮雲，公平何愛。於嘯哀哉！季宣等才非通潤，鑑授玉臺。或侍盛府，藁沼徘徊，或一披雲，德音孔懷。龍輶載駕，終天此別，薄奠陳哀，醪醑飯糲。仿佛音容，悲啼言訣。於嘯哀哉，尚饗！《浪語

集》卷三四。

墓祭外舅姑文

某不天，生六年而亡失怙恃，丈人爲子擇對，以爲無以易吾故人之子。居四年，而伯考待制始納徵禮，又七年，而昏乃克成。其年丈人帥荊州，處我記室之任。越三年府罷，將我西遊于蜀。居半年而別，別三年而丈人解荊州。某觀省自東甌，時丈人歸甫數日，相顧悅懌，樂以忘言。不圖改月之間，丈人捐棄舍館。後二年，丈人既葬，某哭于尹原之墓，乃復于故家。抵家翌日，而惡夢兆祥，丈母以其日即世。雖哀傷如割，而貧瘁不辦奔喪^{（二）}，臨不及掩。後六年，始克展哀于墓，又不能與其女偕。隱盡于中，辭文曷究，哀哉，言之不可極已！惟自丈人錄我舅甥之列，終始將二十年，禮曰賓親，愛均子姓。某繇依舅館，獲奉丈母于堂，愛之親之，親加衆婿。自人而論，蓋愛女者之常情。生相思，死相遠，此德不報，在某則多負矣。然世已相知舅姑于我之厚，而殊不知厚有加于此者。昔我先大夫右史下世，適在權豪之柄國，妒疾讜正，號稱黨人。先人以趙氏而升，死和戎之議，一時契故不克收卹其後者，于理勢固宜。丈人惇切舊交，相攸我樂，終始教字，望以先人。此先人感槩交情，見諸先兄將仕之夢者。斯蓋古人相與之義，在丈人固優爲之；而丈母之心，恩我又母子如也，寧以泉亭假館。不忘我先宜人一日之故，抑亦夫之所厚，固當親厚之邪？嗚呼！此風不作也久矣，使某微舅姑之教，則今何有所立？拊心懇惻，負負何言！惟是舅姑念我之深，願之進學，愛其女子，奇其外

孫。今獨有涵泳六經，盡心于大學之道，和舅姑之愛子而教誨其外孫，庶幾雍睦于家，不墜我先人之緒，且以慰舅姑之心于九地之下，或可以無慊。雖然，今日之事，固已負初心矣。一杯之奠，悲欲忘生，烏呼哀哉，惟神靈是監饗！《浪語集》卷三四。

〔二〕辦：原作「辨」，據四庫本改。

祭大舅文

惟舅至德渾如，湛然太虛。其行如寓，其止如愚。中年病忘，弗占卦兆。人冀其瘳，孰知其道。在昔華子，其忘是若。俗儒見悟，終然靡樂。舅也善忘〔二〕，胡寧勿藥。匪究其終，曷知其至！形寂神存，脫然以蛻。眷言世事，惟疾之憂。如舅之全，夫復何求！諸甥舊館，于渭之陽。于舅之亡，能無惻傷！舅與天遊，曷來曷往？薄奠形哀，舅其胖享！《浪語集》卷三四。

〔二〕善：原作「忘」，據四庫本改。

祭諸葛夢叟母文

惟靈盛德宜家，大小專壹，衆子盈前，母儀如一。錫之休祥，五福來備，室家溱溱，克大而熾。家督之賢，成身于學，科級之峨，奮髻載擢。爵雖庶士，寵則榮親，天道昭章，其壽惟仁。如何不淑，祿未及養，棄之如遺，孰司消長？於乎夫人，可以無憾，子之才斯，豈無世鑑！某等屬聯姻亞，託子之知，卜鄰方幸，女婦其儀。遽聞哀赴，曷惟其惻，酌以觴之，庶歆微瀝。《浪語集》卷三四。

代四兄祭劉氏舅母文

劉、薛之昏，自今奕世，視彼朱、陳，允隆不替。惟彼朱、陳，鄉俗是因，道義承承，惟吾舊姻。厥姻維何，曰惟母家，玉鑑余歸，其儀孔嘉。自我先人，清貧有素，渭陽下眄，不忘其故。婉孌息女，蘋蘩奉之，豈如他人，土風共之。於惟舅母，秉德靜專，令子賢孫，清芬世傳。謂余弱子，祖姑是式，饋盥之行，會共婦職。何天不仁，舅母云歸，稚子家居，何放何依？舅母之賢，師言是倣，儉德云共，敢忘答教。蕙蒸蘭藉，哀以言誠，願踵清風，芬其德聲。《浪語集》卷三四。

堂祭四二叔母文

嗚呼！古之至人，蓋有坐脫而立亡者，吾聞其語矣，豈若吾身親見之哉！惟靈稟德之和，清揚有婉，相而夫氏，幾大吾門。鞠育遺孤，母儀可則，宗姻嫺睦，人無間言。方爲女宗，以式諸婦，胡爲不淑，棄之如遺！抑且晝夜死生，天數冥合，將行留自在，與造物俱邪？吾不能知，有見其臨終者矣。近世男子盡心于性命道德之說，始終一是、不爲物閔者誰與？茲靈之亡，固有不亡者在！陳哀一奠，家有常儀！《浪語集》卷三四。

代七乙叔翁堂祭廿九伯母文

惟靈以慈仁婉淑，作嬪吾宗，家道寢昌，日益隆大，起其夫氏，靈有力焉。子孫誥誥，五福備具，鄉非積累之厚，何以臻此！雖天道不偶，元子淪喪，而靈之家室，自己而興，聖善之聲，湧溢鄉閭，亦可爲無憾矣。吾家失此賢懿，後生何法焉？哀酹有儀，敢忘其故！於乎哀哉，尚饗！《浪語集》卷三四。

擬祭海神英烈忠亮李公

德裕文

繫惟先君，奄有四國。中葉不綱，棄其典則。兩河要都，既于寇賊。太極降精，亶生英特。先宰元和，事功昭晰。德種我公，若禾之植。生長綺紈，克岐克嶷。執德不回，優游不迫。鄙笑鰕生，棘圍角力。分甘羸官，禮毋苟得。坦坦仕途，何假羽翼。險夷一致，敢忘王國。帝與善人，補天立極。攸叙彝倫，捕燔蝥賊。竿無失籌，輩疑儔惑。巨孽根蟠，靡攻不克。剗平八州，返日于昃。四主三宗，參功契稷。穀鯨太牢，敢爲姦慝。黨與成羣，點化白黑。壇及公宮，梲之荆棘。射景藏形，詭浮鬼蜮。疾首惟公，誓將誅殛。有志弗伸，殄讒誰聖！畫鷁南桅，游乎不測。正士心摧，盜形得色。公身不容，公道彌直。哀哀太宗，于焉迹熄。凡今之人，死兮神寂。惟公英靈，乾乾不息。見夢王人，言歸先域。生福斯民，禮有報德。混漭滄溟，允宜配食。乃睠脊川，慶善家積。屹崱祠房，爰都爰宅。人到于今，受神惠澤。日我先君，秉心跼蹐。望公累朝，罔間宿昔。無言不酬，無求不獲。下走承先，敢踰先闕！願言事神，永永無斁！

《浪語集》卷一五。

哀韓大將軍文

紬塵編于《史》《漢》，閱君王之行己。茹千古之沈冤，悵伊誰之一洗！當秦嬴之失鹿，名雄項而劉雌。自夫人之一眄，從虎噬而龍飛。乃若浮甌絕魏，囊沙決楚，拔趙連燕，駢闐幟鼓，茲衆人所共見。音吐登壇，興亡前列，君去蕭追，多奇計出，乃有獲于先生長者之論，而絕未睹明君王之臣節者也。方季入關不王，實遷蜀漢，卒士思歸，漼然泮散。未將之先，夙聞高論。收失職之三秦，異道聞于子午。孔費縱而成債，奇正生于垓下。巍巍乎登漢業之隆，一怒同諸文武，將軍之有勳勞，視鷹揚之尚父矣。至若狂巫之相，心石之如，義斬鍾離，金堅不渝。亟奪軍而莫憾，奚末路之爲濡。蓋漢夙有圖王之志，而王殊不有漢氏之虞也。伊青齊之新定，田宗存而未服。推權道而王之，誰有心于形迹？屬鴻溝之講解，酈成侯之攸信。軍始罷而還徵，胡後期之爲問？噫！權臣之謀，豈有典則。不幸遭焉，坐成罅隙。躡足封而猜已甚，西楚裂而事彌乖。竟襲齊而王楚，遂縛楚而侯淮。惟勢成于騎虎，威已重而身危。非五湖之得泛，寧前悔于先幾！擅興者有誅，匪曰興于兵衛。謂告反足信，如彭王之踵至。傷哉！從中之計，誰聞誰語？所謂伊人，孰爲輕舉？矧狂謀之先定，可爲人之劫取！將呂氏有謀漢之心，曰翦除其牙距。嗟不用蒯通之言，端有待夫後之知者。於乎！仁誼之途，非可覬于戰國之王；三代之風，君乃期于乘時之傑。中牟用一馬而侯，功大見參夷之滅。繫人事之常然，於何誅

于樂說！《浪語集》卷一五。

弔遺觔文

武昌西江，東爲邏洲，川匯崢嶸，旋回復流。在歲辛巳，水縮黃花，有觔隨波，委暴汀沙。尉江行而見之，蹙然內感，扁舟返棹，謂走哀憐。走曰：「令尉之官，職司循撫。使生者得其養，死者歸其所。暴骨遺觔，舍予曷主？固以職斯其舉也。」乃命手力周壽馳而視之，培而瘞之，重爲文而弔之，曰：嗚呼天邪！胡爲乎若子而然邪？物歸于盡，子何暴骨江壖邪？念子之生，爲女爲男？爲智而廉？爲鄙而貪？爲壽而愚？爲仁而夭？爲妄而顛？爲賢而矯？爲罪惡貫盈？爲君子不遇？爲仕而遊？爲軍而戍？爲賈于川？爲商于路？爲天誅所及？爲非命致然？爲水化于江？爲覆溺于船？爲身不自聊求死于淵？爲令失刺姦成子之冤？是皆不可知也。痛子之生，孰爲魂魄？及子之死，不自收其骸。氏姓爲何？子孫何處？歎室倚門，曷知曷語？風波蕩子腸，鳶魚甘子肉。收而瘞焉，曾何爲乎子之榮辱也！嗚呼！人生莫不欲貴，子貴爲能居；莫不欲富，子富爲能守；莫不欲高，子高爲能益；莫不欲壽，子壽爲能久。素骨流沙，雖身不有，則富貴高年，果不堪爲不朽矣，子知之乎？子之暴骨，猶不自知，葬之中野，于子奚爲！露食鴟鴞，藏食螻蟻，生而告子，子寧自喜？及子之死，亦復爾耳。于子何加，于我何得！然則收子之骨者何哉？亦充吾之隱惻而已。憑耳目之見聞，蓋已不勝其窄矣。由今而

冤，知庸有極。嗚呼哀哉！神其自釋。《浪語集》卷一五。

被旨禱廟祝文

金虜不道，不愛于民，不畏于神，舍義渝盟，越我王度，肆荼毒于江淮。皇上哀矜下民，龔行天討，陳師鞠旅，將一洗于神州。庸肆命我小臣，禱于羣祀。神道正直，其陰相于皇家，毋俾蔣山之神，獨著豐功于古。《浪語集》卷一五。

武昌祈晴祝文

伏自師役之興，民疲奔命，南畝之事，力不暇給。蒙神之惠，稼穡登場。秋雨霖霖，將有萌芽之患。一日不霽，一歲之農功殆矣。罪將誰執？吏實爲之。神其撫諸，賜之終始。《浪語集》卷一五。

謝晴祝文

惟民卒歲之計，望屬秋成。用畢農功，繫于旬日。徵恒雨若，惟吏之辜。賜以時暘，敢忘荅貺！

《浪語集》卷一五。

以漕司命祈雨祝文

某不敏，適時多艱，縣政不修，澤不下逮，積怨于民，獲罪于神。乃歲仲秋，亢陽不雨，黍稷蕝蕝，害于垂成。受命祈田，憂心靡見。神其降監，哀此下民，興雨祁祁，實函斯活。致天之罰，于令之身。神道聰明，崇朝其澤！《浪語集》卷一五。

謝雨祝文

某爲令無狀，結怨于民，天積愆陽，害于稼穡，重民之害，以貽部使者憂。奉命禱祈，誠心安在，惟神降監，雨不崇朝，禾黍其成，繫神之惠。薄醪告謝，內疚增多。《浪語集》卷一五。

祈晴祝文

伏以師旅未休，札瘥爲鯁。繭蠶斯起，宿麥云秋。日仰曦陽，而窘陰雨。中流千里，穀價方騰。

民將弗堪，神其寬貸。庶乎開濟，保此餘生。吏職罔終，不敢逃責。《浪語集》卷一五。

謝晴祝文

某治無終始，陰沴爲菑。乃春夏之交，霖霖不息，蠶麥之望，人情闕焉。蒙神之休，晴不及祭。告謝禮薄，文不逮情！《浪語集》卷一五。

謁文宣王廟文

某不敏不學，安知從政！顧承弓冶之舊，常恐或墜于家聲。乃者調補選曹，司此邑社，懼德弗類，如憑太虛。惟嘗聞夫子之道于經，于此不敢不勉。事無小大，敢言惟政之共；違道以干譽于人，某則亦不暇。敢以誠告，神其聽之！《浪語集》卷一五。

謁諸廟文

惟神以聰明正直，血食是邦。令調補于選曹，司此邑社。神人雖異，其責惟均，故某以蒞事之

初，躬謁祠下，請與神約，惟陰隲于下民，時其雨暘，消其厲疾。吏如有罪，惟神殛之，無傷此民，重神之累。民之過誤，亦惟吏教使然，其降災于吏之身，無爲困此聾瞽。此誠意也，無作神羞！《浪語集》卷一五。

祈雨祝文

某莅事武昌，于今歲三涉矣。其誠不能感物，積怨結于人心，歲有水旱之菑，輒歸之雩禱。而神不吾違也，寧不多愧！乃歲中夏，苗斯茂矣，雨澤不降，龜坼于田，荏苒更旬，秋成何望？屬當師役，民將弗堪。神者憐之，副此哀禱。《浪語集》卷一五。

謝雨祝文

吏憂旱暵，將愬于神。不及禱祠，賜之甘雨。終朝通夕，霖澍滂沱。苗穀其興，惟神之澤。願終斯惠，以迄于成。《浪語集》卷一五。

謝廟祝文

某試令武昌，治無善狀。軍旅數起，力役方興。蒙神之休，禳禱輒應。螟蝗不作，以全其民。民無流離失業之災，而某得以善罷。時惟幸矣，誠不敢忘。請謁于神，以永終譽。《浪語集》卷一五。

謝文宣王祝文

某不才，試令三歲于今，弗率先王之教，以得罪于上下之交者，不知其有幾也。終幸逃譴，祇益慚顏！《浪語集》卷一五。

湖州到任告文宣王廟文

某聞諸夫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某雖不敏，願學焉。交政之初，敢以誠告！《浪語集》卷一五。

到任告諸廟文

某蒙恩假守，實與神祇分掌幽明。吏追陰誅，願于其身，不于其民。尚免天災，以供天職。敢與神約，臨蒞之初。《浪語集》卷一五。

祈晴祝文

終歲勤動，望屬秋成。苦雨霖霖，害于農畝。將無吏之初政，無以上當天心，罪不敢逃。尚幾開霽，事不可緩，神之聽之！《浪語集》卷一五。

滴漏祝文

挈壺解紐，夙暮不時。舊尹新之，敢以成告。《浪語集》卷一五。

謝晴祝文

天作淫雨，厥咎惟人。人欲之從，神之聽也。顏斯厚矣，答貺隤然。《浪語集》卷一五。

諸廟祈雨祝文

某薄德，不知政務，治失其道，積怨于民，魃作亢陽，致天之罰。咎惟自作，民罪伊何？瘡痍未瘳，重之虐政，庶幾一稔，尚保室家。愼彼澇田，既淪于水，高原且涸，望絕秋成。凡厥庶民，蘊蓄何有？奪之廩食，父母胡生？神道依人，毋靳膏沐。惟時降監，雨彼稻粱。小吏有愆，不敢逃責。

《浪語集》卷一五。

諸廟謝雨祝文

素秋之孟，旱乾浹月，田疇多荒，茲疵政之累也，敢不知罪。請禱于神，神之聽之，三賜霽霖。雖大田禾黍，既云無救，而沾濡沮洳，少濟暎焚。凡以爲民，非誠心之所格也。願終此惠，以福斯

民。菑不可移，及身是幸。《浪語集》卷一五。

祈晴祝文 一

仲秋之月，陽愆不雨，神降甘澤，浹日成霖。虐吏積冤，不能終始，神貺過陰之罰，黍稷將不潰于成。顧此民勞，又奪之食。神道正直，其賜哀憐，聞此吁嗟，庶幾晴霽。吏身之疹，毋累于民！

《浪語集》卷一五。

祈晴祝文 二

麥粃于田，繭寒于館，又窘陰雨，傷如之何！屬當多事之秋，妨農已甚，奪之衣食，害無大焉。禮祭鳴哀，庶解倒懸之急。積疵罔赦，惟爾有神！《浪語集》卷一五。

謝晴祝文

早雩而雨，雨霽而晴。吏道多疵，神專爲德。就民粒食，神無負焉。寬吏傷民，爲菑已大，祇增

愧畏，何謝神天！《浪語集》卷一五。

磨李固碑文

興元南鄭，有漢故太尉李公之碑。其刻文皆古佐書，遺漢之珉寶也。紹興中，楊太尉安撫利州東路，其鎮在興元。作舍落成，求石爲誌甚亟。尉無以塞命，磨是碑應之。太尉聞而怒曰：「而豈不知李太尉先漢名臣，以予武人，實諸有過地爾！」謀黜尉，不果。世以李公之正，漢碑之古，字書之法，刻畫之妙，所宜傳示來世，永永無窮，一旦没于庸人，可爲碑弔。走則異是，故以悻辭發之。其辭曰：

太極渾渾，權輿地天兮，嘻！品物流形，貞于本原兮，嘻！總總林林，孰識其然兮，嘻！顧之無後，望之無前兮，嘻！竅心有九，莫適窮研兮，嘻！開闢來今，胡得而言兮，嘻！胡得而言，是以爲全兮，嘻！自古在昔，聖人有作兮，嘻！無遵一行，無宗一學兮，嘻！絕地通天，際充寥廓兮，嘻！窮仁非仁，至樂非樂兮，嘻！蕩蕩無名，無能以度，是以爲先覺兮，嘻！君子愛人，當以道兮，嘻！皇極神人，玄灝灝兮，嘻！萬古無言，寧可考兮，嘻！老也後天，名壽考兮，嘻！惟后侯之修直兮，嘻！亶降精于神極兮，嘻！冠芙蓉而纓蓀兮，嘻！懷明珠而佩蘭兮，嘻！更漢祚之中衰兮，嘻！蹇正揆而扶持兮，嘻！紛蕭艾之塞途兮，嘻！抵黨人于艱危兮，嘻！名礫坯爲美玉兮，嘻！指驪珠爲魚目

兮，嘻！余執金而寧斃兮，嘻！眊衮章如牢狴兮，嘻！藹車余服有遺芳兮，嘻！斐斐貝錦漫成章兮，嘻！地久天長同久長兮，嘻！美好善兮惟昔人，嘻！豐碑勒銘兮頌成仁，嘻！嗟嗟節義兮，等太虛之無垠，嘻！是何爲兮，爲堅父之道信，嘻！亘千齡而猶建兮，其誰知夫至貞？嘻！秉山石兮鄭之尉，嘻！知李公兮達其意，嘻！磨貞珉兮明至義，嘻！惟公道兮不以茲而興替，嘻！子瞻之柳伐于山東兮，嘻！仲尼之柏殘于杏壇兮，嘻！一聖二公何非兮，嘻！樹伐碑亡，行當不疑兮，嘻！《浪語集》卷一五。

誠臺禮復文

歲在執徐，季旦之月，武昌令東甌薛季宣始種竹于縣庭之背。人力斯至，清陰已成，誠臺出焉，既賦而銘。尉番陽王君枏揚袂而起，曰：「我聞之：有功斯賞，有德斯報。惟今之宜，猶古之道。在昔庭背，鞠爲茂草。公有意于蒔竹也，而允豫未決。我實言之，曰：『竹之爲物雖瑣，而道可重也。古之人謂不可一日無此。雖宅猶種焉，況于公府朝夕從政之地，荆榛翳目，可不于此君圖事邪！』君實我聽，而修篁鬱然，爰及崇丘，誠臺立焉。公雖樂其雅正，而無意于作也，我實贊之曰：『誠臺天成，不可無記；綠竹龍蔥，賦之何已！』公乃記而銘之，賦而稱之。然則是林之茂，是臺之峭，與公二書之就，皆我之成也，可無報哉？」季宣矍然而應，唯然而興，進肅王君，與子偕行，遊竹林，放

誠臺，睇角山，指寒溪，貫疏篁而爲策，託清風而言之。季宣若曰：「於假爾尉，其靜聽台言：惟天陰鷺下民，作之元命。惟皇建極，惟若道之攸行。積于善，厥有常福；懋乃績，先王致當功之賞。越我有宋基天命，賞惟天子之攸司。我不敢知；曰爾稱乃職，帥守監司惟爾進，我亦不敢知；曰爾勤厥守，府州掩若之善。惟我縣庭舊蕪穢，我乃荒之，時惟爾言，予有獲；我未有佳思，怠于文，時惟爾言，啓予不逮。肆乃邑之清靜，涼颿襲于青林，誠臺卓然，惟爾德；我修辭之有立，亦惟爾言有賴。我微賞罰之柄，疇報爾之勳。今台方試，從爾遊，登臺極睇，窮于蒙汜。沃方寸以山川，惟篁竹之蕭然共灑落。圖惟爾報，公其敬哉！烏呼！我聞曰：大德不報，大功不賞。余惟報功賞德，將恐弗稱于丕圖，皇致曲于有誠，非徒語。」《浪語集》卷一五。（以上楊世文校點）

全宋文卷五七九八

葛邲

葛邲，字楚輔，號可齋，其先丹陽（今江蘇丹陽）人，徙湖州安吉（今浙江安吉北），立方子。以蔭授建康府上元丞。隆興元年登進士第，除國子博士、著作郎兼學士院權直、右正言，歷侍御史，累遷中書舍人。又遷給事中，除刑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紹熙四年拜左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寧宗即位，判紹興府，改判福州。以少保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少師，謚文定。《宋史》卷三八五有傳。

紹熙元年冊李皇后文

皇帝若曰：天地合德，所以成陰陽之和；君后齊體，所以聽內外之治。朕以菲質，膺壽皇付託之重，嗣有令緒，永惟伉儷之懿，稽經諏律，亦惟其禮之稱而已。肆承慈訓，俾進位于長秋，神人允諧，朕躬敢弗祗若！咨爾妃李氏慈明正淑，備有嘉德，夢月之祥，倪天之表，生于勛閥，早昭惠問。

越自初載，來嬪藩邸，克相朕躬，以御于家邦。日宣令猷，警戒不怠，自家刑國，誠可以正坤極而母儀天下矣。今詢考卜筮，顯設容物，遣使正議大夫右丞相清源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五百户食實封一千二百户留正、副使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廬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户食實封三百户王藺持節冊命爾爲皇后。於戲！三代多內德之助，二《南》爲王化之甚。洪惟我家，代有壺則，姜、任並美，千載一時。嗣厥徽音，惟后時克。予欲奉兩宮之養，后則視饗膳以致乎順；予欲嚴太室之享，后則助蒸嘗以致乎欽。無險詖私謁，則可以輔佐君子；能恭儉節用，則可以化成婦道。佑我鴻圖，光于彤管，朕承休無斁，后亦並受其福，豈不韙歟！《宋會要輯稿》禮五三之一〇（第二冊第一五六七頁）。

請罷重稅奏

淳熙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州郡雖已罷私置稅場，却增起稅務則額，如湖北監司按鄂州稅銀，每兩收舊錢八文，令增作四十八文。如此之類，都城既已盡罷稅務，而鄰居以客旅至都城咫尺〔二〕，別無他征，故增重稅，豈不失陛下捐利予民之意！望下州郡，將舊來合收稅錢則例，大書刻於板榜，揭寘通衢，令民旅通知，不得例外收取。其鄰郡亦毋得以臨安府更不收稅爲由，抑勒重稅。《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八之一一（第六冊第五一一三頁）。

〔二〕鄰居：據下文當作「鄰郡」。

乞下有司詳議強盜處斷事奏

淳熙十三年

乾道六年指揮，強盜並依舊法。議者以爲持杖脅人以盜財者亦死，是脅人與殺人等死，恐非所以爲良民地。後來遂立六項，並依舊法處斷外，餘聽依刑名疑慮奏裁。自此指揮已行之後，非特刑名疑慮者不死，而在六項者亦爲不死，法出姦生，徒爲胥吏受贓之地。若犯強盜者不別輕重而一於死，則死者必多，又非所以示好生之德也。乞下有司詳議，立爲定法。《文獻通考》卷一七〇。

阿梁獄事奏

淳熙十四年三月

阿梁因與葉勝同謀殺夫程念二，葉勝身死在獄，今已九年，節次翻異凡十，差官勘鞫，已降指揮處斬。既差官審問，又行翻異，復差江東提刑耿延年親勘。今延年申請程念二元係葉勝殺死，阿梁初不同謀，與前來十勘不同。今若便以提刑司所勘爲據，則十次所勘官吏皆合坐以失入之罪，干連者衆。以一人所見而易十次所勘，事亦可疑；若不以提刑司所勘爲據，則又須別差官再勘。葉勝既以瘐死獄中〔二〕，阿梁得以推托，淹延歲久，追逮及於無辜，委是有傷和氣。竊謂九年之獄，十官之勘不

爲不詳矣，而猶有異同，則謂之疑獄可也。夫罪疑爲輕，則阿梁當貸死，既不死，則所有前後推勘官吏亦難坐以失入之罪，乞自聖裁。《宋會要輯稿》刑法六之四〇（第七冊第六七一三頁）。

〔二〕瘐死：原作「瘦死」，據文意改。

上郊祀劄子

淳熙十五年六月十三日

當郊之際，天地祖宗陛下之所親饗，百神從祀，遣官分獻。然神有尊卑，官有大小，不可以不求其稱。如天皇、北極、神州、后土、大明、夜明，與夫五帝、五嶽之類，居天地之次，爲百神之最尊，而國家之所甚重者。考之舊禮，乃止遣寺監、丞、簿分詣，無乃不稱歟！臣嘗求其故，蓋宰執既爲五使，而侍從、卿監、郎官又皆在應奉執事之列，故分獻例差寺、監、丞以下，初不問其秩之不等而禮之不稱也。今秋大饗明堂，既在諒陰之內，太廟、景靈宮只是遣官行事，則應奉執事之官自當減省。乞差近上官詣近上神位分獻，庶於禮爲稱。《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一一二（第一冊第六四三頁）。

右丞相序位奏

紹熙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伏見昨來周必大、留正任右丞相日，序位行馬乞在親王之下。今來臣蒙恩除右丞相〔二〕，序位行馬，亦乞在親王之下，庶得少安。《宋會要輯稿》儀制五之三六（第二冊第一九三三頁）。

〔二〕右丞相：《宋史》卷三八五《葛邲傳》作「左丞相」。

請畏天愛民奏

盈虛之理，隱於未然；治亂之分，生於所忽。宜專以畏天愛民爲先。《宋史》卷三八五《葛邲傳》。

上征榷之害奏

征榷歲增之害，如輦下都稅務，紹興間所趁茶鹽歲以一千三百萬緡爲額，乾道六年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成都府一務，初額四萬八千緡，今至四十餘萬緡，通四川酒額遂至五百餘萬緡，民力重困。

至若租稅有定數，而暗耗日增，折帛益多，民安得不窮乎？願明詔有司，茶鹽酒稅比原額已增至一倍者，毋更立新額，官吏不增賞，庶少蘇疲甿。《宋史》卷三八五《葛邲傳》。

上初政之失奏

虞允文制國用，南庫之積日以厚，戶部之入日以削，故近年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以來，諸將皆以賂得升，其勢必至於掊刻取償，益精其選。《宋史》卷三八五《葛邲傳》。

上鈔法事奏

鈔法之行，漕臣嘗給羣商，沒入其貲。楮幣行之二廣，民必疑慮，且有後悔。《宋史》卷三八五《葛邲傳》。

辭免樞密表〔二〕

擢預斗樞，揆瑣材而弗稱；冒干天聽，冀成渙之復回。仰勤溫詔之頒，尚覺俞音之闕，敢殫愚

惓，薦瀆聽聞。臣中謝。伏念臣世受國恩，身逢聖旦，擢第於隆興之初載，入朝於淳熙之二年。徧塵清切之班，盡出生成之造。禁塗入告，尚無以效千慮一得之愚；宥命所基，豈足以贊三軍五兵之運！當聖神之在御，值邊境之無虞，尤資克壯之猷，以壓未形之患。況宰執之並命，聳兵民之具瞻，豈繫妄庸，亦叨柬拔！念公言之可畏，顧私義之未安，班著之峻，則有非據之憂，家諱之嫌，則有冒容之媿，進退維谷，傴僂循墻。倘貪得而弗思，殆疾顛之是懼。伏望皇帝陛下仁天洪覆，智日溥臨。謂股肱開國體之崇，豈宜輕授；察斗筭非器量之大，必至易盈。追還已漫之恩，益盡至公之選，臣無任。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上。

〔二〕本文原署葛謙白，誤。

恩補蔭襲劄子

特進、吏部尚書、右丞相兼同知樞密院事、詳定一司敕令、監修國史臣葛邲劄子：伏讀皇上聖諭「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許中外大小臣工陳言無隱」者。臣仰見聖明旌念舊臣，苟有效勞于國，即錄其子孫，承襲官爵，以此勸士，天下知尊君親上之報不薄，而徇國者衆矣，幸甚！照得傅察在宣和時以死事節義之忠，李綱在靖康時以建議經國之猷，呂頤浩在紹興初以進陣迎敵之勇，陳康伯在紹

興時以焚詔翊載之功。此四臣者，偉然一代之功臣，而皆沒于王事，始終一節，夷險不變，若不蔭叙子孫，無以激勸忠良，昭示將來。合應照前例行移，付吏部襲補蔭子孫官爵，庶可慰死者於地下，厲生者于方來，其于風教不爲小補。緣係旌念舊臣，出自恩典，非臣下所敢擅議，擬具劄奏聞，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陳文正公家乘》卷一。

伏蒙誨劄帖

邨近者伏蒙誨劄，即附監吏崔藻布謝幅，必無不達。邨以喪子之後，悲憂度日，未果嗣問，但有瞻仰。竊聞開府以來，勤卹民隱，檢柅吏姦，公論甚休。前此自常以北，頗聞旱甚，舟楫不通，歲事可慮，雖間得雨，而未能通濟。近有客自常來者，乃聞七月上澣，連日大雨，運河一夕水漲三尺，上下霑足，秋成有望。此豈非賢使君政平訟理、誠意感召而然耶！未及爲問，先蒙惠翰，尤荷謙冲下逮之意。至於別紙所喻釐革舊弊二十事，行之以公，人自悅服，其他非所慮也。所謂理財之術，亦不過關防滲漏、撙節用度而已，規摹既定，當不勞餘刃。日俟政成，亟膺召擢。冗中姑此布復，心之精微，非筆舌所能盡，伏幸台照。右謹具呈。七月日，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葛邨劄子。《鳳墅殘帖釋文》上。

伏承召還帖

邨中間伏承召還郎省，正以時得承教爲喜，自聞晉司風憲，遂不敢相聞，蹤跡寢疏。然時聞讜論一二，用以自慰。前年冬，言者見攻不已，每荷□知，察其無他私心，豈不懷感！惟是杜門舊里，動輒多畏，姓名久不塵几格，下情尊仰，則未始頃刻間斷也，不審尚蒙垂照否？茲者使節此來，恰欲以竿牘少見區區，乃蒙台慈先賜真翰，存撫甚寵，顧何以當，但切愧荷。匆匆裁謝，未盡所懷，併乞台照。右謹具呈。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判紹興軍府事葛邨劄子。《鳳墅殘帖釋文》上。

關外帖

邨前此屏迹關外，特承垂顧，匆匆言歸，不得面別，但有傾仰。輔政無補，誤蒙恩除，深慚非據。乍還田里，未及爲問。介至，伏辱劄翰，殊佩眷意，欣感無已，姑此布復崖略，幸冀垂照！右謹具呈。邨劄子。《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七。

跋李公麟瀟湘卧遊圖

乾道七年

雲谷師行脚卅年，幾遍山河大地，心空及弟歸，猶以不到瀟湘爲恨。每遇名筆，使之圖寫，間爲好事取去，亦復不禁。此係最後所作，予素不識畫，師求跋語，莫知所贊也。然師亦知夫掌上之妙喜，耳中之兜元，胸次之八九雲夢者乎？不出戶庭，師已遊瀟湘矣。乾道辛卯中秋，可齋居士葛邲書。《石渠寶笈》卷四四。

題李伯時姑射真人像卷

紹熙三年

伯時號龍眠居士，以書畫自重，當世咸推獎焉。僕雖知名，未得目其真。暇日，因訪靖齋陳先生於雙桂堂，話間出示徽廟宸翰、紹興初太上皇復賜朱勝非御卷，及姑射真人遺像〔一〕，乘龍駕雲，高古得法，云：「即伯時筆也。」細窮熟玩，有如啖蔗，漸入佳境云爾。時紹熙三年，尚書左僕射、寶溪樂閒居士葛邲頓首謹書〔二〕。《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二。

〔一〕及：原作「乃」，據文意改。

〔二〕按葛邲不曾爲尚書左僕射，當時亦無此官，此跋疑僞。

老子論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其著書所以傳道，其垂教所以救時。救時之弊不同，故迹之出亦異。其迹既異，故立言有不同，使後世之士於此異觀，而以孔、老爲殊訓也。苟通其道而不窒以時，會其心而不拘以迹，得其意而不泥以言，則諸聖之書相爲終始，固未嘗少戾也。自三代之季，聖王不作，天下溺於文勝之弊，無以反其情性而復其初，道降德衰，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老聃氏生於周，以懦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故其去藏室而隱也。關令尹喜請著書，遂作八十一章，以暢道德之旨。其辭簡，其理遠，以深爲根，以約爲紀，以本爲精，以末爲粗，必欲使斯民復結繩之朴而後已，其所以扶教救時可謂切至矣。不幸後世不見天地之全功，聖人之大體，儒者若馬遷氏至謂學儒者黜老，學老者黜儒，道不同不相爲謀也；揚雄氏曰「絕滅禮樂，吾無取焉」；韓愈氏曰「坐井觀天，其見者小也」。三君子者，一何不知聖人之甚歟！蓋道猶歲也，聖人時也。夏以生出爲功，秋以收斂爲德，一則使之榮華而蕃鮮，一則使之凋悴而反本，相因而歲功成焉。且自伏羲始造法，迄于堯舜，三代禮樂制作炳然大備，則夏之時也。當老子之時，禮文過度，若不斂浮華而歸道德，聖功何由而成哉！其言「失道而後德」至「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者，謂天下莫尊於道德，而

莫卑於禮。苟自禮反之於仁義，仁義復歸於道德，其於治天下有不足爲矣。所以黜仁、義、禮、智而皆以道德著書，詔天下後世，其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夫大易之初，渾淪而已，無形體之可見，無氣質之可名，逮乎易變而爲一，始有數矣，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究也，乃復歸而爲一，即其所生而歸之也。如此變化往復，何有窮盡！故老氏著書九九篇，以明陰陽消息、禍福倚伏、天道往來、人事終始，無不備焉。孔子與老氏同時，皆著書以垂不朽。孔子曰「我學不厭」，老氏則絕學；孔子曰「必也聖乎」，老氏則絕聖；孔子貴仁義，老氏棄仁義；孔子舉賢才，老氏不尚賢；孔子曰「智者不惑」，老氏曰：「以智治國，國之賊」。其立言大率相反。是豈故相乖背耶？蓋孔子立道之常，以經世變，老子明道之本，以救時弊，其勢不得不然也。絕學則使己任其性命之情，而造坐忘日損之妙；絕聖則使人安其性命之情，而無驚愚明污之志；棄仁義則無蹙蹙跼蹐之私，使天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同歸於孝慈；不尚賢則無儒墨畢起之爭，使天下無夸跂相軋之心；「以智治國，國之賊」，言澆僞多而智愈困，孰若政悶悶而民淳淳哉！其所以立言不同者，以此。及莊周之書，寓言十九，發明玄旨，多假孔、老相爲問答，而傳亦載其問禮之事。使其道異耶，何爲有「竊比老彭」及「猶龍」之語？是必有名異而實同者。後世束教之士，以迹觀聖人，相去益遠矣。老子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萬世之後，一遇聖賢，既以其所知行之，而成清靜之治，又以其所言發之，而爲博大之書，使四海還淳，道德不廢，抑何幸歟！抑何幸歟！文康公葛邲次仲述「二」。《道德真經藏室纂微》卷首，正統道藏本。

〔一〕按葛邲字楚輔，謚文定，而「文康公」爲葛勝仲，「次仲」爲勝仲兄，字亞卿。此文署名有誤。

上元縣主簿廳壁記

紹興三十二年四月

縣有令，所以行君之令致之民也。君有令焉，自朝廷至於部刺史，部刺史以尺紙付州，州易尺紙嚴期會付縣，縣窮矣，盤錯倥偬，爲庶事責成之地，故其任爲難。建康，東南一都會，管鑰所繫，視他邦爲重，而所隸邑五，上元在城邑也。府攸事于下，而吾邑先焉，故視他邑爲尤難。紹興辛巳，贊皇李闢之來宰是邑，闡明強敏，游刃有餘。理未幾，敵賊淮瞰江，朝廷大爲守備，已而黃屋勞軍，公廬于江壖，董民兵，察營砦所宜植，嚴烽燧，謹糧餉，而又經理千乘萬騎，百司庶府之所須，幬帟、餼廩、薪金之屬，無一不備。首以辦理聞，聖天子召而見焉，奏章愷切，深中時病，於是皆頌公非特長於材而達於事，宜不如此也。一日，謂邲曰：「前未嘗刻石紀令名氏，追而求之，蓋十數歲以往則亡之矣。自紹興以來得十二人，將書其到罷歲月，使來者有考焉，子其爲我記之！」邲負丞是邑，久與公周旋，辭不獲，乃刻于茲石。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右承事郎、知建康府上元縣丞、主管學事葛邲記。《景定建康志》卷二七。

淳熙新建貢院記

淳熙九年

江陰自僞唐陞建軍額，皇朝因之，遂爲浙西望郡。寶興之歲，士之試于有司者幾千人，試無其所，則寓于迎福僧舍；僧舍不能容，邦人至率私錢增創廊廡，卑陋褊迫，試者病焉。淳熙庚子，四明樓侯自樞密院編修官來守是邦，即欲卜爽塏之地而新之，會歲饑，弗果。明年洊饑，又不果。又明年，大熟，治成政定，可以爲也，而侯秩滿當更，自常情姑幸脫去，豈復爲士子經遠計哉！侯曰：「其可諱勞以累後人！」於是相城東北隅，得地負倚席帽峰，而秦望君山拱揖於其前，遂以其年八月庚申經始，而十月甲子落成，門廡堂室，庖湢備具，各七十楹，顯敞宏麗，翬飛雲矗。邨嘗謂科舉之法，鄉舉里選之遺意也。公卿之子弟，國之秀民，不繇是以進，則人不以爲貴，故天下共趨之。今之州郡寧竭土木於游觀之所，而試士之廬則指爲迂緩，而不屑經意。至於取具臨時，風雨不庇，所以待士者輕，亦何以責士之自重哉！江陰本毗陵一邑，貢士之額九人，媚嫉者或以爲過。紹興乙卯歲，混試毗陵，而江陰預貢者廼十二人，拔其尤而爲舉首者亦江陰人也。蓋得江山之助，故其人秀而多文，有淮楚之風，故其人愿而循理，今遂爲多士之地。院既成而侯去，始知侯之德不可忘也。侯名鏐，字臣山，以經術決科，以儒雅飾吏，孳孳愛人，能加惠學者，是可書也。康熙《常州府志》卷三四。又見道光《江陰縣志》卷二五，光緒《江陰縣志》卷二六。

宋竹溪先生吳公傳

公諱儼，字益恭，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明州鄞縣尉。三十二年恩陞修職郎，隆興元年獲強盜，改承事郎。乾道二年差知饒州安仁縣，四年轉宣教郎。淳熙元年轉奉議郎，通判邕州。五年轉承議郎，被召上殿，除知州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事、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兼提點買馬事。親老勺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六年轉朝奉郎，十年致其事。以淳熙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卒，年五十九。公天資雄渾，學該體用，高遠而不爲迂，切近而不爲陋，上下數千年間，世變升降，制度因革，燦然若指諸掌，出入諸子百家，天官稗說，靡不洞究，發爲文辭，每一引筆，若飄風驟雨，不可止遏。公英邁慷慨，忠義激烈，雖窮居厄處，抱膝長吟，以社稷安危爲己任。方隆興天子銳意北向，效奇獻策者無算，公獨憮然曰：「是碌碌者，釣取爵位耳。使吾得當一面，提精兵數萬，必擒頡利，以報天子！」蓋公平日之志也。公之才足以佐理天下，而不得居卿相之位；公之氣足以并吞胡虜，而不得任鈇鉞之寄；公之節足以揮斥奸慝，而不得綱維國之風憲；公之文足以磨光雲漢，而不得黼藻國之綸綍；公之命固有所制，然孝盡于親，道信于友，名尊于身，孰得而制哉！觀文殿大學士、廣陵郡公葛邲撰。《吳文肅公文集》附錄，明萬曆刻本。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一。

〔二〕磨：《宋元學案補遺》作「麾」。

密庵和尚塔銘〔二〕

釋迦如來滅度之後，其徒未免囿於名相。至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人始知佛之所以爲佛也。六傳而至大鑑，五宗而得臨濟，而佛之道益光明盛大而不可掩矣。臨濟之宗，直截根源，不涉階級，全機大用，棒喝齊施，或者喜其路之捷，而得之速也，然未免承虛接響，錯認話頭，撥無因果，生大我慢，却墮邪見，了不覺知。自非有明眼宗師，見處分明，行處穩實，則何以倒用橫拈，得大總持，爐鞴後學，皆成法器耶？近世卓然傑出了此事者，則天童密菴師也。密菴得法於應菴華，華得法於虎丘隆，隆得法於圓悟勤，蓋臨濟之正宗，叢林之巨擘也。師諱感傑，俗姓鄭，福州福清人，密菴，其自號也。母嘗夢靈山老僧入其舍，已而生。師自幼穎悟不凡，每厭塵染，欲求出世間法。及受戒爲僧，不憚遊行，遍參知識。初謁應庵，孤硬難入，屬遭呵咄，心不退轉，久而相契，遂蒙印可。自此道價益喧，人天推出，其分坐而說法，則見於吳門之萬壽，四明之天童；其正坐而說法，則見於三衢之烏巨、之祥符，金陵之蔣山，無錫之華藏。所至之處，舉揚宗旨，露裸裸，活鱗鱗，七縱八橫，無少罣礙。然十二時中，步步皆踏實地，雖不待修證，而修證未嘗忘；雖不假精進，而精進未嘗怠。滴水滴凍，照瑩明徹，遂使天下衲子響合雲臻，相遇諸途，則曰：「何不禮師

去！」文彩既彰，聲名上達，淳熙四年，有旨住徑山，召對選德殿，問佛法大要，開堂靈隱，又遣中使降香，道俗觀者如堵。七年，自徑山遷靈隱，上親灑宸翰，詢以法要，又遣侍臣，以《圓覺經》中四病爲問，師皆以實語對，恩遇甚寵。十一年，歸老于天童。十三年六月，忽示微疾，十二日跌坐而逝，年六十有九，臘五十有二，葬于寺之東。師應機接物，威儀峻整，晝則危坐正襟，以表衆視，夜則巡堂剔炬，以警衆昏。純白之行，終老不移；堅固之身，至死不壞。所遺齒髮多生舍利，人以爲異云。約齋居士張鎡，常參學於師，師亡，復經紀其後事。其他嗣法者數十輩，而了悟崇岳尤傑然者也。邨效官中都，與師相見，或道話終日，亹亹忘倦。別去，數以書相聞，臨寂又以書爲別。既葬，參學弟子慧光以塔銘爲請，辭之，請益堅，乃爲之銘，曰：

曹溪一滴，源深流長。至于臨濟，其道益張。如擊石火，如閃電光。不離當處，覲面承當。猗歟傑公，直造其堂。行解相應，非斷非常。一音演暢，七坐道場。衆生病惱，我爲醫王。衆生沈溺，我爲舟航。坐斷報化，不涉周章。聞者見者，踴躍騰驤。疑情頓釋，如葉殞霜。宗風不墜，繫師棟梁。名滿天下，若爲蓋藏。作奇特會，空費商量。此一轉語，爲師舉揚！《密庵和尚

語錄》附，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卷四七。又見《密庵感傑禪師語錄》卷下。（以上楊世文校點）

〔二〕題下原署：「正議大夫、刑部尚書、侍讀兼太子詹事、廣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葛邨撰。」

李 茆

李茆，字叔茂，長沙（今湖南長沙）人。淳熙初知雷州，終湖南路提舉常平。見《南軒集》卷九《雷州學記》，《鶴山大全集》卷八九《吳獵行狀》。

乞守廣西官搬官賣鹽法奏

淳熙五年十二月

廣西鹽法，見於已行者曰鈔商興販也，曰官自搬賣也，然二者利害，不可不究。且官自搬賣，舊係本路轉運司主其事，行之既便，歲課自充，諸州亦無闕乏之患。爰自紹興八年改行鈔法，轉運司所得僅二分，不能給諸州歲計。至於高折秋苗，民被其害，逐年賣鈔所虧之數甚多。陛下灼見其弊，仍舊撥還轉運司，均與諸州官搬官賣，盡罷折米招糴之爲民害者，止令轉運司歲認息錢三十一萬貫，其爲計甚善，自當確守此法，必爲永久之利。臣恭聞光堯太上皇帝在御之日，嘗詔諸路提舉鹽事司不得妄有申請，變更鹽法。乞申嚴行下，勿使朝廷良法爲妄議者紛更，實一路幸甚。《中興兩朝聖政》卷五六。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六，《續文獻通考》卷二三，雍正《廣西通志》卷一〇二，《續資治通鑑》卷一四六。（刁忠民校點）

趙彥禮

趙彥禮，宗室。孝宗時嘗知柳州。見《宋會要輯稿》刑法五之四二，《宋史·宗室世系表》。

監司當親自慮囚奏

淳熙元年十月

伏睹指揮，每歲盛夏慮囚，專委提刑，如提刑闕官，仰監司分頭前去，此良法也。臣謂提刑之職固當慮闕且以廣西一路論之，所管二十五州，一兩月安能徧歷？孰若令監司分詣，無問提刑闕與不闕。然指揮內既令監司躬親，又謂內僻遠州縣即委守臣，縣委通判職官。臣恐監司畏暑重出者，假此爲自便之計。雖置司之鄰州近縣，或指爲僻遠，悉委之守倅職官矣〔一〕。夫州縣之獄，正恐州縣官吏不時點檢結絕，致有冤滯，故委監司親慮，不惟可使官吏知畏，不敢淹留，而禁囚冤枉亦得自伸，若復委之守倅職官，則其間徒有慮囚之名，則無實者多矣。乞戒飭監司，每歲各隨置司去處地里遠近，分詣所部州軍點檢〔二〕，催促結絕，見禁罪人限五月下旬起發，至七月十五日以前巡徧。如屬縣非監司巡歷經由之路，即從監司委官前去，仍各開具所過州縣月日、慮囚名件關白提刑司，類申朝廷，並不許妄以近便州縣指爲僻遠，分委守倅職官。庶幾慮囚之法，不爲文具。《宋會要輯稿》刑法五四之二

(第七册第六六九〇頁)。(尹波校點)

〔二〕職官矣：原作「職矣官」，據上文文例乙。

〔三〕詣：原作「誼」，據文意改。

榮 芑

榮芑，字次新，東平（今山東東平）人，淳熙前後在世。著有《絳帖釋文并說》一卷。見所撰《書端溪硯譜》，姜夔《絳帖平自序》（《六藝之一錄》卷一三八），《蘭亭續考》卷一。

跋蘭亭三本

《定武蘭亭叙》凡三本：其一李學究本，傳爲陳僧法極字智永所撫。薛道祖別刻本，易以歸長安，宣和間歸御府，前本是也。其二字肥有鋒鏑，道祖別刻留定武，與前本方駕，人多誤爲舊本，非也。其三「崇山」字中斷，字差瘦勁，得於修城役夫，後藏康惟章伯可家。伯可云：舊刻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元功云：嘗從使金，聞在中京。楊伯時云：與薛氏爲姻家，定武本以玉石刻，舒元興《牡丹賦》併記之，聊廣異聞。右北平榮芑題。淳熙十三年五月十三日。《蘭亭考》卷七。又見《蘭亭續考》卷

一，《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五。

書蘭亭帖後

慶曆中，宋景文公帥定武〔二〕，有舉子携此石至郡，死於營妓家。樂營吏號河水清者見而識之，取獻景文。景文喜甚，不敢私有，留於公帑，世謂之定武本〔三〕。後薛道祖撫換以歸長安。宣和中詔取舊石，置睿思殿。嘗以墨本分賜近臣，時先君通籍殿中，遂得此本。間關兵火中，迄今數十年，秘藏不墜，精神煥發，豈有神佛護持耶？因書所聞，以告來者。淳熙十年八月二十三日，東平榮芑書〔三〕。《蘭亭考》卷七。又見《蘭亭續考》卷一。

〔二〕宋景文公：原作「宋景公」，據下文補。

〔三〕「武」字原脫，據《蘭亭續考》卷一補。

〔三〕「因書」以下二十三字原僅作「榮芑書」三字，下有小字注云：「榮次新所藏本，淳熙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今據《蘭亭續考》換補。又兩處所引，一作「淳熙三年」，一作「淳熙十年」，必有一誤。

書端溪硯譜

右，縉雲葉樾交叔傳此譜，稍異衆人之說，不知何人所撰。稱徽祖爲太上皇，必紹興初人云。淳熙十年七月二十四日，東平榮芑書。《端溪硯譜》卷首，百川學海本。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五三。（以上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五七九九

劉清之

劉清之（一一三四——一一九〇），字子澄，號靜春，臨江軍新喻（今江西新余）人。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萬安縣丞，知宜黃縣。丞相周必大薦於孝宗，召對稱旨，改太常寺主簿。通判鄂州。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光宗即位，起知袁州，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紹熙元年卒，年五十七。清之少從兄靖之學，後見朱熹，遂致力於義理之學。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存）、《墨莊總錄》、《祭儀》、《時令書》、《續說苑》、《農書》、文集。《宋史》卷四三七有傳，又見《朱文公文集》卷八七《祭劉子澄文》，雍正《江西通志》卷五〇。

請廣覽兼聽疏

淳熙二年五月

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願陛下廣覽兼聽，并謀合智，清明安定，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變、弊不可革者，變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間耳。《宋史》卷四三七《劉清之傳》。

知常州擬奏事略

淳熙五年十二月

今日之俗，惟知得而忘義。詔令一下，仕者曰：「增秩乎？」士曰：「免舉乎？」兵曰：「受賞乎？」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承，否則雖有良法美意，利國而使人，謂之空文，視之無如也。蓋爲治之道，有政有教，理也義也，人心所同。謂今世明於理義者爲難其人，不亦誣乎！今日當精擇百官，求其明於義理者以爲監司，爲學官，爲守令，爲將帥，則風俗知義，上下一心。陛下又與大臣端本清源，所以儀刑萬邦者，不出於他，而舉出於理義，將以紹復大業，斯無難矣。《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一四。又見《宋元通鑑》卷八六。

請修復炎帝祠宇奏

淳熙十四年

史載炎帝陵在長沙茶陵，今衡州茶陵縣是也。陵廟皆在康樂鄉白鹿源，距縣百里而祠宇廢。祖宗時，給近陵七戶守視，禁其樵牧，宜復建廟給陵戶。《文獻通考》卷一〇三。

用人四要疏

一曰辨賢否。謂道義之臣，大者可當經綸，小者可爲儀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者可使立事。至于專謀富貴利達而已者下也。二曰正名實。今百有司職守不明，非曠其官，則失之侵偏。願詔史官考究設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制旨親定，載之命書，依開寶中差諸州通判故事，使人人曉然知之而行賞罰焉。三曰使材能。謂軍旅必武臣，錢穀必能吏，必臨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兩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長。四曰聽換授。謂文武之官不可用違其才，然不當許之自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行材略及文武藝，每歲互舉堪充左右選者一人，於合入資格外，稍與優獎。《宋史》卷四三七《劉清之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六。

致同年友人書

所謂贏資者，皆州縣侵刻於民，法所當禁。縱有贏資，是所謂羨餘也，獻之自下而詔止之，今則止而求之，乃自上焉。不奪不饜，其弊有不可勝言者。願侍郎自請于朝，姑歸貳卿之班，主大農經費，以佐國家。如此，則士孰不願出侍郎之門？不然，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鑑。《宋史》卷四三七

《劉清之傳》。

與朱熹書 一

王承告其子毗：「學之所入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學，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某讀此，未嘗不慨然太息也。學之於人切矣，宜乎父子之間見其至情，丁寧而不敢忽也。始某讀《論語》，得元祐以來諸老先生說，以爲世徒有此書耳。他日有告以今時二三君子之所在者，于時坐不安席，遂欲起而從之。已而不能，則有三焉：體弱不能徒行，貧無僕馬，不可以遠適，一也；位卑身賤，有在上者，則不可扳而求之，二也；世道之衰，屈身於勢利者不怪，一從學士真儒考德而問業，則曰是好各者，三也。云云。一二三君子不幸已死，則無可言者；幸而執事者在此，有可見之便，其又奚說？願見蓋十五六年矣。語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伏惟誨之。《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一四。

與朱熹書 二

某少壯不務學力，長大懶拙，於義理少所開明，又獨立無朋。夙夜兢兢，而學未加進，臨事接

物，亦多齟齬。非時異事殊，某未之學耳。《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一四。

與朱熹書 三

「此學」二字，向來愚見只說學之爲學，無與爲對。言「此學」，則是吾亦自招彼學，而與之抗耳，故不必言「此學」。若世人不肯明言此學者，乃要與外邊鶻突臨時向背耳，尚何云學哉！《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一四。（以上三篇劉琳校點）

河南穆先生文集跋

淳熙十四年七月

世不知古文，己獨爲之，是儒之特立者也，吾見三人矣。董生當秦滅學之後，明孔氏之術，道曾子之言，其文甚近古也。雖同時若嚴助、枚臯謂應義理，子長、相如博辨無極，亦自爲其文而已，未始識董生之用心。由東京以後，歷魏、晉、五代，而文益衰。至唐昌黎公始知尊孔氏，貴王賤霸，大變而古，李翱、皇甫湜從而和之，然其後亦無傳焉。唐衰，更五季，其弊又甚。至我朝，乃或推孫、丁、楊、劉爲文詞之雄，是時穆參軍伯長獨不以爲然，實始爲古文，在尹師魯、蘇子美、歐陽之先。自爾以來，學者益以光大，非止求夫文之近於古而已。蓋異端既闢，則必以聖人爲師，不專注疏，則

必以經旨爲歸。學均爲己，一變至道，溯其承傳，爰有端緒云。銀關闢書，售與有力焉。愚嘗評穆參軍之復古，以爲不在董生、昌黎公之下。永州州學教授宜春歐陽椿得參軍之文于其從孫化州使君淮，俾零陵鄉貢進士張淡、吳倫校之，不鄙謂愚可記歲月。深惟會友輔仁之義，有不得而辭者，輒書其後，大不自量。淳熙丁未孟秋既望，衡陽假守臨江劉清之謹題。《河南穆公集》卷末，四部叢刊初編本。又見《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六，《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〇，《詒宋樓藏書志》卷七三，《靜嘉堂秘籍志》卷三三。

萍鄉縣學記

淳熙十年九月

袁之西南有縣萍鄉，山水淑清。羅霄、楊岐，秀氣所挺，碩儒鴻生。縣故有學，主簿袁采，勤力所營。淳熙十年，孫君逢吉，治縣有聲。始因其址，斥而新之，爲屋百楹，禮殿居中，倫堂經閣，齋舍孔宏。章甫縫掖，肄儀讀書，講勸有程，於焉游息，於焉寢食，以理性情。學長文毅，告劉清之，齋俾記厥成。惟昔三王，明夫人倫，以校序庠。至於夫子，金聲玉振，斯文用光。詔爾後人，克念作聖，罔念作狂。念之伊何，知至物格，心正意誠。本於修身，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來者勉旃，弗齊於茲，勿已於行。或曰太高，前輩猶病，末俗所驚。曰譬夫匠，工有巧拙，規矩弗更。抑亦如射，雖力不足，我鵠用張。察爾學子，塵居野處，氣習混并，幸而學焉，所習者辭，所願者榮。以爲學者，若是而止，詎云知方？今我何告，達道有五，亶不可輕。思、孟既往，周、程未出，理寧遂亡？寥寥

千載，善爲屬續，豈無豪英？盡倫無難，取其一節，依之奚傷。請開其塗，父子之美，萬石九卿。惟勝槩舍，潔清並著，交友之良。伯鸞德耀，夫婦如賓，不矜而莊。君臣之際，始終無猜，厥有孔明。曰椿曰津，白首孫弟，亦佳弟兄。合斯五典，根心則同，誰獨忽忘。謂聖爲迂，謂道爲遠，曷其弗詳。嗟惟學子，乃其夙夜，恭畏自將。初觀近躅，終歸聖門，祇率典常。迨其久之，行著習察，理明義精。斟酌損益，權度在己，應酬無疆。如或知爾，量而後人，不入而量。否則淑身，燕及朋游，副時所望。俾我孫君，與有令聞，百世之長。我昔州民，欣誦光烈，具著古章。是歲九月辛未記。嘉慶《萍鄉縣志》卷一八，嘉慶十六年刻本。又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四，乾隆《袁州府志》卷三二。

烝湘岫嶺祠壇記

按《禮》，守土者得祭其境內之山川，而本州名山大川未立壇壝，水旱疾疫禱祀無所。近者閔雨，雖望拜於北樓，懼未足以稱祇事山川之意，報州學及議聽官詳議。據州學教授鮑楸、州學正陳三業、衡陽縣主簿權石鼓山長程洵、堂長周棟及生員所議：「今州郡，古之方國。《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境者。夫山川之所有爲神靈，以其氣之所蒸爲雲爲雨，可以潤澤羣物。一得其正，則水旱疾疫，爲民致禱，宜有其地，徒謁道釋諸祠，於理未安。惟岫嶺、烝、湘，此邦之名山大川，宜建壇致禱祠之實。」又據軍事判官王思勤、軍事推官趙公鹵、錄事參軍吳允中、耒陽縣主簿權司理參軍陳元、司法參軍朱

滾、司戶參軍詹大椿等議：「《祭法》，山川能出雲爲風雨皆曰神。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爲民致禱，孰先於山？今喬嶽在望，而地屬長沙，惟岫嶠名山，尚隸州境。湘水至郡，與烝合流，三湘之號，斯謂烝、湘，實爲此郡山川之望。而城西北隅矚岫嶠，東瞰烝、湘，幽靜高爽，可嚴望祀。」州司準敕，名山大川嚴潔致祭；又令山川爲小祀；又令州縣有水旱，長官以下分詣山川祈禱〔二〕。今從衆議，於城西北隅建壇，望祀岫嶠、烝、湘，於理爲允者。右刻石壇，所以告後來，勿使淫祀得紊典常，以嚴山川大神之威靈。嘉慶《衡陽縣志》卷三八，嘉慶二十五年刻本。又見同治《衡陽縣志》卷九。（以上羅國威校點）

〔二〕詣：原作「諸」，據文意改。

俞亨宗

俞亨宗（一一三四——一二二二），字兼善，山陰（今浙江紹興）人。登隆興二年進士第。宰常州宜興，秩滿，幹辦諸軍審計司，遷國子監、軍器監主簿。知漳州，秩滿奉祠歸鄉。嘉定初，起爲提點江淮等路鑄錢公事，移江東轉運。入爲吏部郎，歷大理少卿、秘書少監。請老，除直顯謨閣，加秘閣修撰。嘉定十五年卒，年八十九。著有《垂軒稿》二十卷、《宏詞習業》五卷、《山林思古錄》十卷、《群經感發》十卷。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二之一六、食貨六四之一一〇，《宋史翼》卷二二（俞諤作余）。

訪求民瘼碑記

臨漳爲郡，負山阻海，地連潮、梅，蓋七閩之極陬。彌望皆崇岡疊阜，榛荆莽翳，象獸之所窟宅，可耕之田絕少，又大半爲僧寺所據。民生其間，窮苦而畏謹，淳質而朴儉，賦輸以時，不待督索。山顛水涯之民，終歲無一詞溷官府，雖被誣，抑亦不敢出官自直。姦民猾吏顧其畏懦生事而撓之，惟逃匿質貸以求解，其家貲立見破壞，鄉俗謂之折合。紹興間，所在經界，獨本州不及行，至今民間所執，尚多五代以來契約，模糊不可辨真僞，又多爲詭詐謀賴豪強侵奪，所餘無幾。畝步不均，產錢無定，善良不察，官府追撓，往往盡折而入兼并之家，故鮮有衣食給足者，亦可憐矣。地產鹽，無官鬻之令，江河山澤，從民逐利其間，官無所禁，乏絕之民皆藉此以助不給。自頃草寇旁午，田萊多荒，郡計日蹙，用費日廣，官遂鬻鹽以權一時之用。由郡城縣郭及鄉落村疇，官列鋪置吏，斤錢十有七，公私之價相去不遠，民猶未以爲病。一二十年來，田既多歸兼并，民間日就貧窶，深山窮谷，有踰時不食鹽者。加之生齒日繁，無以自業，私售益多，價益平，任官之直不減，人始憚官鬻而樂私售。爲州家便者，遂令計戶均買，生戶歲六十餘斤，單貧客戶亦三十四斤，分季而催，急於常賦，於是始有抑配之撓。又其後，吏緣爲姦，鹽不時給，徒責價錢，稍不如期，則悍吏踵門無虛日，愁嘆之聲，聞於田里。蓋循習一時權宜之計，不知其弛於何年。又罷在城三鋪，凡爲官鹽鋪除罷無餘，惟龍

平、水頭二鋪居龍巖萬山之間，去海絕遠，民得此良便，兼舊無計戶均配之擾，皆樂其留。且其地接汀州，往年二鋪未創，汀民之販鹽者深入吾境，因致爭鬪殺掠。自官置鋪之後，私鹽不得越鋪以出境，汀販亦息。此又兩州之利可存而不可廢者，以故不罷。然二鋪所置在三十年之前，是時民間寬裕，食用頗多，後人遂取爲額，責吏抱賣。邇來民貧錢窘，食且不足，鹽用亦鮮，仍責如額，吏率破家鬻產以償官。一番差往，畏避逃遁，監繫填備，由此失業，狼狽者甚衆。亦何忍使至於此，遂與減其原額十之四，今且不憚行。是年七月，又盡罷諸違冒佃撲等一百一十八所，并罷逐村鄉妄充官牙者十三處，取共拘催之籍，給佃之據，盡毀去之。外有汙頭、汙尾二澳，係龍溪縣歲收以備經總制解發之乏，計緡錢百四十有七，本州亦爲代以他錢，併與除去。雖州家歲失三萬八千餘緡，然以今二年通計之，郡帑所支，實亦無闕。自經費之外，凡燕設之須，營繕之用，犒軍賑民之費，如是者舉無廢闕。而又新招補廂禁卒百三十餘人，增添各人廩給，代納民間丁輸。今行及滿秩，計郡帑所存，無虧前政交承之數，則其所支，不過量入爲出，稍加樽節，應之有餘。至如諸邑，動輒科罰，無告之民，尤爲患苦。且民有詞訴，無理者必加之罪，然後民知所懲。今乃許其罰錢免罪，姦橫之徒公行無狀，謂將來不過罰得一二百千耳，何所畏憚？其得理者，無故見擾於人，所當哀矜而慰憐之，亦使罰錢輸官，謂之賀喜錢。兩家一時忿爭，尋即悔懼和解，若不入錢輸官，即追逮愈急，不容私已，謂之繳案錢。其他科罰名色不一，官罰其一，吏取其十，在私之費已丘山，於公所入未絲粟。諸胥每於縣官始至之時，故爲怠催以示倉庫之乏，緩發以激州郡之怒，因售其不科罰不可爲縣之說，故縣官多徇其

請。積習既久，視爲當然。移文力禁止之，追治其承行科罰已甚者，數輩始知畏戢。到任之初，適四邑宰皆方書考，因與約，勿科罰。近各滿替而去，不聞以不科罰，官錢不辦，留滯於此。是知一州一縣常賦，自足一州一縣支遣。凡前數端苛取於民者，徒以資不切浮費而已。郡計豐約，實不在此。初欲罷去數事，或勸以爲緡錢頗多，若遽罷此，將來必至闕乏。或以爲坐鋪之胥，撲佃之輩，藉此爲姦，蟠固已深，表裏搖撼，勢將必復。或以爲在官雖死罷〔二〕，姦民占據將必自若。竊嘗反覆或者之說，皆非所慮。若以爲必至闕乏，今行之已兩年，未嘗有一物一事廢闕，則知用度斷不至闕乏。若謂浮言可以動搖，凡爲長民之官，誰不思所以愛民奉法，察不及此哉！害未至此極則已，今既知之，害又已極，誰肯爲浮言所動？且如向來郡圃皆藝麻植麥，歲入三數千緡，自前守黃監簿察其有科種之擾，即行廢罷。趙漕繼之，遂葺爲遊觀之圃，與民同樂，示不可復。迄今亭榭日增，花竹日盛，無復更種植者。爲民除害，誰無此心，肯因浮言而冒復之？若以爲將來豪猾必至雄據自若，此尤非所當慮。豪猾占據，借曰有之，非公家受其租，而縱其爲虐，彼方蓄縮畏憚，懼罪之及，亦安敢公然爲之，民亦敢肯默然聽之哉！因詳述其所罷鹽鋪，及除出撲佃之由，庶幾利害本末，不待咨諏尋究，一見而曉然云。萬曆《漳州志》卷一一。又見道光《福建通志》卷四九，光緒《漳州府志》卷四三，《龍溪縣志》卷一〇。

〔二〕死：疑當作「始」。

祭東萊呂先生文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甲辰朔，二十有三日丙寅，從政郎、新台州天台縣丞俞亨宗，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直閣郎中先生之靈。嗚呼！天之生大賢也不數，其生大賢，天固有意於斯時。惟先生之降才，得天粹之純徽，悟成性之正大，造學術之精微。發微言之淵蘊，昭聖道之光輝。紛百氏與諸史，胥極深而研幾。下帷受業，千里師資；出入朝廷，善類焉依。凡一善與一能，必曲成而樂推。譬如營九層之崇臺，歸廣博乎其爲基。嗟百年之幾見，真一代之元龜。謂天既以斯文而付之，必以平治而屬之，夫何位不登於三事，壽不究於期頤？用方俶而俄疾，將有瘳而遽萎。山頽梁壞，天不憖遺。嗚呼！先生逝矣，舉世悲思，不可復見矣。然而音容雖寂，而緒言餘論可繹可思；精爽猶在，而高風勁節可仰可師。雖民之無祿，喪我哲人，而其不死者固未嘗或虧。亨宗頃繇關宴，獲親色辭，宦學金華，實教載之。道無間於精粗，理必析於毫釐。從根荄而芽孽，非先生而其誰？屬去歲之云暮，亟問安於講帷，誨諄諄而益切，慘不樂乎言歸。曾別日之幾何，忽訃音之遠馳！恨卒業之永已，竟中道而莫追。寫此心而往奠，潛涕淚而淋漓。嗚呼！天之生大賢也，乃至於斯！尚饗。《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二。（以上王曉波校點）

張 羔

張羔，淳熙初官潮州。又，張羔于淳熙末以從政郎爲袁州分宜縣丞，權縣事。今姑作一人收錄。分別見所撰《仰韓閣記》及墓誌銘。

仰韓閣記 淳熙二年

沿潮之東，古鰲溪也。航溪有橋，因邦人之願而作也。橋之西有閣，翼然壯麗，因茲橋而作也。溪當閩、廣之衝，凡道于是者，立馬倚檐，溪渡移壑，驟雨暴漲，翻覆一轉臂間。漕使長樂曾公汪曩領郡，闔郡請維舟爲梁以濟。公領之，不三易月而橋成，潮人鏤石頌美，述令德焉。歲在甲午夏，潦怒溢，自汀、贛循梅下，潰流奔突不可遏，齧纜漂舟，蕩沒者半，存者罅漏。太守臨邛常公禕曰：「利衆者易興，謀衆者易成。是橋之建，千里一詞，已成之功可中尼耶？」乃酌約宜費，括帑勸羨，首爲倡，響應樂輸。曾公聞而喜，於是協謀參訂，成略指授，舊舫之大者少損之，銳者易平之，以便操摺。出金貿材，計直償工，衆皆一力，役不淹時。舳艫編連，龍卧虹跨。昨病涉者既履坦已，復計餘緡，創傑閣于岸右，贖地闢基，甃石捍溢，隆棟修梁，重簷疊級，遊翫覽眺，遂甲于潮。福建舶使

虞公似良，以古隸體扁之曰「仰韓」，蓋韓文公芟憩舊地，實與閣對也。橋凡百有六舟，造於是年秋仲，告成冬初。閣以臘月經始，越次二月訖工。方敞精舍，官給田以備後役。軍事推官曹耑者，時董其事。常公合樂張讌，邀賓僚而落之，乃觴曹曰：「是役不擾而濟，子力也。」曹屏伏對：「耑何勞，顧二公規畫之素，耑奉行惟謹耳。」環觀者相與嘆曰：「物之興建，信待人若時耶。」夫開端於前，植址於後，行者便適，登者披豁，凡過潮者，悉戴二公之賜。朋儔祝頌，肖像立祠，群請于羔曰：「泚筆勒成，子職也。今二公實惠偉績如是，叵噤默無紀！」羔詳稔顛末，不敢以斐陋辭，謹摭實而述于左。《永樂大典》卷五三四五。（以上祝尚書校點）

宋故太安人衡氏墓誌銘〔二〕 淳熙十四年五月

太安人衡氏，開封大族也。天資柔靜，事夫教子，深有古賢淑之風。建炎間，兵火喪家，侍祖父母南渡至維揚，遂歸賀氏。賀諱宣，字德明，山西之傑也。仗義興兵，累統大軍立功，終于武經郎。治軍有聲，甘苦同之。隆興改元，逆亮寒盟，德明統軍江州，被命出師，至無爲軍巢縣，未戰感疾不起。臨終戒其子曰：「當效古人馬革裹尸之義。」今葬江州德化縣仁貴鄉安仁里王家坊開元壠是也，江州軍民咸能稱之。太安人初因德明轉升朝，授封孺人。次因淳熙十三年慶壽大霈，凡子有官，悉許封之，授太安人。有子二人：長曰汝翼，承節郎、江州駐劄御前中軍正將；娶王氏。次曰汝明，成忠

郎、新差監鄂州金口稅務；娶趙氏。女二人：長適成忠郎王鼎臣，次適秉義郎、前江州江內巡檢郭宗德。孫男二人：曰升，進勇副尉；曰千里，習進士舉。孫女一人，在室。太安人以淳熙十四年歲在丁未三月十三日，無疾沐浴而逝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三。送終之制，順古無華。復以是年五月丙午朔十九日庚申，祔葬于德明之塋，庶合同穴之美焉。羔與其子汝明有世契交，一日遣騎以書泣告于予云：「願得誌銘，以記吾母之姓氏。」辭而弗獲，謹爲之銘曰：

年過八旬，古艱其壽。歸身豪傑，理亦非偶。秩秩子孫，忠藎孝友。淑範懿模，閭儀閨秀。迢迢高崗，遙遙水源。風水惟真，垂裕後昆。泉宮永訣，遺像敬存。姑紀其實，刊于堅珉。江西

九江市博物館藏誌石。（陳柏泉校點）

〔二〕題下原署：「從政郎、袁州分宜縣丞權縣事張羔撰。奉議郎、充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路財賦所幹辦公事、賜緋魚袋彭商老書并篆額。」

全宋文卷五八〇〇

王自中

王自中（一一三四——一一九九），字道甫，温州平陽（今浙江平陽）人。少負奇氣，傲岸自持，乾道四年嘗伏闕上言，因坐斥徽州。淳熙中登進士第，爲懷寧主簿、嚴州分水令。樞密使王藺薦于朝，召赴都堂，反覆陳數百言，爲朝列所忌，除知光化軍，改知信州。光宗時主管冲佑觀，起知邵州。慶元五年八月卒，年六十六（《宋史》作六十）。著有《王政紀原》三卷、《歷代年紀》十二卷、《孫子新略注》、《厚軒集》五卷。見魏了翁《宋故藉田令知信州王公墓誌銘》（《鶴山大全集》卷七六）。《宋史》卷三九〇有傳。

郢州忠烈行祠記

余浮九江，逾大別，循漢水而上，父老往往能道岳公事，至有垂涕者，曰：「微岳公，吾屬久爲虜矣。」當是時，僞齊方張，安陸已爲齊守。公之引而西也，實始破郢。兵薄郢，虜馮壘自豪，公一麾之，衆皆累肩而升，殺虜卒七千人，積其尸與天王樓相高，還故民之離散者。余過郢，郢父老又指

余言所破城處，而訪公祠，無之，以問太守張侯：「侯于郢日夜條理之〔一〕，葺弊營新，不翅如治生業，顧獨無岳公祠，何耶？」侯曰：「鳩木矣。」余至鄴，未更月，侯以書來，告祠成，且曰以記屬予。岳公事，世所稱說者甚多，然其言不雅純，以余所詳知，其目有八。一曰忠：臨戎誓衆，言及國家之禍，仰天橫泗，士皆歛歔而聽命。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二曰虛心：食客所至常滿〔二〕，商論古今，相究詰，切直無所違忤。三曰整：兵所經，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葦無亂者。四曰廉：一錢不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賞，小過必罰，待數千萬人如待一人。六曰定：猝遇敵，不爲搖動，敵以爲「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七曰選能：背鬼所向，一皆當百。八曰不貪功：功率推與其下〔三〕。有是八者，所以名烈巍然。舉入郢之師以臨襄沔，定南陽，毋敢膺其鋒者。其後一出而平虢略，下商於，再出遂取許昌，以瞰陳留。夷人畏遠北遁，中原百姓牛酒日至，謂旦夕天下可定。不幸謀未及展，事忽中變。聖上嗣服，首旌其功，立廟賜謚，錄用其後昆之賢，賜廟號曰「忠烈」，而江、湖之民至今繪其像，家家奉祀之。今張侯又能卒民之志，使其奠食於郢，則忠勞之報，豈不厚哉！余故歷叙其所以爲將者八條，俾來者有則，是亦侯之心也。公諱飛，河朔人，官至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武穆」。侯，尚書公仲子，尚書公建炎初使虜，留，□□□而歸，節比蘇屬國，宜其子知所好尚。加□□孝曾，字王□。余則東州王自中也。淳熙十五年

秋九月望日記。《鄂國金陀續編》卷三〇。又見康熙《安陸府志》卷三二，雍正《湖廣通志》卷一一二，《湯陰精忠廟志》卷八，乾隆《鍾祥縣志》卷一六。（李文澤校點）

〔一〕侯：原無，據《湖廣通志》、《鍾祥縣志》補。

〔二〕「所至」下，右引有「座」字。

〔三〕「其下」下，右引有「不自有」三字。

潘景憲

潘景憲（一一三四——一一九〇），字叔度，金華（今浙江金華）人。九歲以童子貢京師，後入太學。隆興元年進士，調荆門軍學教授，不行，請爲南嶽祠官。後不復仕，游呂祖謙門，執弟子禮。紹熙元年卒，年五十七。見朱熹《潘公墓志銘》（《朱文公文集》卷九三）。

與朱熹書

甚願一見，然子今日之行，名爲召客，吾是以不果來也。《金華先民傳》卷二《潘景憲傳》，續金華叢書本。

祭薛公季宣文

詹望門墻，十年未得。幸會適諧，兩旬几席。迺廬迺陶，迺子迺姪。公曰可教，我懼不克。嗚呼哀哉！事會之乖，痛將奈何？違離三月，來音不嘉。焚我菽粟，翦我桑麻。我復貧窶，其何以家。嗚呼哀哉！季夏之書，誘掖勤卷。中塗留梗，與赴俱前。匍匐不及，彼蒼者天！尚曰庶幾，執紼南阡。嗚呼哀哉！友朋亟告，大葬有期。枚日不十，病軀莫支。銜哀抱愧，矢心此辭。話言容止，終身之思。嗚呼哀哉！惟公問學，純粹汪洋。洙泗家法，澗瀍王章。百不一施，衣冠闕藏。續晝日月，我謂不量。嗚呼哀哉！予末小子，稟資滯固。淵源有來，竊識所據。登門之晚，失師之遽。敢不夙夜，無忝所付。《浪語集》卷三五。（以上尹波校點）

沈有開

沈有開（一一三四——一二二二），字應先，常州無錫（今江蘇無錫）人。淳熙五年登進士第，教授處州，歷遷工部、刑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樞密院編修兼實錄院檢討。紹熙三年進秘書丞、著作郎，充嘉王府贊讀，兼兵部郎。寧宗即位，遷起居舍人、起居郎，兼侍講。爲忌者排陷，廢斥十年，起知徽州，復

知太平州致仕，又幾十年。嘉定五年卒，年七十九。見《水心文集》卷二一《沈公墓誌銘》，《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八〇，《南宋館閣續錄》卷七、九，《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一。

進呈至尊壽皇聖帝會要奏

紹熙三年五月四日

恭依已降指揮，《至尊壽皇聖帝會要》與《聖政》同日進呈，今具下項：今來進呈《會要》，合繕寫進冊三本，內一本俟進呈畢，迎奉於秘閣安奉，一本恭進至尊壽皇聖帝，一本留中。乞依例委承受官傳進。今來進呈《會要》，合差都大主管一員，乞就差本省都大舉諸司官〔二〕。並將來宿衛、迎奉、安奉應合行排辦事務，亦乞就委。《會要》將來進呈，前期提舉官以上觀書，欲乞依例率在朝前館職趁赴。俟進呈畢，乞於秘閣上《會要》殿子內那移安奉。今來進呈《會要》係皇帝恭進至尊壽皇聖帝，合用表文乞下學士院預期制撰恭進。《會要》六複合用黃羅套封，乞委承受官進請御名降下封複，以俟恭進。《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八〇（第三冊第二七九四頁）。

〔二〕都大舉：疑當作「都大提舉」。

刊皇朝文鑑序

嘉泰四年九月

《皇朝文鑑》一書，諸處未見有刊行善本。惟建寧書坊有之，而文字多脫誤，開卷不快人意。新安號出紙墨，乃無佳書，因為參校訂正，鋟板于郡齋。嘉泰甲子重陽日，郡守梁谿沈有開。《皇朝文鑑》卷首。（以上沈治宏校點）

董康嗣

董康嗣（一一三四——一二〇〇），字子寧，本貫開封府祥符縣（今河南開封），南渡後寓居紹興府諸暨縣（今浙江諸暨）。歷官通仕郎、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岳州平江縣尉，授文林郎。丁母憂，服除，授隆興府右司理、應辦金國人使。循承直郎、南劍州軍事推官。後知建寧府甌寧縣，通判沅州，終判筠州。慶元六年卒，年六十七。見董汶所作《墓志》（拓片，見《文物》一九八八年第十一期）。

亡妣周令人墓志銘

隆興元年十二月

亡妣周令人，世本開封修武真之女，皇宋元符間歸亡考提舉董中大諱孝先字彥思。令人享年八十一，隆興改元，歲直癸未，九月十二日庚子，以疾終於寢。生子一人：康嗣，見任右文林郎。孫男四人：洙、汶、涇、湘。孫女二人俱幼。是年十二月丁巳朔，十有四日庚午，卜葬於紹興府諸暨縣陶朱鄉淨土院南山之陽。男康嗣泣血謹書。《文物》一九八八年第一一期。（楊世文校點）

曾 槃

曾槃，字樂道，河南府（今河南洛陽）人，幾之孫，逢之子。官工部郎官，嘉定元年十二月以言者劾其兇狠放罷。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四二，《宋詩紀事》卷六二。

絳帖釋文跋

嘉泰三年六月

諸家書帖，閣下舊本，今時已不多見，惟《絳帖》尚復流傳，但筆勢放逸，石本磨滅，學者每患

其難通。槃常欲取古今訓釋，參其同異，爲作釋文，因循未果。會有以北人所著見界者，因附益以舊所考證，刻之桐川郡齋。大抵古帖多非全文，歲月既深，傳摹不一，其語意之斷續，字畫之訛舛，欲盡通貫難矣。今亦姑取其可解者訓釋之，固不敢自以爲是。好事者開卷之際，儻有所見，能爲鍼砭，以成此書，是所望也。嘉泰癸亥六月下澣，贛川曾槃樂道謹識。《絳帖釋文》卷末，元抄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〇。

題蘭亭帖

《修楔帖》，李中甫用定武本刻於寧海官舍。所貴定武本者，以其鐫刻精好，不失右軍筆意而已。中甫新刊，或病其不能皆備衆體，故爲之解嘲。曾槃樂道題。《蘭亭考》卷七。（以上王曉波校點）

薛亮明

薛亮明，淳熙初爲成都府路安撫使。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一之三。

侵用糴米乞不予原減狀

淳熙元年四月五日

近於嘉州、雅州、永康軍糴米寄廩，以備賑濟。緣近年諸司與州郡例多侵用，不以去官赦降原減〔一〕。《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一之三（第六冊第五五之八頁）。（楊世文校點）

〔二〕「不以」上疑脫「乞」字。

陳 申

陳申，字景伯，福州羅源（今福建羅源）人。隆興元年登進士第。淳熙十一年爲鹽官縣令。見《淳熙三山志》卷二九，道光《海昌備志》卷一一。

仰高亭記

淳熙十一年九月

海昌邑治，凡爲游憩之所五。茲亭表出木末，下瞰河，兼盡登臨之勝，他則莫及也。屋久敝，日

益甚，容來不旋踵去之，懼將壓焉。予初至官，歲仍饑，終日理訟牒，局束几案上，無暇有絃歌之適，足跡不至亭者累月。明年春，一雨涉兩旬，榱撓瓦墜，向之傾者，今且幾仆矣。亭之有無寧足計，失今不葺，異日者或訪故基於荒榛叢棘中，詰其所從壞，必予始也。以故，因其傾而正之，易其腐撓者而新之。前除有古桂，參立如拱揖然。主人坐亭上，笑語聲落亭下，市之東西行者必舉首駢肩以望。亭故有名，不雅馴，乃取杜子美詩更以今名。顧予方折腰五斗，負弩矢役事上官，走吏持一紙文書至庭占報，小緩則出不遜語，低頭愧見野人，其爲卑辱莫甚。每一登亭，窺月窟之清華，挹玉宇之涼颼，使人心開目明，飄飄然凌青雲而上層霄，直將挾飛仙以遨遊也，豈不亦甚可樂哉！後之覽者，能勿謂予以卑之母甚高論，幸矣。淳熙十一年九月既望，三山陳申撰。《海昌備志》卷一一，道光二十七年刻本。（羅國威校點）

范仲芑

范仲芑（？——一二七六），字西叔，華陽（今四川雙流）人，祖禹孫。隆興元年進士。淳熙元年以起居舍人兼侍讀，除起居郎，改侍御史。二年，除諫議大夫兼侍講。三年卒。見《宋會要輯稿》帝系一之一八、職官七之三〇，《宋史》卷四七〇，《艾軒集》卷七《祭范諫議西叔文》。

賀蔣副樞啓

誕敷明命，擢貳鴻樞，世稔服於重名，人共欣於顯拜。恭惟某官才高康濟，志切經綸，文章秀發於妙齡，器業養成於晚節。中外薦更之久，所守益完；縱橫應變之材，無施不可。出爲頗、牧，入則卿、雲。先帝深知，欲大用而未果；嗣皇優眷，遂圖任而無疑。召還自外而歸直禁林，曾未閱時而延登右府。參裁機政，寧牧邦猷，朝廷取決於坐籌，邊鄙折衝於燕俎。君臣千載，孰窺造膝之謀；冠帶百蠻，行見止戈之武。某側聞除目，阻遠鈞嚴，莫伸賀厦之私，永愧登門之奮。《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

賀林副樞啓

伏審顯拜宸恩，參陪機柄。惟是本兵之地，必資同德之良，凡與交從，尤深慰愜。恭惟某官秉心直亮，道脉淵源，學造古人之全，名收天下之重。蜚聲於閩海，懋績於熙朝，歷典藩要，漸躋禁林。選掄初自於先朝，圖任益隆於嗣聖。矧中樞之宥密，首近位之論恩。文武道同，仰助璿璣之運；雨暘時若，共臻玉燭之和。某素接班聯，久欽德誼。不獨士林之屬望，固惟朝家之得賢。懽欣之誠，悃悞難叙！《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

賀張守啓

竦聞譽命，光奉恩綸，解印陝郊，作藩楚服，伏深慶慰。恭惟某官學通今古，識際天人。遇事敢爲，直躬無愧。風生芸閣，皆名理之談；鶚立霜臺，有忠義之色。恥遂容身之計，勇爲去國之行。列郡澄清，蕭然虛囿；斯民饒富，浩若流泉。俯臨大國之封，遽報暮年之政。益隆宸眷，更守名邦。浮鷁清湘，聊適江湖之興；懷鉛紫禁，行追翰墨之遊。某猥以塵蹤，竊攀英躅。石渠舊事，歎從橐之飄零；銅虎優恩，期望風於彷彿。方謀命駕，先辱飛騰。佇申伏謁之勤，少慰叙陳之願！《五百家播芳大

全文粹》卷二三。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四。

謝辟置啓

駕彼四牡，初瞻華節之臨；致者二人，遽造長途之馭。荷鈞陶而愈重，揆綿薄以何勝！冒昧來前，兢慚去所。竊以春秋同燕社，固俗態之相歡；富貴歸故鄉，亦時情之共樂。究觀往哲，間處舊都，不過露印綬以誇邸中，負弩矢以馳道上。或爲相數昆弟之罪，或興師入父母之邦，私快恩讎，俯驚童孺。來于公之駟馬，既顯何爲；散疏傅之黃金，雖賢無補。未有激揚于風教，專圖簡拔于人才。

近接粉榆，旁收葑菲。獨振汝南之價，首空冀北之羣。高掩前聞，亶爲盛舉。宜得魯諸生之秀異，少慰蜀父老之傾瞻。有如蒙焉，直易與耳。鼓無腔而自奏，碑沒字以何爲？輕玷一官，浮游萬里。辨舌敢驚于堅白，夢魂不到于軟紅。空回天際之舟，甘戢雲間之翅。餓麟不噬，誰爲落毛；窮猿投林，豈暇擇木。乃與阿堵物爲伍，大爲寧馨兒所嗤。已自分於陸沉，寧有期于羅致！喜憐兵騎，猶振塵衿。倚推轂於鄭莊，懼懷此志；許著鞭于祖逖，驟過初謀。坐令一介之微，頓增九鼎之重。不圖畫餅，亦濫吹竽。茲蓋伏遇某官智鑑圓明，文衡公亮。士冀登賢於鳳沼，時爭仰德于龍門。廣西雍樂育之心，舉同金鑄；秉東觀刊修之筆，深謹袞褒。方宣旨于岷峨，會炳靈于江漢。豈無後出，來副先登！典型具存，肺肝藉慰。曳裾而飛名譽，固賴仇香；用士以報國家，詎須種暘。靡嫌平進，均預特招。正恐涓埃，難酬橐籥。竊念某久居空輿，叨預提撕，兼收腹背之微，頻借齒牙之重。念顏氏之居陋巷，孔子賢之；取馬士薦之朝廷，何侯力也！薦於今日，期以古人，尚殫翼翼之恩，少罄惓惓之義。豈特西州之人士，愧在廬前；庶幾東閣之衣冠，願從隗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六。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四。

盤谿記

始予先君試吏新繁，稱邑中勾氏多人士。曰友于、字信卿者，名銳於學，有當世意。已而試有

司，數不合。晚乃得官，主閭中簿。度不能酬其素，却棄官去，脫遺世事，寄意閒適。其所居有溪環繞，清澈可挹，因取唐人李愿「太行之谷曰盤」者以名其溪。沿溪下上，沙澄而谷岌，土腴而植蕃。躋攀曲折，視着屋穩處爲堂、爲亭、爲軒、爲菴、爲寮，掩映相望，至者如行圖畫中。累甃爲洞，窮之而深；治涉爲航，浮之而安；架虛爲橋，即之而通。悉旁緣昌黎序中語，撫其意而揭之扁榜。經營之初，物色自獻，騁望之際，面勢咸得。嘯歌俛仰，觴酒杖履，盡一溪之勝，而胸中梗概，始披於此矣。予童時侍先君，已聞君賢，仲兄齊叔又與君通昏媾，而盤谿之名，往往流於士大夫之聽，思一往游，以足於登覽，而未暇也。繫官於朝，君書來，以圖相示，屬予記之。予惟山林富貴，二者莫或得兼，富貴而或羞焉，求人以塗之人恕我不可得；而山林之樂，苟多取之，尚不爲貪。人情常以自恕，擅壑專林而不知止者有矣。然自漢以來，柴桑、輞川，僅以一二名於天壤，他皆泯滅至不得其處。則凡致意於烟霏草木之間而人品或非者，此又可以欺世也歟！惟君深於學問，持滿而未發，既其入仕，精力未及於衰，視世之夸華，悠然無以易之，處陰息影，休其轂而不悔，非徒以枯槁宿名也，是可書。《全蜀藝文志》卷三九，嘉靖刊本。又見《成都文類》卷四三，《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五九四，嘉慶《四川通志》卷一四四，《宋代蜀文輯存》卷六四。（以上楊世文校點）

李仲春

李仲春，南宋人，乾淳間在世。

李仲春題名 淳熙元年正月

今率掠到鳳城、崇禮兩各社人戶淨財，重新建立石闕梟，并鐫刻門神二位，今已圓備。所集善利，乞保各社捨財人戶人牛平善，永充供養。右，伏乞聖聰俯賜照鑑。時淳熙改元，歲次甲午，正月望日，都會首李仲春題。《江寧金石記》卷五。（刁忠民校點）

潘 甸

潘甸，淳熙元年七月由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除直秘閣。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二之一九。

修治陂塘溝堰事奏

淳熙元年七月二十三日

被旨，詣所部州縣措置修築濬治陂塘，今已畢工，計九州軍四十三縣，共修治陂塘溝堰凡二萬二千四百五十一所，可灌溉田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二頃有奇；用過夫力一百三十三萬八千一百五十餘工，食利人戶一十四萬八千七百六十有餘。《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二三（第六冊第五九三五頁）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六，《續資治通鑑》卷一四四。（尹波校點）

庫彥威

庫彥威，蘭皋人，淳熙間邊將。見《宋史》卷三九六《王淮傳》，《隴右金石錄》宋下。

成縣天井山題名

時金人方盜至兩河，及秦隴。成紀在北，同谷在南，每爲戰場。統制王公來守是邦，虜更不敢犯邊。蘭皋庫彥威書此〔二〕，備他日之覽焉。《隴右金石錄》宋下。（黃錦君校點）

〔二〕蘭皋：疑當作「蘭泉」，縣名，即今甘肅蘭州。又庫彥威，《宋史·王淮傳》作「庫彥威」，疑當以「庫」爲是，宋代甘肅一帶有此姓。

李 泳

李泳，號淡齋，淳熙初爲修職郎、兩浙東路安撫司準備差遣。見所撰記文。

聯燈會要序

淳熙十六年三月

楚人鬻照乘之珠於鄭〔二〕，寘之薰桂櫝，飾以翡翠，綴以玫瑰。鄭人悅其外之澤也，不吝千金，爭市其櫝，珠則還之。嗚呼！今之雛僧承言滯句，其類是歟？自七佛以還，初無一字示人。傳燈廣燈，暨前修一時機緣，雖言滿宇宙，聖諦第一義，蓋未之見也，況有所謂第二句哉？年紀浸遠，烏焉成馬，密室咕囁，以打之遶爲機辯，以鳳林楂爲全提。末派渺瀰，直指之宗胥，而爲名相之學。櫝則爲我有矣，摩尼寶珠其將安在？真懶明老入木庵之室而操戈逐之，深疾夫曲曲彎彎、綿綿密密，迺罔羅衲僧巴鼻，下刃於頂顙上，着着有出身之路者，目以《聯燈會要》，鋟板流通，將使鏖戰沙場者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然後囊弓仆鼓，坐底太平。老負之心，蓋亦切矣。千里貽書，謁余以序。余

聞東寺只索一顆明珠，仰山當下傾一栲栳。今觀此書，盡泄天地之寶，又何止傾一栲栳也！探驪頷者，其毋遭神龍之寤哉！雖然，自顛迄末，有一轉語，未徹根源，畢竟誦訛在底處，呈似大方之家，必能辯出。淳熙己酉三月初吉，淡齋李泳序〔二〕。《聯燈會要》卷首，續藏經第二編第九套第三冊。

〔一〕珠：原作「殊」，據文意改。

〔二〕淡齋：原作「淡齊」，據文意改。

般若會善知識祠記

淳熙二年六月

紹興丙子，大慧禪師宗杲得旨住育王廣利寺。師還自嶺南，既主叢林，湖海衲子輻湊，聚衆一千二百法席，爲天人師。廣利素號望刹，至是食口弗給。有大慧高弟擇微者，衆推苦行，號微高僧，慨然而起曰：「吾事大慧責居遐荒，逮茲去此十有七年，萬死一生，備嘗艱棘。今龍天歡喜，祖道中興，謂爲緣化之倡。」乃帥同志二十輩，化八萬四千信士，各捐己帑，名般若會，哀爲求田供衆之資。時郡將貳卿方公滋首爲之勸，遠近樂施，財帛雲委。未□，大慧有旨移住徑山，其嗣大圓璞公繼之。乃命其徒彥平就奉化東村請官地海塗，圩而爲田。工傭浩博，以般若會所儲用之不足，又請大慧衣鉢助之，合金十萬緡。施及三年而大圓順寂，衆又以其嗣今住持普門廓公繼之。時丞相岐國湯公思退

□□大慧爲方外友，捨金協濟。又得無相大師靖公抵財建造莊院，名般若莊。自紹興戊寅至乾道丁亥，始克有終。侍御公伯庠作記以美之。而後大慧遷化，門人弟子傳法住持遍九天下，獨微公卷而懷之，退處廣利上塔，堅坐一紀，不出門限，一飯之外，不接俗務，看閱藏經已七遍矣。達官貴人，招之不去。其高致追媲古尊宿，豈今日學道者行能仿佛？乾道二年春，予以先公大監大祥，至廣利作佛事，因訪微公。公與大慧皆先世道舊，相見慰籍久之，論及塗田首尾，實微公權輿。又欲令小師祖印募緣甃砌大嶺之上塔磚路數千丈，且曰：「他日路成，又將塑像大慧、大圓、普門三善知識，塔院後舍配以造塔真戒大師振公，以八萬四千信士名銜函貯其上。誓將朝夕齎奉，以爲善知識祠堂香火，惟子爲我記之。」予巽謝未遑。既畢事，微公三令祖印持書叩門，其請愈堅，且曰：「子不我記，非獨慢我，是慢大慧。」予不敢辭，乃爲之說曰：釋迦如來以提婆達多爲善知識，故《蓮華經》云：「由提婆達多必善知識，故令我具足六波羅蜜。」又《妙莊嚴王本事品》云：「若善男子、善女人種善根，故世世得善知識。其善知識能作佛事，示教利喜，令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予伸二子以訂微公，諸方衲子多見善知識者，必有其人，能辨緇素，則一生參學事畢。脫或未喻，其可以卜度耶？謹記。淳熙二年六月日，修職郎、前兩浙東路安撫司准備差遣李泳記。御筆賜冲虛先生、賜名業知微書額。寶林蘭若苾芻行久書。幹緣知塔苾芻祖印立石。《兩浙金石志》卷九。又見《阿育王山志》卷七，乾隆《鄞縣志》卷二三，《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一五。（以上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五八〇一

李時習

李時習，常州（治今江蘇常州）人。淳熙初爲通直郎，知秀州嘉興縣事，後通判光州。淳熙六年爲臣僚奏劾，放罷。見所撰《三塔白龍潭記》及《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二三。

三塔白龍潭記

淳熙元年十月

漕渠出通越門，直西三里，斗折以北。面其曲爲今景德寺，前有三塔枕其流，流之深倍左右四尺，龍之所宅也。寺有伽藍，祠號順德，龍王蓋嘗有封爵，莫考其所以始。舊俗云：風檣雨權，淪溺不測，往來者謂險跡江湖間，乃相與琢石韞舍利，建浮圖，鼎足鎮之，所謂三塔者也。塔初成，炁光夜明，險害乃已，豈其依佛慧力，易暴以仁，如《華嚴經》所言，遂以福德有此珠宮貝闕耶？《圖經》亦不載始末。元豐己未歲，有張君勝者作《三塔白龍潭》詩，其序云爾。或云近歲有艤舟河上，夜半風雨晦明，遷之數十步，擢夫幾殆。然皆以此非深山大澤，且不考知其故，意故易之。淳熙元年

夏五月，潭之所大雨雹，殆陽不克也，克必過，過則爲旱，已而不雨。至於秋七月，孕者待雨秀發，莢者待雨堅好，有旨禱群望，最後築壇，刑白鵝坎血以祠，蘊隆如故。郡刺史毗陵張公元成顧曰：「將何以拯民憂？」時習曰：「歲旱取虎顱骨納之有龍湫潭中，可以致雨，法用長綆繫之，雨足即出之。先大夫嘗行之京口，雨旋至，請加之於三塔之潭。」公曰：「諾！」獻議者疑之。夫事既亟矣，知之而不能行，欲行之而不勇不誠，謂吾民何？於是綿絕如法。己未，公從僚吏出禱，小雨隨之。越三日丁酉，禱畢，蜿蜒雲端，不終朝大雨，翼日又雨雹，繞佛廬震，而人兢兢然如在其左右，不涸不流，不萎不蘇，歲以大熟，邦人大喜。嗟夫！十日不雨則饑，五日不雨則饑，今饑饉不作，盜賊俱無，人以爲是故然，孰知龍之自？乃即廟貌寵新之，命車命服，始追用王儀，丕宣厥靈。客有過之者爲時習言：「川澤之物，莫智於龍，上古之世有以龍名官者，官脩其事，則禱雨其艱哉？厥後不能紀遠，乃紀於近，近而民事爲民師者，今或日所不給，又烏暇議龍之智，矧曰天地陰陽之事？」其言似有旨，故併書之。十月九日，通直郎、知秀州嘉興縣事，毗陵李時習記。《至元嘉禾志》卷二二。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一九，光緒《嘉興府志》卷一〇。（刁忠民校點）

孫觀正

孫觀正，乾道末以迪功郎監提點製造御前軍器所門，與薛季宣爲姻親。

祭薛士龍文〔二〕

惟公少抗志以不回，學師心而有得。眇淹貫乎九流，探淵源於六籍。召見帝所，名震京邑。逢辰之休，取位若拾。報政藩輔，改臨吾州。眷邦人之景慕，庶不鄙而來游。嗚呼！惡蔓易滋，嘉植難遂。何瘍□之進毒，不浹旬而委蛻。嗚呼哀哉！埋璧於山，沈珠於淵。返其本真，公寧復還。弱冠之好，厥惟姻連。公疾我同，我後公先。云何不悲，幽思茫然。緘詞千里，淚如迸泉。《浪語集》卷三五，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祝尚書校點）

〔二〕題下原署：「迪功郎、新差監提點製造御前軍器所門孫觀正。」

耿延年

耿延年，淳熙元年監登聞鼓院，三年爲軍器少監。歷江東路提刑、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淳熙十一年，以鼓鑄有勞，除直敷文閣，除兩浙轉運判官。慶元中歷江東運判，知紹興府，江東運副，知慶元府。六年，復以秘閣修撰爲江東運副。嘉泰二年致仕。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二之一六、職官六二之二五、職官七三之六二、食貨三四之二八，《嘉泰會稽志》卷二，《景定建康志》卷二六，《攻媿集》卷三五，《宋

措置鉛山採銅鉛鐵錫事奏

淳熙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遵稟指揮行下信州及鉛山縣官、鉛山場官，并本司屬官，先次措置招召民戶，從便採鑿，賣銅入官。據逐官報到，各於地頭榜諭，經今兩月，並無情願應募之人。除已節次具因依申尚書省并戶、工部照會外，躬親至信州鉛山場，同官屬吏卒登諸山相視，推尋故迹，編歷高下，講求昔時十萬坑丁採鑿之由，與夫目今已行之事，利害源流，悉已洞見。臣交領職事三年有五月，晨夕疾心，惟務與民共利，經久可行，不欲專利於官而有害於民，不欲取辦一時而貽患於後。故累年銅鉛鐵錫課利，視舊來稍稍辦集。至如貌平山取採垢土淋銅之利，亦已逐時旋增置訖。其山特鉛山場一小山爾，況其地穿鑿極甚，積土成山，循環復用，歲月寢久，兼地勢峻倒，不可容衆。今奉旨令臣相度，其地有不可增置之處，不敢自嘿，謹盡錄奏聞。如朝廷別遣使命，見此遺利，在臣則有欺隱之罪。臣今來又檢踏出葉塢山、巔秤平數處，更可增四十槽，其合用添招兵匠，起造屋宇，所費本錢因依并鑄錢司見行事務，與臣任內先已創復坑冶去處，悉皆條去，隨狀維繳進。《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四之二八（第六冊第五四〇二頁）。（祝尚書校點）

郭 鈞

郭鈞，淳熙間歷鄂州江陵府都統制、殿前副都指揮使、建康都統制等。後爲登州防禦使卒，贈定江軍節度使，諡壯平。見《宋會要輯稿》禮五八之一〇八、職官三二之一五、職官七二之四二、職官七七之二二、兵二〇之三十一、兵二三之一八。

乞置院打造軍器什物奏

淳熙六年正月十七日

四川西兵諸州寄招并額外效用等五千二百餘人，可以訓練逐色武藝，所有合用衣甲軍器什物，欲於殿前司衙後置殿前司都作院一所，追集諸軍見用人匠打造。其諸軍合造軍器，亦乞併入都作院製造。《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二之一三（第三冊第三〇一二頁）。

乞批勘陣亡官兵請給奏

淳熙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收捕陳峒等賊陣亡官兵，乞令湖廣總領所批勘全分請給一年。《宋會要輯稿》兵二〇之三十一（第八冊第

七一一七頁）。

諸軍兵將官陞差奏

淳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內外諸軍過有兵將官等窠闕，往往計囑關節，僥求陞差，孤寒久次之人無從寸進，何以激厲？乞自今遇有統制、統領官闕，合從主帥銓量人材，保明陞差外；正將有闕，令統制、統領於副將內選擇；副將有闕，令統制統領、正將於準備將內選擇；準備將闕，令統制、統領、正副將於訓練官內選擇；訓練官闕，令統制、統領、正副、準備將於隊部隊將內選擇。結罪保明，解赴主帥審察可否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二之一五（第三冊第三〇一三頁）。

護聖步軍統制除授選差奏

淳熙九年二月二十九日

護聖步軍統制官十年間易者十一，前後皆是除帥，得此軍者，自謂即日超躐，不過時暫假途。乞自後遇有闕帥去處，乞不拘軍分除授；其護聖步軍統制，亦許其統領官內選差。《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二之四六（第三冊第三〇二八頁）。

乞推恩張喜奏

淳熙九年七月

統制官張喜昨收捕沈師，緣張喜不敢失旗榜之信，所以解赴帥司，其帥行遣，于喜無與。今因鞏湘殺降一例，未蒙推恩，竊慮緩急無以勸效死之士。《宋會要輯稿》兵一九之二九（第八冊第七〇九五頁）。

印烙買馬事奏

淳熙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

本軍先用官錢買到叱白大馬，堪充披帶，已將補填闕額，若不印烙，竊慮無以關防。緣從來即無承降到指揮，除已權行印烙外，日後如有似此買到之數，乞令照前項已降指揮施行。《宋會要輯稿》兵二三之一八（第八冊第七一六八頁）。

措置海船奏

淳熙十三年三月二日

承指揮，福建路起發到海船，並自指揮到日放散。今據水軍統制林震申，乞將本軍大南船二十二隻依舊就顧逕安泊，差撥官兵一千人，將帶衣甲、器械戍守戰船，及差輕捷槽船四隻，不時與黃魚埭

出戍兵舡往來，迎捕盜賊。又應顧逕將來春水泛溢〔二〕，日逐兩潮衝擊，有損戰船，合於附寨港岸開塢，取令深澗，將戰舡盡數入塢安著，如法搭蓋。不拘大小潮汛，並要浮動出入快便，庶幾穩當。
《宋會要輯稿》食貨五〇之三〇（第六冊第五六七頁）。

〔二〕應：疑當作「慮」。

措置添支錢奏

淳熙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今年下半年累重官兵六千七百四人，合用添支錢四萬八百六十六貫。三萬一百七十四貫年例漕司科降，一萬六百九十二貫未有支撥去處，乞將四千八百二十六貫令漕司貼科，餘令本司自備。《宋會要輯稿》兵二〇之三十六（第八冊第七一九頁）。

乞特賜推恩閻仲奏

淳熙十四年十月

本司副都統制閻仲，職雖正副，事實同寅，乞將閻仲特賜推恩。《宋會要輯稿》兵一九之三十六（第八冊第七〇九八頁）。

薦馮湛爲統制官奏

淳熙十四年十一月

策選鋒軍見闕統制官，竊見環衛官馮湛練歷可任，緣係環衛官，不敢辟置，乞自聖裁。《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二之四七（第三冊第三〇二九頁）。

乞本司差置主管機宜文字一員奏

淳熙十五年正月二日

馬軍司及四川江上諸軍都統司屬官內，皆有主管機宜文字一員，唯本司未有上件差置員闕，止有書寫機宜文字。乞依馬軍司及四川江上諸軍帥司例，差置主管機宜文字一員，其見任并已差下人並改作上件稱呼繫銜，所有書寫機宜文字，乞用建康都統司體例辟置親屬一次，庶幾可委以心腹，令掌管軍機利害文字，委是兩便。《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二之一七（第三冊第三〇一四頁）。

乞拍試宮旺等武藝奏

淳熙十五年五月

建康諸軍馬軍精銳甚多，於內按拍到宮旺等有此武藝，乞下所屬拍試，庶幾有以甄別。《宋會要輯

稿》兵一九之三七（第八冊第七〇九九頁）。

措置潛火官兵並牙兵事奏

淳熙十五年八月十七日

本司潛火官兵并牙兵等人，昨降指揮，於策選鋒軍差定官兵八百人分作兩番使喚。照得所差牙兵，當時係於步軍三將摘揀到疆壯人充。應今措置，將見使喚潛火牙兵存留人一百人發下，七百人歸策選鋒軍將隊收管，趁赴教閱。其闕欲令神勇軍舊牙兵隊內抽摘二百人，及選鋒前軍、右軍，遊奕軍左軍、後軍差三百人共六百人分作三番使喚，及於諸軍差不入隊二百人應副諸雜役使，庶幾各於軍將不致妨廢教閱，及新差到牙兵支給船家錢，移就本司廨舍後寨內及錢湖門外寨內居住。《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二之一八（第三冊第三〇一四頁）。

戰隊闕火分僉兵奏

淳熙十六年

淳熙五年住招兵，今踰十載，戰隊合用火分僉兵闕。《宋史》卷一九三《兵志》七。（以上黃錦君校點）

顏 度

顏度，字魯子，平江府崑山（今江蘇崑山）人。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乾道元年知臨海縣，有政績。五年移長興。召拜監察御史。遷軍器監、司農、宗正少卿。淳熙元年爲太常少卿、權工部侍郎。四年，除直寶文閣、江東轉運副使，移福建運副，知湖州。十一年，以朝奉大夫、秘閣修撰再任江東運副。次年奉祠。卒年七十五。孝宗謂度每出一言，不動如山，因以「如山」自號。見《宋會要輯稿》禮一五之二一、職官六二之二〇、選舉二〇之二二、選舉二一之一，《吳郡志》卷二八，《姑蘇志》卷五一，《景定建康志》卷二六。

乞防護太廟奏

淳熙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太廟崇奉祖宗，事體至重，遇有遠近遺火，乞依玉牒所等處時暫差人防護。《宋會要輯稿》禮一五之

乞併二庫奏

淳熙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封椿上下庫與左藏南上下庫金銀錢物混同，乞將南上下庫及封椿上下庫併爲二庫，以左藏南庫、左藏封椿庫爲名，並不用上下二字。《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一之九（第六冊第五六七九頁）。

大祀門儀事宜奏

淳熙二年十二月三日

契勘大祀前十日，尚書省受誓戒，其行事官等自來多於五更受尚書省門入赴幕次，以俟立班，其逐幕次內各有點照燈燭炭火。近准三省、樞密院都門照，皇城門開放人出入。檢照《五禮新儀》，受誓戒日，質明，贊者引行事、執事官就位立定，讀誓。比之皇城門開時，差早一二刻。今來緣防護火燭，欲乞至日比常開門時早開二刻，庶得燈火時暫存留，使可洒息。《中興禮書》卷二九。

乞謚岳飛劄子

臣恭睹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聖旨：「故岳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

忠，御衆有法，屢立功效，不自矜誇，餘烈遺風，至今未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坐事以歿，而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元官，以禮改葬。」既而追復少保、武勝軍節度使、萬壽觀使，葬以一品之禮，立廟鄂州，賜額忠烈。仰惟聖恩褒恤，足以增賁泉壤，獨定諡一節未曾舉行，欲望睿慈特下有司議諡施行。《鄂國金佗續編》卷一四。

康濟泉記

臨海令顏度，乾道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祈請白鶴山靈康祠，見寢殿右階下水津津溢地面，穴之得泉，自殿址出，與左靈濟泉適相直，無分寸差，因名曰「康濟」，以廟名且取大兼濟也。築亭泉上如其左。八月二十六日亭成，書是爲記。《赤城集》卷一四。（以上黃錦君校點）

戴 先

戴先，淳熙初官國子司業。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九五。

乞召草澤人就試奏

淳熙元年十二月

太史局類試局生，止差局官考試，優庇子弟，收補在局，無緣藝業精熟。欲依紹熙三年、十年、十二年指揮，召草澤人就試，庶得公選。《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九五（第三冊第二八〇二頁）。（吳洪澤校點）

章 駢

章駢，乾道間通判真州。淳熙中知江州。見《宋史》卷六七《五行志》五，隆慶《儀真縣志》卷五。

賀參政啓

顯拜宸恩，榮歸政路，職統六官之長，任聯四輔之崇。參軍國之務而振厥紀綱，贊機衡之任而權夫造化。寄實重矣，才亦難乎！側聞綸綍之頒，藹著縉紳之望。自江之左，非公而誰？共惟某官道冠古今，名高宇宙。稟千古英靈之氣，爲一代瓌璋之材。挺元聖之股肱，聳萬邦之師表。學探魯堂之

奧，由孟軻而後有傳；文還漢室之醇，自班固以下不論。士林歆艷，人海歌騰。粵從一命之初，已入重瞳之鑑。不由附麗，自致功名；匪溢私言，端由公議。書刊四部，素高太史氏之良才；妙出三臺，雅有尚書郎之清望。期盡行於所學，曾不負於初心。金馬玉堂，遍更要路；瀛洲蓬島，獨領群仙。出鎮錦江，大尉蜀中之父老；歸司蘭省，快收門下之生員。旋入貳於台衡，果隆名於秘殿。龍虎風雲之會遇，是雖已見於相須；鳶魚上下之飛潛，豈不有資於默贊。如某者箕裘末緒，天地孤蹤。顧未嘗觀君子之容，然亦結小人之慕。望曾門於咫尺，願爲擁簪之徒；觀晏子之周旋，請作執鞭之士。《聖宋千

家名賢表啓》卷七。（黃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五八〇二

王 栲

王栲，字汝良，祖籍大名莘縣（今山東莘縣）。祖父王倫，紹興間屢使金，爲金人絞殺。孝宗求其孫之未祿者官之，調通州海門尉。開禧中擢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使金，遂復和議。守軍器少監。知楚州。嘉定間知臨安府，兼刪修勅令官，累官至太府卿。再以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致仕。事見《咸淳臨安志》卷四八，《宋史》卷三九五本傳。

乞錄方信孺通使之功奏

和約之成，皆方信孺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臣因人成事。乞錄信孺功而蠲其過。《宋史》卷三九五《王栲傳》。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五八。

將作監題名記

有泉清深，有石離奇，不越闐闐而都山水之勝。《咸淳臨安志》卷二九。（以上李文澤校點）

王 康

王康，普安（今四川劍閣）人，乾道中進士，爲同谷令，又知成州。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三。

成州仙人崖題記

有宋乾道九年，歲在壬辰，暮春之月，甘露降於成州仙崖之下，墅夫來告，邦人聚觀，咸曰：「太守王公踰歲政成，訟無留庭，盜不警墅，治尚寬大。神人以和，雨暘弗愆，年穀屢稔，和氣發育，嘉祥並臻，龜蛇見於坎宮，瑞露零於仙境。與漢武都守李翕所紀頗同，彼以治險便民，此以至誠格物，不可無述，昭示方來云。」前同谷令、普安王康書之。公名中正，字子直，河州抱罕人。《隴右金石錄》宋下。又見乾隆《成縣新志》卷四。（李文澤校點）

王敦詩

王敦詩，字志夫。紹興中登進士第。乾道末爲成都府通判。淳熙間歷利州路、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知興元府。九年放罷，宮觀差遣。著有《書林韻會》二十八卷。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二八、職官七二之三六、食貨六二之六五，《聖宋名賢綱目》（清抄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首），《宋史》卷二〇七，雍正《四川通志》卷三三。

言舉人程文詩賦用韻劄子

乾道八年

昨准宣撫使司劄子，差充四川類省試院點檢試卷官。點檢得舉人程文賦內有押「歧」字韻者，檢照《禮部韻略》五支六脂七之韻內止收「岐」字，係從山從支，注云「山名」，即無從止「歧」字。緣從來相承，以從山「岐」字爲「文王治岐」之岐，以從止「歧」字爲歧路之歧。據國子監刊行《集韻》內「岐」字下注云：「或從山，因岐山以爲名，一曰旁通道。」即係兩意許行通用。又元祐間太學試《博習不與師說賦》，第一人沈回小賦押「懼惑多岐」，已曾經取放合格。又准建炎二年五月四日敕節文：「但係國子監刊行經書內，所有音義并許通用。」看詳上件指揮，其《集韻》音義自合通用，

似無可疑。却緣《玉篇》山字部內收「岐」字，又於止字部內別收「岐」字，并張孟押韻所引經語如「導岍及岐」及「麥秀兩岐」亦作兩字收入。致得考官疑惑，將押「岐」字韻賦不敢取放，暗行黜落。緣其間頗有文理優長之人，一例被黜，恐未副朝廷搜廣人才之意。欲乞備申朝廷，乞下國子監詳定，若許通用，即於「岐」字注「山名」之下，添入「一曰旁通道」五字。或文意偏旁各別，即乞添收從止「岐」字，庶使承學之士得以遵用。《韻略條式》，四部叢刊續編本。

賀陳教授啓

順流而行東海，曾獲汪洋；拄笏而對西山，將聞致爽。適茲馳想，遽辱貽書。伏惟某官驚座雄文，卧樓逸韻。不事一室，亶爲有用之才；將出六奇，以佐太平之運。暫采芹於絳帳，即分燭於青藜。某碌碌尸官，拳拳慕義。念旃蒙作噩之歲，曾識面於荊州；而單閼執徐之年，復同僚於士會。永言欣幸，莫罄敷陳。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四。

王之望文集序

趙不愚初欲調九萬夫，之望斥之。不愚惶恐，立減六萬人，人日支米二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一九二注引。

措置增戍兵營寨等事碑〔二〕

成都據右蜀之會，近歲併川陝宣撫司，建四川制置使，即其地爲治所，總全蜀六十二州，幅員數千里。其西南與蠻獠接，自關可晨擾，外控秦隴，北又與狄爲鄰。始置三大將領西兵，分護蜀口，而禁旅散在諸州，勢分力單，教不以律，忽有警，何異歐市人戰。乾道九年，吐蕃賴苗與比鄰結犯沉黎，遠近騷然，諸郡兵弗能扼，乃調西兵臨之，然猖獗不常無寧歲。淳熙四年，上命龍圖胡公來帥蜀。公既下車，亟布寬大之令，興滯補弊，內固邦本，外飭武備，申以威信，信截然其不可犯。始，公未至蜀，首奏乞增戍西兵以示彈壓，至是軍聲益張。越明年，奴結自縛款塞，賴苗相繼稱藩，互市復通，內寧外謐，廓廓然無一事。公方深思長慮，以爲蜀久遠之圖，因考其所以用蜀如諸葛孔明志在中原，而得蜀後首決南征之策，五月渡瀘，擒縱孟獲，如視童孺，逮其心服，然後爲北定之舉。蓋方經略中原而猝有腹心之憂，倉皇內顧，則幾事去矣。此孔明所以先事南方之意也。矧皇上內脩外攘，方有事於規恢，將合吳蜀長技以掃清中原，則所以整師修戎，以爲不測之備者，庸可緩哉！而陳子昂獨謂蜀士阡孱不知兵，蓋亦未之思爾。且唐中世，吐蕃與南蠻合，三寇成都，蜀人被其毒螫。其後李文饒鎮蜀，建籌邊樓，圖山川險要，料簡士卒，廢遣儻羣，率戶二百取一丁，號雄邊子弟，弓弩鎧甲

極其精良，而二邊寢懼，踵接降服，則蜀兵可用，較然明矣。公即推本其遺意，條上利害，乞於本道選內郡精兵千人，集之成都，建營屋一千二百楹以居之，日給米鹽，與成都之兵朝夕作以大軍之法，月一臨閱，第其藝之高下，以黃白金犒賞之。凡器械軍行之物，無一不備，皆出創製，又各爲其副二千以備闕壞。無幾何，勢日益長，營壘器械、麾幟氣色，日益精明。於是蜀之兵備隱然如一敵國，遠近見聞，有畏有恃。又建堂於廳事之西，列兩庫於左右以貯軍須甲仗之屬，暇日合將士習射於其上，而旌別之，遂冠以雄邊之名。軍須緡錢十萬，不取於他，皆出於節約之餘，以充悠久治兵之費。既成，命敦詩記其事。夫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此必然之理也。今蜀口聚兵，而內郡外備謾不講，非獨失居重御輕之權，而機會之來，一旦出師，又無以鎮其後，豈不敗乃事？今公能於閒暇建萬事之長策，立經陳紀，百廢具舉，使大夫士人人如公憂國之心，夙夜不懈，天下事其有不立者乎？公嘗爲夕郎，爲內相，皇上蓋深知其才可大用。今施設見於蜀者，特緒餘耳。敦詩將指期年，目覩公之行事章章如此，既承命紀述，不敢復以文學淺陋辭，敬再拜而書之。公，平江人，字長，又兒童走卒知之舊矣。復著之，使來者知雄邊之備與斯堂之建自公始。《成都文類》，卷四六。又見同書卷二七，《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二。（以上李文澤校點）

〔一〕《成都文類》卷二七載此文，署作《雄邊堂記》。

周 勛

周勛，淳熙間人。見《蘭亭考》卷六。

書薛道祖本蘭亭叙後

唐太宗得右軍《蘭亭叙》真蹟，使趙模榻，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與作《牡丹賦》，刻之碑陰。事見《墨藪》，世號定武本。薛似尚書之爲帥，求之不得。其猶子紹彭，索公厨有石鎮肉，乃刻《牡丹賦》於背者，道祖別刻石以易之，携玉石歸長安。宣和中詔取之，乃連夜墨榻，冀得多蓄流傳人間。每疊三紙加氈墨焉。故最下近石字肉爲真，在上二紙字畫愈細。浙西都監楊伯時與薛氏孫爲工部郎經，同爲曹氏婿，得薛氏本，題清閼堂法書墨本，最爲近古。今亡之，聞爲某人借去。某人者死，問其子不知所在。淳熙甲辰春，與伯時相遇於臨安，得其厓略。再見於京口，復扣其詳云爾。因錄所聞，書之薛道祖本後。周勛。《蘭亭考》卷六。（沈治宏校點）

童碩孫

童碩孫，孝宗時爲江華縣令。按其所撰《題名記》，所謂之「李冰壺」，即李長庚，爲紹興二十四年進士，乾道中知富川縣。（見同治《永州府志》卷一八下，《宋詩紀事補遺》卷四四），故推其與長庚爲同時或稍後人。

江華縣令題名記

江華縣爲馮乘郡。按《唐會要》文明元年改雲溪，神龍元年復舊爲道州屬縣。山聯九疑之秀，習俗真淳；水會濂溪之清，名流輩出。其境東距連三百餘里，南距賀二百餘里，地廣戶繁，實古壯邑。自五季劉、馬爭據疆場，馮乘之地半歸廣西，馮乘之稅仍在江華，賦斂偏重，職此之由。國朝又南析其地以立永明，壤地愈褊。間罹兵寇，田多荒蕪，雖得前賢尹減賦之半，民猶病之。聞是邑者，殆若道傍苦李，屢經代庖，遑恤傷錦。碩孫被命此來十餘載，正官之乏，時異事殊，重以水旱盜賊之薦臻，繭絲保障之需急，凡有所爲，惟吾力是視。秩滿乞替，當道改僻攸邑（二），行將有期，思欲志其歲月。訪之廳壁，則湮廢久矣。噫，有民社者，重任也；紀姓氏者，觀政也，夫豈容缺！廼采訪咨

詢，得于邑之李冰壺家，蒐集前朝可見者六人，本朝自祥符以下六人。或職位通顯，或德業昭著，班班可考，命刻豐石，俾永其傳。若夫黃奉議之申減□錢，周寺正之奏減二稅，民到於今受其賜。甘棠遺愛，有口皆碑。碩孫厚膚政拙，媿弗克踵二公之德，以惠斯邑，後之來者，能大其見，心其心，則所居無赫赫之稱，所去見思，則循良傳其人矣，《廳壁記》云乎哉！道光《永州府志》卷一下，道光八年刻本。又見同治《江華縣志》卷一一。（黃錦君校點）

〔二〕僻：疑當作「辟」。

姜如晦

姜如晦，字彌明，曾知崇慶府新津縣。淳熙四年十一月被劾特降兩官。著有《月溪集》三十二卷。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七〇，《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首《姓氏》。

賀李提舉啓

伏審臨遣漢庭，總司閩庾。告猷前席，已聞帝語之褒；將命外臺，預見民心之悅。有識交頌，不

謀同辭。竊以熙寧天子之創規，實參異代；常平使者之提領，特峻他司。累朝皆踵於宏模，嗣聖必疇於雅望。恭惟提舉朝議學精探蹟，才敏揆繁。明習憲章，矧濟家傳之美；緣飾儒雅，宜推郡最之良。比賜覲於彤庭，亟寵分於翠節。粵封七聚，暫顯舉刺之權；華著六聯，佇進論思之列。某投閒甚久，起廢猶新。沫水假途，嘗獲趨于賓廡；建山懷綬，乃邇達於使臺。寒色侵凝，台旌徐邁。願精頤於沖粹，用少副於瞻依。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一。

金繩禪院增廣常住田記

成都諸刹以昭覺正法爲大，保福、信相等次之，金繩未在屈指之列也。淳熙甲午，道人某主院事，百廢具興，乃作五百應真巖洞，其莊嚴殊勝，不在潼川洞門下，諸方蓋沒及也。由是龍天護持，道俗趨向，出財市田以廣常住者相繼而至。有河東太原之鄧景亨者，施十四畝有奇，直一百四十萬錢；成都李元有施二十六畝，直一百八十萬錢；潼川僧曰道方，施二十畝，直四十萬錢。凡此，皆住持道人願力應真，大士福力，願力無窮，則福力無量。施者受福，當亦無邊，而金繩之田，甲乙于四大刹，當有日矣。然以《金剛經》觀之，若人以三千大千恒河沙世界七寶布施，得福雖多，若以四句偈爲人演說，其爲福德勝前福德。蓋如上所施，是福德相，非福德性也。我今啓白住持：「若人願以廣長舌敷演微妙義，舉四句偈爲施田者說，使彼施者展轉演說，證一切空，則大地衆生盡入如來性，

功德藏視彼頃畝斛斗之施之福，未可同日語也。」住持笑曰：「老僧昔無卓錫之地，今又無錫可卓，安得更有四句偈爲他人說耶？施田授田，儻有來歷，記之足矣，何言？」僕曰：「唯唯。」景亨之室曰袁氏，元有之室曰蔡氏，主事者皆繪其像於功德堂之末，而記其遠日於異時，則付之後來者，故併書之，以告來者。《成都文類》卷四一。

金繩院五百羅漢記

院在唐名東禪，在僞蜀名龍華，國朝鳳州太守王蒙正斥而大之，梁柱宏壯，爲諸方冠。其建置如禪規外，又爲大殿三，相屬於東偏。大中祥符元年始賜名金繩。建炎軍興，陞成都府路安撫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別置官屬。三殿繪事雖富，而像設缺焉。有司使其空闊，即用爲官屬廨舍，院綱坐是頹委，幾五十年。乾道庚寅，上命敷文閣待制、廣漢張公震知成都，罷制置司官屬。一日，公顧瞻棟宇雄壯偉麗，長太息曰：「制置司興廢無常，安知後日之不復？若乘其間嚴像設，以補異時缺典，杜後日館廨之害，不亦善乎！」於是命僧子文領院事，諭意指，文以五百大羅漢請。閱四歲，像設才二百，於其中殿作彌勒像，未施金碧，而文歸寂。今住持懃心公繼之。懃以乙未春正月不假方便，諸聖推出，來住此刹。始至，有立魔論鼓惑衆者，謂懃決不嗣文志。懃刻苦經畫，錙銖積累，儉薄受用之須，散文所散，用文所使，終文所事，一毫不易。魔論將息，未幾何，施者雲委，不謀而同，乃闢前

殿以爲洞戶，貫三爲一，成大寶巖應真妙相。周回間錯，無量變現，龍宮海藏之會，儼然未散。歲在戊戌，大功德藏相將落，大師內翰胡公從佛地位現官寮身，具大正見觀，察無量壽佛，事從三昧，起而作是。言當來彌勒號稱，次補一十二相，則已莊嚴。云何釋迦大寶覺王世出，世爲人天師，能轉聲聞，入佛知見，而於此寶刹座從虛。譬如公朝千官百辟，衣冕巍峨，森列殿庭，至尊不臨，孰爲宗主？乃即後殿施紫金檀，作釋迦像與彌勒像。凡諸佛像有不具者，俱爲足之。前佛後佛共轉輪，與諸羊車、作大教主，諸修行事、諸化導法、周遍寶坊，靡不畢具。雖我世尊法華會上，眉間白毫，所照世界，所現瑞相，所作佛事，何以過此！靡金錢一萬萬，而住持足跡未嘗一出戶庭，自非具本來福德藏，修本來福德性，其應於事相者，安能如是危危堂堂也哉！院枕繁闐，酒坑娼肆，盜山殺海，勢席詐怛，財鳩氣蟒，惡習盤結，周回四隅，境風業火，一刹那際摧菩提樹，焚般若種，錢園深固，阿鼻暗黑，無量苦事，種種見成，如蟻旋空，以苦爲樂，晝夜觀歷而不覺，知是則名爲可憐憫者。今於其中即事示相，因相起信，轉大苦海成大善林，化愚癡人發智慧心，化暴急人發忍辱心，化懶墮人發精進心，化傲慢人發恭敬心，化散亂人發禪定心，化淫穢人發清淨心，化貪盜人發滿足心，化慳吝人發檀施心，化嗔恚人發歡喜心，化殺害人發慈善心，化妄誕人發真實心，種種心生，種種心滅，一彈指頃捨惡趨善。其爲饒益，無有限量，無有窮盡。諸來觀者，彈指讚嘆，得未曾有爾。時有一居士自凡夫境諦觀凡夫作諸妄業，受諸妄報，王侯螻蟻，共一苦聚，心生悲惱，未有咨決，又聞如是大都會中有大業坑，復有如是大功德海，懽喜踴躍，稽首作禮。住持又問之曰：「昔須菩提常白世尊、阿羅漢

道從無諍修無諍三昧，人中第一，又自世尊，我從空生證解空果，成無上道，即是義觀無諍及空。是阿羅漢滅妄證，真二大法門。我觀世間種種黑業，皆從諍起。諍心一萌，河沙國土微塵衆生各立見界，自爲同異於普佛境，失普物性；又觀世間諸不空者，皆依麗濁事相而立，認賊爲子，返爲賊謀，自劫家寶。客境窮露，無可誰何。今子於此有諍界中開示無諍正修，行路不空界中開示真空，本寂滅體，雖則對病設藥，猶墮有爲，但此界中諸有生者染病方深，云何勿藥？假一切有詣一切無，畢竟無中。藥病兩亡，事理俱泯。惟病與藥，總成昨夢，露地白牛，卓然獨立，子之所志，其在茲乎？」住持顰蹙而言：「嗟乎哉！是何子之多事也。老僧昔者南游諸方，至於何山，見一威猛大師子王，寓名曰辯。於千載後無見見中，親見臨際，我於此老承事供養，經歷年歲，寂無所知，忽從戶外賣菜聲中聞師子吼，我於爾時性命俱斷，悟本來空，無得而得。今於此剎作粥飯頭，饑來即食，飽來即睡，十二時中一切平常。如子所說，我總不知，但以前日創始既有其緒，成功不毀，姑爲終之。諸世界中及世界法，總是大阿羅漢普通道場，無用強生分別作善惡想，立取捨見，何山所得如是？」居士曰：「咄！龍生龍子，鳳生鳳雛，四海老勲，名不虛得。」筆集緒言，因以爲記。《全蜀藝文志》卷三八。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七。

王伯祥墓志銘

公諱莊，字伯祥，姓王氏。自入本朝，世爲蒲江縣人。祖政朝，父體福，累世居山林，不與外間

相接。甚有家法，篤於孝義，仰事俯育，養生送死，皆合典禮。喜韜晦，不樂表暴，故時人知者希也。道不行於世而行於家，庶幾太古之民歟？公生數歲而孤，養於大父母。穎悟出天性，既長，好詩書，晨夕不廢，以大父母年高，家門事夥，略通大義即棄去，然其履踐，無一不與典墳合，雖世之通經博古者，未必能然也。先籌連阡陌，伯仲以酒翫世，致爲種有力者規而攘之，僅餘宅一區，而田幾無有矣。公慨然曰：「富貴人所自有，吾其遂訖於此乎？」乃併舉兩世四喪及諸父兄弟久在殯者凡十有二，皆宅兆而安厝之。既事，乃以田舍遜杜氏而告之曰：「古人以四壁爲病，吾併以四壁而亡之。春秋奉祀，薦進無所，其不獲罪於九原乎？」每行縣之西衢，見其詩書連牆，衣冠車蓋踵袂相接，有大方氣概，頗樂居之，興既得地，命龜而詔之，曰體。公喜曰：「此吾奉先貽後之所也。」於是則刻苦經畫，錙銖積累，雖小物理務，皆井井有理。時寓惠施於取予之間，有陶朱、郭解俠義之風，而恂恂嘿嘿，不出戶庭，一鄉皆目爲長者，則幾於知道之君子也。如是幾十年，家益富，乃築室於初卜之地。落成之日，慨念父母早世，不獲一日問安，寢於其中，四時薦獻，淚落入俎，聞者哀而嘉之。用是終身不敢侈奉養，視歲入，捐其餘以爲道釋追崇之用，凡千萬錢。人或怪之，則曰：「非吾感禍福之說，蓋奉親之志，雖死不滿也。」公有弟，薄游於外，大困而歸，公命習醫爲生，而分財以資其業。有女甥失怙恃，爲族子所欺，公徒步迎致於家，擇配出力而嫁之。諸昆有不振者，日資給之無倦意。其餘禮賓客，敬師友，贖孤賑貧，皆公樂行而優爲者。然不以此自多。或問之，則曰：「此人道之常也，夫何德之有？」惟是季俗澆薄，弟兄爭毫末，則不平之氣見於顏面，往往交訟有司，以必勝爲得

策，初不問血氣之所從，而丐者在門，揮一錢如割肌肉，則公於斯時，可謂《咸》、《韶》、麟鳳也已。公娶楊氏，同里人，自爲王氏婦，贊公以孝事親，以和睦族，以勤儉宜其家，以忠厚長者接鄉曲，以燕豆禮賓友，以施予恤鰥寡孤獨，抑亦公刑妻之道有素耶？晚歲夫婦齒益高，身益健，早晚誦經書，時舉杯酒道平生事以爲笑樂，然猶相儆戒曰：「此豈人爲所能哉，天之賜，祖宗父母之澤也！」酬而後飲，可謂不忘本已。公以辛卯乾道七年八月初二日卒，享年八十有四；楊夫人以甲午淳熙元年六月初一日卒，享年八十有一。子興。女一人，適張暉。孫二人：真卿、直卿。內外曾孫男女合二十人。以庚子淳熙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己酉，合葬于縣西龍溪壬山丙原，蓋公所自擇者。山川環向，氣象雄偉，大家墓師，朝夕乎其下而不之識，公乃以無心得之，豈非行營高燥，雖人謀，有數存乎？予於是知王氏之澤民未艾也。前期以狀來求銘墓，予於王氏舊有親，直卿婦，蓋予仲女也，義不獲辭，乃爲誌之而銘之。銘曰：

牛毛之規，五兵其機。蝸角之馳，千仞其巖。世道孔隳，嗚呼殆而！兄弟怡怡，有亡通之。家人熙熙，吾家其肥。有艾其耆，有齊其眉。義著乎墳簞，而慶鍾乎閨闈。吾將以爲貪夫之著，薄夫之龜。嘻！嘉慶《邛州直隸州志》卷四六，嘉慶二十三年刻本。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七。（以上王

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五八〇三

李長庚

李長庚，字子西，道州寧遠（今湖南寧遠）人，後徙居江華（今湖南江華西北）。登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乾道中爲左奉義郎、知賀州富川縣，累官至朝議大夫。居官廉潔，不事產業，惟聚書數千卷，號讀書之室曰「冰壺」。以壽終。著有《冰壺集》。見同治《永州府志》卷一八下，《宋詩紀事補遺》卷四四。

新建龍回寺碑〔二〕 乾道九年六月

金仙氏以慈悲爲心地，以方便爲法門，誓願洪深，福德廣大。布金長者，既成無漏之因；聚沙童子，□登最勝之地。學者能以向上一路，誘掖羣迷，人稟五行之秀，爲萬物之靈，誰無佛性哉？吾見其歡喜樂從，如霜降鐘鳴，風行草偃，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寧遠直北八十餘里，地名野勒，境接平陽，僻在一隅，素無梵宇。異時善男子、善女人大發菩提心而莫知歸鄉，彼方之人深以爲慊。歲在丙辰，鄉耆鄭崇請之於官，得太平鄉廢寺，額曰龍回。歸結茅菴，令僧方紹主之。草屋數間，上雨旁

風，歷載三十，莫之能改。方紹既死，弟子惠傳繼之。居無幾何，鄰寇竊發，白晝一炬，蕩爲烟埃，童行數人，龜居雁聚。廣法院僧惟直，方紹法眷也，振策至此，欲有鼎新之意。乃卜地□江之西，規以爲基，地主問之，欣然喜捨。初得謝宋璋捐金，以爲草創之資，謝允全勸率以立丹青之□。惟直不憚寒暑，遍走鄉鄰，錙積銖累，共得金五十餘萬。于是乎鳩工度材，擇日練辰，以戊子七月之己巳興工，至辛卯六月訖事。背負天柱嶺，面揖金子山，水秀峰奇，翠環綠迤，氣象清淑，林木陰森，望之肅然生恭敬想。佛殿僧堂，齋厨經室，一切日用，無不週匝。佛像、菩薩像、天像、神像，一切外護，亦皆備具。識者於此，益知佛之感人也深，故其化人也速。直能得其用心，宜乎人之樂從也。直梵行克修，嘗參諸方，凡八年而歸。宋璋亦長齋持戒，誦《金剛般若經》，朝夕不替。二人志氣脗合，針芥相投，是以言無不信，爲無不成也。他日直來請記，予謂直之爲此固可嘉已，使代居此者人人如直，寺其有不興乎？直亦宜詔其徒，凡居於此，必洒濯其心，清淨其身，服釋之服，言釋之言，行釋之行，無若破戒比丘、名字羅漢，使後人指目以爲野千狐狸窟宅，庶幾不負與檀越之用心。直曰：「善哉！夫子之言，吾志也。」願併刻之，以爲山門警策。」乾道癸巳六月日，左奉義郎、知賀州富川縣事李長庚撰。左迪功郎、新連州司戶姚宋佐書并篆額。左朝請大夫、前瓊州安撫李寰立石。當代住持僧真傳幹緣，前住平陽廣法僧惟直□建，寺地謝宋璋、謝允同□德方幹辦。開碑鄭世賢，永明石匠蔣俊刻。周治《永州府志》卷一八下，道光八年刊本。又見嘉慶《龍回縣志》卷九。（刁忠民校點）

〔二〕題下原署：「地主野勒謝宋璋立。」

陳映

陳映，字景齊，福州長樂（今福建長樂）人，曄弟。淳熙元年爲常熟縣令。嘉泰二年九月，以朝請大夫知汀州。三年九月，除廣東提刑。見《臨汀志》（《永樂大典》卷七八九三引），《宋詩紀事補遺》卷六一。

乞禁摧鋒軍擾害商賈奏

開禧元年三月

廣南有摧鋒軍，專以防盜，軍中有回易，所以養軍。比年以來，於海洋僻遠去處，或稱巡鹽，或稱捕盜，客舟往來，寔受回易軍兵之擾。乞木本路經略提刑司〔二〕，今後摧鋒軍除捕盜外，不許諸司別作名色差撥下海。所有本軍回易，止許就屯駐營寨去處開置鋪席典質販賣，庶幾不爲商賈之害。

《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七之二（第七冊第六二五三頁）。

〔二〕木：疑當作「下」。

常熟縣續題名記_(二) 淳熙元年

上方駐蹕臨安，於時吳門視周畿內、漢三輔、唐同華、我舊京之陳、鄭也。衣冠之所鱗集，甲兵之所雲萃。一都之會，五方之聚，上腴沃壤，占籍者衆，雖前代與全盛時，猶不可同年語，府邑之事，宜其倍稱。況府庫之出內，獄市之浩穰，蓋不待較而知者。環府之邑五，而常熟居其望焉。時主客以戶計者八千九百七十有二，今五萬一千一百卅八，夏賦金錢爲緡二千八百，其幣帛正合萬二千六百，而奇弗詳。秋租穀粟七萬六千餘斛，乃今折帛爲緡者十萬二千三百，而斛財損其舊二千。邑之事，其倍稱何如哉！今其邑從事於民者如是，而邑復瀕海道，直故疆沂、密、登、萊，全齊在望，刺利規恢，舟師所宿，則實居今日之要害。風檣連林，夜嚴震海，資糧鉅萬，以日饋給，營繕百須，以時調度，苟有不至，責言繁興。若民兵之事又如是。重以府所倚集，月四大萬，版籍輸委，風雨寒暑不渝。比爲令者材或不濟，負罪投劾而去者項背相望也。則壁記之不列，何以自警朝夕，庸少惰乎！陳映不佞，爰來亦既年所，事定得閒，始閱次中興以來爲令者，至映之名氏授受，月而日之，鑱石壁端，以告來者。噫，令秩比京寺，月奉逾二萬，廩逾四斛，歲入圭田真過六百石。其顧一己之利害去就，而不思其責之塞，將不特能禍其身，千室之邑亦必有受其弊者，而某其敢墮哉！今吾邑之人或知某不敢墮也，率以淳厚簡孚交相爲治，倘如是惕日，庶乎列名下方其無辱。若夫邑之望，則有巫咸所

止之山，太伯所葬之墟，言偃所居之里，龔景才所表之間，其風俗之美，猶或可概見。而邑之升置，凡附於府者，有職方氏在，故不記，記其今昔之同異云。《吳郡志》卷三八。又見《吳都文粹》卷九，《吳都文粹》續集卷九，《重修琴川志》卷一一，康熙《常熟縣志》卷一〇。

〔二〕《吳都文粹》卷九載此文作《順民倉記》，誤。

蒼玉洞題名 一 嘉泰二年三月

映領郡閱七旬有八日，按武竣事，敬拜高大父紹聖觀風所記歲月之下，悵念今昔，輒復綴名于旁。嘉泰壬戌三月下潘之七日，映謹書。《閩中金石略》卷五。

蒼玉洞題名 二 嘉泰三年九月

長樂陳映景齊、浚儀趙師棠〔二〕、□□□□廣彥飭元、修善艾耆年汝誕□□□□王、天台謝周卿師旦、合沙謝□□□□衛卿、李宗申之翰、鄭伯玉德□□□□子方、溫陵夏子悱發之、章貢巫極□□□延張公明元哲、涇源桑永興昌嗣、東□□崧峻叔、昭武吳佐時元輔、永嘉潘景□□明、大

名趙璧□卿，以嘉泰癸亥九日，會于翠微，眺登卧龍絕頂。□□冠日，秋氣澄清，主賢賓雋，此□不減醉翁□□□，偶書。《閩中金石略》卷五。（以上羅國威校點）

〔二〕棠：原闕，據文後按語補。

蔣繼周

蔣繼周（？——一二九六），字世修，處州青田（今浙江青田）人。舉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衢州常山縣主簿，歷州學教授、秘書省正字、校書郎、秘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知舒州。擢秘書丞，權吏部郎官，又兼太子侍讀。淳熙十年除右正言，歷知貢舉，兼侍講，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禮部尚書，知婺州。紹熙元年加煥章閣待制，徙太平州，後與祠。慶元二年卒。見陸游《中丞蔣公墓誌銘》（《渭南文集》卷三五），《南宋館閣錄》卷七。

論義役之弊奏

淳熙十年十月

國家役法自祖宗以來，前後講論詳矣。行之其或不能無弊者，非法弊也，人弊之爾。苟得一賢令尹，則人樂爲之爭先，是知其弊誠在人而不在法。自范成大唱爲義役之說在人耳目，而處州六邑之民

擾擾者十有六年于此矣。夫狹鄉民貧，私相借助，以供公上之役，是特鄉里常情爾。成大張大其事，標以義名，且欲改賜縣名，行之諸路，朝廷固已察其情狀，不可其請矣。成大不已，再有所陳，囑其代者使遂其說。至陳孺知處州，親受其弊，任滿奏事，乃始備言其實，陛下即可其奏，於是處州之民，始獲息肩於義役之罷。三兩年來，舊說復作，一布衣之上書，未必公言，朝廷令守臣李翱看詳，蓋欲其詳酌可否。曾不能參照案牘，博詢民言，辨范成大、陳孺所奏虛實，有請于朝而罷之，乃從而附會其說，斷以己見。官民僧道出田一等地日，貧富置之不問，人以爲重擾，條畫利害，訟于烏臺。臣嘗問鄉閭：「出田助役，然則可用？」曰：「將以賂吏胥，有常數也。」吏胥之誅求於執役者，官立法以禁之，猶懼其不懲，使上之人通知之，其何以訓！夫立賞以誘之，而舉行者不加勸；立罰以威之，而沮敗者不加畏。給官田以助役，亦終於不可行，則出私田者，民情之不樂從可見矣。欲望特降睿旨，將處州及兩浙有見行助法去處，聽民從便，令官司不得干預其間，民自難久行。或不能息爭訟，仰州縣遵依見行條法，照應物力資次，依公差募。仍乞將李翱罷黜，以謝處州、兩浙十五六年間義役之擾。《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六〇。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七，《續資治通鑑》卷一四九，光緒《青田縣志》卷一四。

乞令溫處守臣覈實流移人戶奏

淳熙十一年五月

訪聞溫、處流民，丁籍尚存，諸縣催租，無人供納。或其家丁壯既去，老弱獨留，監繫輸填，急

如星火，有及其宗族、姻親、鄰里。不然，則令保正、保長均陪，因而多糾未成丁人名爲充代。追擾不能安居，去者無復可歸，留者行且繼去，誠非細事。大抵人户身丁所納錢帛，吏操其權，縣制其贏，增減出沒，漫不可考，縱有銷落，率常有餘。乞令溫、處州守臣將屬縣流移人户覈實，除落丁籍，不得存留抑勒陪填。如有違戾，令監司覺察以聞。《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六之一五（第七冊第六二一五頁）。又見《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六一，《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七，《續資治通鑑》卷一四九。

論省免遠郡將迎費用奏

淳熙十一年五月

比朝廷集議監司、守倅接送等物，嚴爲限制，所以節浮費，寬民力也。其有諸路藩府及列郡守暫差監司，或他州通判等兼攝，上下馬饋送并借請公用，亦已約束。而偏方小壘，間有違戾，或權官被差而不就，或已權不便而求歸，須申上司又別差官。年歲之間，接送數次，郡計有限，誠何以堪。乞詔遠郡闕守處令監司選差，以次官兼權，庶免將迎之費，以蘇郡計。《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七。又見《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六一，《續資治通鑑》卷一四九。

乞禁將佐私置產業奏

淳熙十一年七月

乞明詔諸軍將佐於屯駐去處，自今後並不許私置田宅、房廊、質庫、邸店，及私自興販營運。

《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二二（第七冊第六五五六頁）。又見《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六一。

乞罷程迪差遣路鈐奏

淳熙十一年十月

伏見江西路專一訓練禁軍鈐轄下差下程迪（一），係樞密院人吏。且《大觀格》：武臣六等差遣，路鈐係第四等，須曾經第五等兩任及初除正任橫行使者，方許除授。乾道元年初帶訓練專降指揮，選差曾任主兵官。迪并未經任，考之《大觀格法》、乾道指揮，無一可者。乞罷迪新任，別與差遣。《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之一八（第三冊第二五〇五頁）。

〔一〕「下差」之「下」疑誤。

乞僧道入宮當候奏審奏

淳熙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臣聞天子之居，尊嚴邃密，唯羣臣之進見，四方之朝覲，乃得出入。是故門著籍禁，闌入有罪，所以謹防閑、絕窺伺也。僧尼、道士、女冠之屬，除爲民祈謝，有故事入內道場外，其餘小小齋醮不繫大體者，可只就寺觀，不許輒入，以示官禁嚴密。內言不出，外言不入，防微杜漸，莫大於此。乞敕皇城司，應僧尼、道士、女冠等人，雖有特降聖旨，須候奏審，方許出入，庶於法禁不至有違。

《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四之三十八（第四冊第三〇五七頁）。

劾王克勤狀

淳熙十二年五月

克勤秘書省讀書，請給人從視正字之半。竊祿十有餘歲，考其實年，亦不下二十，猶且不知去就。或謂其初補官，用晏殊故事。殊在景德初，以童子俊秀賜進士出身，權爲秘書省正字，秘閣讀書。克勤賜童子出身，固與殊字不同。日來嘗買侍妾，怒而徙之。殊之元夕不出遊觀，必不爲此。坐糜廩祿，且自附于館職之列，祇益其過，乞將克勤赴部，依格出官。《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四三（第三冊第二七七六頁）。

劾陳良祐并蠲減災民租稅奏

淳熙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據轉運司奏，松溪、政和兩縣淹没人家，淤塞田畝，瑞應場淹死者不下千人，被傷者不下二千家。知建寧府陳良祐所奏，全不言及數目，豈所以奉承陛下勤恤民隱之意哉！良祐比乞宮祠，欲望從其所請。仍乞委本路監司依已降指揮存恤外，其損壞廬舍田苗，據所領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減租稅，庶使一方漂蕩窮民，咸受實惠。《宋會要輯稿》瑞異三之一四（第三冊第二一一一頁）。

差官和糴事奏

淳熙十三年八月四日

朝廷和糴椿管米，頃年只就戶部委差郎官，或差司農寺官及於諸倉倉官中選差有才幹者，糴數雖多，亦能了辦。近年差提領官，又置機察官三員，人吏人從數十名，請給等費蓋亦不少。前年和糴八十萬石，雖能及數，而近日事覺，見送有司。去年所糴止及四十萬石。議者皆謂向來未曾別置官吏，而和糴不聞有闕；年來別置官吏，而和糴不聞有增。豈官吏既多，阻節亦衆，故客米不願售邪？又兼別置官吏，欺弊多端，糴畢罷去，誰任其責？乞檢照乾道、淳熙以來前累年差官體例（一），依舊施行，其續置官吏，乞今後更不別差。《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一之一二（第六冊第五五四二頁）。

〔二〕「前」字疑衍。

賀湯丞相因進宗室譜圖并實錄轉官啓

武之穆，文之昭，爛若馬圖之制；皇之墳，帝之典，迄于麟趾之年。謂老馬之智專，尚能識路；若野鳥之視眩，難使聞韶。闖門褒博，袖珠玉以見投；隱几侏僂，褚衣裳而倒著。《密齋筆記》卷三。

紹興蔣相致語

曲水流觴，將舉暮春之楔；西園傾蓋，好追清夜之遊。甫遂及瓜，敢云張京兆之五日；誓圖結草，忽忘蘇刺史之二天。《密齋筆記》卷三。（以上尹波校點）

簡應和

簡應和，紹熙三年爲鄉貢進士。見所撰謝啓。

發漕舉謝游寺丞啓

摸索暗中，幸與西江之進士；吹噓送上，敢忘北道之主人。由大鈞播物無垠，而數路得人爲盛。謹裁四六，祇謝萬分。切惟聖朝所以開公選之途，士子所以應奉試之舉，公卿大夫多由是出，寒畯下士宜向此求。然鄉郡之額，每甚狹而難升；雖豪傑之士，有不能以自見。不失荆山之璞，則遺滄海之珠。幸九天寬雨露之恩，而平地有雲霄之步。學優登仕，千取百不爲不多；名玷薦賢，十其數惟精惟一。非謂藉龔、黃之多貲而紓國計，正欲得乾、淳之名士以應時需。上方以是而招徠，下亦由之而進取。如應和者，頗自卓然。每欲以古心而讀古書，不肯爲時文以媚時好。夜燈對簡，方寸聖賢；曉鏡覽顏，少年勲業。念綾紙敕文，偶倖以探籌而得，則黃鐘大呂，或可雜濫竽之吹。方酣蟻戰於棘闈，果薦鶚書於菊榜。況三兄三舉，既發軔於己酉之科；一漕一鄉，復聯芳於壬子之歲。鴈序等秋風之賜，馬頭同雪絮之春。初匪偶然，有自來矣。某官受天間氣，爲世真儒，身紫陽夫子之鄉，家定夫先生之學。早榮階於計吏，即晉陟於華津。幙泛蓮紅，密勿籌帷之邃；橐持荷紫，雍容府寺之班。盍徑位於公槐，尚屈分於符竹。士揖澗堂之潤，人知道院之文。化未及期，政已成頌。乃當紫詔興賢之際，而降黃堂勸駕之忱。遂令溝中之棄才，亦收爨下之焦尾。某敢不着鞭逸駕，礪鐔新硎，精八吟叉手之文，厲三日別頭之戰〔一〕。姓名題鴈塔，魁標映堂吏之書；兄弟躍龍津，同榜皆狀元之選。《啓集

類函》卷三八。又見《秘笈新書》卷一一，《翰苑新書》續集卷四一。（王曉波校點）

〔一〕「厲三日」以下五句，《秘笈新書》作「遙認銀袍之立鵠；厲三日別頭之戰，且祈金榜之登龍」。

陳 桂

陳桂，永嘉（今浙江溫州）人。淳熙二年監臨安府鹽官縣南路鹽場、兼浙西安撫使司僉聽。見民國

《海昌縣志稿》卷一九。

南路鹽場題名記

淳祐五年八月

官所居有題名，所以紀去來之年月，使後人有考也。催煎卑職，越在海濱，不與邑官等，去來若不足計。然此場課，額以石計者，歲六萬五千有奇，較他場差重。彼皆有壁記，而此獨闕，至創始更革之因，亦無所質訂，豈舊皆武臣充此，不以是事爲急耶？抑廢弊久，因仍不暇及也？今撥隸帥府，場事一新，又更端之大者，是烏可無記？因詢前政，嘉定前姓氏湮沒，已茫無可據。自壬午改用文臣，得吳文林而下數任，請刻之石間以示後。其攝職者去來非一，莫記月日，姑隨所傳，繫於正仕之下，庶併有考云。時淳祐五年仲秋朔日，監臨安府鹽官縣南路鹽場、兼浙西安撫使司僉聽永嘉陳桂

識。道光《海昌備志》卷一一。又見民國《海昌縣志稿》卷一九。（羅國威校點）

楊震仲

楊震仲，字革父，成都（今四川成都）人。登淳熙二年進士第。知閬州新井縣，以惠政聞。辟興元府通判，權大安軍。吳曦叛，馳檄招之，辭疾不赴。飲藥而死，謚節毅。見《宋史》卷四四九本傳。

與家人書

武興之事，從之則失節，何面目在世間？不從，禍立見。我死，禍止一身，不及妻子矣。人孰無死，死而有子能自立，即不死。《宋史》卷四四九《楊震仲傳》。又見同治重修《成都縣志》卷六。（劉文剛校點）

全宋文卷五八〇四

黃 沃

黃沃，字叔啓，號澹齋，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公度長子。以父任補官。淳熙中爲朝散郎、權通判撫州。慶元元年，以朝散大夫權知邵州、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著有《澹齋漫稿》一卷。見所撰《知稼翁集》及《知稼翁詞》序跋，《容齋四筆》卷八，雍正《福建通志》卷六八，《宋史翼》卷二四《黃公度傳》。

知稼翁詞跋

淳熙十六年五月

公既南歸，適秦益公薨，於是大魁張九成、劉章、王佐、趙逵等以次除召。公在一輩中最久最滯，故首被命登對便殿。言中時病，上喜，勞問再三，面除尚書考功員外郎，朝論美其親擢，知眷獎之渥，繼見朝夕。母何，公得疾，卒于位，享年四十八。吁，可痛哉！在時號知稼翁，因以名集，凡十一卷。先已命工鋟木，而此詞近方搜拾，未得其半，姑錄而藏之，以傳後裔，謹毋逸墜云。淳熙十六年重五日，男朝散郎、權通判撫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沃，謹澤手識于卷末。《莆陽知稼翁

文集》附錄《知稼翁詞》卷末。又見《詒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九。

知稼翁集跋 一 慶元二年十二月

沃嘗見昌黎伯叙《張中丞傳》，攻責張、許二家子弟不能通知父志，以至史家不爲許遠立傳，而雷萬春事已失首尾。竊爲仕宦功名史家不及知，所託爲千百年計者，門生故吏與之撰述耳。門生故吏亡意斯作，爲兒亦無所託，則堙沒無聞也固宜。先君考功再舉擢上第，官不過郎曹，安得門下士？沃所以求狀句銘爲不可緩者，誠有感昌黎之一語也。雖埋石幽壤，陵谷難遷，而石之隱秘，初不可覩，孰若以未乾之墨寄之紙上，傳十爲百，傳百爲千乎！先君在時號知稼翁，文成輒爲人取去，故笥所存，塗乙之餘，纔十一卷。沃於暇日，泣而次之，名之曰《知稼翁集》，已刊于家塾。今復刊于邵陽郡齋，而求序於年家父執者，成先志也。柳柳州以垂絕之時，抵書於劉夢得曰：「我不幸死，以遺稿累故人。」此先君之意，沃所不能言也。使地下聞之，當喜身後無封禪書。慶元二年丙辰蜡月哉生霸，嗣子朝散大夫、權知邵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兼提舉義勇民兵、借紫沃謹書。《莆陽知稼翁文集》附錄。

知稼翁集跋 二 慶元二年十二月

慶元乙卯，假守邵陽，逾年，謹刊《知稼翁集》於郡齋，併以詞一卷繫其後。嘉平之月，其日戊午，沃謹識。《莆陽知稼翁文集》附錄《知稼翁詞》卷末。

宋尚書郎壙銘 紹興二十七年九月

先君姓黃，世居興化軍莆田縣，朝請郎某之孫，左朝奉郎、提舉京畿京西路茶鹽事某之子，字師憲〔二〕，其名則。首紹興八年進士榜，起家左承事郎、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秩滿，以故事除秘書省正字。言者以非當路意，中以誣詞，越月罷，家居八年。俄通判肇慶軍府事，諸司薦假守南恩州。居官不苟，且不求興利，惟去害，期勿擾而已。紹興二十五年冬，天子收老成，拔淹滯，先君首被召對。天子嘉其詞，除左朝散郎、尚書考功員外郎。明年八月卒官，享四十有八年，聞者皆以所蘊未究爲惜。妻方氏，累封安人，與其子沃、泮、洧、洙、南僧扶輿歸自臨安。又明年九月壬午，葬于保豐里方山原〔三〕。將崩，沃爲之銘曰：

位弗稱，施曷普兮。號于路，矧膝下兮。莫之報，惟歸茲土兮。《莆陽知稼翁文集》卷末。（以上

劉琳校點）

〔二〕自首句至此，庫本作：「先君姓黃，世居莆田縣，唐御史諱滔公仍孫，朝請郎諱邈公孫，中奉大夫、提舉（按：此下當有脫字）、校書郎諱靜公子，字師憲。」

〔三〕保豐里方山原：庫本作「保豐里蓮花山原」。

聞人阜民

聞人阜民，字伯卿，嘉興（今浙江嘉興）人。登紹興二十年進士第。乾道間爲福州州學教授，淳熙初任衢州教授。十六年，通判婺州。見所撰《景高堂記》，范成大《騷鸞錄》，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五。

景高堂記

上即位之二年，考覈民庸，敷究治道。大理丞永嘉蕭君忱，以面對論當世務切於民者，上嘉納之。時三衢屢闕守，議者良爲難，君獨奮然請曰：「爲政有要，使吾毫銖有未盡，雖易且甚難；揆之吾心而無愧，稽之衆志而弗違，雖難固甚易也。願自請以治民。」於是輟諸朝蹟，剖分左符。君以忠槩先烈克施於政，至衢訪民所疾苦，抑損先己，凡征斂之賦，取贏於官者悉蠲之，捐利以予下，不爲表暴，推廣實德。未幾而田野告豐，閭里安輯，桴鼓希鳴，庭無滯訟。期年，民益安之。郡之後圃自

初有庫屋五楹，荒圯特甚，乃仍其舊，支苴傾漏，塗腹漫漶，敞以軒楹，環以流泉，規畫不加於前，而簡邃清幽，頓易舊觀。且謂：「聖人論政，益以無倦，蓋存乎思始以圖終。」爰即中楹，列三賢繪像，以爲蚤夜之思，起敬之所。清獻公里居孝弟，所應繪事；而范太史之系，實寓居超化寺，代有令聞，視衢爲歸。紹興制旨，且命范氏經理司馬文正之緒，范所寓則文正公之所寓也。乃以文正、太史二像，參繪清獻，名其堂曰景高，使元祐風烈奮厲乎百世之下。後之繼此，期以中古易今世者，要不吾慶也，豈特爲登覽烟雲，嘯咏風月而已哉？阜民始以淳熙初典教於衢，粵十有六年，丞郡婺女，偶以檄抵衢，會見君思政堂上，相與道舊故，語平生，契尚適同，因屬文以爲記。顧慙窳陋，豈足以叙賢侯爲政之美，況二三故老曾不足爲其役，惡能以論道其懿？竊觀夫子之至是邦也，蟻丘之聚，猶得以闕其方，儀封之鄙，猶得因從者以見，所過者化，未易以迹言。至若中心之蘄嚮，有若前哲，光輝所暨，無往而不存，則知「景高」之作，視超覽之曠遠，雙石之怪奇，固不得以相高，而賢侯志意之所著，即此可以知矣。乃敬爲之書。民國《衢縣志》卷一七，民國二十六年鉛印本。又見康熙《衢州府志》卷五，雍正《浙江通志》卷四八，嘉慶《西安縣志》卷一四。（吳洪澤校點）

趙不黯

趙不黯，宗室。淳熙元年知臨江軍，十六年任華州觀察使，知大宗正事。卒，追封永國公，謚恭靖。

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一一、帝系七之一三，《宋史》卷二三一《宗室世系表》一七。

乞宗室錢米委本路提刑常切覺察奏

淳熙十四年十二月

乞將西南兩外敦宗院及諸郡縣主宗室、宗女、宗婦合得孤遺錢米，委本路提刑常切覺察，遇有積壓不支去處，嚴催督，庶假監司之勢，宗室獲免饑寒。如有提刑黨庇，遵奉不虔，亦乞施行。《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一四（第三冊第二一九六頁）。

轉授之初賞賜依例全給奏

淳熙十六年六月

轉授之初，循例合破書表客司、殿侍人從并諸般請給、生日大禮、歲賜、公使錢等，乞依見今全給。將來遇郊奏薦，亦乞比視文臣官序施行。仍乞自後準此。《宋會要輯稿》帝系七之一三（第一冊第一五三頁）。

乞每歲舉宗教改官奏

淳熙十六年八月

西南兩外司官屬，只有宗教一員，係選人，無許舉改官之制。乞特降指揮，許每歲發改官狀一紙舉宗教。《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一三（第三冊第二一六九頁）。

乞以趙不憲填闕奏

紹熙元年

右監門衛大將軍、撫州刺史不黷身故，委是班列蕭疏。照得本位修武郎不憲性資孝友，儀矩舒詳，乞填不黷闕，比換南班，趁赴朝參及應干行事。所有諸般請給、生日支賜、人從等，並乞從一般南班不諤等前後已得指揮施行。《宋會要輯稿》帝系二之五二〇（第一冊第七〇頁）。

弟子記跋

右《公是先生弟子記》，臨江劉子之遺書也。前太守江公既刊是本，不黯時在高安，得而讀之，疑其頗有闕誤。及到官，同年友、先生之從曾孫靖之子和又言之，因取其家藏舊本校正，果有百餘

字。而其從叔公彭因椿復出一本尤精且詳，子和本視之尚多舛脫。如「叔贛問《尚書》記人之功」下脫五段，「梓慶削木爲鐻」至「不敢以爵賞撓其慮」下闕七段，文勢差錯，至不可讀。其他以二段爲一、一爲二者，不可概舉。蓋彭因本乃閣下善本，雖子和亦未之見故也。不黯既愛其精詳，且受二君之請，遂爲正其訛謬，增益未備者，更版凡十有八，補字三百七十，列之郡齋，使學者得見其全書。而二君獲補完先世遺文之力，豈不休哉！淳熙改元孟秋朔，玉牒不黯書。《公是先生弟子記》卷末，知不足齋叢書本。又見道光《清江縣志》卷二七。（以上尹波校點）

萬必達

萬必達，淳熙中人。見所撰題名記。

棲霞洞題名

淳熙元年

萬必達，淳熙改元仲秋九日，獨步壺天觀，回憩碧虛。伏讀鄭君事蹟，長歎二真，景昔時之集，今獨何異於愚也！敬書。《粵西金石略》卷九。又見《桂勝》卷二。（楊世文校點）

趙善政

趙善政，字養民，宗室。乾道中權賀州通判。淳熙元年爲廣西運判。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八之一，
《宋史·宗室世系表》，《粵西金石略》卷八。

廣西鹽法再行官般事奏

淳熙元年二月

廣西鹽法再行官般。緣乾道八年罷官般行鈔法之後，本錢及舟車之屬必無存者。乞權於帥漕司應干諸色錢內借撥應辦。《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八之一（第六冊第五二七九頁）。

碧雲巖題名

乾道五年

古汴趙善政養民罷權臨賀郡丞，趨八桂，以乾道己丑二月十一日止富川。十三日，拉邑宰共山張重起伯振、丞南城李紳元章警、開封石士強宗周、簿舒城阮瀚北海，自披雲亭過碧雲巖。伯振命酒小酌，款曲論情。是日也，風柔日暖，木秀花明，頗得一時之勝。拂石紀行，以爲後日之省。汝奇、汝

川、駒兒侍行。《粵西金石略》卷八。又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二，民國《鍾山縣志》卷一。（以上尹波校點）

陳損之

陳損之，字子長，隆州籍縣（今四川仁壽西北）人。乾道二年進士及第。紹熙三年除秘書丞，四年爲淮東提舉，五年除直秘閣、淮東轉運判官。見《南宋館閣續錄》卷七，《宋史》卷九七《河渠志》七。

乞於高郵楚州間創立堤堰奏

紹熙五年

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茭葑彌滿，宜創立堤堰以爲瀦泄，庶幾水不至於泛溢，旱不至於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縣二百四十里。其隄岸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堤，以捍風浪，栽柳十餘萬株，數年後隄岸亦牢，其木亦可備修補之用。兼揚州墟鎮舊有隄牐，乃泰州泄水之處，其牐壞久，亦於此創立斗門，西引盱眙、天長以來衆湖之水，起自揚州江都，經由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陰，西達于淮。又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而極於海。又泰州海陵，南至揚州泰興而徹于江。共爲石礎十三，斗門七。乞以紹熙堰爲名，鑄諸堅石。《宋史》卷九七《河渠志》七。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五三，嘉靖《惟揚志》卷三二，乾隆《江南通

志》卷五八，嘉慶《高郵州志》卷二。

乞住罷通州循環鈔奏

慶元元年二月

本路真、泰、高郵軍三倉，並係客人筭請一等增剩鈔前來，用到倉月日從上支鹽。獨通州有循環、增剩兩等文鈔，據客人先買一鈔，却更重買一鈔以爲占壓。其先鈔號爲舊鈔，而重買謂之新鈔。舊鈔攙支鹽去，則重買復爲舊鈔，如此號爲循環。紹興兵火後，舊鈔之額不存，本州土豪鈔鋪收得詭名舊鈔兌與新來客人，赴倉占壓資次，當日便可攙支鹽袋。小商止將增剩鈔到場，無力買循環鈔者，致有半年數月不能支請，本倉循環鈔自今實有三千五百十八袋。兼有力之家收藏兌買，姦僞多端，虧欠官課。於通州則循環於官委無所益，只與鈔鋪爲衣食之源，本倉合千人因得分受其利。乞截日住罷，只用一色增剩鈔支請。所有見餘循環鈔，今後本司先行驗實，方始發與通州倉支鹽，以革姦僞。旬月之內，舊鈔可以盡絕，庶使小商無占壓之害。《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之四六（第六冊第五三〇一頁）。又見《文獻通考》卷一六。（以上羅國威校點）

周真一

周真一，孝宗時太乙宮養素庵道士。

進古文龍虎經註疏奏劄

臣真一伏見保義郎王道所撰《古文龍虎經註疏》三卷，事顯而言直，理明而義詳，深得《參同契》、《金碧經》之密意。其說外丹，皆不以五金八石諸雜類爲藥材，止取天地之精、日月之華，混合造化以成神丹。此與陰真人「無質生質是還丹，凡鉛凡汞不勞弄」之語正同。臣山林老褐，雖道學膚淺，無可採取，然於道書講之舊矣。古語有云：「三折肱爲良醫。」臣與王道相識甚久，議論亦詳，因其以所撰來就臣印證，與臣得之於師者首尾符契，是用昧死繕寫上進，恭望宴閑略垂省覽。自今而後願飾尚藥，如金石雜類反惡之劑不使上御，以保萬壽，實天下幸甚。臣以此區區愚忠，仰報聖恩。伏惟幸聽，干冒天威，臣下情震懼之至。太乙宮養素庵道士臣周真一劄子〔一〕。《古文龍虎經註疏》卷首，正統道藏本。（沈治宏校點）

〔一〕末句原無，據四庫全書本補。

秦 煊

秦煊，秦檜兄梓之子，建康（今江蘇南京）人。紹興二十四年第進士。淳熙十三年知德安府，刻鄭獬《鄭溪集》、趙善譽《易說》。紹熙五年以朝議大夫知嚴州。慶元中屏居溧陽。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六、一七四，《攻媿集》卷三五《秦煊除知嚴州制》，《嚴州圖經》卷一。

鄭溪集序

淳熙十三年七月

本朝鄭獬爲人俊邁不羣，舉進士第，授將作監丞，通判陳州。召試直集賢院，修起居注，遂以右司諫知制誥。京師大雨水，詔求直言，獬上疏曰：「臣竊觀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求忠言。然臣愚未知陛下將欲實用之邪，抑欲因災異舉應故事以文之邪？苟欲文之，則固無可議；必欲實用之，則於此時四方交章累疏，繁叢委至，而陛下以一日萬幾之餘，未能周覽，亦不過如平時章疏關機密者則留中不出，繫政體者則下中書，屬兵機者則下樞密院。兩府覆奏，又以下羣有司及郡邑，卒無所施行而後止。如是則有求諫之名，而無求諫之實，所爲應故事者等耳。以臣所見，請宜選官置屬，令專掌羣臣所上章疏，日許兩府及近臣番休更直便殿，坐與之從容條講。其可者則熟究而行之，不可則罷之，

有疑焉則廣詢而後決之，使羣言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出知荆南府。神宗即位，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王安石參知政事，不悅獬，宰相富弼在告，遂除獬翰林侍讀學士、知杭州府，徙青州，以疾提舉鴻慶宮卒。右內相鄭公毅夫《鄖溪集》五十卷，公之才行出處具見誌銘。煇假守安陸，得公集讀之，其氣節高邁，議論精確，可考不誣。於論綏州，見其計深慮遠；於論毀譽，見其居寵思危。若夫辨楊繪，救祖無擇，則特立不詭隨，蓋曉然矣。昔孔文舉謂盛孝章：「要是天下有名人。」如公之聲名，赫然於世，固不在孝章下，而臨事實用，復表表如是者，使天假之年，究其施設，當如何哉！安陸，公鄉里，而公之文集不傳，爲郡者得無慙乎？乃嗇公帑之用，刊而實諸校官，將俾此邦人士知鄉之先達所立如此，因以勸慕興起，其於風教抑有補云。淳熙丙午秋七月，郡守建康秦煇書。《鄖溪集》卷首。又見《甬宋樓藏書志》卷七四。

易說序

淳熙十三年九月

昔者煇之先公喜《易》，早歲集諸公書而錄之。晚以禁從侍筵，乃得光堯御書《乾》卦以冠篇首，遂爲世寶。煇幼而肄業于他經，皆略通理義，其于《易》蓋亦成誦。至究其說，則茫然如繫風捕影，莫得窺測，時于文字雖復援證，而實不了然也。年三十餘乃似有所入，嘗以叩親舊之治《易》者，曰：「以卦爲時，以爻爲位而觀《易》其可乎？」則笑而應曰：「某但作時文耳，初不窮經也。」煇

雖不得問，而自此亦稍能措意，遇《易》家書得以覽觀，有言之者得以應酬矣。然止于涉獵，終不能究極，有所論著。去歲假守安陸，而武陵故人畢希簡叔文寄示恕齋《易說》一編，伏而讀之，犁然會心，簡而備，婉而通，深而不晦，奇而不鑿，渾渾乎其純也，原原乎其正也。是誠可與同志共之者，獨患板大，非書生巾衍所宜，欲易爲小本久矣。適方開《鄖溪集》，未暇及茲。畢工則有餘板，乃俾鋟之，庶以廣傳。非特真學《易》者得爲指南，雖從事科舉，而用是馳騁，敷揚于場屋，間亦足以策勳矣。時恕齋既繇本路倉使改持東蜀祥刑之節，嗟乎，推是道也，亦安往而不爲民福哉？淳熙丙午秋九月辛亥，建康秦煊書。《趙氏易說》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題胡靖書撰英烈王廟籤記

右故諸王宮教授胡公所撰記，時則有王路分令者願刻諸石。公既爲書蠟紙矣，會令卒，不果就，公之子本保藏之。公惟揚人，自少以行義藻翰取重州里。建炎南渡，來居義興，年纔廿餘，而一時名公貴人皆敬愛之。義興素號多士，亦翕然師尊焉。惟周侯自放心既歸，從師不苟，忠孝大節，儻道而行。故其廟食昭示神靈者以教人而納諸善爲主，視他祠之出威變以驚怖流俗者爲有間矣。胡公教人者也，心與神契，故爲發明。淳熙丙午歲，中山平揆至祠處，扣乞靈籤，應如響。揆悚感起敬，佩服唯謹。克自敕厲，以銷悔吝，念有以顯揚神休。見本所藏記，欣然輸財，命工伐石鐫刻，遂以紹熙甲寅

季春，立諸廟廡。自是而後，墨本四出，凡見聞者，興起良心，而歸於善。惟侯與公，若本、若揆，其有功德於民則一致也。碑成見告，俾志歲月。煇少年實從公游，每念公行義藻翰過人數等，而不得大施于時，少垂於後。嘉本能成父之志，而揆能闡神之德，故喜而從之。奉直大夫、新知嚴州軍州事、賜紫金魚袋秦煇書。民國《江蘇通志稿·金石》一一。

重修溧陽縣學記

慶元三年四月

古者諸侯之禮，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夫以國君之尊，欲以化民成俗，非有王命則不得專焉。魯爲周公後，承命有素，至僖公能修泮宮，則詩人頌之，抑亦以是爲務者或寡歟！國朝恢宏聖道，崇尚儒雅，凡郡縣皆立庠。庠置生員，以闡人文，可謂盛矣！其於教也，宜若易然。建康爲今大府，溧陽爲府名邑，而校官興廢不常，豈不繫諸人乎？中興歲踰二紀，吳興周侯淙宰邑，始克有成，自是復四紀矣。歷日彌長，理葺滋怠，漸致頽毀，瓦礫草莽，幾爲荒墟。今姑蘇李侯來莅邑事，乃復整備，人士胥悅。庀職其間者，儼然相率來造，曰：「吾鄉是役，成之惟艱，幸而得人，以能及此，不可以不記。自隳圯以來，前後非不經營，而莫得其要，財耗於并緣，事弛於因循而已。今令君乃擇士之公勤者劉康國、樂黃中董其事，材美工良，吏胥唯謹，不旋踵而增屋三十餘楹，輪奐畢備，有加於昔。向也諸生絃誦無所，每禮謁釋菜，值雨雪淖澁，則凜然顛仆是懼，其曷能恭肅？今廊廡顯敞，齋舍有

序，執禮肄業，足伸嚴敬。進道之誠，將有擢巍科、登顯仕、踵前列者，顧不媿歟！天下之事，唯心之公者足以成務。若曰寬猛從所設施，令君之心主於惠愛，視民如子，唯恐傷之，而無私意焉，不知者病其柔也。校官之不修，豈累政皆無是心哉？困於財計之督責，安有餘力興滯補弊？今令君爲政三年，無催科之虐，而期會不虧，又推常額之餘，顯設黌舍焉。匪特是也，社稷之壇，郡邑重事也；正義之廟，風化所繫也，皆廢不葺。挹秀、清暉二水門，所以固一邑之襟抱，亦置不問。今皆創立一新矣，孰謂柔寬不足爲政哉？皋陶叙九德，首曰『寬而栗，柔而立』。成王告君陳曰：『寬而有制。』《周官》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令君之心其公也，其栗、其立、其有制者也，其爲我記之。」

煇衰遲屏居，且文筆非所閑習，老病益蕪塞，奚足任此？然身爲邑民，目其荒廢，閔焉願其復起者有年矣。今既樂李侯之能底於成，又喜諸人之言爲有理也，故直爲具道其意，以諗來者，俾時葺之，勿使復壞焉。侯名卞，字茂卿，己丑鄭榜進士也。慶元丁巳夏四月辛亥記。嘉慶《溧陽縣志》卷七，光緒二十二年刻本。（以上曾棗莊校點）

楊寅

楊寅，字少雲，紹興府山陰（今浙江紹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慶元三年爲宗正寺主簿，遷著作郎。四年主管華州雲臺觀。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一之七，《南宋館閣續錄》卷七、八。

清波雜誌跋

余老無他嗜，猶喜讀書，幸經史百氏生平略游心，獨苦耳聞近事殊駁。比得《清波》二志，釋滯增益良多。嘻！以昭禮記臆如許，迺竟成蹟士，抑傅長虞所謂「此屈非復文辭可了」者，言之令人重憤邑。慶元二年六月晦，山陰楊寅少雲跋。《清波雜誌》卷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劉文剛校點）

全宋文卷五八〇五

王 質 一

王質（？——一二八八），字景文，號雪山，其先鄆州（治今山東鄆城）人，後徙興國軍（今湖北陽新）。博通經史，善屬文，游太學，有時名。中紹興三十年進士第。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樞密使張浚都督江淮，皆辟爲屬官。入爲太學正，上疏論政事，忌者謂其好異論，罷職去。虞允文宣撫川陝，偕行。再入朝爲勅令所刪定官，遷樞密院編修官。後奉祠家居，淳熙十五年卒。著有《詩總聞》二十卷（存）、文集四十卷、《夷堅別志》二十四卷、《正法世譜》、《紹陶錄》二卷（存）、《林泉結契》五卷（存）等。《宋史》卷三九五有傳，又見《文獻通考·經籍考》卷四四、五四，《宋史》卷二〇二、二〇八。

《宋史·藝文志》七記載王質有《王景文集》四十卷（另載《雪山集》三卷）。文集久已佚，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出詩文，刪除疏文、榜文，編爲十六卷，題爲《雪山集》。本書所收王質文，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參校國家圖書館藏李文藻校本（簡稱抄本）。除底本原文外，于抄本錄出文十二篇，另輯得遺文九篇，釐爲十一卷。

和陶淵明歸去來辭

元祐諸公多追和柴桑之辭，自蘇子瞻發端，子由繼之，張文潛、秦少游、晁無咎、李端叔又繼之，崇寧崔德符、建炎韓子蒼又繼之。居閒無以自娛，隨意屬辭，姑陶寫而已，非自附諸公也。

歸去來兮，朝而出兮暮而歸。曠煙淨而川明，幽風度而林悲。魚游泳其自適，鳥飛逸其難追。觸一境兮皆實，徙一步兮俱非。坡向陽而起塵，崖背陰而生衣，人益遠而益稀，路轉深而轉微。嶺寒虎蹲，林響鹿奔。間聞春聲，俄覩柴門。桑柘少茁，艾蕭多存，山肴無皿，野醕無樽。畦丁老而斑首，饁婦稚而頰顏。倚嘉木而假息，藉柔荑而求安。春容蕩而澹沲，春聲婉其間關。山苞擷而堪餐，巖花睨而可觀。雀鬪驚而葉墜，鳬泛盡而波還。俄羽毛其毵毵，有鷹隼其桓桓。歸去來兮，行雲流水同斯游。雲于水兮無取，水于雲兮無求。既無鄉其容喜，亦無國其容憂。深青青兮隆陂，暗濺濺兮平疇。陸有芒屨，川有松舟。桃李側兮竹岡，蘿杉外兮茆丘。杳谷兮虛音，曲竇兮微流。月騰波而欲上，日斂轡其將休。已矣乎，今爲何日仍何時，非我孰能與于此，他人不可使知之。白蓮自有社，赤松自有期。燦玉樹兮何植，炯瓊苗兮何耔。吾不知典謨訓誥之書，亦不知《國風》《雅》《頌》之詩。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雪山集》卷一一。

問北鴈賦

波洌洌兮江平，上有楓兮秋清。聆極浦之遙聲，曰此豈鴈之初征。上手敬勞：「征行良苦。大荒多霜，長河多風，背河而南，川原蕭條，無食可充，幸而至于此也。」既勞之，且訊之曰：「燕趙之野，土梗俗勁，慷慨大呼，前無白刃。齊負東海，魯挾龜蒙，士辯而智，譚高氣洪。三秦以西，狎武喜功。今皆弗聞，爲有爲無？以爲有耶，固未有奮精忠之烈，建殊效于中都者也。以爲無耶，山川興氣，星辰定區，奚獨于今而變于初？」言未既，若將緩翼俛味，垂吐復吞。未及有言，又進之曰：「凡汝所經與汝所知，比屋赤子，爲喜爲悲，飢兮何食，寒兮何衣？故老遺民，爲亡爲存，城郭苑囿，桑麻草木，爲仍其生，爲一掃而更？山兮崇崇，爲陷而深，有淵其谷，爲堞而平。古帝園陵，繞牆崇扉，爲雄茂而森肅，爲寒涼而慘淒？秘殿崔嵬，邃館沈宮，爲丹青兮不改，爲荆榛兮灌叢？異芳名英，瑰奇怪石，爲形貌之猶然，爲蒼莽而不可蹤跡也？吾惟汝問，幸告其故，勿簡而疏，勿誕而誣。」于是哀鳴咿嚶，若避若趨，倏飛去兮不可追，黯落日兮平蕪。《雪山集》卷一二。

綺川亭賦

苕溪之北，有山曰貝錦之山；並山而西，有亭曰綺川之亭。仰睨葛仙之丹鼎，旁招卞山之白雲。王子愛之，坐見于墻，食見于羹。夜航溪而十往返，晝履山而百降登。客有問焉者曰：「造化治形，耳目分職，耳則司聲，目則司色。彼聲色之無有，顧耳目之何得？胡乃廢寢興，輟飲食，墮目于窈窕之境，喪耳于默默之域？」王子曰：「子嘗覽于綺川之亭乎？」曰：「未也。綺川何如？」王子曰：「子欲聞之乎？」曰：「然。」「然則爲子言之。綺川之上，巖穹谷淵，青松魁奇，翠竹淨娟。絡以蒼藤，激以飛泉，聲如應和，上徹雲天。百鳥吟呼，或高或低，或僂疾而激烈，或清深而逶迤。如天球大鏞並作于庭，笙以《小雅》之《南陔》，歌以《召南》之《采蘋》。綺川之下，洲渚參差，綠水紅蓮，汎兮相依，露濯而清，風搖而馡，月麗而皎，煙蒙而奇。白蘋青藻，前導後隨；屬玉鵝鶩，戀不忍飛。如洛水之浦，巫山之陽，戴金搖兮熠耀，振文佩兮飄颻。此其大略也。故曰不律呂而聲者，天下之至聲也；不黼黻而色者，天下之至色也。且有喜而無憂，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喪，有成而無敗。今夫洪震纖響，銷神奪精，命之曰伐命之兵；豐頰長眉，秀骨鮮膚，命之曰銷軀之爐。非獨聲色而已，美酒甘餐，溫醇濃渥，命之曰腐腸之藥；縹衣還裳，縻曼繁鮮，命之曰沈躬之淵。子亦知之乎？」于是客俯而思，仰而嘆曰：「嗚呼殆哉！客與夷猶而戲虎狼，禹行舜趨而涉瞿唐。然則流

蕩遁逸，清宮洞房。眩曜恍惚，蜀文吳章。邪氣湊襲，正氣蔽藏，精魄紛紜，若有若亡。日盛月新，乃溘而僵。嗚呼殆哉！向也吾見子之陋，今也吾見子之高。小人敢不敬再拜受賜。」《雪山集》卷一二。

〔二〕嘆：原作「歡」，據抄本改。

論和戰守疏

隆興二年

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爲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爲才。於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於康伯，不遽黜逐，而意終鄙之〔二〕，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於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意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之在雁門，法主于守，守乃所以爲戰；祖逖之在河南，法主于戰，戰乃所以爲和；羊祜之在襄陽，法主于和，和乃所以爲守。和、戰、守本殊塗而同歸者也。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持而金人且來，陛下即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陛下又蹇然有指鴻溝之意。臣今爲陛下謀，會三者爲一，天下烏有不定哉！《雪山

集》卷一。又見《宋史》卷三九五《王質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五，《楚紀》卷四三，《宋史新編》卷一四五。

〔二〕「獨徘徊」至「終鄙之」：抄本及《宋史》作：「獨徘徊康伯，難于進退，陛下意終鄙之。」

上皇帝書 一

臣觀陛下即位以來，初欲繫單于而獻之廟社，今乃坐困于二渠帥而不能抗；初欲焚庭犁漠，復秦、漢全盛之幅員，今乃併淮南而失之；初欲驟奮雄張，立乎漢武帝、唐太宗之上，今乃國勢有南唐之蹙。陛下試遷慮回思，則平日施設舉措爲是爲非，爲當爲否，至此可見。富國有捷法，強兵有要術，管仲、吳起、商鞅、諸葛亮、王猛略得區區之訣，皆能以歲月取效。今未暇亟言，亦未能遽行，直謂虎狼不可守門戶，宜速驅使去耳。以彼北摧契丹部族數十萬之衆，南却宿州七八萬之師，不旬月而獲海、泗、唐、鄧、廬、壽、濠、楚數千里之地，殆非庸人所度，劉寶、郭振之流皆非其對。陛下勿輕信人言，謂無能爲。臣往還淮南，久聞邳州、汴京大治舟船，圖水陸兼進之舉，而東阻海，北阻泗清口，潁河之利不全，長淮之勢不通，不敢輕出。移書三四，移文六七，使介兩三往來，輕削臣禮〔二〕，重失海、泗，必欲得而後和，其意在此〔三〕。朝廷不深探其情，便謂誠然，倉卒委棄。既得之，則水利快便，自清口而下者入滿浦，自潁河而下者入洪澤，我無力以捍淮陰蔽山陽，退保真陽之

間。彼舟船得淮河運渠之利，騎兵占天長清流之勝，吾真揚之師何以能立？彼徘徊展轉，列堡據要而未肯深進者，冬深旱久，淮水低，運河涸，舟船不得以迫江面。雖得直揚，徒睥睨而不能徑渡，去巢穴愈遠，致糧餽愈艱，何益？又復遣人議和，迢遞往來，是特延引日月以待春水生，運河深，江潮應，開口通，則騎兵徑驅蹙真揚之戍，舟楫隨進迫真陽之閘，與我爭長江之利，淮西之寇不能久留，淮東之寇負水利之便〔三〕，無糧道之憂，可以持久敝我矣，要當亟求驅使之策〔四〕。完顏亮提百萬之師，長江在前，舟楫不具，故格于采石，頓于揚州。慮懲前日之失，是以有今日之爲。今朝廷有二幸：幸其不入，幸其自去。彼據形勢之地，有可圖東南之理，何憚而不入？成師以出，一戰不頓，而坐制吾命，何虞而自去？朝廷若謂其本無用兵之意，特欲見脅以成和，恐遷延疑誤，有如臣之所料。今制寇之奇實在荆襄，一自唐州擣潁昌以趨汴，一自鄧州擣汝州以趨洛。往者完顏亮盡萃其徒于潁江，吳拱、李道、成閔合十萬之師，端坐淮漢，曾不能少掣其後，而成閔倉皇奔歸赴救，徒耗死者大半。宿州之長驅，德順之深入，荆襄空屯數萬之旅，飽食竟日，終不能出汴洛之舉，以分宿州、德順之勢，故彼得專志以蹙德順，併力以退宿州。今則專嚮淮南，瞰江面以窺國都。我又虛荆襄之力而弗應，方且強驅民丁迫守江岸，舉烽于樓，設礮于竿，築壘而建女牆，掘濠而施釣板，發坑以陷馬，植椿以礙舟，其形狀可恥。堂堂之國，不作丈夫之規，而常事小兒之戲，使敵見之愈足納侮，安能示威耶？侵我德順之將士部曲，其巢穴多在河中，侵我宿州之將士部曲，其巢穴多在汴宋。汴洛一動，關河震驚，淮南之寇回顧而有後憂，其勢必退，不退則心搖迹孤，擊之可以得志。臣不復引兵法、陳史

傳，蓋攻其所必救，奪其所必爭，此用兵之勝策。自完顏亮南侵淮東之師敗于瓜洲，淮西之師衄于楊林，去歲又狼狽于宿州，惟荆襄之師適當劉萼之庸，屢得敵人之利〔五〕，士氣全軍具備。王宣之猛、趙樽之審，相濟所長，皆可以爲善將。宿州之役，荆襄有犄角之令，二帥鼓舞，三軍踴躍，既而止之，咸相顧無色。今敵盛兵以疑荆襄，蓋亦慮有腹心之擣。勝兵多從僞帥以趨淮南〔六〕，其唐、鄧、陳、蔡之兵，未必皆精，揚聲十餘萬，亦未必滿數，往懲汝、蔡之傷，有憚荆襄之意。今吾荆襄之衆不下萬人，用吾全策，乘彼憚意，留三分之一以備諸要，其餘徑擣直驅，設使未有大功，能掣之使退而後議和，則辭令有氣而禮節有筋骨，不至于厚幣遣使，唾去而弗納。陛下有此奇而不發，非陛下不知，亦非陛下不能。臣竊料未有任事之人肯承陛下之意，慮事不捷，則已有禍。蓋自張浚無成廢罷，朝廷皆以言兵爲亂人，撤藩仆關，蕩然示之以無有，而坦然交之以不疑，夫是以至此之憑陵也。今日刃侵于胸，火逼于膚，死中求活，法當尋出奇之計，而況理有必然，勢有必中，非妄舉輕擲如前日之比。陛下若以臣言爲然，則斷自宸衷，勿搖浮議，行之可使制寇之奇，勿投于無用之地。臣非不能緣飾巧語，鋪張繁文，陛下何所用此？且心危情迫，有所不暇，惟陛下憐其忠而赦其簡陋。幸甚，幸甚。《雪山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四，《南宋文範》卷一八。

〔一〕輕削臣禮：原無，據抄本補。

〔二〕其意在此：原無，據右引補。

〔三〕「淮西」至「之便」：原無，據右引補。

〔四〕「要當」句：原無，據右引補。

〔五〕「適當」至「之利」：原僅作「屢得利」，據右引改補。

〔六〕「勝兵」句：原無，據右引補。

上皇帝書 二

臣觀今日事勢，訓兵理財先爲富強，以待天下有變，敵國有釁，則乘機從事于中原，此今日恢復之定規也。天下未有變，吾能激之使變生，敵國未有釁，吾能撓之使釁作，使就吾之機，以行吾之志，此今日規恢之奇謀也。弋者取禽，獵者取獸，方其棲深林，伏豐草，偶然自墮網羅而後取之，非弋獵之妙也。動之使飛而觸吾之羅，擾之使逸而觸吾之網，網羅在此，若有所不可，已而必陷其中，此弋獵之妙也。自岐亮殞亡，葛褒自立，其守國蓋亦得策，然豈可以其得策而遂絕念忘懷，以爲終不可圖也？要當使其不得已而必捨得策就失策，彼雖明知而無可奈何，必當出此。臣所謂使彼就吾之機者，英雄圖天下之妙訣也。與陛下言恢復者衆矣，亦有及此者乎？正隆之末，中原本不欲南向，岐亮以勢劫之，未至汴而軍已離，未渡淮而盜已作，未抵江而中原大亂，葛褒已叛〔二〕，數年而後定，此覆車之鑑也。葛褒鑑岐亮之敗，其勢不得不歸于和。方陛下堅持不和之論，爲葛褒者亦罔知攸濟。其

初欲棄河南陷我以爲和，其臣力言岐亮之死，軍勢甚危，我不能襲而止；陳、蔡之陷，汴、洛大震，我不能進而退；隴右之失，關中欲傾，我不能取而歸。以此三者卜天意之不與我，苦勸葛褒勿棄河南。已而削臣禮，損歲幣，欲就我以爲和，而陛下難于棄要害之地，固執如初。已而大臣異議，竝邊撤兵，則乘間進師，遂脅我以爲和，而陛下權宜從之。葛褒謀和之序有三，勢未安則欲陷我以爲和，勢稍立則就我以爲和，勢既振則脅我以爲和，于是僅乃得成。自辛巳至甲申，何其欲和之堅，謀和之艱也！葛褒之被衣服冕，其初未敢僥倖久長也，至是東南既和，中原漸定，而其國始可保矣。葛褒初年，金人已有亡徵，其能存立漸致康强者，和之效也，故葛褒欲保今日之和，猶秦檜欲保前日之和也〔二〕。成之既艱，保之必力，苟失和則必用兵，用兵則中原之人又復如前，而岐亮之患亦將襲後，此葛褒之所甚懼也。夫中原之與金人，其不相安久矣。靖康、建炎之際，宇宙橫潰，生靈駭散，莫知性命之所寄，金人得以卷蕩而平吞之。然而立僞齊而復廢，還河南而復取，徘徊展轉，欲奄中原而未決，欲棄中原而又惜之。既見東南之僅欲自全而不能爲害也，中原久困蹂踐，無所歸依，其勢已折而不支，于是決混一之計，大徙五國之衆雜居中原，不從令者蕩盡城邑，誅及種族。中原百姓既不能抗，而又無所望于東南，力盡勢窮而始定。此彼之善觀天下情勢而疾徐操縱不失其節，以是能成其強。然號爲相屬而實未嘗相安，尼堪、烏珠之徒能變其外而不能變其中〔三〕，天意留此與我，若將以待恢復者也。岐亮好勝自任，以爲中原之人食我水土、爲我臣僕者數十年，無有不從，而不知中原之人非相服之真心，特以風恬浪靜，難以施其鼉作鯨吞也。風濤忽起，足以鼓躍而簸掉，則平時蓄憾之

心，至此得以逞矣。岐亮之還師，未嘗爲我所得，而多爲中原百姓所殲，關中、隴右、山東、河南州縣之稍復，未嘗爲我所下，而皆爲中原百姓所獻。岐亮一動，而中原之釁作，爲吾之利也如此，爲彼之害者如此。葛褒因岐亮之變，覺中原之心，故其謀欲靜以安之。中原安則其國安，其國安則其身安。臣知葛褒永不敢離燕地，永不敢興南師，何者？其身所以得此位，因前人之舉此事也，我又爲之，則我身烏知其不爲亮，他人烏知其不效我也？葛褒明見此理，堅守此說，故十年而中原無變。葛褒之說終不移，則中原之變終不作，中原之變終不作，則金人之勢終不傾，不知我將坐待以至何時也？近者誰爲葛褒之謀，寬誘中原之衆，吾淮南遷徙之民稍復還歸，或者以是爲憂，而臣益以窺見葛褒之心可以行吾之謀也。蓋彼務爲銷變，而吾當激之使變生，彼務爲省釁，而吾當撓之使釁作。如人經病後，務爲調適安和，惟慮病之復至，則當勞動其精神，耗散其氣血，不當養之使其安坐而少病〔四〕。陛下既了然見天下之勢，則當斷然隨勢而施謀。儻移乘輿進幸建康，則中原必謹傳親征，彼不得不簽刷調發以爲之備，則木末之風漸起，江心之浪隨生，中原之情固已汹汹而不靖，岌岌而不寧，將漸逞前日正隆之態。岐亮以斷然不移之決，持熾然不可嚮之威，方其簽發固已不肯盡從，觀葛褒之庸，豈可以比岐亮之果銳？人不肯盡從亮，則不肯盡從褒也必矣。不肯盡從，則其間必有強黠好爭踴躍思動者出而爲抗，此天下有變之端也。間遣一使者，復請園陵，其勢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益急，備我益急則中原益騷。又間遣一使者求減歲幣，其勢亦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愈盛，備我愈盛則中原愈擾。或者以爲鷙鳥將擊而匿形，苟欲圖人，不當驚使爲備，此未可與權也。吾之警使爲備者，

乃欲激之使變生，而撓之使釁作，彼不如此則無以動中原，中原動則彼覆亡之萌而吾恢復之資。如此，一兩年之間可以漸致中原之鬩，坐成敵國之亂，而吾厲兵秣馬，揚欲進之聲而未動，飛符走檄，作欲往之勢而未行。中原一擾，則不能遽止，寢久而寢多，寢廣而寢熾。彼方分刃以支中原，未暇全刃以及東南也。中原室內之患，東南門外之憂，彼將孰先？則吾雖產其禍，而未即受其敵。其初陰攬之而未明犯之，及其成敗之未決、去住之未定，分道整軍而前，收中原之豪族以爲吾爪牙，據中原之沃壤以爲吾囊橐。立契丹之主，使率契丹之衆，歸其故部還爲契丹，立渤海之主，使率渤海之衆，歸其故部還爲渤海，諸國之在中原者，各隨其主而返其故部，則女真亦不能獨立于中原。今人徒見其外龐然以大，而不知其中枵然以空。女真之衆，曾不當奚、契丹、渤海、靺鞨等諸國十之一，五國之衆又不當河南、山東、河朔、關隴等諸道百之一。措女真于五國之間，固已甚微，措五國于中原之內，蓋益甚眇。今吾與中原相合而爲一，則五國不得不散而去，女真不得不進而歸。苟其不然，則亦自相魚肉，決不能相守不貳，以與我並爭于中原也。五姓之亂，劉氏爲匈奴而羯滅之，石氏爲羯而冉閔滅之，鮮卑又滅之，慕容氏爲鮮卑而氐滅之，復興而晉又滅之，苻氏爲氐而羌滅之，復興而羌又滅之，姚氏爲羌而晉滅之。金人殘滅諸國，蹂躪中原，假合而爲一家，凡今相處者，非其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反兵之讎也。故不獨中原與金人不相安，而諸國亦與金人不相安也。金人常蓄土摧瓦解之勢于其腹心，而吾不思所以謀之，亦可謂偷安苟活之計矣。使偷而可安，苟而可活，如是而能久，猶云可也。太祖、太宗相與議汴洛之都，太宗以遷爲難，則決策居汴，太祖歎曰：「不及百年，東南之力竭

矣。」未五、六十年而東南已以病告，蓋重兵宿于京師而供給仰于東南，京師之備愈滋，則東南之力愈負重。今以東南爲國，西自興、梁，東至吳越，羅兵爲守，已過承平之大半而未止也。不獨養兵，而所以爲國之具，其取諸東南者又倍重于承平之時，今將五十年矣，其力日削一日，歲腴一歲。蘇綽之在魏也，以國用不足，重爲征税之法，既而歎曰：「今所爲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東南立國之初，一時張弓之法至今不弛，而更急者多矣。近世趙開爲鹽酒之法以贍蜀師，將死言曰：「若因循不恢復，蜀將大困，而我爲禍首也。」此與蘇綽之意無異。今張弓之法不弛而更加急，恐非可以持久也。大抵東南本非久立國之地，民力盡則國從之。漢自靈帝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爲孫氏。晉自愍帝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猶爲司馬氏，已而爲劉氏，爲兩蕭氏，爲陳氏。唐自昭宗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爲楊氏，已而爲李氏。其間擁虛器，徒有名號者居多，亦可謂國非其國也。故在今日不得不注意中原，以紓東南迫切之勢，以圖宗社堅長之策。西晉凡五十二年，武帝羸安者二十餘年，而惠帝、懷、愍極亂者三十餘年。至元帝中興，而中原已無情于司馬氏矣。何者？相恩之日少，相毒之日多也，故晉人恢復爲難。然桓溫至灞上，劉裕入長安，中原猶有戀戀之情，所謂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舍此何之？是時，關中相繼爲苻、姚割據將八十年，與劉裕初漠然也，而苦邀其留，痛恨其返，蓋慮北有拓跋，西有赫連也。我自太祖造邦，德澤洽于中原者二百年，今相離雖漸久，而其情未泯也。爲我毀族、爲我殺身者，不可勝數，而終不悔，豈可使之帖然受制于人而無所泄其憤，闊然相疏于我而無所效其情哉！紹興、隆興屢欲恢復而不就，蓋謀國大臣、握兵諸將之

過，而非中原之難下也。中原難下，當在他時。日愈久而情愈衰，則相視如路人，甚則相疾如仇讎，此則中原難下之時也。宣和取燕山，契丹謂吾師曰〔五〕：「南人只道燕雲是我故地，不道屬我已二百餘年，能無許久君臣之情！今日但當死鬪。」故涿、易二州之外，其餘皆愀然也。他時中原固應有此氣象，有此氣象則難圖矣。政不惟氣象難圖，且恐當有草萊豪傑起而收之。今日雖有豪傑亦未能收，何者？人情未忘我也。人情未忘，則知有我不知有他，從我則能行，捨我則不能立，故豪傑睥睨而不敢輕發，必待我而後可動。雖使有赤眉王郎，亦必託漢爲名，託漢爲名，則借漢爲重，是其權已在漢，則終當歸漢。何者？僞不敵真也。今陛下握金人興亡之權，制豪傑從違之命，而或者謂恢復爲難，陛下過聽而未決，則是未嘗有以的然可指之形，判然不可易之理而告陛下者也。臣謂今日有事于中原，以十分爲率而計之，六分用中原攻金人，一分用諸國攻金人，三分用東南攻金人。若十分盡仰東南，此晉宋所以多無成也。宋文帝謂佛狸曰：「河南舊是我地，今當修復。」不干河北，不知中原，已無情于司馬氏，而安得有情于劉氏也？故檀道濟、王玄謨之力易窮，佛狸之勢難遏，蓋專取力于東南而無所借助于中原。此元嘉所以再舉而再屈，非今日事勢之比也。今日事勢大略與東漢相同。西漢自高祖以至平帝二百年，而奪于王氏十五年，光陰未遠，風聲相聞，故人情思漢爲深。光武起于中原，其勢爲便。陛下興于東南，其勢爲不甚便。然光武極其力，堅其志，而期于必成。陛下容有所疑、容有所憚者，必有一擲之語、孤注之言，以動搖陛下之心，而不知天下有全策如臣之謀也。光武至不樂兵，嘗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關東初旱，不堪兵間之積苦，且欲置隗囂、公孫述二子于

度外，然終不能自己者，慮後患之難圖也。況陛下守東南難久立之地，對女真不並存之敵，未易可以安枕高卧，置此于度外，以隗季孟、公孫子陽待之也。夫天下之勢至此，不變則不解。氣候煩蒸，非疾雷迅雨則鬱滯之氣不散，清明之氣不回。當是之時，惟英主能與世爲雷雨。陛下真英主也，可惜蹉跎玩時，將老陛下之齒髮，迤邐遺患，將殃陛下之子孫。凡今所患，兵之未精，財之未裕，陛下試令臣熟數于前，然後知兵非難精，財非難裕。臣雖無似，自度與陛下辦此而不難。陛下誠能變風俗，銷朋黨，使淫辭詖行者舉不得作，則出而與陛下同心圖事、協力濟功者將患其多，不患其少。臣雖不才，誠自信與陛下辦此而不難。臣非敢自謂能也，陛下有英主之高資，一借箸可以轉移天下之安危，一躡足可以鈐制英豪之死生，故臣敢謂與陛下畫策，與陛下任事，足以取效而無難，恃陛下之爲英主也。如臣區區，何惜爲斧斤之所傷殘、風波之所覆溺，生無所成，死有餘恨〔六〕。惟陛下圖之。《雪山集》卷一。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五，《右編》卷二八。

〔一〕葛褒已叛：原無，據抄本補。

〔二〕「故葛褒」至「之和也」：原無，據右引補。

〔三〕「尼堪」至「變其中」：原無，據右引補。

〔四〕「如人」至「而少病」：原無，據右引補。

〔五〕謂吾師：原無，據右引補。

〔六〕「如臣區區」至「死有餘恨」：原無，據右引補。

全宋文卷五八〇六

王 質 二

論廟謀疏

一曰浮言勿搖。臣嘗論之：夫人之爲國，利之不能不喜，害之不能不懼。惟其當利害之際，喜而不示其喜之之形，懼而不露其懼之之迹，故其虛實不可得而窺，而淺深不可得而測。何者？慮之素定，故不搖，養之素厚，故不驚。彼其輕喜而驟懼者，皆慮之不定、養之不厚，故倉卒迫懼之中，利得以怵而動，害得以脅而遷。嗟夫！天下之變生于有間而可入，善爲國者深藏其喜懼之端，補綻縫隙以自秘其肺腑，使人探之而莫能抵其淵，叩之而莫能揣其鑰，窮搜曲覽而莫能得其要領。當是之時，雖有強鄰悍敵，亦且逡巡退縮而不敢措意于我。臣觀自古謀人之國，既先誘之以利，又喝之以害，所以尋其間也，或者不能，閉其尋之之路，而開其入之之門。喜懼之情洋溢于內，表著于外，故墮其計而不知，此何異搏人而授之以手足，盜在門而自啓其鍵也，其亦可謂大惑矣。蓋昔者秦人欲以十五城而易

趙璧，趙人雖吝于予璧而喜于得城，璧既入而城不割，則倉皇携璧以歸。夫秦人以虎狼之心，欲盡吞諸侯而宰天下，其志豈在璧也，而藉以試趙，趙人信之，則秦人固已得其肺腑矣。是以暴驚陵劫，至于加兵而不忘，蓋知其無能爲也。楚子伐宋不服，令其師曰：「築室反耕。」楚烏能築室反耕也哉，何者？越千里以伐人，而強晉蠢蠢然又有欲動之勢，形孤而心搖，必不能久矣。而華元不得其情，震悼惴慄，奔走求盟，若不可以終日，此其勢不得不折而歸楚。是二國者，其初未嘗有致弱之形，而不能自窒其間。近者傳北朝欲歸河南之地，臣聞之士大夫以爲朝廷至于動色相慶。已而聞北朝欲遷汴京之都，臣聞之士大夫以爲朝廷錯愕而莫知所爲。夫河南之歸、汴京之遷，此不待智者而得其是非矣，何者？古之棄地有三：或不能有而棄，或無所得而棄，或交相易而棄。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河南之不歸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利誘我，而試其喜不喜也。古之遷都有三：或以兵火殘敝而遷，或以鄰敵窺伺而遷，或以形勢迫隘而遷。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汴京之不遷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害喝我，而試其懼不懼也。此正當今室間之時，而喜懼之形烏可輕出哉！臣讀東晉《謝安傳》而詳觀之，處利害之際，至于苻堅之寇而不爲懼，謝玄之勝而不爲喜，未嘗不咨嗟嘆息，以爲後世君子之莫及。而推原其故，則蓋本于慮之素定而養之素厚，是以利不能誘，害不能喝。夫天下之事緣飾之則以文雅，而鎮壓之則以器局。就二者而輕重之，寧不足于文雅而器局之，君子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也。

二曰小利勿動。臣嘗論之曰：靜而觀利害之變，揣其輕重，量其多寡，而擇其害輕利重、害寡利

多者爲之。雖間有所拂于世俗，然固當有所勿恤，何者？天下之利害紛綸反覆于冥漠之中，搏之而不可，執其形尋之而不可，究其端然，輕重自有定勢，而多寡自有定量，甚不難知也。今夫以銖兩鈞石而視衡，則銖不若兩，兩不若鈞，鈞不若石；以龠合升斗斛而觀量，則龠不若合，合不若升，升不若斗，斗不若斛。善處利害者如衡之于銖兩鈞石，量之于龠合升斗斛，深明于毫忽之間，曲辨于勺撮之際。惟夫世之君子心不平而氣不定，高則爲名所眩，下則爲利所怵，是以輕重之定勢、多寡之定量，舉惶惑顛倒而莫知。晁錯之削七國，朱异之納侯景，楊國忠之服安南，昔以爲利一而害百者。利一而害百，雖童子亦有所避而不爲，執天下之柄而不若童子之識，亦可謂大拙矣。臣嘗嘆伏會昌宰相李德裕之善處事，以爲非庸材常智所可及。烏介可汗飢不能振，退渾党項請以部落擊之，因天德軍使田牟以爲言，德裕曰：「不可，沙陀退渾不可恃也，見利則進，遇敵則走，誰肯爲用耶？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敵角，必敗。」黠戛斯來言攻安西、北庭，武宗欲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庭五千里，異時河隴爲我郡縣，故能緩急調運。河隴既入吐蕃，則何所興發，何道餽輓，縱得無用。」嗟夫！有誅敵之便而不進，有得地之勢而不取，此庸材常智之所謂失機者也，而德裕所以揣輕重者甚明，而量多寡者甚精。以爲誅敵而生釁，則不如勿誅；得地而耗財，則不如勿得，故他人以爲可，德裕以爲不可。而今之謀利害者不然。近者括沙田，籍銅器，此其爲利亦末矣。臣聞之士大夫，沙田之數租以石計，錢以緡計，殆不過十數萬，而淮、浙西之民咨嗟憤恨，有甚不堪者。舉天下之銅器而付之爐冶，或者以爲風餐土食之餘，薪烹火化之後，頗不利于鑄錢，而生民器用一掃而空

之。此二者皆以豪髮之利而召天下之怨，豈非謀利害者不揣輕重、不量多寡之過與？臣聞天下之人誰能皆有以順適其意，苟使吾事舉而有功，功成而有利，則雖朝謗夕誹，固有不必問者。今之所圖者百分之勞，曾未有一分之獲，而天下已紛紜議論而不可禁，臣竊以爲善計利害者不爲也。《雪山集》卷二。

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五。

論舉能疏

一曰寬大臣。夫所謂寬大臣者，何也？臣嘗論之曰：古之大臣其操心也不危，其臨事也不忌，是以優游閒散而能有所建立。夫使大臣而下比小吏，瑟縮蹐蹐，常若有所掣其肘而履其足者，左顧右盼，惟恐他人得以短長是非而議其後，坐于廟堂，凜然燕之巢幕也。當是之時，惟夫無能不才慕恩寵、保爵位之人，然後能覩顏安據乎其上。而奇傑大度之士，以有爲之才而束之小吏之律，則亦褻裳而去，有所不顧者。故夫天子之于大臣，使其施爲措置不盡拘于繩墨規矩之內，間有所斡旋提挈，以訾天下之情。夫既爲天子之大臣，則當開胸露臆，以與天子共推無疑之心，不可爲曲廉細謹，以自免于衆人之議而僥倖于久安。而不奪夫曲廉細謹，非所以爲大臣體也，其賢不過爲張禹、孔光，而不肖者乃至蘇循、趙涉。夫其開胸露臆而無所疑，其上者遂爲伊尹、周公，而下亦不失爲杜黃裳、李德裕。天下徒見夫王莽、楊堅之流盜權而取國，以謂凡爲大臣者舉不可以有所爲，而不知王莽、楊堅之

流固不世世有也，如是則拱手卷舌而已矣。蓋昔者堯舜之咨四岳，曰：「孰能父水也？」四岳曰：「鯀可。」曰：「孰能異朕位也？」四岳曰：「舜可。」夫鯀之方命圯族，雖堯、舜亦度其不可用，而四岳乃以甚不肖之人而猥充至重之責，自今視之，必曰是誤國也。舉天下而予人，豈細事哉，而四岳遽以在下匹夫而上居天子之正位，自今觀之，必曰是非所當言也。蓋古之君臣相與忘機于形迹之外，小過不責，大言不怒，然後能濟天下之功。今之大臣何其甚謹也！平日之論薦者，才氣雄渾足以任重而道遠者何人也，議論慷慨足以籌安而慮危者何人也，幹局明練足以剴繁而解紛者何人也？以臣觀之，非雕章繪句而取科第，則守己畏事而省過失者也。夫雕章繪句而取科第，君子謂之陋儒；守己畏事而省過失，君子謂之庸夫，非天子大臣所宜論薦也。然此二流者雖不足以立事，亦不足以累人，大臣論薦而出此，無乃取其不足以累人，而不恤其不足以立事歟？懼馬之奔蹶而求其無奔蹶者可矣，取偶馬乘之，曰吾懼其奔蹶也，不亦太過矣乎！臣非敢妄詆大臣之論薦也，然慮其操心太危，臨事太忌，而偶馬得至乎其間也。欲使大臣操心不危，臨事不忌，則莫若陛下少寬假之，略其小失而責之以大綱。使大臣稍稍釋去負背之芒刺，從容伴奭，措意于法律之外，而專搜天下英偉豪傑之才，必不敢徒爲論薦，以虛文而塞上意。臣愚以謂小有所肆者，乃大有所畏也。

二曰制私情。夫所謂制私情者，何也？臣嘗論之曰：古者才則進，不才則退，舉天下之才而其進退舉不出于此兩者。而今進退才與不才，俱無預乎其間。古者士大夫皆涵養醞釀于學校之中，司徒之所謂選士，則士之秀者也，學之所謂進士，則造士之秀者也，司馬之所謂辨論官材，則又進士之賢者

也。天下之士萃而奔走于天子之爵祿，惟其秀且賢者得之，秀者異于人，賢者過于人之謂也。至于東寄而西棘不得被中華之衣冠，而與魑魅爲伍〔二〕，則皆恬于爲惡而不變者也，夫是之謂有才者進不才者退。自後世才與不才混并爲一，而所謂進退者惟其有力無力而已。有力者不患其不才，而無力者雖有才而不濟，是故爵祿之公器而集乎權勢之私門，此其勢然也。蓋制私者不强其勢而反之正，而使平其勢而不趨乎偏，故祖宗所爲舉薦之格者，所以均天下進退之勢也。今之法大略自迪功推而上之必三削而後遷，謂之關陞；自從政推而上之必五削而後遷，謂之改官。而其上所當舉薦之人以章計之歲有定數，以人計之歲有定員，如是而後有力者有所格而不得騁，而無力者亦得以馴致而序進。臣故曰祖宗所以均天下進退之勢也。自今觀之，進退之勢初未嘗均，非法之有弊也，法爲人所勝也，非人之能勝法也，人爲情所勝也。凡人之情有所畏則有所迫，有所愛則有所牽，迫者、牽者交勝，則天下之公法徇于一人之情，有不得不然者。今夫某人操某人之書而謁于某人，此必有所挾也，挾之愈重，則應之愈速，謂之應副其求者。又如執券之取償，其應之也如取諸懷而予之也。有某章而不敢用，有某人而不敢舉，曰後將無以應權勢之請也，謂之準備。寧忍而不發，以俟夫急而應也。某人禱某人而求薦某人，則某人亦禱某人而求薦某人，謂之換易。內有不酬，從而爲辭曰：「某人債未償也。」或委某人而治某事，則先令之曰：「某事集則以某章薦。」或以某人營某物，則陰囑之曰：「某物至則以某章薦。」謂之酬勞。有不如其所欲，不特不薦而已，又加以罪焉。夫是四弊者，舉內外流之失也。臣嘗謂應副之弊、準備之弊是生于畏而有所迫，換易之弊、酬勞之弊是生于愛而有所牽。臣愚欲望陛下

明諭當薦舉之人，舉某人則列其實，曰臣以某事而舉某人也。既以名聞，則京秩而上付之給舍，京秩而下付之都司，是其所以然而駁其所以不然，既定則付之御史以按其姦。此其事雖繁，然可以制人畏愛之私情，庶幾有所憚而不至于大縱。今某之論曰是無益也。植藩籬，固扃鑰，雖未足以禦盜，不猶愈于撤藩籬而啓扃鑰，以聽其自至者哉！是謂之無益不可也。《雪山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七〇。

〔二〕「不得」至「爲伍」：原無，據抄本補。

論馭臣疏

一曰勿窮恩。臣嘗論之：聖人之服天下，惟其我無望于人，而人不能無望于我夫！是以能鼓舞天下才俊豪傑之士，至于奔走勞苦終其身而不厭。夫天下之才俊豪傑，所謂奔走勞苦終其身而不厭者，何也？有所深慕而不可以遽取，有可得之方而無必得之理，欲進則有所格，欲退則有所不忍捨，聖人默藏其顧盼顰笑，而天下爭先爲役，而聖人漠然，終未嘗有所求于天下。夫使天下才俊豪傑之士稍有所長，則挾其所習以邀其上，軒然自以爲天子不可一日無我也，而天子惟其欲之爲徇，慊然亦自以爲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斯人也。天子以爲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斯人，則斯人亦以爲天子不可以一日而無

我，夫如是則黃帝堯舜不能以號召天下。嗟夫！天下誠不可無才俊豪傑之士也，而不可使之失機，故聖人駕馭才俊豪傑之士，廉于用恩而信于用法，大抵以爲我之所賴于爾者輕，而爾之所托于我者重，我可以無爾，而爾不可以無我。然後聖人之所以憑藉而倚仗者甚重而不輕也。是之謂機。昔者漢高帝崛起于匹夫之微，而與秦楚爭天下，所藉以爲心膂爪牙者惟二三豪傑是賴，然高帝銖分寸量，未嘗有以大慰其心。下某城則得某邑，破某敵則錫某爵，否則終歲不遷，至于以一齊而授韓信，猶靳靳而不肯予。彼高帝非有所嗇，以爲我之官爵有時而窮，土地有時而盡也，要使有時而窮者常若無窮，有時而盡者常若無盡，使夫豪傑之士相與回旋曲折于無窮盡之中而莫自知。此固高帝之所以爲善將將者也。唐明皇寵一安祿山，自營州都督十遷而至宰相，自平盧一軍五增而兼三道之兵，祿山之才未盡而爵祿已窮矣。臣聞之，習鷹者搏擊之權在鷹，而飲食之權在人，故鷹之于人常不惜其搏擊之力，以易其飲食之資，而人之于鷹常重惜其飲食之資，以邀其搏擊之力，而後能用鷹。有淺丈夫者，惴惴然惟恐其不可使也，則雉兔鷄鼠日陳于前，其不颺去者鮮矣，尚安能爲我盡力于搏擊哉！明皇之于祿山是養鷹而飽者也。臣嘗論祿山逆計萌于天寶之中年，然而隱忍涵養以爵祿之窮而後發。是故役使天下豪傑之士，必使彼之才有盡而我之爵祿不可窮。今之爲大將，平居無事，爲天子統會士卒而已，非有攻城掠地之功、汗馬之勞也，然而無故而進某階加某職。夫今之爲大將者類非小官也，馴致不已，不數月可以極人臣之位。昔者曹彬克江南，太祖皇帝惜一節度使不與，拳拳留之，以待巴蜀之平。狄青交廣逐儂智高，議者欲寵以樞密使，獨宰相龐籍以爲西北猶未平，後有大功，何以賞之？蓋其深謀遠

慮，以爲寧使之常有所不足，而不可使之自安于有餘。今無故而窮之，何也？且天下未嘗無緩急也，窮之于無事之時，則何以使之于有事之際乎？臣懼其才未盡而爵祿先窮也。

二曰勿開隙。臣嘗論之：天下之患，其開也有隙，其成也有形。方其開也，棲之則墜，轉之則散，稍縱而弛則復合，往來翕忽，眇眇綿綿，使人可以疑，可以欺，夫是之謂隙。及其成也，掩于東而生于西，抑于內而振于外，極力而攻之，力愈窮而患愈熾，夫是之謂形。天下之患惟不可使至于形成，天下之患而至于形成，雖有敏者不可以措手。嗟夫！世之君子其所以待天下之變盡矣，而惟其杜隙者甚難。彼其智非不足以知也，而知之以爲無足憂，何者？見其微而不察其著，見其小而不極其大，見其所出而不推原其所窮，夫三者是拱手而待變也。蓋臣思之，苻堅之寵鮮卑，李林甫之任邊將，僕固懷恩之裂河北，杜元穎、崔植之縱朱克融，皆熟視其隙，而不爲彌縫補苴，以塞其變，近者至于陷國忘身，而遠者至于遺害數百年而不息。臣嘗密察天下之患，其狀如長江大河，方其激然若有所洩而不能潰，凝然若有所鬱而不得發，回旋曲折，陰蓄其怒于其心，而朝搜暮求，以尋其馳騁奔衝之路。于此之時而不爲之高其隄防，以殺其暴，導其支派以洩其潰，其勢必咆哮騰踴，蕩然而四出，壞城郭，包陵谷而不可治。然天下之人不能曲盡水之情狀，狎其安流而忽其無事，以爲無足畏者，則是引水而橫流于天下也。臣觀漢唐之季，皆由宦官斲喪其國，內脅人主戕公卿，外招姦雄連盜賊，至于舉天下閭然而起，縱橫奔突，天下卒至亂而不可制，蓋其慘如此。臣嘗細究其源，則似甚微。蓋自竇憲兄弟竊威弄權，而鄭衆于是有功，故臣以爲漢之宦官其隙開于鄭衆，其形成于孫程、曹騰，而極

于曹節、王甫。自安南、林邑之擾，而楊思勉于是有功，故臣以爲唐之宦官其隙開于楊思勉，其形成于李輔國、仇士良。國家宣和之末、紹興之初，因宦官而召亂者再，而至于今亦少損矣。平居廣殖貨財，縱享娛樂，窮極滋味，此近習之常態，固無足怪者。臣獨慮其爭引朝士以爲門人，此其漸則不可以不制。且民間之論以爲某人之進某人主之，臣非舉以爲信也，而熟察其迹，則不爲無證，何者？天子之密旨或洩而外傳，而人臣之私情或不旋踵而疾應，非此曹而誰爲也？嗟夫！天下之事有聚必有散，有所甚昵則必有所甚疏。唐自開元之間，高力士引宇文融、楊國忠、韋堅、王鉷，而南北司合而爲一，自永泰以後元載殺魚朝恩，而南北司判而爲二。其合也則南司藉北司以成姦，其判也則南司因北司以成釁，此其勢之相激有不得不然者。今日勿使合而爲一，則異時不至于判而爲二，此陛下不可不留意也。《雪山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五，《南宋文範》卷一八。

論使材二疏

一曰無責全材。臣嘗論之曰：聖人之用天下，常使人欣欣有自喜之心，下自一介之吏，等而升之，人自各顧負荷可用於世。才者常思奮其才，智者常思泄其智，一旦苟可以施爲，則激昂馳騁，惟恐後時而不發。當此之時，天子優游于上，而天下之人奔走于下，大者則爲之勞心以集其事，小者則爲之勞力以濟其職，孜孜矻矻以自逞其能，疲弊辛苦，終其身而不倦。甚者蹈白刃，觸湯鑊，冒患難

而不知辭。惟夫自以爲無用于世，則氣消意壞，雖有才智，久而散緩腐敗，以至于朽然而無用。夫天下之才智可作而不可沮也。世之良弓，激而發之，一寸之鏃可使有千步之勢，弛而放之，與仆株朽木同。故聖人常以有用引天下，以爲無用而自絕，則其可用蓋無幾矣。臣嘗歎息唐人司馬皆天下雄豪偉特之才，如柳宗元、劉禹錫，其所蘊藏蓋百分未試其一。故其陵厲軒昂之氣，雖憂深憔悴之中猶自見其文章議論而不可沒；其精華果銳盤屈而低折，不得已而暴露于荒州僻郡之間，蓋亦有過人者。而程异晚年復振，則唐之財用遂霈然。此豈可以不惜也？蓋嘗讀《洪範》之書，以爲皇極之道廣大而不狹，寬厚而不苛，而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用天下之術，頗可以推見于此，何者？有猷者，有謀略也；有爲者，有膽力也；有守者，有志節也。有謀略者能畫，有膽力者能辦，有志節者能立。此不可不念也，故曰「汝則念之」。雖然，有謀略者或至于詐而不知正，有膽力者或至于縱而不知法，有志節者或至于執而不知懼，蓋非天下之中道矣。雖然，苟未麗于惡者，亦不可以不受也，故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嗟夫！皇極之道，非聖人孰能行之？荀彧、崔浩、張華、王猛之謀略，杜黃裳、李德裕、張柬之、郭崇韜之膽力，申屠嘉、張昭、竇武、何進之志節，此固硜硜者，有所不錄也。臣聞昔者太祖皇帝以大度致天下之士，深知趙普之貪、曹翰之橫，而包涵覆蓋，未嘗見于辭色，故趙普、曹翰俱得以爲名臣。自雍熙、端拱之後，用法愈詳而責人愈密，蓋其弊至于今有二：一曰記舊惡而不開其新，二曰錄其暫失而不責其後效。且天下之士誰能無援而進者？陛下以天下之權付之宰相，凡取予黜陟皆出其手，而今之議者曰：「某人故相黨也。」臣愚不知誰非其黨歟。既斥其

尤，則其他自可以淬磨洗濯而與之更始，故臣以爲莫若棄其舊而開其新。夫人一辭令之不當，一措置之不審，雖大智有所不免，而何必銖稱寸量於其間。銖稱寸量，則自公卿大夫以下，至于州縣之丞尉，其破碎而不全者甚多，而非可以一二數也。故臣以爲莫若略其暫失而責其後效。故夫天下之勢要使輕重兩適，其平而已。臺諫者列善惡之實而致諸天子，天子者權善惡之宜而置諸士大夫，是以能平輕重之勢。何者？臺諫列善惡之實而處之以公，故人無邪心；天子權善惡之宜而行之以恕，故人無棄方。此所謂並行而不相悖者，然臣之論非所施于大奸慝也。

二曰無拘定制。臣嘗論之曰：聖人之于天下，惟其我取必于人，而不能人取必于我，是以天下惟聖人之爲聽。何者？我取必于人則權在我，人取必于我則權在人。人主之所爲奔走于天下者權也，以奔走天下之具而委之于人，則欲富者富，欲貴者貴，如執券取償，其勢不得不應。隨其所欲而應之，則我之富貴有限，而彼之所欲無窮。置而不應，則鬨然有不平于其心，浮躁者則怨怒而形于色辭，而長厚者亦不免歎息滯悶而不能一日釋其意，以爲天子爵祿，彼當予我而我當得也。倚之以必予，而不予以爲吝；計之以必得，而不得以爲枉。故人主多負謗于天下，而天下多不盡力于其君。所貴夫聖人者，不牽于天下之私情，而附合于天下之公論。彼天下之私情，孰不欲富，孰不欲貴？而聖人一以公論概乎其間，必其有可以得富貴之理，然後遺之以富貴之資，故得之則釋然有以自慰其意，而不得者亦慊然有以自愧其中。自慰以堅天下欲爲之心，自愧以作天下不爲之氣。臣嘗讀西漢《百官年表》，以爲武帝規模法度固不若古帝王之粹，而其役用天下皆聖人不言之妙術也。張歐爲中尉九年而遷，而

寧成之遷四年，韓安國之遷一年；商丘成爲大鴻臚十二年而遷，而田千秋之遷一年，田廣明之遷五年。故臣以爲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遲速推。漢制，宰相之闕則取諸三公，三公之闕則取諸九卿。然而石慶之死，御史大夫當遷而不遷，而太僕公孫賀得之；公孫賀之死，御史大夫商丘成當遷而不遷，而涿郡太守劉屈氂得之；御史大夫延廣之罷，九卿當遷者甚衆，無何，取諸濟南太守之王卿；御史大夫公孫弘之相，九卿當遷者甚衆，無何，取諸河東太守之番係。故臣謂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次第度。彼武帝者，以爲吾之爵祿而使天下以意揣而情窺，則吾爵祿之權將折而歸諸天下，是故示之以不可知之端，而引之以不可窮之緒，使天下惟知愛之而爲，爲之而力，而終莫敢有所歆羨邀持于其間。此固武帝之所以爲雄才大略也。邇者大臣之議，患夫在朝廷者居之數月，則悄悄然已有欲進之心，居之滿歲，則汲汲然遂有必進之意，又少遲之，則凜凜然不可留也，是以故歲之詔定日月以爲遷易之限曰：「將以沮躁進者之心也。」患夫在朝廷者不量淺深，不度高下，無故而遷，不愧不得而得不遜也，是以故歲之詔循序以爲進擢之格曰：「將以塞僥倖之路也。」此二者其意則甚公而其名則甚美，然臣之所慮者，士大夫取必于朝廷之爵祿，而朝廷又自開其必取之門，臣之所不識也。夫天下惟不可爲此必然之說也；爲此必然之說，則人將有必然之心。今將致其力者，則先令之曰：「行百里予百金。」而未至于百里，百金固不可得也；至于百里，雖跛蹙者亦無以却之矣。其初欲以致有力者，而其終不能却跛蹙，此必然者之過。爲今日之計，莫若參其才之優劣，揆其績之高下，廢置予奪雜出于必然之間。使天下之人知之而不能名，名之而不能議，然後有以服天下之心而致天下之力。夫使天子之爵祿而日

月可以馴致，資序可以必得，雖童子皆能逆計之矣，而烏能以鼓舞天下哉！抄本《雪山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五。

全宋文卷五八〇七

王 質 三

論固本疏

一曰重淮。夫所謂重淮者何？臣嘗論之曰：有三鎮然後能守河，有兩淮然後能守江。江之恃兩淮，如河之恃三鎮，皆所以藩籬其外而扃鑰于內。自渡江以來，強鄰悍敵相與隔藩墻而分爾汝，蓋無歲而不有疆場之警，然建康未嘗聆西北金革之聲，而長江未嘗染西北戎馬之氣。雖苻堅傾天下之鋒而盡銳于一擲，卒阻于淝水而止。宋文帝與佛狸相抗，彼佛狸之師非脆敵矣，衝蕩飄忽，一旦而臨瓜步，遂與建康相望，然逡巡退避，若不可以終日。故臣以爲晉之所以能保江左者，以兩淮有以當其前；佛狸之所以不能越瓜步者，以兩淮有以邀其後。國家渡江之初，跡未著而心未安，是故有兩淮而不能守。和親之後，誓已定而約已明，是故有兩淮而不敢守，然不能蔽淮終不可蔽江。今沿江之屯有四：一軍駐鄂州，一軍駐池州，一軍駐建康，一軍駐鎮江。平居無事，形聯氣接，可以當衝要而塞孔

道。一旦有急，上下數千里，聚之則不徧，散之則不多，故臣以爲蔽江莫先于蔽淮。非以爲淮之果可以蔽江也，綴之于前而待之于後，則守之也固而應之也閒。蓋軍旅之中，一夫被重鎧，一夫被單鎧，被重鎧者一鎧洞則一鎧存，而被單鎧者一鎧洞則肌膚切矣。然而今日之計，有蔽江之實而無蔽江之名，有蔽江之實則我得利，無蔽江之名則彼不驚，此不可以不熟講也。今兩浙州郡之卒亡者不捕而在者無幾，是故有其籍而無其名，所以供官吏、衛府庫、遞郵傳者舉不能備數。如是則莫若以給役之名而增州郡之卒，小州五百人，大州倍之。今之兩淮地曠人稀而郡縣孤弱，是以有冒禁通茶之商出沒乎其間，發源于江西而波流于江北，蓋嘗震動郡縣，力不能制。如是則莫如以禦盜之名而增巡檢之土兵、尉司之弓手，小寨土兵二百人，大寨倍之，小縣之弓手百人，大縣倍之。一路有幾州，一州有幾縣，一縣有幾寨，誠能皆勇銳悍敏之夫，屬之以戈矛弓矢之法，而示之以坐作進退之節，誘之以賞，懲之以罰，不出五年，則精兵可以所在而有。此可謂我得其利而彼不驚者也。陛下若以臣之言爲然，則密諭兩淮之計臣，可以損其餽軍之數而留之以爲養土兵之資，則兩淮不爲無用，而緩急可以綴敵，長江不爲無助，而倉卒得以爲備。蓋天下之事不可使庸夫處之，庸夫處之則坐安而待斃，不可使徧夫處之，徧夫處之則張皇而生變。惟夫緩不爲庸，急不爲徧，然後能收冥冥之功。是臣之策也。

二曰重蜀。夫所謂重蜀者何？臣嘗論之：蜀之常勢非盜賊竊發、蠻夷侵擾之爲可憂，而將帥專制之爲可畏。自古蜀之盜賊惟公孫述、李雄崛起于閭閻草野之中，猖狂僭竊，以干正朔。蓋其適逢大亂之世，自李寶、張忠之敗，羅尚之死，而朝廷不復有一戈一戟入劍閣，縱橫飄忽，聽其所往而莫之

限。故此二人者前無所忌，後無所顧，得以坐成割據之勢。其餘如漢之馬相、趙祗，晉之譙縱，本朝之王均、李順，皆不旋踵而撲滅。唐自天寶以後，蜀歲被南詔之擾，蓋嘗一至成都而不能居，又嘗再犯而不能入，然卒以奔敗而遠遁。故臣以爲盜賊竊發、蠻夷侵擾不爲蜀憂，何者？主客之勢然也。今夫蜀地險阻而離隔，其人柔忍而樸厚。惟其地險阻而離隔，雖有盜賊卒起于其間，而首尾肘腋不能以相應，故其心搖。蠻夷無故而深入，則斷續先後不能以相入，故其勢孤。心搖者易散，勢孤者難立，可以爲一時之擾，而不可爲久遠之患。至于柔忍樸厚之人，呼之則來，招之則應，有姦雄桀勇之夫而專制乎其上，浸淫漸漬，久而必至于爲害。故唐之崔寧、韋臯，皆積屢歲之久，遂擁兵擅利，以抗朝廷。梁之王建、後唐之孟知祥，亦皆先恢拓其腹心，而長養其羽翼，一旦反目，而從容談笑，坐得數千里之地。小而爲崔、韋，大而爲王、孟，久而制蜀，未有不然者。此臣之所以爲今日之慮也。今之制蜀者，其初始有一時之功，栽培涵養，而遂有不可拔之勢，兄弟之相承，支黨之相聯，吏之奉承其風旨，民之習熟其名字也，蓋已久矣。夫平居無事，彼猶肯以虛名奉我，我得以虛名役彼，彼不幸有搖足之變，則虛名有不可施而實禍將生。蓋臣以爲杜鴻漸擇其所畏，假之以兵而布之列郡，以扼其勢而制其姦；安重誨納京師之兵，扼蜀之腹心，以幸其有所憚而不敢動，而不知圍虎豹于一閑，跳踰奮囓，乃所以趣其鬪，擬刃于人胸，手足不疾應者，未之有也。鴻漸之策是圍虎豹于一閑，而重誨之策則擬刃于其胸也，故二策之在今日，皆有所不可行，何者？將以銷變而反以生變，非朝廷之利也。臣愚以爲鎮靜而不驚，寬緩而不迫，久遠而有利者，莫若厚恤二川之民，于常賦之外時有所蠲除其征

需，于常備之外時有所寬簡其力役。間遣使者發德音，下明詔、丁寧委曲，爲之訓辭，而深卹其疾苦。蓋朝廷之待巴蜀必有以大過于江淮閩浙湖廣之民，而後有以大慰巴蜀之心，使其常有不能忘朝廷之心，則緩急之際，斯有不忍負朝廷之意。夫如是，則將帥能有兵而不能有民，有兵而不能有民，則可以爲患而不可爲大患。今兩川之民外資邊屯，內供朝廷，以臣度之，蓋必有重困者。縱而不收，恐爲專制者資耳。《雪山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五。

論鎮盜疏

一曰收其所畏。夫所謂收其所畏者，何也？臣嘗論之：江西之贛，其俗尚鬪而喜殺，浙西之嚴，其俗好大而敢爲。蓋其山川土木峻急暴厲，故其風聲氣俗頑獷悍戾而不可告語。平居無事，聚博族飲，叫號鬪詈，以輕犯鞭扑；甚至于發豕露刃，揭關而掠財物，以輕犯刀鋸；又甚者至于捍城保壘，蕩覆都邑，竊立名字，以輕犯兵革。蓋臣嘗聞之，犯鞭扑者無日而無，犯刀鋸者無歲而無，犯兵革者雖不常有，而遠者數年，近者間歲，時猖狂竊發乎其間。此二郡者蓋今日盜賊之淵藪也。臣嘗以爲贛之盜不可使出，而嚴之盜不可使守。贛之巨鎮不二百里，而南安小壘介乎其間，未足以分贛之勢也，故贛之盜坐而守贛，則必爲禽，縱而越嶺，則二廣可以鼓行而無憂矣。二廣之城池器械士卒錢穀，以臣度之，恐不可以支倉卒之急，一旦有數千百人掉臂而疾呼，不知其誰爲抗也。故曰贛之盜不可使

出。嚴地險阨而峭狹，崇岡之路不可並臂，胥口之溪不可橫舟，一夫守其衝，可以當百夫之力，故曰嚴之盜不可使守。往者齊寇之擾贛所以易禽者，在于守而不能出。方寇之擾嚴所以不長者，在于出而不能守。使二郡不幸有警，而又有豪傑深謀遠慮者爲之畫，彼其鑑齊寇之失，必不肯守，鑑方寇之失，必不肯出，若是則非可以猝制也。臣嘗熟講歷代制禦盜賊之術，雖紛紛多端，而其要不出于刑以爲之懲，賞以爲之誘。而二郡之民蓋刑之有所不能懲，而賞之有所不能誘也，故兩策皆不可施于二郡之間。臣嘗聞之二郡人，曰二郡之民不畏天子之官吏，而畏鄉里之豪強，是以不伏官吏之約束，而伏豪強之號令。蓋豪強之所以爲重者有三：智過人，勇過人，穀粟之蓄過人。有是三者，桀驚之民不得不低首下心，折節而歸豪強之門。爲今之計者，莫若諭郡縣之官吏，重爲之禮貌以致其敬，輕爲之科率以結其愛。內有盜賊，則假之以權以要其成；苟有功效，則縻之以爵，以收其桀驚之民。何者？郡縣之官吏不能制其命，而豪強能服其命，此其爲畏侮固不同矣。故臣以爲漢武帝不當殺郭解。解之陰賊感慨，姦人之雄也，恃氣以犯法，藉義以報仇，其情固可疾，而其人亦甚不可廢。臣嘗讀西漢《游俠傳》而觀郭解之始末，以爲容一夫之姦而可以制千夫之姦，雖有害亦不爲無利。蓋天下之事利害兼行而不可偏去，所貴夫善計，惟擇其利多害少者爲之。故兩者兼權，利可以掩害，而害不可勝利，此非深窮乎利害之端者有不能知，雖知亦不能行。嗟夫！愚臣之策，將爲文吏之所誚矣。

二曰制其所主。夫所謂制其所主者，何也？臣嘗論之曰：盜賊之所出者有三：一曰飢民，二曰愚民，三曰姦民。飢民求生，愚民求福，姦民求利。其初皆生于有所避、有所慕，而要其情之所終，則

有可返者，有不可返者。可返者飢民，不可返者愚民、姦民也。何者？飢民之爲盜，非有所大欲也，無可生之計，是以爲冒死之策，而其心未嘗不好生惡死也。至于情之所迫而勢之所切，以爲生者必死，而爲盜者猶介乎可生可死之間。當是之時，苟非忠信廉恥之人，其誰能安坐而待必死也。故歲凶則不得不爲無恥之謀，攻掠攘奪，以濟一旦之命。歲豐則逡巡銷縮，返而顧其有可生之路，幡然動其欲生之心，其勢不得不返田畝。故飢民可閔而不可疾，可濟而不可殺，有所甚擾，亦有所甚不必畏也。惟夫愚民之求福也無厭，求之于佛者而以爲未足，又轉而求之于鬼神，求之于鬼神而以爲未足，故左道惑人焉，則是食菜事魔者，蓋生于愚民求福之無厭也。姦民之求利也無已，然情而不肯爲農，拙而不能爲技藝，以爲務農而業技藝，所獲無幾，而其勞有不可償者，故相率而猖狂于三尺之外，以僥倖于十倍之利。得利而死，姦民之所不恤，則是盜販茶鹽者，蓋生于姦民求利之無已也。求福之無厭、求利之無已，是心易入而難出，易聚而難散，可以術解而不可以刑迫。且朝廷所以禁止食菜事魔者可謂甚嚴，而此弊未嘗除；所以限制盜販茶鹽者可謂甚密，而此弊未嘗絕。爲官吏者熟視而不敢訶，曲蔽而不敢去，無事而去官，則後人當其患而任其責，豈暇爲拔本塞源之術也？然臣以爲小人可離而不可合，小人合而爲朋，未有帖然者也。臣往在江西，見其所謂食菜事魔者彌鄉亘里，誦經焚香，夜則鬨然而來，旦則寂然而亡，其號令之所從出而語言之所從授，則有宗師。宗師之中有小有大，而又有甚小者，其徒大者或數千人，其小者或千人，其甚小者亦數百人。其術則有雙修二會、白佛金剛禪，而其書則又有《佛吐心師佛說》、《涕淚小大明王出世開元經》、《括地變文》、《齊天論》、

《五來曲》，其所以爲教戒傳習之言，亦不過使人避害而趨利，背禍而向福。里民眩惑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以爲誠可以有利而無害，有福而無禍。故其宗師之御其徒，如君之于臣、父之于子，而其徒之奉其宗師，凜然如天地神明之不可犯，較然如春夏秋冬之不可違也。雖使之蹈白刃、赴湯火可也。由是言之，莫若擒宗師則其徒不解而自散。盜販私鹽臣之所甚詳也。臣往在江西，見其所盜販茶者，多輒千餘，少亦百數，負者一夫而衛者兩夫，橫刀揭斧，叫呼踴躍以自震其威，使人有所畏而不敢迫。其在江西，則江州、興國軍屢被其害，其在江北，則舒、蘄之國不堪其擾，積累浸漬而不已，臣恐其患不止此數郡也。臣嘗推其原，以爲非獨此曹之過也，北界利其茶，則以貨誘之于外，園戶利其貨，則以茶誘之于內。北界雖未可以制，而園戶我之所及制也。園戶有茶而不敢售，則姦民欲茶而無所得，臣不知其自能採而煮治之耶？由是言之，莫若禁園戶，則其黨不治而自銷。然欲擒宗師，要使勿驚；欲禁園戶，要使勿怨。何者？無故而擒其首，則其黨疑，其黨疑則懼而有所煽而爲亂者。臣願陛下密詢州縣之臣，籍記其宗師之姓名鄉里，多方誘之，使自陷于刑辟而後鋤治而誅絕。夫如是，則可使不驚。園戶所資以爲生，私茶之商也，驟塞其資之之門，則必有不平之心。臣願陛下增降長短之引，使其茶有所宣洩，而不至于底滯。夫如是，則可使勿怨。陛下試熟思之，足以見愚臣計利害如此其深也。《雪山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九，光緒《興國州志》卷三三。

論州郡財賦殿最賞罰劄子

臣竊謂方今天下之財，患在于散而不能收，隱而不能出。能收其散、出其隱，據度外之財，自可了目前之事。臣愚不知生財大計，獨以爲禁姦懲慢，謹藏嗇出，猶爲庶幾。且一州之中，姦欺逋慢漁取有司之利，蟻漏公上之財者不知其幾，精神思慮一有不到，則財賦隨去。臣嘗竊喻如手中搏沙，放手即散，隙中觀騁，轉眼即失。此物一去，則百事盡廢。今陛下郡國布在宇內，臣竊料其間上下熬煎支吾不前者居其大半，此其財賦亦未嘗無，或逋滯不集，或滲漏不見。逋滯不集者促迫之不得其法，則逋滯無可集之期；滲漏不見者搜索之不得其處，則滲漏無可塞之理，因仍而不救，則至大壞。凡今陛下郡國其已壞者不知其幾，其將壞者又不知其幾，恐遲數年不復有可爲之地，其于陛下國事所係非輕。臣所管州最爲鄙陋窮薄之處，又適當倒廢敗壞之期，陛下溥博高明，固所具知，而臣二年之間補發舊欠十萬有餘，綱運上供州郡支遣五十萬有奇，而終任見在又二萬有奇。以此知世不可謂無財，而散慢不收、隱匿不出者，以歲計之不知其幾何，以天下計之又不知其幾何。方其散且隱也，則此物或落于姦欺之手，或委爲廢棄之物。及其收且出也，則一物成一用，一用濟一事，以歲計之，其所濟不知其幾何，以天下計之其所濟又不知其幾何。臣蠢愚寡陋，安知爲政，徒悉臣之心，窮臣之力，收拾一郡之財，羸辦二十年之事，而況郡國之大有什百于此，人才之能有千萬于臣者乎！近時一二儒臣所

至之處輒稱沛然，則陛下宇內之財，果不可謂無也。有人然後有政事，有政事然後有財賦，人廢而政事弛，政事弛而財賦始不可見矣。陛下凡臨事遣守臣莫逃聖鑑，然非賞罰殿最則無以爲勸沮。臣願陛下明詔監司，凡本路守臣如綱運上供無拖欠，州郡官吏軍兵支請無積壓，或拖欠積壓者，每歲各擇其尤一二人以聞。陛下躬出剛斷，顯行黜陟，能者有以自喜而愈不惜力，不能者自知其不可爲，必求引避。又將有自爲量力，不敢試郡以謀苟祿者，不待沙汰而庸者去，不勞選舉而材者出。自此州郡可以各自支持，陛下可以少息思慮。雖未能大治，可漸冀小康。伏惟陛下裁擇。《雪山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二。

論吏民劄子

臣嘗論古之爲吏者無所忌于民，而爲民者無所忌于吏，吏民不相忌，故其情通而氣協。情通則無乖阻，氣協則無鬪爭。古者郡邑之間，吏不猜民，民不疾吏，懽忻怡愉，如父子之相信、兄弟之相愛。平時追呼號召未嘗及于民之門，而鞭扑笞箠亦未嘗切于民之肌膚，間則出之阡陌，勞來相勸，以勉其耘耔蠶織之事，然其色怡和而不厲，其辭委曲而不徑，若有以傷民之情者。故民之于吏依依切切，常有慕戀感悅之意，出力以供其衣食，雖甚勞而不辭。及其無事之時，則又爲補葺其宮室，以庶幾無虞于風雨鳥鼠之害。蓋嘗讀《詩》而至《七月》之篇，則見其吏民之情相親，豈弟慈祥，無纖毫

齟齬扞格之態，故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又曰：「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其情亦可見矣，然猶以爲未也。「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葇，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績以爲己裳，而公子則以玄黃，貉以爲己裘，而公子則以狐狸，蓋其不敢自愛其身，而愛其吏也如此。當是時，爲吏者優游泮免得以盡其志，而爲民者謹朴勤厚以安其身。雖有狼戾無親之人，咸悅慕而不肯疾視其上。蓋自秦商鞅設法以鬪吏民，而其情遂離散而不可復合，而平居吏之視民惴惴然如覩其仇讎，故吏得間則肆其忿以毒民，而民得間則泄其憤以毒吏。蓋嘗思之，至于秦皇二世之際，郡縣之吏屠人之父、戕人之子，暴虐慘酷，假天子之法令以濟其凶。及夫劉、項、勝、廣之變，則紛然剗刃于郡縣之吏者，不可勝數。蓋其勢之相激不得不然者，故臣謂吏民不可使之相忌，忌則爭，爭則必至于交讎而不可止，而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平其爭之心，而反授以爭之之具以趣其鬪。其初欲制姦吏而不知其弊，或至于長姦吏，姦吏未必可制，而良吏先受病矣。今夫民之訟長吏者，使其誠無辜而濫罪，則不得不自伸其冤，誠過制而橫斂，則不得不自訴其抑。然其間或陷童僕以伺其陰，或結胥吏以制其失，或揚與之往來而餽遺，他日則持之以爲不法，雖狡猾者未有不墮其計也。此其端生于豪強兼并之家恃勢以暴民，挾私以屈法，多不便于能吏，是故必欲擿發搜求而使之去。且今之爲郡縣之吏者，蓋亦甚難矣，監司不卹郡縣，故嘗有不時之需，稍緩則符檄紛紛，逼切則急于星火；權要不卹郡縣，故嘗有難應之求，稍不如所欲，則怒罵陵拂，以至于浸淫搖撼，以快其志；而又

加之兼并豪強之民，持其短長以逞其詐，以肆其橫，殆非所以保護能吏也。嗟夫，郡縣之間烏能事事盡善而人人無失哉？臣愚以爲非有大姦大慝，一號令之不審，一措置之失當，不甚害民而蠹國者，則包涵掩覆，有以略其過，責其效而盡其才，使豪民不至于縱其姦，而能吏不至于沮其志。如是而吏民之爭庶乎其可息也。《雪山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八，光緒《興國州志》卷三三。

謝賜御書經解表

漢儒集記，表裏六經，義畫爲章，範模多士。降自雲霄之表，光生儒苑之間。凡委質之諸生，舉銘恩于方寸。中謝。竊以炎圖二百餘載，名家獨生于戴生；記《禮》四十八篇，得趣惟深于《經解》。綴葺雖嬴秦之後，源流蓋孔聖之遺，纂精義于千言，闡大猷于六籍。其爲人也，喜入國而可知；不在茲乎，幸斯文之未喪。遇大聖而知其解，等百世而莫之違。爛奎壁于寶跗，震龍鸞于樂石，豈結露霏煙之比，將赤文綠字之侔。是何螢雪之儒，方竄衣冠之版，至爲疏賤，亦預光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溥有容，恩深無極，育士類以阿陵之大，器人才于榱桷之微。憐臣等辛苦之累年，既見君而心則喜；念臣等遭逢于一日，盡棄舊而新是圖。爰頒雲漢之章，用改革茅之觀。在泥塗久矣，甘爲蹭蹬之流；見聖王師之，更被昭回之飾。臣等敢不肅容斂衽，維義誦言，立則見參于前，洋乎如在其上。天高明而地博厚，孰報鴻慈；《詩》溫厚而《書》疏通，誓遵往訓。《雪山集》卷四。

代張江州謝到任表

賦政外臺，弗稱將明之旨；承流支郡，遽膺師帥之權。仰大君觀過之仁，開小臣自新之路。拜命跼蹐，感恩涕洟。中謝。伏念臣學無本根，材有劑量，精神困頓于百憂之後，齒髮彫零于多病之餘。生也有涯，寢迫駸駸之老景；身其餘幾，但存耿耿之壯懷。雖一行之尚堪，恐萬分之無補，腰佩魚符之寵，心慚鼠技之窮。方九重念彫瘵之民，有如赤子；罄四海盡循良之吏，安用菲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紘埏，海涵動植。憐臣賦命之淺薄，數蹈于網羅；察臣起家之艱難，粗諳于稼穡。爰假列城之守，俾行平日之知。臣敢不謹守教條，明宣德意！必先四者，願推施仁發政之心，比及三年，儻獲有勇知方之效。《雪山集》卷四。

天申節賀表

歲運臨丁，月元建午，咸得離宮之正，永爲炎德之祥。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陶鑄帝皇，權輿宇宙，解乾綱而授聖，襲氣母以存真。雖令萬歲之三呼，適動九霄之一笑。臣置身西服，稽首南山，阻陪百執之聯，同上億斯之壽。崆峒大道，非下土之可聞；姑射餘休，尚含生之受賜。《雪山集》卷四。

會慶節賀表

時夏陳常，載育后稷；大商燮伐，篤生武王。惟上天祐海內之民，故元聖遊人間之世。恭惟皇帝陛下叶膺符籙，宗主生靈。自聰明睿智之有臨，覺氣焰威靈之頓著。方千里者九行，提全覆之封；呼萬歲者三茂，對無疆之祉。臣馳心北極，稽首南山。十聖相望，遠紹長春之盛；兩宮難老，永延德壽之期。《雪山集》卷四。

代張魏公謝表

授任無方，功垂成而忽敗；至仁不殺，罪當死以更生。既苟追于大刑，仍弗移于故任，彊顏拜命，流涕銜恩。中謝。伏念臣遭時艱虞，受國光寵，自惜四朝之舊物，嘗居百辟之上游。意廣才疏，乃自天而夙賦；主憂臣辱，實無地以能容。自叨授鉞之權，每切繫纓之志。痛國威之不振，致邊警之多虞，誓以三軍，決于兩陣。轉石之勢，方疾投于千仞之顛；破竹之威，旋見格于數節之後。當知難而遂退，乃貪進以不休，衆散而歸，民逃其上。莫解陸沉之憤，益深旰食之憂。嚮郊次以哭師，至下行秦伯之事；載厨車而徇市，將奚逃漢法之誅。敢期肉骨之恩，尚詭焚舟之舉！雖回谿失律，他日冀

黽池之功；然城濮喪軍，何顏見申息之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順帝之則，與神爲謀。憐臣耿耿之孤忠，惟知徇國；諒臣區區之小信，尚足使人。遏橫議于風波，脫微軀于鼎鑊，盡蠲宿負，俾勵後圖。臣敢不蒐攬智能，申明紀律。焚龍庭而犁沙漠，終必望燕然之銘；馘王雙而遁郭淮，行且報街亭之辱。《雪山集》卷四。

代慰安恭皇后祔廟表

升馭于天，莫瞻柔範；妥靈于廟，永闕徽音。共銜厚載之恩，益結無窮之痛。恭惟皇帝陛下道隆正始，德茂齊家，忽彫婺宿之輝，遽失坤輿之助。雖瑤池之燕方適，難回王母之游；然《關雎》之應已成，無損《周南》之化。願寬哀抱，俯慰羣情。《雪山集》卷四。

代虞丞相冬雷待罪表

閉藏之月，雷乃發聲；輔佐之司，義難逃責。伏念臣推移至此，經濟蔑然。在二三臣之間，才最居于下乘；越數千里之外，位猶玷于元樞。難使處中之臣，獨當弗若之咎。伏望皇帝陛下上承天意，下酌民言，責其無補于朝廷，正以有常之刑典。蓋《坎》《離》易位，是豈爲標末之災；雖天地至仁，

不敢望函容之造。《雪山集》卷四。

代虞樞密謝賜臘藥表

煥發寶奩，寵頒芳劑，感便蕃之恩渥，覺疲茶之身輕。伏念臣粵自違離，增多衰病，蒙被慈皇之鄭重，記存窮塞之荒寒。內分龍藏之珍，外傳螭文之寶，爛榮光之璀璨，盡私室以驚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幃穹窿，露濡汪濊。俯憐老至，雖曲意于扶衰；自恨力愆，終懷慚于報效。《雪山集》卷四。

代賀皇帝加上太上尊號表

降鸞輅于瑤庭，啓龍泥于玉策，慈顏端受，嘉氣橫流。伏以上帝之統昊天，膺御曆含真之號；皇祇之鎮后土，受承天效法之名。光堯道契于粹精，明慈德參于博厚。豈容稱謂，弗配乾坤？恭惟皇帝陛下親受聖傳，密符帝則。雖據域中之大，益敦膝下之嚴，涓選休明，鋪張閎偉。大安虛稱者八載，曾莫貢于單辭；興慶露請者再章，終不逾于四字。緬稽缺典，稍曠榮觀。而況貞觀弗逮于壽安，至德亦違于元獻，未聞雙冊，疊奉兩宮。創行交舉之儀，集在重熙之日。臣受二儀之生育，託兩曜之光輝。自阻宣承，莫預嵩呼之列；惟知明察，永增川至之休。《雪山集》卷四。

代賀太上皇后加尊號表

金繩貫冊，覆以慶雲；王殿騰章，麗乎華日。壽先福五，慈冠寶三，疊顯號以再昇，沸歡聲而四溢。伏以元天標美祥符，崇聖祖母之尊；效法增徽政和，闡皇地祇之盛。仰瞻霄極，妙契靈真。儻非殫賁飾之文，曷可稱坤元之至？恭惟太上皇后殿下化光育物，德厚承天。《震》一索而得長男，付之大寶；《晉》二爻而福王母，燕我鴻釐。御瑤池九色之龍，秉玉女六丁之籙，陪真人于雲表，玩浩劫于塵中。《關雎》詠《周南》之風而不指其名，《思齊》顯太任之性而弗彰其號。極全功于今覩，掩曠典于前聞。臣雖觀善者之機，莫測淵兮之似，惟深鼓舞，盡謝形容。仰至德乎上皇，對揚休于吉日，頌徽音乎慈母，同衍壽于靈芝。《雪山集》卷四。

全宋文卷五八〇八

王 質 四

與張都督書

某自四月離揚州，今至南陵，三日而行四百里，勞苦之狀不言可知。獨是陰以觀聽求諸道塗，蒼藂見聞，或可以補助萬一。前書略以某人御下無狀之迹告之欽夫，持兵劫屬官之書，擬刃臨總領之輿，縱火焚編民之草，乘酒撞納婦之居，甚不祥也。某在相公左右未嘗聞之，某猶不聞也，計不復至於相公之前矣。然則相公平日所聞，懼有非其真也。夫居人之上者，下之顰笑屈伸無所不當知之，故能得其隱微而爲之瀦洩。古之爲君也，或出入南畝之間，「曾孫來止」是也；爲吏者或旨否饁食之際，「田畯至喜」是也。凡爲此者，無所不知之道也。後世之民視君如帝，視大吏如神，視小吏如龍麟虎豹，可見而不可近也，故上之人耳目寢狹而下之人肝腸寢壅。幸而達也，未有無所歷且無所託而能也。對面之間，猶有乖隔，況涉數傳之後乎！相公之尊，其得見者有數矣，見而敢言、言而敢盡者又

有數矣。故某惟相公平日之所聞有非下情所誠然者。古之君子以苦言爲良藥，以甘言爲美疢，何者？苦言之多出於情，而甘言之或浮於實也，雖不皆然，要十之八九矣。前侍相公，因言趙沂來告吳璘之師復振，西人之歸不絕。近見馮時行移書唐立夫，深病璘而危蜀。趙子之論是，馮子猶不失憂時愛國之賢者，馮子之論是，趙子可勝罪乎！然則，馮子非欺人者也，趙子雖不欺人，爲人所欺，則未可知也。某亦安知某人爲能與否，有不令子弟，足見其無賢父兄矣。然此言難信者，此事非某之素習也。耕織當問奴婢，軍旅當問武夫，書生非其業也。問佛於僧，其知之固也，至於飲酒茹葷爲僧之病者，其徒未有肯自列也，問他人則知之矣。相公重以軍旅之事而問士大夫，亦重以士大夫之議而言將帥，豈不以非其業故耶？古之豪傑部賓客以軍法，是滅秦抗漢之規也；敕兒曹爲部曲，是駕魏陵吳之勢也。近見陳阜卿云，始謂御軍爲難，今又措置民兵府卒，乃知不過如此。某云天下本無難事，意解便了。然兵非士大夫之所常習，亦非士大夫莫能深知，此物與鬼神造化相通，非庸人所能輕解。故某前書略謂欽夫軍旅之權，當使漸入士大夫之手，只陳阜卿、張晉彥之流使居兵間，戈鋌刀槊之下，便有古人之風。今數大卒爲之，沒世不能有美績也，敗壞五家軍政，職是數大卒，而又燈燈相傳，源源不絕，態度殊不甚遠，尚有加焉。有陳金而置廡者，必無宿城之奔，有素服而殿師者，必無德順之效，此豈過誤哉！相公以此知諸將之才矣。早晚還歸廟堂，維新憲度，若不易今日之軍政，亦不過今日之武功而已。相公之誠通天地而開金石，蓋有餘也，然精神寢改於前時，功業未滿於初心，徒使相公深悲浩嘆之不足。前日臨分之際，相公忽動山林之興，退與欽夫道而傷之。諺云：「指望張三作王大，

爭奈王大是張三。」蹉跎相公至此者，則此曹爲之也，豈獨諸將之罪哉！張晉彥聞已得祠，必過維揚謁相公，試留與語觀之。偶動懷抱，不覺宣洩，尚惟鈞恕。《雪山集》卷八。

與湯相書

某於四月二十八日嘗以劄子訴相公，以家貧親老之狀乞一官職爲養伺。候二十七日不得報，迺五月二十五日再以劄子申前懇益切，伺候又二十日，猶不得報。某竊自疑，相公前後再當國，天下之才超軼驚邁，如張孝祥諸人皆弭耳下心，聽命效力而不辭，不獨相公有以服之，殆有以致之也。故近世宰相之門多人物者，無如相公。《詩》不云乎「有卷者阿，飄風自南」，阿卷則風至，禮盡而士附，某以身試之而未然，豈有所得罪於相公？窮思深維，不可謂無罪，然不得爲罪也，敢爲相公陳之。天下之人苟非園公、綺里之流，誰能無求于宰相？受其求者尊，則求之者卑，惟其習爲卑也，故擎跽曲拳促縮喘吁，猶以爲不足。某今未嘗一涉相公之門，移書而求官，閱月而狎至，夫爲天子之宰，而匹夫可遙令且可趣得耶？此其罪則近乎傲。羣天下之士而教養之于都，其名曰太學，以博士正錄五七輩相與董治乎其事，其名曰學官。其人雖未精選而間亦頗有所擇，故金銀伏獵稍不至其間。而某驟出草萊，未嘗爲朝廷試用，雖以舍選進士發身，又烏知其非金銀伏獵之流而遽有所求乎？此其罪則近乎僭。傲與僭某不敢有所加飾，獨念前日幕府之廢，亟欲解歸而未能忘懷于相公，猶僥倖夫一見而庶幾

乎有成，則歸且有辭以白大人而少慰其心。是以匍匐奔走而來，至東林而嬰疾，有故人者館之，蓋將調護以待其平而自致相公之前。又慮夫延日淹月，不能以卒安，而蘊結含蓄之情有所留滯而不得疾吐，如茹物于其咽而不下，是以出此迫切率易之爲，而不知其非。夫江淮去行都千里而遠，東林去行都百里而近，不憚千里之行而辭百里之役，夫豈人情，形近乎傲而心非傲也。某入太學一年而校外舍，二年而升內舍，三年而中上舍，季考月書，苟以事而不至，蓋未有至而弗獲者。歷數前後，或者以爲某積累之頗多，而步驟之最速，且以爲其人能自別于其徒，略無場屋銷落塵滯之氣，而其爲文無所大戾於繩檢，雖間有所不與，亦以其取名之太多而躐等之太亟。曳裾其後者不能無不平於其心，至數某不肖之迹，則亦不過布衣平時之常態，滕甫、馮京反以得聲而取重於世者也。今之爲學官者率出于進士之高科、宏辭博學之異選、三舍之聞人，而三舍所居且多于其他。某有其一而又居其多，則亦不可謂全無涉也。五年之積，雖無一日之歷，蓋嘗用大臣之薦，得冊府之召。近年召試而報罷，不旋踵而物故者許必勝也，經年而爲學官者劉度也，四年而漠無他授者某也。某似必勝，則猶有喘息苟存于明時，似度則歲月遄迴，殆或數倍過之。某之負釁也，則以某人密授之某人而陰嗾以某人，某人之怒某則以某爲主坐而不往見，某人之怒某則以某辟屬官而不肯行，而某人則奉之行之者也。夫某人某人之爲人自有公論，某人死而某人廢，凡其所排棄者無不奮迅光明，而有以自伸，而某獨流落棲遲，未解某人某人之冤，幸未至于與必勝同科，猶可以援度而爲例。名近于僭而實非僭也。相公淵博超明，豈不孚乎其心而疑乎其形，察乎其實而牽乎其名，猶宛轉遲回于此，非相公有所靳吝而不肯予，

特欲矯揉頓挫，使知官爵之不易得而世事之難期也。相公教誨之情甚至，某感服之心甚深，然而相公所以遷延者至再而某所以哀鳴者至三，相公矯揉頓挫之功不可以有加，而某急切懇迫之辭亦不可以有進。上之不可以有加，而下之不可以有進，其勢皆將窮于此。方其未窮也，猶有所待也，至其窮也而不再，而後可以絕望而無所待。天地之爲秋冬也，風戕霜剝而物不怨，形槁精乾而物之望不絕，何者？秋冬于今，而春夏于後也。使萬物知天地惟秋冬之專而無春夏之繼，其望絕矣。望絕則天地之造化亦窮，故天地于萬物相資而至於無極者，吾之造化不窮而彼之望不絕，是以能久。伏惟相公推天地造化之心，略去其傲僭之罪，而深察其至切之情，度其勢之窮而無使其望之絕也。是用刳心瀝辭，重足聽命。《雪山集》卷八。

與虞宣機書

某乍去恩門，忽忽若有所失，如詩人所謂「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若非恩義相關，豈復滯情如此？伏想賢父子之間所以鍾意不肖者，若合符節。龜山老禪有云：「已到岸人休忘後，未曾渡者要須船。」蓋記錄可見其詳者，一佛、三十三祖、五十二世、一千七百餘尊宿，無他事業，止是岸岸相濟，舟舟相渡，到岸自己事了，度人佛法事了。達磨謂神光云：「吾從南印來東土，踰海越漠，爲法求人。」此聖賢傳心付印之急要，至勞至苦至痛至辱而不辭，載在詩書，揚善

推賢亦是法也。在出世界法則爲報佛恩，在世間法則爲報國恩。不獨是學人身分上事，自是尊宿性命上事。學人委命以求師，先覺捐軀以求嗣。西來之初，達磨腐舌爛腸，甘天下之至毒，而神光斷臂立雪，極天下之至慘，與後世兒孫輩立本來面樣。今世有堪爲法嗣而不遇引接之人，有收爲子息而不堪付授之寄，豈惟禪門，士大夫亦然。某于恩門委身投誠，如須彌山永無退轉，如恒河沙永無窮竭，于是恩門于某未知肯與一指頭禪、三頓棒法否。若謂果然，則「野水無人渡，孤舟空自橫」，又未知其說也。老子問于常樅曰：「何以教我？」常樅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樅曰：「是已，人情遠則疏，疏則忘。」今某遠矣疏矣，願毋相忘而已。《雪山集》卷八。

與虞相書 一

某以凜冬之嚴歷馬嘶饒風之險，以盛夏之烈犯瞿唐巫峽之暴，以期年之間而行數萬里之遠，以介之微而當鸚鵡之憤，可謂天下之至危至苦。幸而死脫，遂此生歸，凡身體髮膚父母妻子皆相公再與之餘，置勿復道也。某心彫意謝，無意從官，固與相公有言矣。自師友親戚交謁更諫，皆不以爲當以義相感者，以爲自秦漢以來王公不復下士，宜少除豪以相遷就，庶授受之間兩得其理，此一論也。以利相導者以爲知己，當位時難得而易失，過家宜亟去無留，不可遷延持俟命之說，此又一論也。前者之論謂之宜除豪，蓋自無豪可除，其說非也；後者之論戒其勿俟命，命者受之于天，人若之何，其說

益可羞矣。某之所以自處者甚確，其自知者甚明也，顧情有所迫，義有所當然，不得不爲相公陳之。父母既老，兄弟未立，全家所望惟某而已。今既不能强行其所不欲，則俯仰所以責任者，未有以當之也。伏念家君好學守道，廉介勤畏，兩任六年，羸爲統莅者所知。今夷陵法掾垂滿，若至行在謁銓部，不惟數千里之役非老者所宜，而三五年之次亦非窮者所易守也。某省罷固法之所優，而同列已各有處，又以例之所當得者，願以此移之于親。惟相公哀之。祖宗之朝有乞以己官予父者，有司以法而格，祖宗以情而從，著在昭陵之錄，可覆視也。伏望相公考祖宗之憲，推父子之情，且念某既不能立身行道以顯親，又不能覲容就錄以養親「二」，將無所容于天地之間矣。相公儻從此請，則某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雖不仕猶仕也。竊度相公之心亦未能于某忘懷，或有耿焉，故歲所賜誨言，所謂如坐針氈之上者，意可知也。是舉可以釋相公之恨而滿某之願，今而後相公可以愜然而某無所望矣。某宦情既銷，歸志已決，山林之士固不當與宰物者相通，此劉器之所以絕書于司馬文正，而文正重之者也。然不及己而及親，雖私猶公也。相公雖携而白之上，出而示之朝，議者亦無以罪某矣。恭惟莆田丞相與某有十五年之雅，同悲歡于患難之際，共死生于兵戎之間。一燈青熒，對牀而聽夜雨，兩騎蕭條，竝轡以行秋風，丞相之書所謂「江淮幕府之契無如公」者是也。又謂每得公書輒愧見顏面，此其心不可謂不知慚矣。使某皮焦肉枯，窮天下辛苦之情，心碎膽裂，受人生危辱之極，何冤何負而至于此，異時丞相將何顏以見天下之士？然此私情耳，而有公議焉。修謹寡過，諒直自信謂之賢，則不可誣也。今其去矣，爲之慨然，規模一旦雄張，多士羣論不無儻若之歎，台庭既未竝建，則相公獨任其責矣。

富彥國營北事，開端而讒已集，范希文、韓穉圭理西事，中道而毀肆興。異意者本以害諸公，諸公之身既危，而國家之事亦敗矣。寇平仲收澶淵之功，而骰子之譖繼起，文寬夫策貝州之勳，而燈籠之謗始作。幸成乃爾，而況于未必成哉！惟冀保嚴自任之軀，峻極維垣之品，某稽首遐瞻，傾心虔禱。

《雪山集》卷八。

〔二〕就錄：疑當作「就祿」。

與虞相書 二

某伏以即日凜秋，恭惟一德享天，萬年永相，鈞候起居萬福。某迺七月二十日以書徹于相公，時則在武昌，今八月一日以書達于相公，時則在興國。入蜀半期而無一字出蜀，一句而致二緘，有嫌無嫌之異也。某之作蜀，視景偷生，杜門避死之不給，矧敢通宰執之訊，以重危疑之嫌哉！相公可以嘿喻矣。今以父子迫切之情，雖有嫌且不憚，況無嫌乎！伏念家君好古專經，老猶不倦，居家臨官，介然自守，其勤畏廉純異常，雖當世獨行立節之士未易及也。惟是屈于不遇之命，少困場屋，老沈下僚，雖家君處之夷然，而爲子之職當無所不用其至。今夷陵之掾垂滿，異時之計不知所以裁之，涉數千里而調官，固非老者所宜，待三五年而得祿，又非貧者所能守。私竊自念，某省罷在法所優而一等

差遣，在朝廷所當予而難却者也。今同官王亢子蒼自幹辦而升治中，省罷不一月而被命到官，未十日而獲遷。此雖非某孤寒懶退者所當援以爲例，而議者不能無羨亢而嗟某也。伏覩朝廷均視親疏，決無彼此，願以所當得而移之于親，此亦朝廷所樂爲而易從，足以厚風俗而非啓僥倖也。具在別牘，敢蘄鴻造。某之自視良亦甚明，固有欲抑之者矣，安在其爲抑之也？梁武帝作浮山堰遏長淮以灌北道，或曰四瀆天所以宣洩其氣，不可塞也，浮山一敗而淮南皆海矣，故人之負英氣與物之抱俊具者皆不可抑也。呂夷簡抑羣賢而慶曆之黨論興，王安石抑羣賢而元祐、紹聖之黨事熾，蔡京抑羣賢而宣和、靖康之黨禍極矣，故不可抑而抑之，抑者受名，抑之者受謗，甚則受禍，豈不悲夫！孫沔上封事詆呂夷簡，以柔而易制者升爲心腹，以姦而可使者任爲羽翼，不進賢才，但用不如己者，自爲之計。仁宗遣中使持書即第示之，夷簡讀而嘆曰：「善哉，元規之言！恨不早聞十年耳。」蓋申公是時逼老將退，雖知悔已無及矣。惜莆田丞相之在位未嘗聞斯言也，今雖去矣，尚可告之，庶有濟哉！相公恢宏洪博善與人同，天下所以繫望而知歸者以相公之大也。文潞公欲引恬退之士，謀于其客張子平，潞公曰：「宜莫如韓維、張瓌也。」子平曰：「王安石以靜退著名，其可遺乎？」潞公不答，子平曰：「豈以瓌事相公加勤，而安石無所加乎？」潞公瞿然，乃并薦之。願相公勿以事我之疏數爲輕重，則天下之賢無遺矣。王文公數薦寇萊公，真宗曰：「準屢言卿過，而卿力薦之，何也？」文正曰：「臣備位宰輔，政事多闕，他人相顧不言，準獨能攻臣之短，納忠陛下，此乃臣所以重準也。願陛下亟用之。」願相公勿以于我有毀譽而爲去取，則天下之賢歸心矣。今某乃獨以齷齪而不能有所開拓取人主之輕，

受天下之責，則相公可不關至公之路、開衆正之門，上廣天子蒐攬賢豪之心，下恢士大夫馳騁當世之氣哉！某此生永已，無路報恩，惟望相公以道事君，以德澤民，以公納士，以正保身。若乃勢位極乎鈞鼎，勲業溢乎旂常，此自所當有而未足道者也，不敢摭以爲獻云。《雪山集》卷八。

與李處全殿院書

某比者浹月疊貢二書，揆日徹聽久矣，第一議之傳，大哉言乎！天之氣候世之風俗也，五日一候至，十五日一節來，此陰陽所以分，春夏秋冬所以序也。今是非混淆而君子小人易位，風俗不正故也。欲正風俗，當先從廉恥始。嗟夫！廉恥道喪，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誕慢之風盛，佞諛之俗昌而廉恥掃地，狂生孺子敢竊借韓信、諸葛亮以干時，庸夫腐儒敢假託管仲、范蠡以欺世，執事者公受其欺，莫能以理正之。及其敗也，又爲之持調護之說，下分解之令，小人何憚而不爲欺乎？漢高在廣武，械繫言匈奴之不可擊者，歸自彭城，斷言匈奴之可擊者。此令不行，真登壇、真顧廬之言永不可進，真夷吾、真計然之策永不得聞，而「弄假三分影，戲貪十萬貫」貼子者出矣。殿院明目張膽，當變天下氣候，使寒暑分明，則白露不得爲寒露，小雪不得爲大雪，而況大冬之爲大夏乎！昔人有戲語兩轉極有味，元祐謂元豐法不便，即復嘉祐之法，又慮其後患，大率新書之法并用「二」，時人謂之對鈞法。或云豈惟法令，年號亦對鈞矣。今明知某事之非，顯見某人之敗，公議所攻不可得而已，則調

停和解，可否并用，賢否兩存，豈所謂對鈞者乎？近者發運之事似聞正衙露章甚切，既朝廷講解乃已，其事微損而其章卒不出。韓魏公嘗云：「君子業履要須精微，放過一事，便爲小人所窺」。前此天下未盡知殿院也，數月以來，深山窮谷無不以手加額，何其速且廣也！公議所在，若有雷風播之，鬼神傳之。古今殿院取億兆之望于俄頃之間，此物至靈，常堅持力護，猶懼其不留，若造次放過，開小人所窺之路，某慮有倏然而逝也。某與殿院陳義定交非苟然者，平時無所可爲，或放懷寫意於詩酒之間。今殿院立于國家命脉、生民咽喉之上，當以道相與，以義相律，非泛舟焦山，憑欄需亭，無與於世者之時也。某抱影荒寒，絕意休顯，好不必已出。殿院能不負所學以濟斯民，在晉猶在楚也。瞻望無期，惆悵不已。《雪山集》卷八。

〔二〕新書：疑當作「新舊」。

與趙丞相書

某伏以季春正時，恭惟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如伊尹之暨成湯，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如傳說之迪高宗，明靈降佑，億兆知歸，鈞候起居萬福。某伏讀十一月八日制書，咨禹之辭亮采，惠疇之訓甚切，命畢之辭正色，率下之謨甚勤。某所知者神州之境將復，上道之日將行，其關諸度數，協諸陰

陽，天之所爲不可得而知也。雖管窺蠡測，竊知其土苴緒餘，亦不能言也。非獨管蠡不能言，雖儀、秦之辯，深析萬宇之情，亦不能言也；雖莊、列之機，普觀六合之表，亦不能言也；雖佛祖之慧，洞照萬劫之初，亦不能言也。德山禪師有云：「窮諸玄辨，若一毫致于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考之吾儒，所謂太倉之稊米，大澤之礪空，此某所以不敢重緘疊幅，致讚詠揄揚之辭，自知其繪畫之無益也。然有一言敢述萬分。自藝祖以來，與國同姓而登庸，舉其尤彰明較著者凡三人焉：運屬建隆時，則有忠獻趙公，削平九牧，混一萬殊，有宋之業開創靈長者由此之故也。運屬紹興，時則有忠簡趙公，扶顛持危，撥亂反正，有宋之業復興再昌者由此之故也。運屬淳熙，時則有我公，有忠獻公削平應變之略而守天下之大經，有忠簡公元鎮持正之操而達天下之大權。有斯人，生斯世，遇斯時，宅斯地，此孟子所謂興王名世者。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其可謂非天乎？其可謂非天乎？竊獨未知相公經緯錯綜四海九州之度，固已指掌於前，孰爲先，孰爲後，孰爲緩，孰爲急，孰爲第一議，孰爲第二議，孰爲推轂，孰爲合尖？相公必有以處之矣，而某未之或知也。茲事姑止，某有至危至迫至哀至窮之情，敢冀相公試垂聽焉。相公應期乘運，實在己酉，而老父生於庚寅，某生于乙卯，揆之常情，事相公之日甚長，事老父之日差短，興念及此，莫知身世之所存。迫世垂年，仕于遐邑，欲挽而留之，少安溫清之養，而老父之宦情未衰，欲勝而上之，稍進優清之位，而某之力不足，將若之何，將若之何！昔丞相仙井虞公蓋嘗造化老父以湖北之帥屬，又嘗造化老父以江南之帥屬，非獨以不肖子而埏埴老父也。虞公篤孝于老太師，某嘗爲之畫贊，有云「五桂芬芳，流香如水。

今茂其一，尚餘其四。三槐森森，成陰滿庭。其一屬子，其二及孫，大略云爾。不獨興公之擊節，又動公之傷神，所以某之肺肝及于老父之間，而公不忍拒也。伏觀先太師克襄大事之時，相公不鄙，狀其行賜之，俾製挽章爲靈輶之先驅，相公尚亦記之乎？其詞蓋云：「叩閭凜凜疏三通，歸社蕭蕭酒一鍾。龍卧南陽呼不醒，鵬飛北海去無蹤。無年及見安車召，有子能荒大國封。想見功名心未死，亦隨江漢去朝宗。」其辭雖陋而已有驗矣，可謂先見乎？今老太師端居上清，俯視塵寰，未必慨然于功名之語也。某輒敢憑此良緣，仰於洪造，相公其動念於老父耶？其不動念於老父耶？虞公之舊恩可援以爲例耶？不可援以爲例耶？皆惟相公之命。錫類之仁，聖賢之盛德也。方相公期運未至，從容于紅蓮綠水之時，彼此爲之嬉笑者彌日，今某可謂困矣。嗚呼，使之困者天也，使之不困者相公也，相公亦天也。王仲淹云：「使如晦而得志於萬民，其猶天乎！」天下皆戴相公之天，而某戴之尤深，天未嘗有私覆也，某之情私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天未嘗拒私情也，顧其情如何。蓋有似私而實公者，某之所陳，老父之辭是也。相公哀之，相公憐之。嗟夫！仙凡之路異，雲泥之分殊，可以目覩而不可以迹親，可以聲徹而不可以足至，惟相公厚護棟梁，永毗箕翼，偉績塞乎鼎彝，茂勳溢乎旂常。某未畢餘生，尚庶幾見之。無以報効相公者，獨公之所不能形容，某能發而爲文，著而成章。徂徠慶曆之詩所謂「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壯哉，崇二老之煒煜也。某則不然，近取諸身則有「賡歌」之元首股肱，遠取諸物則有《乾》之風虎雲龍，參天兩地而倚數，則有禹、皋陶五百歲之運，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則有傳說、呂望夢卜之祥，庶合于聖人之遺意而爲不負於相公也。徂徠復生，儻以爲然乎，相

公裁之。《雪山集》卷八。

與周樞密益公書

某伏以季春之月在天爲中和之候，在世爲清明之辰，於《易》應《泰》，於《詩》應《頌》，於《書》應《典》，而大賢皆乘之。鈞候起居萬福。某戴天不知天之恩，惟知其一，曰「予我以善」；根戴相公亦不知相公之恩，惟知其一，曰「舉我以言語妙天下」。蓋十有三年之前，相府賓次驟見而驟語，五字纔出，一語纔已，而雍公已降階，相公已升堂矣。古人以不見授意，儒門有之，荷篠丈人之類是也，他門亦多有之。以一字兩字授意，儒門有之，曾參之答「唯」，孟懿子之得「無違」之類是也，他門亦多有之。立見一而揖三，立語一而字五，雖甚遽，已亦足矣，而某猶不知所謂，則是土木也，則是蛙蚓也。歲月朝推暮移，而此五字不推不移，形骸日遷月化，而此五字不遷不化。然某竊有不安者，近時可謂於斯爲盛矣。言語俊而莊，則有薛公叔雲，此一妙也；言語秀而麗，則有李公粹伯，此一妙也；言語淡而雅，則有呂公伯恭，此一妙也；言語嚴而健，則有尹公少稷，此一妙也；言語約而肅，則有劉公文潛，此一妙也；言語粹而明，則有洪公景廬，此一妙也。大概如此，可略舉不可盡述也。某何人斯，言語之妙已不足以當之，惟有數種各具一妙，自惟妙天下者此也。敢惟相公陳之。某病僻，平生不能曲隨簧鼓以脣吻爲公論，旁聯鉤鎖以黨援爲良朋，以爲男子不能自立門庭，而

依人藩籬，不能自守魂魄，而附野草木。每見古人特立獨行，不爲路人移轉脚根者，明日張膽慕之，故人以某爲好異，此一病甚大，而自以爲妙也。某又有癡病，平生嗜古過于嗜芻豢，好書甚于好顏色，纔遇得意，忘飢忘渴，而身世兼忘，或經月，或經年，亦有經月經年不事此者，故人以某爲無常，此一病甚大，而自以爲妙也。某又有狂病，平生耽江山，悅林泉，有意無傳，則寄夫山水之鄉。常繞湖百匝，自卷雪至靈仙，一夕而成百詠，嘗榜江千里，自興國至池陽，順流而不知，故人以某爲抱恙，此一病甚大，而自以爲妙也。某又有懶病，平時閉門却掃，佛來不著，祖來推出，雖未爲息交絕游，然賓朋亦稀，輪鞅亦寡，書疏不能爲苛謹，禮重必簡，情真必切，如是而已，故人以某爲輕物，此一病甚大，而自以爲妙也。又有拗病，有蠢病，不可勝言。啖土炭爲珍羞，豈非受疾之奇哉！今幻妙皆除，惟相公所言真妙者始緒正而卒成之。且如談詩自知音始，世之知音者少而古聲不復傳于世。隋、唐之際，河汾之區猶歌某詩和某詩，而宣、政之間鄉人竇氏尚間能以詩入律，則其廢亦未甚云久。既不可復考，姑且正音、正訓、正章、正句、正字、正物、正用、正跡、正事、正人而爲十正，吳公才老得其一節，而不得其大方，要可以推其他矣。少使訛舛稍歸于次第，而後因情求意，皆吾心腹肺腸之事，此某欲妙而未能妙者也。又如談《易》自知數始，世之知數者少，惟康節以此遺後人，爲入《易》之門，而人多因辭生理，惟其意之所欲，不知聖人一字不虛發，寓理于數，寓數於理，旁通曲貫，數理竝行，所謂吉凶悔咎皆有自而生。故以邵意、邵辭、邵數、邵理、邵訣、邵驗而爲六邵，稍見康節之緒餘而不爲艱深，盡屬平易。非如張公文饒之有所泥而不導當世以通津，此某欲

妙而未能妙者也。茲事且置，過此以往，時和歲豐，使米賤帛低，上恩流及於下，民得以銷日度年，此變理之妙，有望於相公者也。盜銷賊寧，官不爲貪，吏不爲酷，金木稀，文符簡，而安靜於田間，此康濟之妙，有望於相公者也。王子淵賢臣之妙，陵士衡功臣之妙，呂化光勳臣之妙，至於韓退之元和一表妙之又妙，石守道慶曆一范一富之頌妙之更妙，必有任此者，而某未之知也。既老且衰，卒有不勝灑掃之職，不得謝一語之恩于數仞之下，生有餘辜，死有遺恨，是以言此。某惶恐惶恐，死罪死罪。《雪山集》卷八。

全宋文卷五八〇九

王 質 五

代通王制置啓

奠坤軸於西維，藹著金城之譽；奉雲章於北闕，遄歸玉筍之班。停鷁首於江干，望斗標於天末，雙鯉驚傳於尺素，五雲喜近於三台。恭惟某官千載偉人，萬夫重望。大圭不琢，質涵天地之純；黃鍾爲宮，氣韞陰陽之正。文彩步漢唐之上，風流及晉宋之間。峙冰玉於螭坳，見之屬目；演絲綸於鳳闥，聞者動心。四方於申伯之宣，九命作周官之牧，幅員萬里，歡喜一辭。身留玉壘之偏，聲徹劍關之外。版圖盡入，見黃河天上之源；鉦鼓不驚，下滴博雲間之戍。總蜀部纔幾於再閏，兼武侯僅數於兩人，尚韜游刃之餘，未及叩囊之底。戎行小駐，鎮崑崙萬國之西；冊拜殊榮，將特進羣公之表。某久淪潮海，絕望盛明，偶叨半竹之分符，適際介圭之入覲。見紫芝之眉宇，昔嘗覩於英資；望芙蓉之旌旗，今再逢於仙馭。《雪山集》卷九。

代張守謝張都督啓

持部使者之權，弗能將命；視古諸侯之秩，遽起爲州。悼擢髮之罪盈，感噓枯之德厚。伏念某智非語上，才不逮中，曾大道之弗聞，致危機之數蹈。往墮司刑之密網，實蒙太上之深恩，寬其九死之誅，賜以再生之路。用之禮樂，惟難稱於光華；畏此簡書，粗服勞於奔走。終坐才疏而意廣，弗知福過以災生，至身擠淵谷之危，殆天奪神明之鑑。置尊拳於鷄肋，何以當之；厝烈火於鴻毛，必無事矣。顧惟么麼，安用誅鋤？既偶逋于嚴科，苟自存於餘喘。塵凝滿席，祇圖飯飽以從容；門設常關，不問客來之剝啄。聽蒼狗白衣之改變，任雙鳬乘雁之去來。袖手旁觀，已斷不談於世事；纓冠往救，未能絕念于鄉鄰。但虞覆轍之車，幾作傷弓之鳥，敢謀更始，猶使治民。惟九江據水陸之衝，當一面受襟喉之任。時維東晉，視荆豫以分權；歲紀紹興，兼舒蘄而授節。豈容重寄，乃付陳人？此蓋伏遇某官道大無方，功高不伐，充德量以乾坤之廣，霈仁恩於河海之深。憐不諫之前非，規未來之後效。欽惟舊德，載遇榮期。鉉基不如待時，正飢食渴飲之日；天地亦各從類，乃風虎雲龍之辰。兼收羣才，共集大事。自揣不堪於一障，何能有補於萬方？某敢不運甓苦形，飲冰厲志。提封千里，當撫摩凋俗以安居；飛櫂百艘，更鼓舞壯夫而效命。《雪山集》卷九。

上晁制置啓

十年而受坎壈，殊無宦情；一旦而得依歸，頓有生意。以半生之齒髮，與百指之妻孥，實在并包之中，託爲生死之所。某之平素，公所照知。無內美與修能，有靈均與正則。日適盡而義和不容於弭節，路曼修而望舒不亟于先驅。伏念某神交吳下之一書，心醉漢中之數面，以此決策，翻然委身。恭惟某官綱維鼓舞之神，而應以無方；負荷英豪之氣，而御之有道。宏知馳驚於鬼神天地之表，博學經緯于帝霸皇王之間。三代有其人，至秦、漢而不聞；六經有其事，更荀、揚而弗著。豈謂當代，乃生斯賢？雖祖宗積累之使然，亦期運推移之至此。顧兩宮未滿之願，與四海同然之情。有大功名，終落公手；凡今人物，誰同此心？儻不鄙夷，願相料理。恐事於此去矣，庾征西至迫殷浩以見從；其肯爲我來乎，烏大夫猶慮石洪之不至。凡今日全家而求託，蓋平時慕義以來歸。惟所控提，以之奔走。頗有如此客，固未足以滿懷；乃能駕馭卿，亦何患於無勢。行將斂板，豫達空函。逢迎有主人，都無遺恨；跪起如子姪，曷敢不恭？南樓夜月之據牀，北地秋風之分檝。老子有興之際，癡兒了事之餘，詠紅蓮綠水之風流，望黃色赤雲之氣象。容司馬之狂於方外，敢以此施於嚴尊；誌書記之名于壁間，庶來者得以觀覽。《雪山集》卷九。

謝四川制幹到任啓

萬里中州之宅，曾無隙地以少留；數仞宮牆之門，夫何窘步之得入。某贅疣昭代，露電半生，與其放浪形骸而溘死於江湖，曷若收召魂魄而來歸于豪傑。依魏國者半載，事虞公者期年，若問所從之誰，足以無憾於此。惟我三朝之彥，友於二老之間。無日不可無公，託爲司命；在晉亦猶在楚，敢有他腸。恭惟某官負幹旋乾坤之才，而損至于無；挾籠絡宇宙之志，而空諸所有。故能折節下士，至曲拳擎跽以服勞；推誠育才，與無故俱存而同樂。惟來歸之本意，久屬慕於先聲。欲遺以芳馨，悵莫知美人之何許；欲贈以瑤玉，恐不稱君子之所思。雖一再面以相逢，蓋千萬心之未吐。來期官守，甘作庭趨，過蒙綢繆繾綣之私，頓解躑躅沈吟之抱。優渥之恩足以融物，使窮塗有更生之歡；恢洪之度足以感人，使微軀有輕死之決。念平昔艱難之多阻，坐此生偃蹇之好修，荃不察兮余忠，蓀何似兮愁苦。登白蘋而騁望，則嫋嫋秋風之不可禁；搴素華而習芳，則遲遲春日之不可度。倚結軫而太息，攬騑轡以徜徉。方四顧動泣岐之悲，忽三匝得依枝之所。蜀道有時而或易，豈復興青天之嗟；王孫何事而不歸，未能忘萋草之恨。暫違幕府，往訪庭幃。樂莫樂于新相知，雖于義頗傷于去速；怨復怨兮遠山曲，然所親久念于來遲。盡家室以相携，託門闌而終老。成都萬事之好，未免吾廬之少歸；巴東三峽之長，誰勸北人之莫上。《雪山集》卷九。

〔二〕聘望：原誤作「聘望」，據文意改。

賀晁侍郎敷文閣直學士啓

地開井絡，肆疇鎮撫之庸；天麗奎躔，增重邃嚴之直。竊以弓劍歸於永固，訓謨秘於敷文。既已有山君海王，哀對以護昭回之光；又當有地靈人傑，典領以鎮神明之藏。偉五百年之名世，統十六郡之提封。雨潤松州，不覩夕烽之到；雲浮玉壘，常觀春色之新。升華河洛之上游，改觀岷峨之福地。去天尺五，低迷接雲漢之章；在殿西南，密勿近山龍之象。恭惟某官羣公事而弗友，萬乘學而後臣。莘渭尚有英靈，驚九原之復作；漢唐豈無俊彥，覺千載之無光。過周公居東之年而不歸，比山甫徂齊之役而差遠。安知上意，蓋有淵謀。蟠冢之蕩東流，將以據襄陽而蹙操；劍門之石北向，將以率益州而出秦。古今未了之功名，豪傑難成之事業。渭上雜耕之志，既格於往日；富平大舉之勳，復隳於近時。誰留啐啄之機，付在經綸之手。把命珪兼相印，胡可無桃林賀捷之詩；躡區落焚龍庭，胡可無燕然勒功之頌。自量不敏，未敢輕辭，既適當泛水以依蓮，寧不願攀鱗而附翼。有如此客，於公固未足深誇；問所從來，在某亦可爲幸會。微生多難，薄命少逢，精神喪于言語之風波，意度靡于飢寒之湯火。寄百指夢魂之外，山川修阻而音希；過平生道路之間，風雪創殘而力竭。磨成老態，彫盡宦情。今茲自力以上來，所望乞骸而歸去。雖進退豈不在己，但當師心以行然。死生既以託人，敢不惟命是

聽。政使處山林之下，何嘗隔造化之中。惟期早定於中原，俾遂生還於東國。白摧朽骨，掩纍纍先世之阡；紅皺曬簷，剥纂纂故園之棗。姑因贊喜，少控由衷，繼此有陳，期于得請。《雪山集》卷九。

上王參政啓

南極一星，歷荆揚而西上；長城萬里，護江漢以東流。冠兩班文武之崇，分萬乘旌旗之半。繙路朝之顯冊，卿士從而大同；灼太廟之元龜，鬼神依而協吉。時際君臣之會，情均骨肉之親。二人同心，洽金蘭之契；一日不見，覺歲月之深。暫命往釐，亶非得已。大禹征苗之役未幾，而伯益已贊其班師；仲山徂齊之行無何，而吉甫式遄其歸覲。想二臣濡轡驅馳之際，使兩君馳神寤寐之間。欽惟列聖之相承，益重大臣之出使。文潞公之帥河北，及闕下亦正大昭文之班；韓康公之莅陝西，即軍中而頒左僕射之詔。於皇太上，既及今王，亦遵令猷，以待元老。忠獻張公之至，即次趙公而秉鈞；仁壽虞公之還，行與陳公而竝位。公居此地，前有成規。恭惟某官以伊尹之一德而闡幽，以周公之多才而應變，照臨四海以義仲之日，鼓舞萬物以老子之龍。多歷年所而回翔，不終日間而契悟。我見魏徵，自比於匠之礪金；孤有孔明，不啻如魚之得水。山雲之出有開必先，谷風之生同聲相應。五百年必興王者，有名世焉而居其間；九五爻利見大人，有親上者而從其類。盡關天數，非出人謀。總二火以制名，符國家之運氣；賦一壬而定命，合主上之天元。上帝賚之以澤生靈，聖祖遺之以貽孫子。恢洪百

度，疆理四方。文法技巧之精，有黃龍之象；車馬器械之備，有東都之風。忽千載一時之相逢，將三光五嶽之復合。祖宗有訓，宰相當用北人；周漢以來，太平多從西起。惟桑梓之名邦曰相，而袞繡之先達有韓。載生我公，益懋其美，實河朔英豪之彥，有雍梁形勢之區。人與地以相當，古至今而莫竝。渭上雜耕之志，既格於前代；富平大舉之謀，復隳於近時。留此功名，付公掌握。劉當興而李爲輔，時將至則人隨之。來秦易并而羽可圖，謀既定則事從以濟，纔覩行臺之建，即知昌運之開。盍使孤生，預觀盛事。豈無他人，不如同姓，偶受氏列宗盟之中；既見君子，實獲我心，願終身依門墻之下。《雪山集》卷九。

通宣州許侍郎啓

繡幢畫戟，占大藩鼓角之雄；緇帙縹函，通寶殿圖書之秘。鬱五雲之多處，居千騎之上頭。敢掣鈴條，載馳書牘。恭惟某官量涵海嶽，氣塞乾坤，孕楚東山水之靈，爲天下搢紳之選。宏圖甚遠，搏九霄鵬翮之風；獨力不搖，扛萬斛龍文之鼎。雖未見紫芝之眉宇，固嘗聞夫子之文章。月斧風斤，驅英辭于筆下；籤牙軸錦，落佳製於人間。數端事業以兼全，近代人才之未有。惟疊嶂雙溪之形勝，有一王二謝之風流，不忝此邦，亶惟今日。控赤鯉之駕，行趨覲于天皇；踞白龜之城，暫鎮臨于郡會。某素無奇操，喜慕英游，周旋諸彥之中，奔走盛名之下。四海習鑿齒，蹢躅絕望于亨塗；一識韓荆

州，晚晚終酬于素願。麥秋清淑，棠蔭靚深，願調六氣之宜，用慰羣倫之望。《雪山集》卷九。

代通鄧安撫啓

元戎十乘，遙尊節制之雄；列國一同，仰庇帡幪之大。曾未遑于守屏，敢先達以空函。恭惟某官識貫羣宗，才周數器。大圭不琢，質涵天地之純；黃鍾爲宮，氣韞陰陽之正。九命作周官之牧，四方於南土之宣。養以雨風，春入窮襦之煖；去其蝨賊，霜侵姦膽之寒。刑德竝流，武文兼濟。觀所謂滕王閣，暫看孤鶩之飛；趣駕之未央宮，行從六龍之御。某仰韓北斗，賴楚餘波。弓服矢房，阻聽命旌幢之下；物華天寶，第馳神翼軫之區。《雪山集》卷九。

通司馬守啓

風聞上徹，亟辭芸館之清班；天度隆寬，尚畀芹宮之舊物。適瓜期之已及，望棠舍以非遙。行修斂板之恭，豫貢空函之贊。伏念某闇而多蠹，疏以近狂，始緣畫餅之虛名，旋致索瘢之巧謗。舟離蓬島，悵紫芝舟草之難逢；路失桃源，想流水落花之故在。望千門而駐馬，豈一飯以忘君？紫陌尋春，敢避紅塵之撲面；青衫獨往，翻愁白首之關心。雖銜去國之哀，未替憂時之慮，每切纓冠而往救，何

曾袖手以旁觀。自憐牛馬走之微，誰念蟣蝨臣之意？園蔬未鞠，幸叨倚席之間；茅舍雖荒，且緩來歸之賦。益遠長安之日，往依刺史之天。楚客悠哉，久恨佳人之隔；魯侯戾止，將陪采藻之遊。恭惟某官學詣真源，才周數用，繼元祐宗臣之轍，爲紹興循吏之師。鏘鸞佇聽于來歸，外服豈容于越在。紫宸戶外，即觀淑景之移；雲夢澤南，姑借長城之重。及鋒車之未至，尚賓閣之可窺，得所歸依，忘其流落。自身罹于坎壈，彌念切于冰兢。耳喧牀蟻之牛音，目眩盃弓之蛇影。仰憑德度，俾道官評。儻蒙長者之知，甘受欺予之笑。本無怪事，曾何咄咄之敢書；但乏酒錢，所賴時時而頻與。《雪山集》卷九。

代回晁知郡啓

人生五馬，方偃僂以辭榮；客遺雙魚，仰輝光而拜賜。雖重私心之愧，亦增老眼之明。伏惟某官共謂通才，亶惟佳士。必復其始，是爲天道之常；能世其家，未斬君子之澤。豈有海涵之器，即安斗大之州？合殿春風，行玩紫宸之淑景；譙門森戟，寧須燕寢之清香。某衰謝窮途，欹危小器。雙鳬乘雁，本何係于滄溟；錯貝文羈，偶復加于病顙。惟茲冒寵，定自噓枯。曾不崇朝，將快爭先之覩；安知爲政，更資樂告之忠。《雪山集》卷九。

代回鍾知府啓

已受二毛，難勝五馬之寄；遽傳尺素，遠致雙魚之勤。目爲增明，心知自愧。恭惟某官受才膚敏，稟器渾成。學術研精，已詣淵源之極；吏能絕俗，亦推土苴之餘。考所至之能聲，實今時之良士。清華高選，宜居元都雨露之邊；勞佚相均，暫憩廬阜烟雲之下。某從遊惟舊，託契最深。聯伯氏以策名，因感在原之急；代淮壖而丞郡，更嗟會面之難。中更多故之百罹，行對故人而一笑。携河梁之手，久漂泊以離羣；共燈燭之光，幸從容而道舊。《雪山集》卷九。

代通王總領啓

序諸侯之上，仰瞻禮樂之華；攝大國之間，幸隸轉輸之部。入謁尚遙于賓榻，修辭敢後于齋鈴。恭惟某官德廣無津，才全不器，斲鼻有運斤之巧，解牛無游刃之難。六路提封，居海內幅員之半；三軍宿飽，蓋胸中經濟之餘。共安枕席之行師，豈慮樵蘇而後爨？留關中之丞相，果成高祖之功；用范蠡之計能，終雪會稽之恥。行膺渥寵，入踐崇班。某濫分銅虎之半符，遙跂繡衣之直指，雖風便不踰於一日，然雲從徒望於三台。方當公私并立之時，難圖近效；儻有灑掃不勝之咎，願賜隆寬。《雪山集》卷九。

回李知錄啓

一衣帶之水，方馳想于修途；雙鯉魚之書，遽驚傳於尺素。無以下體，先于匹夫，鄰里聳觀，子孫用寶。恭惟某官維時吉德，爲世聞人，略無瑕疵，粹然操履之迹；具有本末，卓哉踐揚之勳。尚窘步于修門，肯卑飛於下國！天子命我參卿事，勿言州縣之徒勞；宰相安得失此人，但患富貴之來逼。某隨緣林下，絕意世間。野渡舟橫，屈指數濟江之日；公家事了，放懷爲同社之遊。《雪山集》卷九。

回嚴教授啓

王文公之故里，常預瞻于萬蟻戰之場；甘將軍之舊封，幸相望於一牛鳴之地。星移物換，十有六年，目擊道存，百無一恨。惟慙客遺于尺素，重嘆身先于匹夫。恭惟某官道韻閎深，文機妙密，學問出漢唐之上，風流在晉宋之間。將飛舉于木天，稍低回于芹水。範模多士，坐進百能之千；教育英才，是居三樂之一。凡茲同志，自以得師。某蔭宇俱空，書癡未暇，既已得見君子斯可矣，未必尚論古人而友之。動春酌於燈前，時赴鄭老同襟之約；立諸生于館下，願聆韓公《進學》之辭。《雪山集》

全宋文卷五八一〇

王 質 六

樞密宣撫相公樂府序

維大觀四年十一月戊子二日丙寅，實生仁壽虞公于蜀。乾道四年戊子是日己未，門人汶陽王質依倣古樂府歌詞以爲公之生日之獻。其辭所倚托皆異代宰相故事，于是公且相矣。初，公再入，遂長西府。太上皇帝親書漢中大夫褒所著《聖主得賢臣頌》以賜公，皇帝又親述于其後。維頌所論譔，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六，稷契皋陶伊呂之臣五，餘皆闕而弗著，其證取諸《易》利見之爻、《詩·思皇》之章，天下咸知公當相也。已而丞相莆田公葉、壽春公魏去，晉陵公蔣又去，公方視師未復命，天子虛其位弗實，將有待焉。蓋皇天后土、太祖太宗與太上皇帝、皇帝，相與不言而同謀。某知其如此，而不知其所以然。意者有期運曆數而莫之或知也。維公當相者五：采石却敵，宗社山河克安弗傾，一當相；涼雍將命，民圖來歸，國紀用章，二當相；荆襄總師，上流乂安，自漢達于淮海，迺始克壯，三

當相；西府初命，敵蹙江漢者即日解去，載盟用成，至于今允懷，四當相；今功日茂，望日隆，天時人事極矣，天下咸知公且相也。其辭凡四事，一章六十言。君子大其意而不否其辭，其將有傳，俾世得以觀焉。門人汶陽王質謹序。《雪山集》卷五。

西征叢紀序

丁亥余西征，自興國至于利，里計二千六百九十有三陸也，日計自閏七月之十一至十月之二十五，得百有四日始達。戊子自利至于成都，里計七百十有五，其還如之；日計自十一月之四至十二月之十九，得四十有五，往來皆在焉。己丑，余東下自利至興國，里計六千十有五水也，日計自正月之二十至四月之十，得八十日始達。是役也，宣撫虞公辟而西，制置晁公檄而東。事既，是歲又西自興國至于成都，里計如丁戊西征之數，日計自十月之十九至庚寅二月之五，得百有六日始達。司廢，是歲又東自成都至于興國，里計五千十有九，促于利來者，其江異也，日計自六月之一至八月之七，得六十有六日始達。是役也，晁公檄而西，晁公去，解而東，此再役本末也。竟四百有一日，萬七千三百十有五里，其所經見博矣。州無鉅于成都，漢次之；無秀于眉，閬次之。縣無美于新繁，鎮無集于蠶叢。關無險于劍門，饒風次之。市無翕于沙頭，九支次之。樓無敞于成都之西樓，南定、岳陽次之。山無峻于房之外朝，鷄鳴、女媧次之。灘無難于漢初之峭門，石門、新灘次之。江無雄于大江，

湖無廣于洞庭，峽無偉于瞿唐，石無尊于灩澦，棧無危于朝天之龍洞，峰無妙于巫峽之神女，磯無猛于荆之高伏，溪無悍于堵陽之石口，廟無宏于江瀆，寺無袤于大慈。見異無特于鳳凰山之龍，訪古無邈于成都之石室。畫無老于漢殿之人物，碑無豐于學宮之石經，遨遊無夥于浣花，貿易無繁于藥市。樹無大于下巖之槐，花無茂于漢陰之山茶，獸無奇于郢之烏鹿，鳥無珍于夔之花蜂。所見之傑者如此，推此類具言之，則亦有不可勝數者矣。余之悲歌舒慘豐悴皆可以追見，而耳目所增益，心志所開廣，自知之而弗能言之。是紀也，事繫日，日繫月，月繫年，如先儒式，而其文又隨事繫之。詩一百三十有九、詞五十有一、記十、序六、銘二，他文皆非相關者弗載。自古經行天下，其著者惟司馬子長、杜子美爲廣，其文若詩皆宏偉洪博稱之，豈不有所助哉！余所歷非淺鮮矣，顧未見有所超者，所謂降才之殊非耶！雖然，其亦異夫昔矣。《雪山集》卷五。

于湖集序

故宋中書舍人張公安國奮起荒寒寂寞之鄉，而聲名震耀天下者二十餘年，可謂盛矣。歲丁丑，某始從公于臨安，間謂某曰：「吾有志于文章，將須成于子，其請爲我言之。」某謝不能，公益切，某不得已而爲之言：「文章之根本皆在六經，非惟義理也，而其機杼物采規模制度無不具備者也。」語未卒，公出《考古圖》，其品百二十有八，曰：「是當爲記，于經乎何取？」某曰：「宜用《顧命》。」

公拊掌變色曰：「吾得之，吾得之。」歲丁亥，追遊廬山之間，訖事，將哀其所歷序之，公曰：「何以？」某曰：「當用《禹貢》。」公益動。歲己丑，某下峽過荊州，公出其文數十篇，于是超然殆不可追躡，非漢、唐諸子所能管攝也。是歲公沒于當塗之蕪湖，而其歌詞數編先出。歲癸巳，公之弟王臣官大冶，道永興，某謂王臣曰：「公之文當亟輯，世酣于其歌詞，而其英偉粹精之全體未著，將有以狹公者。」王臣既去一年，以公之文若干篇若干冊示某，公之文非修辭立論之所可贊也。往會于荊州之杞梓堂，公曰：「世之文，秦降于三代，漢降于秦，唐又降焉，何也？」某曰：「文章非人之所爲，天地之氣發露而爲英華，而人隨其淺深能否得之，世運風俗轉移遷流，愈降而愈薄，此可以觀氣之盈虧。自混淪以前，其略見于釋氏之《長含經》，而開闢以後，其詳見于邵氏之《皇極經世》，此文章所以有高下。而亦奚獨文章也，司馬子長、班孟堅世以爲匹，觀張騫之贊，子長、孟堅增損之語可以見人情之廣狹。枚乘漢之劣，而柳子厚雄于唐者也，觀乘之《七發》與子厚之《八問》，可以見物態之厚薄，顧第弗深考。」公益叩曰：「然則何如？」某曰：「世之風俗與天地之氣俱爲消息盈虛，而吾之心未嘗有所虧盈也。自三代而降，《中庸》《大學》之旨不傳，而危微精一之學遂廢。世徒以智力精神與萬物相抗，而奪其情狀，爲吾之文章。不知吾之智力精神與氣運風俗同流，而我弗能制也，若是何怪道愈降，文益衰。夫惟至誠不息之功全而克己復禮之力厚，自爲主宰，不爲氣運風俗所遷。吾之智力精神返，而與泰定之光相合，不隨古今之變而常新無窮，則三代之文章居然可致也。林間之夫、漢上之女，與今之學士大夫其賢愚工拙宜至相絕矣，而《兔置》《漢廣》之聲非後世可吐。此惟

其有莫不好德之心，故其音純，有無思犯禮之念，故其音正，世溺于勢利聲名，而方寸之地爲萬物往來馳騁之塗，蹂踐吾之精靈，其力至淺鮮矣。叙事而有《大禹》、《皋陶》、《益稷》之謨，論諫而有《說命》、《旅獒》、《立政》之書，諭衆而有《梓材》、《多方》之訓，析理而有《洪範》之文，此非可以取必于其辭，而其存諸中者，如玉在石，珠在淵，溫純明湛之輝，因物顯容而自莫知，此天下之至文也。」公曰：「善哉，始吾所志未爲極也。如子所言，則六經是師，三代是慕而後可也。苟未死，當無負于子。」言已泣下，初莫諭其故，後四月而公亡，此某所以痛哭流涕而恨公之無年，抱其不竭之才，賚其未盡之志以沒，使某之言徒發而不見其驗也，哀哉！《雪山集》卷五。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六。

退文序

退文者，王子悔過之書也。王子少而爲學問文章，年十有六而貢于里，二十有三而升于太學，二十有六而選于禮部。其在太學也，得聲爲多。二十有七而朝野交稱，辟召狎至，得聲爲尤多，實淺而聲盈，于是以功名爲可立就，而不知識未明，才未練，不足以當世故，而氣已盛、志已高。心之火爲之宰，才之薪爲之用，薪火相傳益炎，而王子不知也。歲辛巳一觸禍，其可以知之矣，而弗知，曰：「人忌我也。」歲丙戌再觸禍，其可以知之矣，而又弗知，亦曰：「人嫉我也。」歲辛卯三觸禍，其可

以知之矣，而又弗知，亦曰：「人弗容我也。」歲乙未得罪，曰如是曰如是，乃始躍然悔，霍然悟，平生諸非參然畢陳于前，凜然懼，慘然悲，大變于頃刻之間。于是王子年四十有一而始造端爲人。嗚呼甚矣！吾心之躁也，悔躁則爲靜，吾心之輕也，悔輕則爲重，吾心之急也，悔急則爲緩，吾心之猛也，悔猛則爲寬，吾心之侈也，悔侈則爲儉。甚矣，吾心平生之多過而吾弗知也，然則奚以知之？曰：途弗窮則弗回，勢弗極則弗變。方其變故之未知也，吾心之火固自若也，增之益昌，殖之益滋，則吾之禍故可勝言哉！及其變故之至也，如傾甘雨，如激大波，而吾心之火熾然者爲蕭然，則此變其可無也！無此火弗能召此變，無此變弗能銷此火，嗚呼，此變其可無也？有此變王子爲君子，無此變王子爲小人。非吾之資小人也，此火導而入之也，熏蒸燔灼之心既息，而溫純明淨之心乃生。向者，火所覆蔽而弗興也，人以爲得禍，曰：「一職之失也，三秩之鑄也。」而吾以爲得福，曰：「其失也有時而得，其鑄也有時而復也，機緘所幹，鋒鋌所迫，廓然移風易俗于吾靈臺之間，此不亦天下之至吉至祥也哉！」且弗考其他，以吾身觀之，形輕神怡志慮簡，以吾家觀之，上輯下睦門閭雍。何者？吾心之火謝而弗爲之主，吾之幽顯咸安樂也，弗謂之吉祥可乎？嗚呼！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孟子決生死于憂患安樂之機而弗疑，吾乃今知之。得此變而後生，此變也者不至固不可，緩亦不可，不至蹈于死，緩則濱于死。及是得之，能弗死而生，此天地之心，他人弗知，而吾于悔悟之際窺之審也。今將何以持之，使堅曰畏；何以養之，使熟曰緩。作《六悔》，著其昔之非；作《六變》，著其今之是。總而謂之《退書》。未悔則務進，既悔則務退，其相反蓋理勢然也。淳熙二年二月自序。《雪山集》卷

五。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六。

雲韜堂楚辭後序

陸氏《埤雅》比《物性》倍蓰增明。初，神宗以對時育物宅心，陸氏推此類具言之，造根于《物性》，紀實于《埤雅》，上迪君師，下訓學士。余之本趣資物態以陶己靈而已，會情于耳目者多，索妙于簡策者少，以熟故精，非以博故詳也。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吾與點也。故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聖人之所事此，凡寓意于彼，適意于此，所以導人心，茂此種也。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雖無補于世，亦豈無益于己也？《雪山集》卷五。

大慧禪師正法眼藏序

紹興二十七年，余在杭遇大慧禪師于戶部侍郎榮公茂世之家。余方年少氣壯，持先儒故事，觝佛甚力，遇其徒輒憎之，于是引却弗與語。明年，又遇于湖之東林，待之如故。又五年，師終于徑山，而《正法眼藏》先行于世，時隆興元年也。又一年，余夜宿金山之方丈，不得寤，信手而抽几案文

書，得此閱之。至洪爐點雪，恍然非平時之境，竟夕危坐。如行曲徑斜溪，蒙籠繚繞，忽林斷川明，曠然平原巨野之陳前也，眉目周張，莫知其何以致此？將從之遊，以所省咨之，則已無及，顧遺恨終不可釋。又一年，見語錄數種，則淨智居士黃君文昌所纂者也。益浩歎長吁，恨一再遇師而不克親，以至欲見而不可復得已矣。余生平無所甚恨，而此恨則與江河同流，無時而極也。既從事于其書，每抱卷傷懷，不得猛刃于接手搢胸之間，而書之剗割亦少緩矣。其與心相會者，展轉思繹，雖間若醍醐甘露，到口旋又苦鹹，擾之終疑。其間果有不落一切，迴超群有之機，蓋人間諸境法中萬趣，至此皆無所攀緣若斬絕者。亦嘗于斬絕之所盡力爲之，而情識不行，塗轍俱斷，無一可爲者，則又泊然莫知所之疑之，又七八年而後稍見死生塗窮勢竭之地。夫人之心無所往而不可，天下之至難制者，至于途窮勢竭則亦無能爲也，如兵戈迫之，遇沮洳則涉沮洳，遇荆棘則踐荆棘，避死逃生，其誰肯束手者？至大川巨浸，前無舟楫，旁無町畦，顧刃將及之，則霍然覺性命之輕，而身世之虛空矣，況有所謂是非、成敗、得喪、榮辱者哉？故此心必導而致此地，而後能死此心，此心死則死生之路絕矣。此心牛也，死生之故車也。牛斃則車止，何能使牛斃而車止，則柏樹子、乾屎橛之屬，載在此書者，皆殞牛之具也。至于講之而弗可明，窮之而弗可徹，情枯味竭，則益當勿捨，而與柏樹子、乾屎橛之屬深相往來，久而寢熟，則此心無與爲朋遁矣。遁則窮其心，有大川巨浸迎其前而決其命者。嗚呼！此書豈不可傳以激天下之爲大丈夫者耶？大慧之徒德洪來請序于余，略摭所懷語之，吁其贅矣。《雪山集》卷五。

夷堅別志序

志怪之書甚夥，至鄱陽《夷堅志》出則盡超之。余平生所嗜略類洪公，始讀《左傳》《史記》《漢書》，稍得其記事之法而無所施，因志怪發之。久之習熟調利，滋耽翫不能釋。間自觀覽，要不爲無補於世，而古今文章之關鍵，亦間有相通者，不以是爲無益而中畫，愈哀所見聞益之。事五百七十，卷二十四，今書之目也。余心尚未艾，書當如此，則將浸及於《夷堅》矣。凡《夷堅》所有而游見者刪之，更生佛之類是也。凡《夷堅》所有而未備者補之，黃元道之類是也。其名仍爲《夷堅》而別志之，辨於鄱陽也。得歲月者紀歲月，得其所者紀其所，得其人者紀其人，三者并書之，備矣。闕一二亦書，皆闕則弗書。醜而不欲著姓名者婉見之，如《夷堅》確夢之類是也。醜而姓名不可不著者顯揭之，如《夷堅》人牛之類是也。其稱某人云，又某人得諸某人云，若己所見，各識其所自來，皆循《夷堅》之規弗易。所書甲子之一爲期，過是弗書，耳目相接也。所書鬼神之事爲主，非是弗書，名實相稱也。於《夷堅》之規皆仍之，其異也者，筆力瞠乎其後矣。《文獻通考·經籍考》卷四四。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四五八。

正法世譜序

其書始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釋迦佛生，至隆興元年癸未大慧卒，得二千二百八十五年，以《史記》《通鑑》及《皇極經世》相參以爲正。其間諸宗師出某鄉，姓某氏，舍某家，所從師某人受具，所游方某所，出世某所，得法某人，授法某人，其平生所可見某事，終某所，塔某所，壽若干，臘若干，倣《史記》年表列之，此《世譜》大略也。蓋自《大藏經》之餘，諸史、諸集、四方圖經、諸誌銘若近儒釋之徒所著未及入藏者，皆哀以爲資。大慧以降，方歷訪其人，續之未艾也，竟余世而已。

《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五四。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四六四。

詩總聞序

窮經一有志。死生禍福不遷，以徹爲期，愈疑愈堅，愈滯愈壯，志也。二有識。所見愈卓，所得愈多，當恢崇充羨，常若有所不足，識也。三有才。難探之淵，探之又有難言之妙，言之又有難發之微，必心口手相應，庶幾其可，才也。四有力。博采庶言，自立定制，苟有所見，運斤成風而不疑，力也。予研精覃思于此，幾三十年。丁丑入吳，見謝君士燮及此，謝曰：「無多談人情是也。」予忽

有所省。丙戌入蜀，見陳君彥深及此，陳曰：「江南人則可，吾關西人不若此。」予益有所省。庚寅再入蜀，至梁見楊君左車，商州游子也，因詢商山之事，偶及四老之蹟，楊曰：「俟子與採芝同心，則商山風土草木自見，何問我爲？」予大有所省。又十八年，自度可書乃書。今具左方。《詠宋樓藏書志》卷五。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

書張魏公祠堂記後

乾道六年五月二十三日，陳伯彊、王質共啖荔子于史大猷之舍。伯彊誦其妙年從軍數詩，余亦誦從事張魏公幕府烏江盱眙數詩，因曰：「魏公蜀人也，東南是非固不能皆一，而西南滋是少而非多，何也？」伯彊云云。在庭擁簪老兵嘆曰：「學士好道幾句，與我相公出氣。」余驚曰：「公議不在吾徒，乃在此曹也。」亟引紙行墨書之，漏下二鼓，月在半空而文成，以授合坐者，曰：「俟吾墓櫬可巢烏，聽流傳也。」《雪山集》卷五。

跋蘇給事放白鵬帖

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早作，潁昌程君元鼎來謁，起立言曰：「昔先君巡檢鼎之桃源，時給事

蘇公居提舉使者幕府，以鼎爲治，紹興三十一年也。先君娶于柳氏展如之女，某之母也。太師蘇公之妹，展如之母也，于是與蘇氏有連。公資巖壑，喜魚鳥之儔。先君所部，山水深秀奇麗，黃石山者其尤也。其間得白鵬獻之，護致者不謹傷焉。公絕欲愈之，不可得，憐而返諸先君，且屬深縱之。乃即故處如公指，久之騰上高山顛，周視悲鳴，弗忍去。又久之，一白鵬從他來，相與竝立交呼。又久之，始皆徐飛去，豈其雌雄耶？仁心通乎異類，何其驗之明也。後數年先君尉光之固始以沒，將終，季子在旁，戒曰：『我習言命，以金木水火土五者揆之，公他日必大，且其所存形諸白鵬者，可以推而知也。天人之符較然，汝其識之。』先君既喪，他書疏多遺散，獨此帖不敢荒，先君之命囊別貯之，旦慕視惟謹。公今博大光明，爲知名公卿，先君之言效矣。某將壽諸石，君其爲我書之。」余曰：「說如是，帖安在？」程君發諸袖中，余掇視之，慨然太息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蓋其大與天地同量，而其端以惻隱之心充之。孟子之言，天下學士所信，舍牛可以致王，救孺子可以保四海，其仁至不可勝用者，自無欲害人始也。子先君以白鵬驗蘇公，此有道者之鑑也，而余將何以贊之，子休矣。自白鵬充之，可使斯世爲堯舜成康，此孟子之論，而非余創建者也。子毋疑。」公今爲徽猷閣待制，鎮當塗，太師文忠公之曾孫，其學力蓋真能擴充者也。名昭廣，字邦振，蓋程君所道其先君者。今附見之，來者得以知焉。《雪山集》卷五。

題王承可文集後

秦會之輕天下，以爲無人，時無豪傑，縱使至此。方靖康士大夫垂頭搖尾時，會之精神勃發，敢與強鄰悍敵抗爭是非。紹興講和，無賢不肖皆以爲不可，會之獨保無後患。雖其變在二十年之後，而當時料者率不驗。卧虎三郵，舉國灑淅，莫敢有撩頭編鬚者，會之單力攻堅，立挫其鋒。罄天下而屈于會之，則養成其威，烏可以勝言哉！惟公以輩行鈞敵相視，而會之亦敬憚公，然見厚而心不親，辭甘而實不應，以故多外而少內，暫近而終遠。則凡會之所昵而親之者，世固不以爲然，而會之所疏而却之者，自可知其人也。《雪山集》卷五。

題九歌圖

《九歌》世未有能暢其旨者也，蓋訴神之辭乎！已矣，國無人，莫我知，無可告者矣。神其有靈，尚庶幾見答乎，哀哉！蔡京當國，致一異己者于理，其人顧所謂天王，號曰：「有冤不雪，尚爲天王乎？」神爲之目張，京聞而舍之。屈子之訴切矣，顧神漠焉，何哉？至使抱石投沙，以殞其軀，獨無力援之歟。司命湘君之流，其有負于茲賢哉！《雪山集》卷五。

復齋銘跋

孔子言仁最多，學者自礙不少，聖人猶江海，豈有心礙人哉！且如答顏子之問，稍異于他辭，學者觸處礙生，至是莫能渾融，強作差別。銘曰：「孔門問仁，各得其正。惟語顏子，窮理盡性。」何其不疏而皆通也。「一日」兩字，學者多略之，惟于克己復禮，致思安知，要在一日也。銘云「克己復禮，一日之功，天下歸仁，快若飄風」，一日之狀渙然，而克己復禮之趣亦炳然，何其不燭而自明也。學者以經典爲情文不可造妙，故曰禮者理也，即天理也。此銘不變字形，不入注脚，但云：「視聽言動，但防其非。由禮之門，爲仁之基。躬行允蹈，以禮踐形。曲禮三千，動皆合經。」又何其粲然也！儻中此機，無須某解，無用某傳。心力省，目力、口力、手力皆省。杜元凱雖季世晚儒，其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兩語真學者氣象也。此鄉多嗜學，宜置思樂之所，與吾徒共之，當有默而識之者。《雪山集》卷五。

跋文與可墨竹

文與可甚多能，最篤好畫，得意無過竹者。木石蓋晚爲之，亦寡作，不自以爲奇，故木石流傳，

皆鮮配于竹。與可作校理，以疾請郡，欲襄、汝，或資、簡，已有首丘之意。既乃得吳興，至苑丘傳舍而卒。此帖去死無幾日，猶眷戀竹，未能掃除。與可之死，沐浴衣冠端坐而逝，是時胸中不復有我，況有竹乎！畫後有帖云：「伏暑不能退，須在假將理。今僅能飲食，惟皮骨耳。欲求襄、汝，或資、簡，生事窘薄，俛首碌碌，爲竊祿人。慚悚！素所嗜好，都自撒去，惟畫竹吟詩，有子駿、子瞻爲真賞，故斷之遲遲。」此與可將去國時畫及帖也，故余言云然。《雪山集》卷五。

書陶元亮譜

元亮高風發于宋、晉去就之際。君曾祖事晉，懋著勛勞，自宋武帝芟元復馬，逆揣其末流，即不出。武帝將收賢士以繫人心，見要亦不應。陶、謝皆世臣，君世地、色言俱辟，而靈運爲武帝兼任，最後乃欲詭忠義，雜江海。遠師送君過虎溪，而却靈運不入蓮社，素心皆所鑑知。譜于左方。《紹陶錄》卷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南村輟耕錄》卷一六。

書陶通明譜

通明高風發于梁、齊、宋去就之際。君祖父皆食宋祿，身又生宋代，自齊高祖代宋，旋引去，梁

武帝代齊，益退藏。平時以師待君，然大節有定操，豈復以恩禮推移？至丹陽，應簡文之命，不復至京都慰武帝之懷，抑何其堅忍！壯年果于遺世，炤之審故判之不疑。譜具左方。《紹陶錄》卷上。

書栗里華陽閑窩辭

淵乎栗里，謐哉華陽也，當時所歷，異代所傷。栗里嘗言，風波未定，已爲剩語。華陽《單于》之詩，死而秘篋出之。雖《本草》，亦屬去世乃傳。生安死樂，度此足矣。安樂之窩，伊洛自有乾坤，栗里、華陽其安樂也已。辭具左方。《紹陶錄》卷上。

題李贊可掀篷梅軸

「低篷掀起湊平沙，略見玲瓏八九花。自有青天衮明月，靈臺長見影橫斜。」「半腰已自見全身，但要當人着眼明。覷到梅花頭上上，十方同是玉爲京。」右俞舜俞所作，其意緒多步武楊無咎，以此自名，壬戌晚秋書〔一〕。入春闈，至不能落筆。余叔父君玉戲曰：「若掃一枝，當作省元矣。」無咎長嘆曰：「《天地大德曰生賦》全無一語。祇有《八陣圖》詩兩句以遺公，曰：『遺法千年在，斯人百代無。』」語訖，拂袖而出。無咎不惟筆端梅格絕倫，其詩清婉堪咀嚼，併書於此。《永樂大典》卷七八

一二。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第一〇七頁。

〔二〕晚：原誤作「免」，據文意改。

再題李贊可掀篷梅軸

「不見梅梢不見根，參橫咫尺未能捫。掀篷何自掀篷盡，一任江風吹斷魂。」「半江鼻觀已前知，恨不身先急櫂飛。雖則梅花不全見，妙香滿載野航歸。」既題掀篷已，又出此軸，亦掀篷也。與梅花因緣獨在江湖何耶？余在成都西樓下，見晁子止侍郎有詩在扇云：「短篷煙裏冷蕭蕭，兩岸梅花各見招。吹散前村一盃酒，滿江風雨不相饒。」余屢玩頻哦，子止曰：「君愛此耶？」出小橫軸，江路野梅數枝，曰：「爲我題此，當以扇乞君。」余沉吟良久，曰：「西樓何自有江聲，安得梅花的皜明。斗轉參橫無定舍，侍郎行處亦隨行。」子止即舉扇與余。至江陵，劉共父樞密覓去。味此風標，與掀篷大同而小異者耶？《永樂大典》卷七八一二。又見《四庫輯本別集拾遺》第一〇八頁。

全宋文卷五八一一

王 質 七

趙信臣子名字序

趙信臣見其子于王景文，問字若名焉。吾爲名曰善祥，字曰百卿。咨爾善祥，烏赤鵠朱，馬圖器車，麗玉葉芝，有粲于茲，其祥也歟！茲祥在物，不宅其間，不麗其軀，來如飄風，去如擲虛，是則何有，我不得居，匪祥也歟？附義而行，秉禮以趨，以手拊心，不震以瞿，以形視身，不惕以趨。父榮母安，弟肅兄愉，耳目聰明，心氣佚舒，疾癘遯藏，杭稌羨餘，家無噫聲，里無謗譽，真祥也歟？故曰作善降之百祥。子如不言，視此古書。《雪山集》卷五。

漢高帝論

漢高帝不事威儀，溺冠跣洗，怒罵叱咤，不見優柔和易之意，則似簡率；立談之間，刻印銷印，逡巡反覆，有若兒戲，則似坦夷。天下之人見其外而不察其中，則以爲大度之君皆莫若高帝，而不知高帝之度實有所不足。惟其巧于彌縫覆蓋，故天下之人以爲簡率而不以爲深，以爲坦夷而不以爲隘，然難以欺智者矣。夫天下之英雄，挾過人之智而負過人之勇，惟大度之主爲能與終始，何者？天下之英雄可以誠服之，不可以疑待之。待之以疑，非彼負我，則我負彼，與其交至于相負也，孰若兩無負之爲愈？嗟夫！君臣而至于交相負者，未有不自信生者也。漢景帝疑吳王濞，而吳王濞反；齊顯祖疑侯景，而侯景反；唐廢帝疑石敬瑭，而石敬瑭反。彼其一旦而乖君臣之分，相與爭死生成敗于干戈鋒鏑之間，雖甚暴戾凶嚙之人，豈其心樂爲也，夫惟有所不得不爲而後至于爲。故嘗謂韓信非負漢者也，謂韓信非負漢者，當日挈手繞庭之計，胡爲而發哉！要之，其初非負漢者也。方其去楚而歸漢，解衣推食之恩，韓信未嘗一日忘也，安知其終至此哉！嗟乎！使韓信至于負漢，則高帝疑之之過也。高帝疑信之端，蓋兆于益兵之時，韓信願益兵三萬，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高帝會于滎陽。此固高帝之所惕然而驚也，雖不拒其益兵之請，而其遣張耳以佐之，佐之者所以閑之也，其後爲之罵使于滎陽，奪兵于廣武。當是之時幸韓信未覺而已，使韓信而覺，則高帝何以處之？

韓信之覺則覺于雲夢之時也，高帝平日惴惴戰戰，未嘗忘韓信也，然猶未露其所以疑之之形，至是而有不可掩者矣。韓信之必反，童兒舉知之，而高帝之東征也，留稚妻弱子于新造未集之國，與一必反之韓信共守之。每讀史至此，未嘗不爲高帝寒心也。嗚呼！高帝掃強秦，斃項羽，蓋無遺策，而其馭韓信也，數陷天下之危機，而高帝不悟也。夫高帝之爲人外示大度而中實多忌。豐沛故舊，誰與蕭何之至昵哉。方蕭何之居關中，而高帝未離京索也，勞苦之音不絕于道，所以察蕭何之向背也，以爲虛言可以欺之，而鮑生覺之。其征陳豨也，增爵益封，而又置衛焉，衛之者防之也，以爲虛文可以欺之，而召平覺之。推疑于人，顧豈有弗覺者，特遲速之間爾。噫！蕭何忠信謹樸之士也夫，是以能不負于高帝，不然其將爲韓信之流乎！《雪山集》卷四。

漢文帝論

天下之患莫大于當然而不然，不當然而然。當然而不然，則能者隳；不當然而然，則不能者喜。夫是二者，雖聖人不能以爲天下，且聖人之于天下也，則亦近于人情而已矣。夫當然則處之以當然，而不然則處之以不然也，此情所不可易者也，而聖人烏能易之？且非獨聖人爲然也。昔者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

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彼威王以爲吾之設官所以治吾事也，使人皆事事，又何求？惟其有不事事者得以容身養私于其間，是以吾事時有不舉，一事廢積，而推之吾國，幾何而不亂且亡也。然而善治天下國家者不能使人皆事事，而能使事事者有所勸；不能使人皆不事事，而能使不事事者有所懲。夫欲使事事者有所勸，則莫若當然而處之以當然；欲使不事事者有所懲，則莫若不然而處之以不然。是二者苟別白而分明，而天下國家之不治者，未之有也。嗟乎！孰謂漢文帝之識而不若齊威王也？文帝嘗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也。以問左丞相陳平，曰：「各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是二者其爲不知一也，勃訥于辯，平捷于言，其爲不知一也。舉天下之事而付之宰相，而宰相舉不事事如此，文帝拱手而聽焉，且又以陳平爲能也，其何以率天下之怠者耶？禽獸之纖悉，上林令之當知也，上林令不知，而虎圈嗇夫知之，二人能否見矣。嗇夫無所賞而令無所責，則是知與不知固爲一律而已。此二事者皆可以馴致天下之亂，而文帝特幸免耳。漢之大亂，四夷猖獗而諸侯驕恣，其釁皆成于文帝之時，而世以爲文帝善用長者，不知石奮、衛綰之流果何補于漢？蓋嘗讀西漢《百官年表》，以爲文帝公卿大夫類多齷齪庸樸之徒，而其通明精悍之士則皆暴露于宣帝之際。宣帝之所以鼓舞天下者，何也？賞有所不可辭，而罰有所不可避，名有所不可覈，而實有所不可隱。儒者之論，則以宣帝爲雜于霸，文帝爲純于王，而不知賞罰名實，此四者王道之大權也。《雪

山集》卷四。又見《南宋文範》卷五五。

梁末帝論

論曰：梁、晉之交讎久矣。方朱全忠之盛也，雖李克用之雄勇善戰，蓋嘗屢蹙而不振。克用之末年，全忠乘百鬪百勝之威，略汾、潞，卷慈，隰，不旋踵而至太原，晉于是時蓋駸駸有亡徵矣。克用既死而莊宗興，收殫殘之餘，而震厲提挈之，削弱之氣化爲精強，梁于是時其勢反又稍稍下晉，而後卒以喪亡。蓋其成敗強弱相反如此。世之說者曰：「以克用而遇全忠之強，故克用不支，以莊宗而乘末帝之弱，故莊宗得志，由此之故也。」亦嘗詳觀其勢，而至于成敗強弱相反之變，則以爲梁晉之所以爲成敗強弱者，不在梁晉，而在河北。自梁而言，則汴爲腹心而河北爲手足；自晉而言，則太原爲腹心而河北爲手足。是二國者立國之同不同，而手足均係于河北，則其利害豈不甚重矣哉？全忠挾天子而暴諸侯，舉天下之諸鎮，蓋無有不被殃者，而獨區區自結于魏，全忠豈畏一羅紹威哉，畏克用也。彼全忠之謀，度天下之可以害己者莫如晉，度天下之可以限晉者莫如魏。晉之攻我也，必不越魏而渡河，我之攻晉也，所隔者魏也，魏不我梗，而土門飛狐可以平步而入矣。故曰全忠之所以厚魏者爲晉也。末帝患魏博之驕，析而分之以殺其強，而梁人遂以失魏。當是之時，梁之限晉者一水之隔耳，于是乎梁之失計，未有若是其謬者也。魏博天下之精兵處也，不得重臣無以制，魏博不能制，魏博無以禦晉，此其勢雖童兒知之。方克用之相抗，其初未有以相制也，既得魏，則梁遂以張，晉遂以

微。獨幸晉之君臣上下一心，戮力相守，然而不亡者幸也。莊宗徘徊境上，竭力而不能有梁尺寸之地，既得魏而拓地遂至于洛陽。楊劉德勝之軍與汴相望也，當是之時汴之國都固已在其股掌中矣，雖欲不亡，得乎？夫汴之爲國，無高山大川扼險控帶之勢，平原廣陸，汗漫千里，所謂四通五達之地。有河北則汴重，無河北則汴輕。是故梁之興也得魏而興，其亡也裂魏而亡；晉之弱也魏在梁，而其強也魏在晉。嗟夫，此所以爲梁晉之成敗也！《雪山集》卷四。又見《南宋文範》卷五五。

周世宗論

石晉元年，高祖始割全燕以賂契丹，而十八州之民遂爲其所有。全燕號爲天下之形勢，而民物富庶，土田衍沃，水草豐美，皆足以爲天下之冠，契丹資之益以盛強。開運之末，契丹擁全燕之勢而窺中原，震蕩飄忽，如風雨之至，而中原坐以覆沒。漢高祖、周太祖雖創業之君，而彷徨倥傯，自衛之不暇，而何敢覬覦于其間？世宗不血刃而取三關，此豈可以不喜；而中遂班師，毀已成之功，而十四州之地垂得而復失，此又豈可以不惜也？蓋嘗深維其故，則以爲世宗用智深而爲謀審，未嘗不歎息世宗之善用兵，知所以勝，知所以敗，何者？用兵之患，莫大于腹背之受敵。昔者夫差謀中原而越入吳，劉備抗袁術而吕布入下邳，腹背受敵，智者不能爲之謀矣。惟曹操不顧袁術之襲許而征劉備，劉裕不顧盧循之犯建業而伐關中，雖僅保不敗，而國勢岌岌，幾至于不可復返。今夫契丹之于太原，與

國也；而太原之于周，仇讎也。蓋自太祖襲劉氏之孤而奪其國，以殘其宗，此固太原切骨銘心而不忘者也。高平之戰，雖足以挫太原之鋒，而忻口之敗，反所以張契丹之勢。當是之時，契丹之形益強而太原之怨益深，有益強之形而扼之于前，有益深之怨而邀之于後，世宗安得安枕而卧也？以史考之，四月壬辰取乾寧軍，辛丑取益津關，則相距十日也。癸卯取瓦橋關，則相距三日也。五月乙巳取瀛州，則又相距三日也。不兩旬而克三關，馳騁暴露于盛夏苦熱之地，周之師亦少憊矣。而契丹養其鋒以待之于前，太原蓄其銳以伺之于後，如是而能不敗者，太公、穰苴之所難也。嗟夫！天下之事固自有先後緩急之序。爲世宗之策，莫若先有事于太原，遣一將提五萬師當忻口之衝而斷契丹之援，諸將數萬人略汾、潞，下慈、隰，而蹙河東之勢，而後徐以重兵擣太原。既得太原，而幽、薊之地可以次第而經略矣。豈以世宗而不察此也，以萬乘之重而頓于二國之間，契丹不拒，太原不救，以待我之敝而乘之。使世宗狙勝而不知返，嗚呼，可憂也哉！《雪山集》卷四。

堯仁如天論

論曰：可使天下被聖人之仁，不可使天下知聖人之仁。被聖人之仁而知有聖人之仁，仁之小者也，有方而可議也；被聖人之仁而不知有聖人之仁，仁之大者也，無迹而可名也。惟其無迹之可名，故安者自安，莫知其所以安；養者自養，莫知其所以養。斯仁也天也。天以仁覆萬物，而萬物未嘗以

爲天之功；聖人以仁育天下，而天下未嘗以爲聖人之惠。非天無功聖人無惠也，功深而形不露，惠博而體不顯，是以蒙其功而不苟其功，受其惠而不感其惠。於此見聖人之仁與天爲一。堯仁如天，馬遷善論堯者也。天下之人有心者能識，當使有心而無所措其識；有目者能見，當使有目而無所措其見；有口者能議，當使有口而無所措其議。世之人君，其中孜孜然，其外戚戚然，惟恐天下之人心不識、目不見而口不議也，諄諄而告曰：吾施布帛振而之寒，彼將稱之曰仁也。然布帛窮而仁亦窮，聖人之仁，能使天下舉無寒，而天下終不知其爲聖人之布帛。又諄諄而告曰：吾發穀粟振而之飢，彼將稱之曰仁也。然穀粟窮而仁亦窮，聖人之仁，能使天下舉無飢，而天下終不知其爲聖人之穀粟。如是而後能無所窮，故曰聖人之仁天之仁也。今夫陽一嘘而萬物生。方其未生也，有望乎陽也，既生矣，何有於陽？陰一吸而萬物成。方其未成也，有望乎陰也，既成矣，何有於陰？聖人之仁一施，而天下得其安，得其養。方其未安且養也，有望乎聖人之仁也，既安且養矣，何有於聖人之仁？夫惟萬物以爲天何有於我，于以見天之仁爲甚深；天下以爲聖人何有於我，于以見聖人之仁爲甚博。何者？鳥棲於木，何有於木，鳥忘木也；魚遊於淵，何有於淵，魚忘淵也。萬物忘乎天，天下忘乎聖人。帝堯在上，作者曰日出而作，息者曰日入而息，彼以爲己之力也，而不知所以作、所以息者，帝堯之仁使之各得其職也。飲者曰鑿井而飲，食者曰耕田而食，彼以爲己之力也，不知所以飲、所以食者，帝堯之仁使之各遂其欲也。不惟當時之人莫之知，後世之人亦莫之知也。今考之《書》，禹一出而洪水乃平，堯無力也，仁果安在哉？稷一出而百穀乃播，堯無力也，仁果安在哉？推之而莫能窮其端，探之而莫

能窮其狀，抑非堯之仁有似乎天也耶？能言之類，誰如於孔子，至論堯也，不能言其名而以「蕩蕩」稱之，蕩蕩者，大而不可測也。不能言其功而以「巍巍」稱之，巍巍者，高而不可量也。惟其文章則可擬議，故曰「煥乎其有文章」。文章堯之粗迹也，故可以指名，蕩蕩、巍巍，堯之至仁也，雖孔子亦不可窺測。蓋嘗推孔子之論而至於「大哉」之言，蓋未嘗輕許也。於《易》則稱《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於《語》則稱堯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坤不得以并乾，故止曰「至哉坤元」；舜不得以并堯，故止曰「君哉舜也」。然則，極萬有之大無以加乎天，極羣聖之大無以加乎堯，天也堯也，其相配也固宜。司馬遷之說，蓋出乎孔子之論而不善用之。日，愚知其爲日也；雲，愚知其爲雲也；至於天，愚不知其所以爲天也。其仁如天是也。就之如日，則有迹之可依矣；望之如雲，則有形之可觀矣。當堯之時，問之在朝，在朝不知，問之在野，在野不知，烏有如日之可就、如雲之可望哉？曰其仁如天，大之也；曰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反所以小之也。故曰：馬遷得孔子之論，而不善用之也。謹論。《論學繩尺》卷三。

全宋文卷五八一二

王 質 八

游東林山水記

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三日欲夕，步自闐闐中出，並溪南行百步，背溪而西又百步，復並溪南行。溪上下色皆重碧幽邃靖深，意若不欲流。溪未窮，得支徑，西升上數百尺，既竟其頂。隱而青者，或遠在一舍外，銳者如簪，缺者如玦，隆者如髻，圜者如璧。長林遠樹，出沒烟霏，聚者如說，散者如別，整者如戟，亂者如髮，於冥濛中以意命之。水數百脉，支離繆輻，經緯參錯，迤者爲溪，漫者爲匯，斷者爲沼，涸者爲坳。洲汀島嶼，向背離合，青樹碧蔓，交羅蒙絡。小舟葉葉，縱橫進退，摘翠者菱，挽紅者蓮，舉白者魚，或志得意滿而歸，或夷猶容與若無所爲者。山有浮圖宮，長松數十，挺儼立門左右，歷歷如流水聲，從空中墜也。既暮不可留，乃並山北下，岡重嶺複，喬木蒼蒼，月一眉掛修巖巔，遲速若與客俱。盡山足，更換二鼓矣。翌日又轉北，出小橋，並溪東行又西，三四曲折及

姚君貴聰門。俯門而航，自柳竹翳密間循渠而出，又三四曲折乃得大溪。一色荷花，風自兩岸來，紅披綠偃，搖蕩葳蕤，香氣勃鬱，衝懷冒袖，掩冉不脫。小駐古柳根，得酒兩罍，菱芡數種，復引舟入荷花中，歌豪笑劇，響震溪谷。風起水面，細生鱗甲，流螢班班，若駭若驚，奄忽去來。夜既深，山益高且近，森森欲下搏人。天無一點雲，星斗張明，錯落水中，如珠走鏡，不可收拾。隸而從者曰學童，能嘲哢爲百鳥音，如行空山深樹間，春禽一兩聲，倏然使人悵而驚也；曰沈慶，能爲歌聲，回曲宛轉，嘹亮激越，風露助之，其聲愈清淒然，使人感而悲也。追游不兩朝昏，而東林之勝殆盡。同行姚貴聰、沈虞卿、周輔及余四人。三君雖紈綺世家，皆積歲憂患。余亦羈旅異鄉，家在天西南隅，引領長望而不可歸。今而遇此，開口一笑，不偶然矣。皆應曰：「嘻！子爲之記。」《雪山集》卷六。又見

光緒《歸安縣志》卷四。

玉淵龍記

五老峰於廬山最高，其傍有瀑，如萬斛鎔銀騰空而下。山崖峭，峽水盛怒無所輸瀉，盤旋勃鬱，欲迸崖而出，則有巨石如屋，如屏，如車輪，小者猶如釜，如鐘磬。水力不能加之，則益橫與石相衝相擊，如戰馬，如奔象，其微者猶如鬪雞，如獵犬。水盡銳以爭，石極力以拒，相追數里，率未得勝負也。忽山崖橫裂，有如物擘而開之，向所謂巨石皆滅沒不見，有如物掀而去之，則有平石曼衍數十

丈，如几如鏡。水力稍寬，方肆欲曼流，則石勢微注，掣水力而赴之，盡墜於深潭。彼方挾其無窮之怒而縱其不可遏之情，不虞其有注也，勢一就之，不能以自制。方其與石鬪也，猶宛轉排蹙，未至夫斗落而無以自禁也。至是懸奔驟馳，無崢嶸岌嶮者沮之，其勢則崩撞衝激，乃始大肆，如奔星，如激矢，如驚鷗，如戲羊。其聲如疾雷，如雷霆，如百萬之戰聲。其飛流濺沫，如急雨，如飛雹。其窮而下者如潑乳，如揮膏，是謂玉淵。兩崖植立，如鑄，如削。其上則水所自落，其下則敷爲淺灘，湔爲細流，獨其中不知其幾百萬丈。相傳有龍居之，往往夜靜月明，或見有婦人立於潭際者，即之輒入于淵。有僧負溪爲厠，夢有婦人訶責，安得污我室，比夕再夢，僧懼，亟去之，乃止，故以是爲雌龍也。夫水惟其無心，至則受之，而玉淵纖芥之觸不納。人有負劍澣衣者，劍忽躍去，趣之併沒于潭，已而浮尸于潭之上。近歲久雨，大水湧至，山石皆突出，空行潭面而過，無一墜者，其爲龍居信然不疑。間雨暘弗若，守土之臣有禱必先焉，無不立應，蓋其來久矣。紹興三十二年三月十七日，予與友人王阮南卿俱來棲賢訪智通，不遇，則徘徊玉淵亭上。有若蛇者驟見于崩濤駭浪之中，或與水曲折相抵冒如鈎，或引吭樹起如筆，平行見其背如黛，倒側見其腹如金，蜿蜒上下，如戲如怒，如有所喜。予顧謂南卿曰：「是何爲者？予疑其非常蛇者二：玉淵之上，去草木甚遠，平衍瑩滑，非蛇所宜至。且水勢乃爾，他蛇至則靡矣，尚安能立？是二者吾意其龍焉。」南卿未對，智通自外歸，指以問之，智通駭曰：「是矣，是嘗出焉，所聞正若此。以子豈有所求歟，何爲其至也？」予曰：「求之而後至，不求則不至矣，則其出沒無亦皆關於世歟？爾言非也。予聞古之見異人與物者，必其真氣全也。」

天地萬物皆是氣也，是氣者全大，而天地夥，而萬物皆吾類也，不全則有所隔。異物非能神也，有所間斷，則若兩家者焉。間斷則疏，疏則隱，隱則神矣，而後有異物者生焉。三代之前，有豢龍氏、御龍氏之官，其豢而御之也，無以異于常畜。彼其天機深而嗜慾淺，其于真氣未有所傷也，則見龍也如見夫馬牛也，又奚能神？道喪而人僞滋起，而後鞭策制馬，楅衡制牛，于馬牛猶所憚，而況于龍乎！予之聞道末矣，嘗于杭州遇異人焉，以爲可與語也，予問其故，曰：『世人委順流靡者最害于道，何者？見物則遷，中無定操也。子剛猛而果銳，有所不爲，世外之欲鮮焉，其庶幾乎。』茲龍之出，豈不以吾偶有自脫于世塵而近道也夫！莊子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吾然後知玉淵之爲吾囊橐，而茲龍之爲吾血屬也。爾乃以爲求而致之，則往來于玉淵者相踵爾，盍不告之，俾求之歟？」智通曰：「唯唯。」《雪山集》卷六。

沈氏勝栖堂記

余以歲戊寅來東林，此地方爲菰田，沈氏兄弟竭智力營之。自其先君睥睨十餘年，至是捐金錢數十萬，乃得集市之間，民競輦土石實之，役工數千始平，稍徙花竹藩飾其處。余爲指其最勝者，曰：「是可堂，異時果堂，其以『勝栖』名之。」二子齊諾，即所指地增築，將基爲堂者。後四年過之，所規爲略就，位置行列皆應繩墨，曰：「凡堂之材若資悉具，忌歲未敢屋，以俟明年。」又三年過之，

芙蓉木犀梅杏桃李皆成林，楊柳冬青皆成蔭，修竹滿徑，菱荷滿池，隱然一堂，宏麗靖深，挾以蔽軒，引以修廊，是爲勝栖。進二子而謂之曰：余過此者三，初過之，地始除；再過之，堂始營；三過之，草木森然，棟宇穹然，昔意於心，今形于目。二子持家有功，抑余告子：物難于成易毀，事難于進易退，守之在誠，行之在勤。子惟肯堂之志甚確，誠守而勤行之，乃克有濟。先勁後弱，始銳末殺，或隳其中，何成之云？不輟肯堂，惟堂故成。無斁治身，惟身故立。人情進退甚亟，上之其變三：始而慢，再而駭，三而羨。下之其變三：始而疾，再而憐，三而鄙。是故丘陵貴增，削則寢頽，江河貴盈，縮則寢涸，學問貴益，損則寢荒，道德貴崇，卑則寢微。子以爲然，余將示子以方。義重于財，厚義薄財；德重于勢，就德輕勢；禮重于物，崇禮卑物；恩重于怨，取恩舍怨。今日三過堂而堂之事三變，他日屢見子而子之能屢更，將有信于余言。長字虞卿，次周輔。《雪山集》卷六。

興國太守題名記

滎陽張公采元亮爲此郡，無毫髮不稱人意。郡闕太守題名，元亮心不滿之，間謂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去者漫然，來何觀焉？不惟如是，太守於民有父母之道、師帥之義，行路視之，人情薄哉！顧有所不決。江西一道十餘州，此最毒于兵，凡圖書金石皆散壞不可稽驗。我最後於諸公，故老遺黎日就彫零，益無所諮叩。數熙、豐來楊公繪、王公琪各以文章事業表見，李公宜又捍難

保門，有即墨平原之功，至于今誦之。然追其歲紀官稱，已莫獲其詳，姑憑其概見著之，懼有舛焉。獨得王公勇以次實之，將於此乎權輿，闕者夥矣，如之何而可？」質曰：「著而舛猶未著也，疑者于法從闕，又何尤焉？」于是始定于王公勇，凡若干人，具次于左方。《雪山集》卷六。又見光緒《興國州志》卷三四。

汪參政生祠堂記

紹興三十一年秋七月，詔以御史中丞鄱陽汪公宣諭荆襄，自行都及襄陽，所過搜疵剔隱，凡格而不流與壅而不上達者，咸驛置以聞。天子惟公爲信，疏函朝通，膏澤夕下，而興國被惠最厚。興國地多山谷，其稍夷衍者則漫爲深澹淺澤，不得盡爲民資。又當江淮走集之衝，往嘗與東南巨寇桀賊爲巢窟，蹂躪戕圯，較一道十州獨甚。舊占籍八萬四千九百有奇，今二萬三千六百有奇，是存者四之一。舊輸苗六萬一千有奇，今三萬二千七百有奇，是損者十之五。以四一之民輸十五之租，其他稱是，已不可復任，而淮衣與稅縑並征，稅縑四千有奇，淮衣六千三百有奇，垂將倍之。公且至，衆相謀曰：「被此毒以來，叩郡庭，湊使臺，謁省闈，先後以數十計矣。朝廷取決于民部，民部有司也，奚敢議繩尺之外？故屢進弗獲。今天子寄公耳目心腹，公又聰明果達，祥順慈厚，與天子意相通，試告之，宜納。」既至，相率羣拜于庭，列次于門，且延于衢。千人一色，慘怛怵惕，久乃得言曰：「維氓幸

生茲時，還定安集，尚敢冀其他！惟是淮衣沿襲因循，遂成不革，灼爛肌膚，灰滅頭顱，于今有年。願假須臾之景，有請于公。」公曰：「何哉！吾惟有不知，知之敢有不告天子；惟有不知，知之豈有弗行！爾其示我以詳。」于是進曰：「初，大河未他裂，郡有賦曰黃河卷埽錢，緡計一萬七千有奇，蘄、黃爲代輸，而郡以縑充之，匹計一萬四千有奇，自大觀二年始也。今黃河不卷埽，蘄、黃不代輸，而淮衣著爲經常，自紹興五年始也。其初二千一百有奇，二十五年增六千三百有奇，及大觀之數則止。膏竭命殫，可以損不可以加，公其哀之。」公應曰：「諾。」又進曰：「往者以錢視縑，緡計一百二十有奇得縑百，承平時其直相當，民雖不欲而猶能堪之。今無易縑之錢，而一縑之估錢四千五百有奇，是一縑而羨三倍之錢。往者蘄、黃與興國各有虧餘相通，蘄、黃爲興國供河埽，興國爲蘄、黃調省縑。今蘄、黃自若，而興國獨抱虛逋承實禍，是一州而輸三郡之賦。」公又應曰：「諾。」明年春正月，公歸，拜參知政事，具白其事，天子即詔有司以爲率勿增。令下，闔一郡三邑數萬之生靈扶伏踴躍，首擊地，手加額，上戴天子，次則戴公。維天子高視兩儀萬物之上，敝屣神器，褰裳遺之，何藻色之可狀而端倪之可窺？公出而與世同憂，公不能忘世，世亦不能忘公。衆又相謀曰：「古者敬愛其人而不得親，或思其人而無所寄情，則貌而奉之，故其像有畫，其祠有堂。」于是鄉黨喜事有力者相與述人情，規古義，以請于太守張公采，太守曰：「地庫薄則不稱位，宇囂隘則不稱德，畫得其略而不得其詳則不稱容。」乃得西城佛宮，相其位置之尤者傑爲之屋，而擇其輩行之名者工爲之貌，奔走經營，無所不用其至，而後得公精神儀幹，冠冕佩服之真。既具，以曉其部之民，民曰：「如是可

以無憾。雖然，自辛及乙，宿師用兵五年，溝池櫓艦樓櫓營屯之役，金鐵絲纊穀粟皮羽之斂，魚鱗鳥翮錯布疊出，嗚呼殆哉！斯民岌岌乎此邦也，淮衣至是亦將無以爲輸，且朝廷知其無名，盍亦除之！吾儕小人苦不知足之嘲，願受而不避，無亦使盛世清朝，何有待來年之云。」太守曰：「天子視民如傷，公愛物如己，千載一遇，不謀而同符。公將秉執元鈞，佐佑太平，兵甲斂息，無所興發，府庫充仞，無所庀藏，復常庸，蠲常租，省常調，爾行將見之。」民曰：「如是誠可以無憾。」則以告其客汶陽王質，求文以列實，質不敢辭，不獨以彰天子之聖，著公之賢，凡志士仁人皆可以動心焉。《雪山集》卷六。又見光緒《興國州志》卷三四。

去思樓記

興國太守張公未去郡之三月，作南門，冠樓于其上。通守王君濱間語余曰：「樓將成，名未具也。此邦人民心不負於公之去，而力不足于公之留，有怏怏不滿之容，有鬱鬱嗟吟之聲。夫未去而惜，則既去而思也不既切乎！吾以去思名之，人情宜，事實稱也。」余曰：「今之爲吏，與古異也；不論古，與往數年，又異也；不論數年，與往十餘年，又異也。古者事省而易應，法簡而易行，物豐而易征，人醇而易令，故吏之爲力也易施。長老所傳，承平未亂之時，雖拙者猶能從容閒暇，有辦而無趣，退食之餘，賞心樂事，銷太平之景。以余所見，距此三數年，太守亦或閒庭几而府庫倉廩聞其

充，未聞其竭也。有時而竭，亦有時而充，未聞其不可復充也。獨八九年來，爲吏者至不可終朝。余往來兵間，所歷殆遍東南，平時豐州壯縣，氣象變改，月異而歲不同。諸公所憂，方隅乏佳政之吏，田野少歡聲之民。此亦何足怪也，事益繁，法益急，物益窘，人益澆。御益澆之人，掊益窘之物，守益急之法，應益繁之事，雖黃霸、龔遂、卓茂、魯恭之賢，將施其所積而遂其欲，不獨余知其難也。民不能以盡徇吏，故吏之怨民日深，吏不能以盡假民，故民之讎吏日毒。當是之時，有未去而怨者矣，烏有既去而思者乎？而張公所遇，又天下之至難。建炎、紹興之交，江西無地無兵，而興國受毒最酷。舊占籍八萬四千九百有奇，今二萬三千六百有奇，是存者四之一。舊秋輸六萬一千有奇，今三萬二千七百有奇；夏輸十一萬三千九百有奇，今五萬七千一百有奇，是損者十之五。以四一之民輸十五之租，而又無故輸淮衣六千三百有奇，難解兵二十餘年，益困弗蘇。而辛巳至於甲申，復連兵四年，溝池櫓艦樓櫓營屯之役，金鐵絲纊弓甲皮羽之斂，視大州同科。而以和爲羅者少亦不下五千有奇，以汰去軍者多，稍增至一百有奇，大州不堪，而況于興國。公來以甲申之夏，其去以丙戌之秋，經大役者二。興國平居爲盜賊之淵，甲申之虞，猺毒垂發，公獵取數輩，亟慘治之而警其餘，姦不得肆，民乃少定。凡城之隅若江之瀕布民兵，其衝遠者敕吏調，存撫視，近輒自行熾薪熟酒，躬酌以飲民，博殮巨截佐之，部勒卒乘，整厲弓戈，出入游警，以張民兵之聲。行者歸，居者安，强者奮，弱者不恐，市無讙言，野無走塵。若貧若富，相安以卒無事，故警既撤而民始親。乙酉合忠義新軍于江州，露食草宿，立須具廬，興國當三百有奇，爲木若竹若蘆若鐵十萬有奇，伐削之工、覆築之工、建

治之工、遷運之工，舉不在其間。謹訛相驚，欲遁欲移，不能者含憂以俟斃。已而一物以計皆賦資于民而易其物，一工以積皆假直于民而取其工，凡物視其時之價，凡工視其私之傭。內郭外郊，奔衝銜屬，而樂與之從事，既周其身，又濡其家，故役既已而民益愛。以再歲考之，上供之運錢計十萬五千有奇，米計十二萬三千有奇，吏兵之俸錢計五萬七千有奇，米計八萬四千有奇。至陋之國，極困之民，然而財以時輸上，上不繩愆，俸以時給下，下不告病，此宜其度越經常，醞釀新奇，有所不免者。問之在廛，在廛不知，問之在野，在野不知，余能言之。窮其微眇而塞其漏，鉗其變態而銷其姦，析其奇贏而嗇其出，嚴其開闔而謹其藏。如苦儒專經，窮晝夜之力，爭尺寸之功；如枯僧縛禪，棄形體寢食于寒暑之外，拾遺腐于糞壤之聚，奪掩匿于盜賊之懷，故財紓于上而賦不及于下，勞切于身而擾不至于民。自公觀之，以身之勞易民之擾，自民觀之，移己之痛爲他人之苦。此而不有所感，禽魚無此情，蠻貊無此理也。則未去而惜，既去而思，何異之足言？而余獨念夫當故人難施巧之時，處今人至不幸之地，去而得思于民，此不亦天下之至難哉！或者不以余言爲然，自履之則知矣。故余之于公惟憐其至難，而歎其不可能也。公名采，字元亮，鄭人。是爲記。《雪山集》卷六。又見光緒《興

興國軍學記

學在郡之北，西附而東鄉，舊者也；在郡之西，北附而南鄉，新者也。其新者，今太守縉雲葉公之爲也。請論昔。自紹興二十年寢毀，歷二十年大毀。奚以寢毀？吏無政也。奚以大毀？吏無志也。奚以弗新？吏無才也。請論今。自乾道六年秋八月以興，冬十二月以成。奚以必新？公有志也。奚以能新？公有才也。奚以能速？公有仁人長者之心也。必新以志，能新以才，速亦才也，不以才，以仁人長者之心，何也？請論志。人各有私，異同相形，愛憎相搏，不撓者寡矣，而不撓者志健也。請論才。才各有量，抵其窮則咫尺不加進，毫毛不克舉也，而不窮者才充也。請論心。夫民戚上而弗之歡敬，上而弗之愛，心不交也。我與民爲親則勞佚同，民與我爲親則緩急同，蹶然動之，趯然其趨我也。此略也，請論詳。公始至，有事于先聖之庭，悼先聖之失其居，而懼己之弗虔其職也。公之言曰：「佛老之宮嚴且麗，率與皇居相侔，而先聖所庇乃弗及中下之廬。先聖吾天也，慢天者不祥，且吾所受制書學吾事也，違制者當論如律。」於是公之志立也。既稽諸有司，則負上之逋以萬計，負下之逋亦以萬計，上以峻督，下以哀蘄，公之言曰：「峻不已則怒繼之，哀不已則怨繼之，上下交相憤也，志將何之？」于是公之志既立而未果行也。期年戢姦整慢，嚴藏嗇出，而平時飛揚滅沒之財並集，峻者夷，哀者怡矣，又推而應公上之羨征，滿既往之宿負，待後來之急須，得衍算也。于是公之

志行也，此迹也。請論理。志者有意而無體，必有所依而行，才者所以爲行志之具也。才者易縱而難收，微失所控則肆，故仁人長者之心所以爲御才之器也。志健而才不足，則事弗濟，才充而仁人長者之心弗篤，則事雖濟而多傷。事且濟而無傷，非三者相須而無虧，何以及此也？此名也，請論實。凡物，木章計，若竹若石若瓦若甃箇計，灰石計，若鐵若丹若堊斤計，取具爲物，三十二萬三千有奇。地爲官者積弗取多，閑材不足則定其價而後市，賦其資而後輸，視其願則徇而從之，餘須皆如之。凡工爲廬事常廩，爲土事常廩，有差不時，而撫其勞而扶其疾也，餘須又有差。既役，爲工二萬二千有奇。凡用以材事之質劑，命掌比之治者主之，凡掌比之治皆民之有力自重善持家耻犯法者也。以役事之稍食，命掌學之政者主之，凡掌學之政皆士之秀且賢遵法度可蹤跡者也。民之良者勞于外，士之彥者持于內，姦者有以寓目而無以措手也。靡錢貫計五千一百有奇，粟石計九百三十有奇，無一而不至于民也。凡民受役要者咸喜，弗受役要者咸慕相勸而至不忍舍而歸，此其情非有感乎利也。凡室自殿若堂達于門，皆序而兩之，自殿若堂衍于旁，皆挾而兩之，暨他室楹計二百五十有奇。昔之所有必具而有加，其無也乃今有之。此政也，請論人。公名模，字叔範，其考是爲石林先生。嗚呼！可謂有子矣。《雪山集》卷六。又見光緒《興國州志》卷三四。

興國四營記

興國升軍則有兵，自太平興國二年始也。二十五之忠節，十五之效勇，十九之武雄、牢城，此凡軍之額也。其肄額自何年始也？六百六十有七屬諸禁，二百六十有七屬諸廂，此凡軍之籍也。其著籍自何年始也？城之北少西，忠節、效勇、牢城營之；城之東少北，武雄營之，此凡軍之營也。其建營自何年始也？其廢自建炎三年始也，其興自乾道六年始也。六年則太守縉雲葉公爲政之再期也。六十有四以舍武雄，四十有九以舍忠節，三十以舍效勇，皆即其故營營之。又三十以舍牢城，更而西之，非其故也。四十四萬二千一百有奇，積其物而計之也；六千九百六十有奇，積其庸而計之也；二千三百三十有奇，以貫計錢；二百八十有奇，以石計粟，市材召工之費也。市者弗告虧，酬之優也，役者弗告勞，廩之厚也。爲坊五于其郭，爲鄉十有三、爲里六十有五于其郊，無毫毛之自出也。于是兵之雜處者皆遷，兼其家者專舍之，止其身者合舍之，其身他隸而以其家自隨者闕之，戍而未歸者制其室數以待之，募而未集者分其地域飭其材事以待之，戍兵之歸皆具，而未來者乃今有以逆之，則其爲恩至衍也。嗟夫！月一其廩，歲兩其縑，既有限也，征役則添，有給慶禮則橫，有頒又弗常也，鑄其有限弗常之祿而廬人之廬，甚矣其難也，且非惟其私而已。凡兵非涅不爲兵，貴其辨于民也。涅而去之，以某罪論，惡其無辨于民也。不足，又以其服判之，其品七巾而至于屨，其采五白而至于緋，謂

之軍容，其弗遵者以某罪論，惡其無辨于民也。不足又以其居別之，當舍而弗舍，弗當舍而舍，與弗當入而入，皆以某罪論，聽而弗問，又以某罪論，甚惡其無辨于民也〔二〕。請有鬪傷之禁，有博戲之禁，有禽犬之禁，有巫卜之禁，有飲禁，有濫禁，有逃禁，有盜禁，有詭名之禁，有匿姦之禁，有斂財之禁，有弛藝之禁，有竊造軍器之禁，有私傳兵式之禁，有出法物之禁，有結義社之禁。法也者馭兵之器也，營也者施法之地也。官無寺無以施政也，士無學無以施業也，工無肆無以施事也，兵無營無以施法也。凡營別而謂之都，都有頭總而謂之指揮，指揮有使，以伏事之儀制階級之律，重則死之。有兵于此，弗嚴則弗肅，弗肅是縱而菑之也。凡營有房，房有號，號有籍，損闕而失繕修，一日以某罪論，三日以某罪論。若垣墉之敗，則登時築之。庇兵于此，弗整則弗安，弗安是錮而苦之也。登時較之，一日爲多，一日較之，三日爲多，四十三年而弗復，可以爲多否也。歲秋八月乙丑，有令禁兵之占于籍者，以盈爲度，其闕額錢毋輸。冬十一月乙酉，有令禁兵之疏于帳者，多闕弗登，必罰無赦。此地曠而人稀，五方之游罕集，初皆以致兵爲難。及是憚爲兵者趯然動，疑爲兵者毅然決，變其目之所習見而感其心之所樂爲，則營之勸也。奚爲勸？示其不愆然于彼，而覈其不漠然于此，此營之所以爲勸也。官日以丑酉之令從事，孰敢不力，惟公之敏而功也。奚爲敏而功？無毆之以勢而致之以道，此公之所以敏而功也。《雪山集》卷六。又見光緒《興國州志》卷三四。

〔二〕無：原無，據抄本補。

全宋文卷五八一三

王 質 九

涪陵譙先生祠記

孔氏亡而書存，世以其書誘士以爲使，外驚之徒利之，故正學廢而俗學興。其所資者章句言語、形名度數，豪傑之士不堪以其高明廣大之體滯於其間。佛氏之子有達磨者自西土來中國，斷拘攣之見，掃凝滯之具，引學者以駿利之途，天下豪傑相詠讚以爲依歸，於是佛力始重。自達磨建此宗，而豪傑或見其趣噓呵蹴踏驚絕超拔之功，故豪傑歸則權在佛。而儒者行世多爲富貴威武所制，功業名譽所役，有得於佛氏之家者輕之，儒者雖外不服而內自愧也。普通以來，天下以明心見性之捷，非求諸佛氏之門不可。吾道之妙布列於《詩》、《書》、《禮》、《樂》，而潛寓於《易》，時出於《論語》、《孟子》，而會見于《大學》、《中庸》，未有指而出之，收天下豪傑而歸吾宗，故惠能、道一、懷遜、義元之流不受衣冠之所維繫，使吾宗得此百倍于鄭玄馬融，失之哀哉！伊川先生實始標呈孔氏之秘，比佛

氏所明益顯露，且親戚不絕，衣服飲食不易，發奇偉之事于經常之中。天下豪傑自有天淵爲飛躍之地，異時插鋏繫竹，咸爲吾宗之歸，孔氏之權重矣。涪陵譙先生初習佛，伊川授其學以《大學》、《中庸》而指其法以敬，先生悅之，棄家破產，疲曳妻子以從之遊。及其困飢且死，不以非義之粟而易將殞之命，非天下之豪傑其能建立如此哉？往余在都，有不悅伊川之學者爲余道之，余曰：「建炎之初，詔起譙先生于河南，無所蹤跡。有野人道使者入嵩山深絕，見先生卧土屋，衣襦，釜竈皆塵，強掖起之。既至，與宰相不合，遂去，不知所之。此孔氏所謂遯世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天地造化有不可羈縻。或攝受之無難，可謂有力，非耶？制伏虎豹，非西方獅子不能，他非余所知也。」是時尚未熟知先生之詳，後數年過涪陵見伊川之孫太守程公，示余以武夷胡公憲、河南郭公雍諸文，且道所未盡者，乃得其本末出處甚悉。初，涪陵未有先生祠堂，公至始克爲之。險遠幽仄，有此足以重天下，而無與揚之至今，蓋其後徙于伊洛而轉仄于吳楚，存沒皆不關于故鄉，其疏固宜。雖于先生無所爲虧，而鄉黨之典與牧守之職則爲曠，非公道問學敦教化，念其祖而欲崇其徒，獎其先賢而欲風厲其後來者，誰與領此？堂成而余來，非平時有慕於其中而竊見其餘末，又誰當言之，此豈偶然乎哉！先生名定，字天授，起布衣爲通直郎、直秘閣。喪亂莫知所終，或云終於嵩山少林寺，又云隱居青城之老人村，易姓，迨其今猶存云。《雪山集》卷七。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三。

白帝廟記

白帝公孫氏，茂陵其里也，清水、導江、臨邛其生所歷也，成都其稱帝王及死所也，瞿唐其廟也。其廟不知其所始，而其事則可次而言之也。嗚呼！更始元年稱輔漢將軍于成都，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此白帝素志也，美矣。二年拒更始所遣將李寶、張忠而稱蜀主，貳於漢也。當是時世祖皇帝轉側河朔之間未興，而更始之政已亂，非貳於漢也，猶之可也。建武元年，以成家爲號而稱天子，於是欲與世祖爭天下，尚奚言素志，盡反矣。嗚呼！白帝其知天命所歸否耶？白帝初聞李熊之言，辭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白帝之知審也。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能者當之，又何疑焉？」熊之弗知，非白帝之弗知，又審也。嗚呼！誤白帝者熊也。六年，世祖騰書爲白帝平素之言，且曰：「天下神器不可以力爭。」白帝其知神器可爭否耶？是歲隗囂以隴西歸白帝，白帝得之，與合從拒世祖。嗚呼！誤白帝者又囂也。囂不能誤竇融而誤白帝，竇以興，公孫以亡，其白帝之不幸非耶？十二年世祖又移書爲白帝苦陳之，且曰：「以時自詣則全。」當是時隗氏滅，任滿、田戎敗，公孫恢、史興又敗，謝豐、袁吉又敗，王師既守成都，白帝其知事勢之去否耶？十二之期至矣，白帝固自知之，而延岑之言曰：「男子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嗚呼！誤白帝者又岑也。方事之急也，張隆、常少勸白帝以來歸，此劉禪之譙周也，而白帝之言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

哉！」則已入岑言于先，隆、少忠謀格矣。岑存而隆、少死，何哀如之乎？嗚呼！使白帝如世祖指挈圖迎降，保族安民，與河西竇融同功，智士之事也。既不能然，勢盡力窮，健決糜於一死，不肯爲姚泓、慕容超以肉委人，壯士之風也。泓之果顧不及其童兒，白帝視之壯矣。嗚呼！智士之事不足，壯夫之風有餘，廟以祀之，非耶？蜀也者魏取劉，晉取李、取譙，唐取王，特易於他邦，而漢取公孫最，後於餘敵，且難白帝之能高，非禪、勢、縱、衍之倫也。岑彭、來歙強對也，白帝能間隕之，劉尚敗，吳漢危不得脫，白帝之能誠高也。嗚呼！議白帝者難乎其辭矣。吾以爲白帝之禍造於熊，集於鬻，厚於岑，非白帝也。如是，其可以少慰白帝之心，不與張步、秦豐同羞，否耶？白帝死而爲神，據江山之會，而護持往來於險阻之中，豐功茂澤，咸交讚以爲歸，則泥首銜玉、畏死偷生之流何以得此也？嗚呼！其可書也已，其可書也已。《雪山集》卷七。

張益德廟記

漢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侯張公，與諸葛武侯、關氏壯侯，以文武相濟，夾輔先主，紹延漢基。其子孫終始死生之際，皆無負漢者。天以此三人遺先主成邦而共爲存亡，所謂期運者非耶？初，先主與公同以涿郡爲鄉，先得公，壯侯自解奔涿，於是乃得壯侯，皆燕南故人也。及先主依劉表駐新野，於是乃得武侯。語序武侯新於二公，而先主所爲魚水者在武侯惟深，此二公所以弗悅。雖其

跡如此，而忠於漢則三公同一心也。公之孫尚書遵、武侯之子衛將軍瞻俱死事於綿竹，壯侯之孫壽亭侯彝與其宗殲於成都，所謂共爲存亡者非耶？嗚呼！事將成天也。初，先主畏偪，自樊略宛，循襄陽向江陵，至當陽之長坂，曹公垂將及之，危哉。公據水斷橋，瞋目橫矛，以二十騎遏數十萬之師不得前，而先主得斜道趨漢津，會壯侯舟師以脫，其不死幸也。於是武侯以大計說孫公，而周瑜赤壁之事乃濟。敗曹公也，其人爲周瑜，天下戶知之；說孫公也，其人爲武侯，天下亦戶知之；以舟師濟先主也，其人爲壯侯，天下亦戶知之；至斷橋却敵，以免先主，未有明爲高於他功者。微公，先主齏粉矣，武侯、壯侯安在哉，而尚赤壁耶？此漢事之將成，天遺公也。嗚呼，事不成亦天也。初，先主銳復壯侯之讎，是以爲吳之師，公提萬數之旅順流而東下，陸遜豈易當之？哀哉，閬之難也。公死而張南、馮習本兵，猊亭、秭歸之恥，童子知之矣。此漢事之不成，天奪公也。天將壞人家國，先奪其人，人亡而後家國從之。臺城陷，羊侃先死；江陵陷，胡僧祐先死；汴州陷，王彥章先死；壽春陷，劉仁瞻先死。人弗死，如基弗摧，室弗傾也。夫先主北向以爭天下，中道而失壯侯，實建安二十四年也。東向以爭江南，中道而失公，實章武元年也。不二年無兩公，先主身老志彫，而永安之變已矣，天其可知也？武侯上失先主，下失兩公，而黃忠之卒以壯侯死之明年，馬超之卒以公死之明年。異哉，其參會也，漢之羽翼殄矣。武侯欲以楊儀、魏延、李嚴、馬謖之輩而回天心，武侯非不知之，其「未解」之條六章可以推之矣，至「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其成敗利鈍非能逆覩」，此武侯平生大指而形諸辭者也。後十三年而武侯死，漢事去矣。公不沒於閬，壯侯不沒於臨沮，而武侯猶未殯於渭原，

殆未可量也。公自中平之初至建安之末，事先主凡三十有八年，其相先後而終才一年有奇，廢興存沒，其果有數也，非耶？公既沒而爲神，其豐功茂澤形於死者愈益加於生，則公爲不死也。神仙不死以氣之貞，豪傑不死以氣之英，氣無間於窮壤，無隔於今昔。嗚呼，其可以弗敬也夫！其可以弗敬也夫！《雪山集》卷七。

濠州雙穗堂記

淳熙元年夏四月，得麥於濠梁之郊，一本而二岐，太守張公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此吾祖漁陽之誦也，吾何以得之？」凡州之人咸曰：「維時穰哉，維民康哉，太守良哉！」公曰：「異畝同穎之禾，唐叔得之獻諸天子，天子得之歸諸周公，『歸禾』之書是也。周公得之旅天子之命，作《嘉禾》焉。成王不肯有，叔父是歸，周公猶曰天子之命也敢辭，況唐叔哉！國有祥，天子承之，其不有謙也。臣揚之，罔敢居之，在小臣尤宜也。」凡州之人又曰：「往者資政沈公使淮西，其未入爲大臣也，有芝開其先焉，堂以識之，其名爲玉芝者也，於是濡須重矣。公誠不自有，毋亦肯堂以寵吾邦？」公謝不敢，曰：「小儼大，非倫也。」凡州之人又曰：「五穀奚別，而麥見謂首種，其有以也夫！天將興周，以來麋貽之。及其降也，《春秋》他穀不書，至麥禾不成則書之，非末矣。斯堂也者，重民事，承天休，太守之職也，公其毋忽！」公又謝不敢，弗能得，則左其治之偏而堂之，公曰：

「以雙穗名，若何？」凡州之人曰：「宜。」公曰：「宜則當書。」來告曰：「苟宜書，公其爲我書之。漁陽在漢爲宛人，我於今爲安豐人，間因亂避地而去之，殘牒尚有考焉。今逆數漁陽爲建武初元，得一千二百餘年，而是物也復出，大懼無以紹前人之休，然天子之澤，非我之力也。」余曰：公之言義之正也。不忘漁陽之烈，知尊祖也；不自有濠梁之祥，知尊君也。爲人後知尊祖，爲人臣知尊君，於法當書。余之言義之正也。初，淮南被完顏亮之師，公以諸生糾義旅，護鄉閭，故安豐不亡。太上皇帝義而官之，以郡參佐付之，主上又以提封俾鎮之，以儲閣俾直之。居十有餘年，安豐烟火桑麻，有承平之風焉，又以節俾持之。濠梁要地，既歸節，又起而俾典之，期年濠梁又成樂國，民無榮悴，地無肥磽，茲惟人哉！天無心，孰兩夫麥之岐，麥無情，孰秀夫岐之兩也！有沖氣行焉，條達網緼而爲此祥，茲惟人哉！公於漁陽雖其詳未可見，而其人相似者，爲祖若孫，或可以言之也。漁陽少從世祖，以儒家子爲壯夫事，下公孫述於成都，破匈奴、漁陽高柳，以少擊衆，諸將服之，敵人畏焉。以健武才施慈祥政，開田疇，勸耕耨，陶富庶於閭閻，能者難之，此與公氣象規模，余以爲似之，非耶？漁陽班於郭伋、杜詩、廉范之間，如公則將誰班，議者必有以處之矣。始公爲安豐，有蓮一幹而兩華，及爲濠梁，又如之，其祥不獨此也。然非民政所關，弗著，著其堂所自得名，以示夫有志於育民者觀焉。《雪山集》卷七。

興國軍大冶縣學記

天子非人才無與共治天下，人才也者，其源在鄉，其流在郡，其歸在朝廷。積石河之源也，岷山江之源也。播而九之，河之流也，別而九之，又三江之流也，其歸則同入於海也。河且南且東，至於華陰、底柱、孟津、大伾，過大陸而北之，此而見河之功。江所歷曰沱，曰澧，曰東陵，曰匯，曰中江，皆東趨，此而見江之功。皆未逾海之爲歸，其澤溥也。人才在鄉不若在郡國，在郡國不若在朝廷。朝廷人才之海也，而其源則濬於其鄉。周制，士有秀，自鄉而升之司徒，則以選士名之，拔於其羣也。選士又有秀，自司徒而升之學，則以俊士名之，尤於其選也。既升則弗征，則以造士名之，與民別也。造士又有秀，大樂正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則以進士名之，與士別也。進士又有賢，司馬以告於王而官之、爵之、祿之，此人才之濫觴也。周官三百六十，總以六卿，內外高下而別之，乃克用人，蓋人才皆繇此出也。今之天下爲里若干而屬諸鄉，爲鄉若干而屬諸縣，縣也者鄉之會也。此論士之積石、岷山，導之則九國被其惠，否則萬物壅其澤，其利害顧不大哉！公來爲是邑，則曰財匱當理，訟滯當決，有司事也。學校弗振，則人才弗茂，人才弗茂，則國奚須、君奚賴哉！國事也，君事也。古者三十年爲一世，州以士獻郡，弗以名聞，閱世而且過之，其才小不展於州縣，大不施於朝廷，士奚忤，有司之慚可既乎？何爲咎有司也？縣令於民有父母之道也，於士有師之道焉。民弗興，

咎在父母，士弗作，咎在師。公甚病之，則以告凡邑之民曰：「學也者爲國養才，非虛拘夫士也。士也者爲國養德，非空廩夫官也。德足矣，位及之，所以訓治汝等既富且良，而爲美俗也。」於是役興而民歡趨，則又以告凡邑之士曰：「學也者非徒其文也，學之本在道；士也者非徒其貌也，士之實在心。所以推之，治國平天下，惟公所學是資也。」於是工休而士競勸，則以請東平王某書之，公不自有，又以告凡邑之士若民曰：「學也者天子制之，有司行之，當戴天子，無思有司，《詩》不云乎『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知本也夫！」於是以時釋菜於先聖之庭，再拜稽首，詠歌君師之德，以爲天而后。某爲之述曰：丙申冬十一月二十八日緒功也，丁酉春二月十五日訖事也。三十有七者其楹也，西而北者其方也。其來請者，周君之奇、朱君紱、何君若、董君維新、萬君鈞、陳君勛，學之儒生也。其更新者，潘公子韶，邑之令君也。公三山人，賢而有政事文章，觀此其他不問而可知也。《雪山集》卷七。又見同治《大冶縣志》卷一三。

張氏和政堂記

聖言該治道也悉矣，箕子析爲三：正直一也，剛克二也，柔克三也；孔子析爲四：施之以寬一也，施之以猛二也，平之以和三也，和之至四也。三即四，四即三，寬猛者剛柔之異名也，和者正直之殊稱也，若之何別之，亦嘗引天下之理而伸之乎？陰陽氣也，晝夜者陰陽之變也，陰陽交而四時成

焉。剛柔形也，水火者剛柔之變也，土石者水火之變也，剛柔交而四維成焉。寬猛事也，緩急者寬猛之變也，堅脆者緩急之變也，寬猛交而四端成焉。四時全則天和，四維全則地和，四端全則人和。和與同異，不相同而濟乃克爲和。古之人，誰其得之？仲山甫以之。尹吉甫之誦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不茹夫柔，以柔爲剛也；不吐夫剛，以剛爲柔也。聖人曰「寬柔以教，南方之強也」，「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故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仲山甫無偏於南北而會歸其極，是之謂致中和者耶？近之人誰其得之？西安趙公以之。眉陽蘇公之辭曰：「其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匪一於寬，致猛以濟其寬也；匪一於直，致曲以遂其直也。」聖人曰：「寬裕溫柔，足有容也；發強剛毅，足有執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趙公入是門哉，茲其源乎所濬發深遠矣。今之人誰其得之？廣漢張公以之。其爲荆也慈溫薰惻，如趙公行春令之於益也；峻發嚴厲，如趙公行冬令之於杭也；平舒肅潔，如趙公行夏秋令之於處也。合而爲此邦，此堂之所由作也。其試偃仰游息於斯堂之上，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觀之。日麗於晝而不能夜，月麗於夜而不能晝，惟人也晝則曰闔，夜則曰闔，天之全吾兼之。動物橫而不能縱，植物縱而不能橫，惟人也立則體縱，卧則體橫，地之全吾兼之。呼吸而爲氣，能陰能陽；屈伸而爲形，能柔能剛；斂散而爲事，能寬能猛。故人之爲天地之靈也，爲天地之靈而弗能自用之，物所移也。性有強弱，則五行之數移之也；資有溫燥，則五方之氣移之也；識有顯晦，趨有邪正，則父祖所陶、師友所漸、風俗所染，又皆得而移之，不動

者真我也。公定心所照，無方不徹，獨運夫天地之靈而翕張疾徐，皆在我也。人無所致其親，又何所致其疏，人無所施其畏，又何所施其侮？回旋變化於寬猛剛柔之間，水火醯醢鹽梅備矣，所謂和羹非耶？公名某，字某，其考太師某也。父子所傳，上之孔氏爲宗，下之至於今也。孔氏之大旨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惟其傳之正也，故存心養性而精一執之，中弗離，和弗散，含德厚矣。其不競不綵，不剛不柔，凡形諸外者充和之餘也。其可書也已，其可書也已！《雪山集》卷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三九。

平政堂記

上即位之十七年，詔以某人爲興國太守，凡親若故咸止君勿往，曰：「究之習興國者，瀕湖爲郭，其民與龜魚鱉瓜雜居，水歸則葭葦莽蒼，又與狐兔相參也。是歲諸大吏繩是邦以法者若干，諸小民訴是邦以牒者若干，諸吏若胥大若小重若輕論者若干，諸當輸不輸錢若干、粟若干，諸當辦不辦兵若干，甲若干。推此類具言之又若干，其何以當之？」君曰：「君命也，將若之何？」既至信然，某人欲引去，某人欲引去。或趨君勿留，曰：「興國久不可爲也，而今爲甚。凡倉庾若府庫存者若干，弗存者若干，凡文符可報者若干，不可報者若干，凡城郭若鄉里可督者若干，不可督者若干，他不堪誰何者又若干，其何以承之？」君曰：「君事也，又將若之何？古之爲吏者以職守爲業，以官守爲

家。漢制間即所居之官爲姓號傳子孫，而疾病休謁湯沐則歸而與其家相見，其勤且專者雖湯沐亦弗出，猶有純世之遺風焉。古者重於以身臣人，由此之故也。今士大夫之家固有不幸而當其敗壞者，則亦極力所致而已，未有棄而他之也。使爲吏者舉擇夫便利美好居之，則遠外之人誰與共理者？上不鄙爲弗能，而俾之當此門、持此家。人主以天下爲家者也，衆建官師，分職內外，無非幹蠱之子承德而用譽斯爲亨也。二爻幹母，三爻幹父，而終爻則父母之蠱皆弗及焉，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季夏園公之倫，非委質事人者也。且我方其未來則固徐氏之主也，今委此身任此邦，徐氏則傳舍路人，而興國則家也，觀夫徐氏滋輕矣，其敢不力？若履危涉難，與死生相轆轤，在勞心平時且吉壤者不可同年語也，其又將奚辭？有所難於此則有所難於彼，慎重可以爲事君之大義，非耶？」已而反側者綏之使安，離散者斂之使集，愁勞者保之使康，迫蹙者弛之使寬，而後廢玩者震之使聳，豪梗者鈐之使戢，逋滯者整之使齊，彫敝者厲之使精，寬猛相濟，剛柔適時，而興國之政乃平。凡邦國官府之財賦、凡官吏卒伍之稍食、凡祭祀賓客之勞禮、凡都鄙稍甸之政令，無或過，無或不及，而興國之政大平。惟其閱義理明，閱世故熟，致此非難也，而不擇劇易，不間媿惡，以大公至正克其心，汲黯難於淮陽而君易於興國，視古人有加焉。其堂凡辨地域，凡審面勢，凡賦功緒，凡飭財用事，皆弗著，著其大略而繫之辭，從民志也。辭曰：峨峨其巔，穹翠摩天。君登斯堂，意不在山。皎皎其沚，江湖表裏。君登斯堂，意不在水。安在其心，在帝之民。有露有霜，有秋有春。維帝克聖，維民是徇，不剛不柔，大公至正。維君體之，又率履之。君明臣良，相協濟之。有熙斯辰，有偃斯虹。萬聲一歡，

往來憧憧。有晏斯居，晝律夜書。弗猜弗驚，浮龜沈魚。君之歸矣，民之思矣。有芟其陰，無斃遺矣。《雪山集》卷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三九。

三聖壇龍祠記

淳熙十有一年六月，雨不以時至，太守池陽王公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古之訓也。」凡治具考古之度，相今之宜，以次畢講，迺有事於上帝，又有事於羣龍。公曰：「在田在淵，且在天龍之所止，行也，宜求夫并野并水而揚靈，即其所止饗之。」東隔堤起阜，屹立平湖之中，勢不甚高而巨浸莫能踰，相傳與水俱升，蓋神之久矣。公曰：「龍實震爲之，雷亦震爲之，正東之卦也，是地當用。」吏以祠龍之舊儀進，公曰：「祖宗憲章，至天聖迄嘉祐愈粹，今皇祐之成式在，是法當用。」公又曰：「是禮也文，其何以將之？《中庸》不云乎『至誠不息』，不息則久，久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天地以誠而交參，神其舍諸？」公又曰：「是理也隱，其何以表之？《中庸》不云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誠可會幽明爲一家，神其彰矣。」聞者信居半，疑居半，咸曰：「聖人之言在世，何其取用者多而收功者鮮也，今將於公乎驗之。」丁亥禮行，是日陰雲生，戊子禮成，是日膏澤洽，越三四日至足而有餘，越七八日滂至而

不絕。於是疑者皆信，信者皆堅，然後知神道非邈，聖言非誣。某以爲公致天澤厚民生，其功小，使夫聖人之言信於天下之心，其功大。天下不取信於聖人，聖人不見信於天下，雖有粟，安得而食諸？公名某，字某，其學導源於魯而會流於鄒，故言行之氣象藹如也。信是理深，相是禮篤，起是工敏，求是文切。汴都趙某以之觀是舉審，紀是跡實。汶陽王某以之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噫！此文之所以爲作也。《雪山集》卷七。

東坡先生祠堂記

先生以元豐七年別黃，見詩「桑下豈無三宿戀，尊前聊爲一身歸」者是，見詞「好在堂前楊柳，應念我莫剪柔柯」者是，今載集。楊元素起爲富川，聞先生自黃移汝，欲順大江逆西江適筠見子由，令富川弟子員李翔要先生道富川，《滿庭芳序》所謂「會李仲覽自江南來」者是，今藏下雉李氏。先生自臨皋渡武昌，見詩「清風度水月銜山」者是，今載集；見詞「高安更過幾重山」者是，今藏磁湖陳氏。先生至富川，見詩「吾曹總爲長江老」者是，今傳富川；見詞「綠槐高柳咽新蟬」者是，今載集，且藏下雉李氏。先生自富川趣高安，與元素濃醉解別，不及石田已暮，見詩「惟見孤螢自開闔」者是，今載集；見詞「過湖携手屢沾襟」者是，今傳富川。前三十年，一嫗尚及見。修軀鰲面，衣短綠衫纔及膝，曳杖謁士民家無擇。每微醉輒浪適，驩相迎曰：「蘇學士來。」來則呼紙，作字無多，

飲少已傾斜，高歌不甚著調。薄睡即醒，書一士人家壁云：「惟陳季常不肯去，要至廬山而返，若爲山神留住，必怒我書。」一民家戶云：「今日借得西寺《法華經》，其僧欲見遺，吾云汝須得，我不須得。」今傳富川。先生至京師入禁林，猶不忘此土，見書「都下全無佳思，坐念公家水軒蒲蓮，豈可復見」，今藏下雉李氏。吾廬切與蒲蓮相鄰，以小詞從事。欽惟元豐矯揉琢磨，先生於江湖之間五年，不如是，奚以爲先生？先生去齊安以四月一日，至富川以七日，去以十日；至廬山以十五日；至高安以五月一日，去以十一日。至吳、楚、梁、宋、河朔、交、廣又十七年，不必考，亦不忍考。吁！

《雪山集》卷七。又見光緒《興國州志》卷三四。

富池昭勇廟記

昭毅武惠遺愛靈顯者，王爵號也；昭勇者，王廟號也；富池者，王廟所也；甘氏者，王姓也；巴郡之臨江者，王鄉里也。某爲秦丞相，王遠祖也；某爲吳尚書、某爲會稽令者，王子也；某爲吳太子太傅、某爲晉鎮南大將軍、某爲散騎郎者，王孫也。鎮南者，死王敦之難於襄陽，晉忠臣也。吳，王所仕國也；大帝，王所事主也。西陵太守、升城督、折衝將軍、前部督，王所歷官也。破曹公於烏林、於濡須，獲朱光於皖城，遏張遼於合肥，走關羽於益陽，解曹仁於南郡，禽黃祖於武昌者，王生而在吳之功也。捍寇賊、保城邑、興雨澤、救生靈於元豐、於建炎、於紹興、於隆興者，王没而在宋

之功也。王生而事劉表、事黃祖，皆弗克終，而其際會建功立業者，吳也。王沒而歷晉、歷宋、歷齊、歷梁、歷陳、歷隋、歷唐，皆無所寵嘉，而其尤大彰明較著者宋也。宋有天下，追錄前代忠臣義士死而能有陰功密澤者，於是以王爲褒國公，開寶五年太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爲褒國武靈公者，元豐五年大旱禱雨有應，郡以狀聞，神宗皇帝錫之也（一）。以廟爲昭勇者，政和二年部使者以王功聞諸朝，徽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武惠王者，宣和五年道士臧歸真以王功上公車，徽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武惠昭毅王者，建炎二年以靈卜驚張遇，郡以狀聞，太上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昭毅武惠顯靈王者，紹建炎四年以陰兵鎮金人，御營使劉光世以狀聞，太上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者，紹興二十一年部使者以王功聞諸朝，又太上皇帝錫之也。王太守將軍於吳，公於開寶，增號於元豐，王於宣和，一再增號於建炎，又增號於紹興。嗚呼！吳於王厚，宋於王尤厚也。順佑、柔懿凡兩夫人，小君若女也；紹威、紹靈凡兩侯，尚書若會稽也，建炎四年劉光世之請也。嗚呼！吳於王厚，宋於王尤厚也。吳所以興有五人也：不能退曹公，使曹公順流而下，吳必亡，其退之者周瑜也。不能擒關羽，使關羽卷襄漢而上，吳必亡，其擒之者呂蒙也。不能却漢先主，使先主順流而下，吳必亡，其却之者陸遜也。不能取黃祖，使黃祖據中而立，吳弗興，其取之者王也、魯肅也。肅之言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勦除黃祖，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王之言曰：「漢祚日微，曹操彌驕，終爲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國之西勢也。劉表慮淺子劣，不可後操圖之。宜先取黃祖，進據楚關，漸規巴

蜀。」此一策者，吳所以興也。漢高帝之興，韓信壇上之辭也。漢先主之興，諸葛亮廬中之辭也。吳大帝之興，王所建取武昌、并荊州之謀也。周瑜、呂蒙、魯肅、陸遜、班也，陳武、凌統、董襲、蔣欽，非班也。後王之沒千餘年，始與史氏辨正而著王之等夷爲高，非諸公之品也。嗚呼！其亦有數也已。按圖經，王嘗爲偏將，領陽新下雉縣，今在郡西，大帝取以爲武昌郡者也。按傳，王爲西陵太守，領二縣。陽新在隋爲富川，又爲永興，去西陵千餘里，疑傳未安也。或者爲西陵之後易領陽新、下雉，上接武昌，下控潯陽，未可知也。按圖經，王嘗侯潯陽，鎮富池。按傳，王之卒也未侯，嘗屯當口，屯半洲，不及富池，疑圖經未安也。今下雉去富池二十餘里，或者富池即故下雉，未可知也。嗚呼！校合山川道路於千載之上難也，可以闕書，而王之豐功茂烈則不可以闕書也。受吳之恩，報之如此，受宋之恩，報之又如此，則王之忠義又不可以闕書也。宋祚無極，王心亦無極，陰殄北敵，永清中原，共躋登茲，王之威靈誠足以及此也。詞曰：陵谷兮迭爲高深，草木兮秋春。明月兮不淪，金支翠旗兮常新。波濤沸兮簫鼓，龍吟兮蛟舞。瑤簪兮瓊琚，江妃兮漢女。卮動兮星流，袂舉兮雲浮。格澤欒槍兮播落，踟躕虛空兮百萬之貔貅。厲鬼驚兮疾走，沙飛兮石吼。玉劍兮不鳴，天河兮無聲。億萬年兮元功，生死兮哀榮。穀我兮絲我，淮之右兮江之左，繚荊陽兮提封，惠澤兮穹窿，赤縣風塵兮蒙籠。揭龍旂兮在大宮，談笑汎掃兮正帝位於天中。有詔臣某兮，女其爲王頌之。拜手稽首兮，曰臣其敢辭！《雪山集》卷七。

〔二〕神宗：原脫「宗」字，據文意補。

壓波亭記

湖今以洮名者是，亭今以壓波名者是，以名斯亭者丹陽陳希顏，識後湖蘇公語也。或曰：「公之行世，困於言語之波濤，寢老矣，其將靖之、懼之云乎？抑憤之云乎？」有是哉，公之隘也！公聞道最早，其視波濤均於皋壤矣，奚其懼，奚其憤夫？以力御物爲壓，與物無競，養力不形，其相忘於道術者乎，何以壓爲？然則公意安在，吾不能追躡，特以所見明之。水之本性湛也，波濤其變，非本性也。風搖之，否則石激之，風石之勢或緩或急，而波濤從之有所使而然，故曰非本性也，變也。本性則無所使，亘古窮今，常若是而已矣。吾觀於天下之水，環三蜀數千里之壤，與夫西戎南蠻數十百國之幅幘，會三十三江，與夫數百萬之壑谷而走諸瞿塘，他吾弗知。自夷州達夷陵，名灘四百二十有五，極天下雄奇，而其無聞者亦且駭神墜膽，鬼神將却避之，石使之也。至荊州，水得平衍而縱橫大肆以徹於海，窮諸才辯，不足以發明其博大雄豪之趣。微風乍起，萬波隨興，瞬息顰伸，天地爲之變遷，蛟龍爲之掀舞，陵谷山川弗主，故常風使之也；風石之力亦大矣。而騷人墨客一觴一詠，可使妥伏安帖，文章之力滋大矣。韓退之於南山，杜子美於洞庭，玩名山大川於股掌之上，推此類具言之，豈足以當文章之鋒哉？公於文萬人之敵而有餘者也，初定交於後湖，春秋甚富也。周行天下，熟閱世

故，自芽蘖拱把而干霄梢雲，後湖不及見也。洮湖之波濤少時足以鎮之，後湖已服其奇矣。今三江五湖橫放之，四海不足容也，而況於洮湖哉！後湖當有以處之。吾未嘗登斯亭也，而預觀於斯文，想亭下之風煙凝遠，魚鳥不驚，草木水石，幽暇澄穆，翛然有道之場，塵中無有此也。後湖之語其然哉！後湖之語其然哉！吾晚出於後湖，後湖之意未究者，猶可辭乎！作止一如，喧寂并遣，無波濤，亦無無波濤，無所壓，亦無無所壓，萬物之自然而相爲徜徉，此之謂逍遙而天下之至樂，蔑以加於此矣。謂予不信，作後湖於九原，試以問之。《雪山集》卷七。

游無窮室記

爲姚明之作

子王子問於子姚子曰：「子好遊乎？吾將與子東絕大河，跨龍門，歷砥柱，而窮其源之與牛斗接者。登岱宗，望滄海而觀日出。泝汧渭，略咸陽，訪秦漢之故都，而想像夫阿房、五柞、露寒、宜春之壯麗。」子能強而從我乎？」曰：「能。」「吾將與子南浮大江，陟九疑，酌虞舜之瓦棺而弔英皇。北傅長城，數飲馬之窟，而眺望三關阻阨之形勢。子能強而從我乎？」曰：「能。」「吾將與子袖手相對，近不離几，遠不踰闕，而相與神遊八極之表。朝發軫於蒼梧，夕弭節於崑崙，聲氣不接，筋力不頓。子能強而從我乎？」曰：「不能。」王子曰：「子云所以不能者，有所礙也。今夫織蒲以爲屨，斲柳以爲履，伐檀以爲輪，豢駟以爲服，合木以爲舟，緝竹以爲筏，此六者世之所謂致遠者也，

而卒有所窮，何者？之齊則違楚，向秦則背越，非齊楚秦越之病子也，吾將使子不履不履而能行，不輪不服而能馳，不舟不筏而能浮也。如是，則無齊無楚無秦無越，是豈不在子耶？昔者子列子之御風也，徐行不見履履，疾行不見輪服，而川行不見舟筏也。蓬蓬乎與風俱高，寥寥乎與風俱卑，迢迢乎遠而不疲，翩翩乎澹而不白。善矣，而猶有所待也，風行則行，風止則止，是行止係乎風也。行止係乎風則不在我，故飄然而升，薄乎雲霄，我不能使之降，委然而降，墜乎川谷，我不能使之升，非天下之至游者也。黜肢體，墮聰明，與化俱流，與妙俱宜，而後能游於無窮。今吾子之室間函丈，席間容尺，人以爲隘也，而達者視之不然。千仞之高生於目也，萬里之遠生於足也，超然越乎目與足之外，則千仞烏能爲高，萬里烏能爲遠哉？函丈之室、容尺之席，其間蓋有無窮之游乎，吾子盍歸而求之？敢命之曰游無窮，而爲之記。」《雪山集》卷七。

〔二〕「而」下原衍一「而」字，據文意刪。

達磨大師行龕記

江陵張君孝芳事菩提達磨大師，作行龕與俱，以示某曰：「爲我記之。」達磨自竺乾來震旦，過建康見梁武，弗旋踵遁去，終其身於高山之間。夫事佛之力，他帝王未有加梁武者，藉此足以有爲

矣，而去之何也？梁武繳纏名利之末，固不足以領達磨所付，而魏明者亦何足以知之？魏明見之三，達磨却之三，此非有所可否於梁、魏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大哉中土，聖人馳騁之地也，所謂天下之廣居者乎！如長江巨河，下萬斛之舟而巨風翼之，如平原大川以絕足之駟而駕輕車，其力易施、志易展也。英雄好爲事業，固與道異趣，所成如漢高帝斯已奇乎！其王漢中也，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聖人雖無心於擇土，而勢所便、氣所合者多在夫七曜五行純全融結之所，自慕功業者言之，所謂建瓴水於高屋之上者也。文王遷鎬而太公來，達磨至洛而慧可出，風虎雲龍，此豈偶然也哉！南印來東土，越海踰漠，爲法求人，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達磨固自云耳。《雪山集》卷七。

聖燈記

燈自内生，非自外出。信心著物，心隨物現。馳眼向東，心亦東之。心眼雙行，不分先後。及南西北，亦復如之。云何它所而無此境此山，良因際文殊故。云何於燈有見不見？其於文殊有疑信故。云何於燈有多或少？其信文殊有深淺故。就此一根，顯是一境。從心合眼，從眼合心。表裏牽連，牢不可解。覺還景滅，其未還者與景相追。心枯眼窮，景自銷寂。遇夜見燈，巖高谷深，隨念隨起。云

何陽升，咸無所見？晷換心移，燈則隨之。若慧光輝，豈日掩沒。此根起信，亦復起礙。礙至極時，寧如不信。謂燈爲實，即幻求幻；謂燈爲虛，將幻除幻。復說偈言：「是燈非草蓊，亦非以膏滋。又非似瓶貯，亦非似盤擎。自靈府踴出，眼界現光輝，隨高下巖谷，以至杳靄外。然祈近眉睫，倏出尋丈間。亦有本無覩，啓發悲悔心。發心不須臾，所見亦如是。暫發俄即退，終亦不可得。二人或并處，所見各一境。以至五六輩，亦復五六種。人心如人面，是燈亦如之。譬如有目人，皆見當空月。目有昏明異，月亦分昏明。或有目眚者，隨眚作光相。不幸無目者，元未嘗有月。大智慧光明，遍滿河沙界。何獨不見燈，亦復不見我。何獨不見我，總不知所見。」《永樂大典》卷六六九九。又見《四庫輯

全宋文卷五八一四

王 質 一〇

章德茂破硯銘

廣漢章德茂出硯示余，絕佳，雖中斷，墨位猶全，且道所來云：戊子某月日得于昭化傳舍。初，癸酉水壞，某甲歸鋤某地，見此硯，誤碎之。驛吏善某甲，求得以行郵書。居十有六年，昏翳污塞，無硯矣。以緡錢千，故硯一易之，吏不爲難。刮剔營治，燦然端產也。以示今紫薇張公直父，公爲之銘，又以要余，余辭不可。銘曰：

錮于石，藏不密，遭剗剔。墊于江，沈不極，受括擊。雖有眼，弗能鑑，欲避不能嬰此憾。雖有趾，弗能履，欲去不能蒙此恥。嗚呼四皓，來而復歸，不如兩生，止而弗來。音離。兩生止而弗來，不如漁父莫知所之。《雪山集》卷一〇。

棠陰閣銘

耽耽新堤，有截中流。卧鐵千尋，弗震弗扎。崇崇其閣，以時以作。不疾其符，維民是若。公來祝堯，冠佩鏘鏘。拜稽以興，萬鱗洋洋。維帝之恩，如川之長。維公之賢，導帝之滂。率俾我民，近天子之光。公來燕喜，既多受祉。振振其鼓，民奔來趨。公醉升輿，翼者溢涂。維公之澤，如水之淵。維民之歸，視公其天。葦以秋繁，蓮以炎滋。公則去矣，維公之思。魚泳于潛，鳥集其茂。望公于京，道阻且右。謂撫此邦，公實臨之。嗟民之心，公其知之。公則去矣，無我或遺。《雪山集》卷一〇。

簡軒銘

并序

古以永興爲壯縣，今未必古之如，然亦壯矣。君來爲政，弗以壯爲病，從容閒暇，酬之必有道焉，而人莫之或知也。簡軒之建，略呈露圭角，出談笑而揮浩穰也。固宜君居東越識晦庵，此理其知之矣。銘曰：

敬居簡行，奚太之云？簡不屬境，實在此心。四壤百里，邊淮接湖，事至物來，與雲烟俱。求簡弗簡，則有闕遺，我簡爾繁，殊途同歸。莫富于坤，坤以簡能，易從有功，其大亦宏。旁多嘉山，亦

夥奇水，意舉目到，簡即其理。一寸湛然，七竅燦然，隨叩隨應，湛者弗遷。人嘻君勞，我莞君佚，秋乘涼風，春翫華日。何必撫絃，廼堪怡神，谷音泉聲，皆君之琴。《雪山集》卷一〇。

映帶亭銘

并序

上饒周君某介施君某求斯亭之名于汶陽王質，施所讚詠略與山陰蘭亭相符焉〔二〕。于是以「映帶」揭之，右軍語也。銘曰：

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厥妙維六。蘭亭已塵，右軍如燭。人有渭涇，地亦瓦玉。於粲攸躋，衆甫咸足。呂曾尹汪，上征不復。山君水王，安得俯伏。有懷斯人，而立於獨。錯綜烟月，幹旋谿谷。雖無此手，亦不鹿鹿。不能奮飛，徒有遐矚。白雲東南，託兩黃鵠。《雪山集》卷一〇。

〔二〕亭：原脫，據抄本補。

石林贊

并序

石林，縉雲葉氏之所遷也。嘗聞石之妙矣：靜者石之性也，動者石之情也，澤者石之氣也，

剛者石之體也，光者石之精也。土含于性，故不根而能定；木託于情，故不二而能生；水蓄于氣，故液流而水至；金孕于體，故石裂而金潰；火潛于精，故石戛而火明。箕子以金而廢石，金者石之子也；邵氏以石而代金，石者金之母也。王質以石壽公，石者造化之全、宇宙之永者也。其辭曰：

維公左丞，與石造始，以石之妙，付在其子。維公使君，與石作朋，以石之全，體在其身。邵氏之微，在物六篇。左丞不然，以心相傳。業業巖巖，莫匪石之天。使君不動，以石爲用。靜鎮羣動，剉剉百壬。其光而明，以洪斯文；其澤而溫，以篤斯文。凡如是者，尚石之細。抱一全真，出天地之外。出天地之外，是故不殆。役使五行，變千億界。維石所產，直古之幹。閱其孫枝，拂霓捎漢。維石所憑，遠空之岑，或墊爲谷，而還爲陵。遼東鶴歸，皆非其故。有不改者，惟我石林暨叔範父。

《雪山集》卷一〇。

陶靖節贊

謁潯陽刺史，不如交劉遺民，遺民見招，山澤素心。爲彭澤令君，不如歸柴桑，柴桑衡宇，松菊無荒。登著作庭，不如遊斜川，斜川閒美，層丘清漣。見郡督郵，不如延田父，田父好懷，壺觴見候。玩太守華軒，不如把東籬秋菊，秋菊佳色，露英可掬。留檀將軍梁肉，不如納王使君醇酎，醇酎

銷憂，身名奚有？爲五斗米，不如耕東皋，東皋遠風，我懷良苗。從鎮廷威軍，不如卧北窗，北窗湛陰，清風其涼。嗚呼！無可奈何而乞食，抱飢叩門，不差辭拙。不得已而止酒，政恐多誤，大醉堪醜。未能忘懷而責子，聊且進杯，天運如此。無可寄言，而贈影答形。大鈞無私，萬物自森，老少賢愚，縱游大化而同死生者耶〔二〕！

《雪山集》卷一〇。又見《南宋文範》卷三六。

〔二〕大：原作「天」，據抄本改。

白贊

一百年前，蜀山之下，有蘇子瞻，煒煒煌煌，若鳳若鸞。一百年後，楚江之濱，有王景文，波波挈挈，半癡半昏。橫筇踞石，風標則一，英氣蹴天，嗟哉難及。贊者子由，畫者伯時，今則渺然，我皆無之。吁！

《雪山集》卷一〇。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六。

李平仲真贊

有軒冕委蛇之度，然詘于時而未昌；有巖壑靜深之意，然游于世而弗藏。富貴足以爲浮雲，三旌

或輕于屠羊。朝市足以爲小隱，柱下或同于首陽。進而崇，未必臧；遯而肥，未必良。封侯萬戶走子房，絕交一書殺嵇康。莫若斲旁袖手，血不染指，隙中觀鬪，爭不及己。處隱顯之兩間，故人不能深毀；泯涇渭于一流，故事不欲全是。此聖人所謂隨時，于夫子可爲得計矣。《雪山集》卷一〇。

王稚川真贊

靜淵不波，玉沉其底，清而徹。太空無雲，月行其中，明而潔。勁弩駭機，鼓以疾風，剛而烈。落花游絲，熙以陽春，和而悅。要之，一聞百解不如一拙，一日千里不如一歇，四海弟兄不如鳥散而雲飛，萬人鼓簧不如金口而木石。當是之時，望奔塵者決皆蓼水之陽，追軼駕者息踵華胥之國。《雪

山集》卷一〇。

徐行簡真贊

一寸之眼，照四世界；三寸之舌，卷大瀛海。足踏須彌，步底雲飛；手玩崑崙，遊戲指揮。堂堂管、葛，不直一喝；巍巍良、平，撥轉三匝。萬古拊掌，羣豪鼓髯，野馬蓬塵，醯雞甕天。徐家父子，英氣蓋代，若見妙喜，請禮三拜。《雪山集》卷一〇。

趙損之真贊

大年一幅，小山叢竹；德麟三盃，洞庭春綠。遇蘇與黃，乃作金玉。寶玦珊瑚，貴介所服。未之前聞，抄書滿屋。紫薇晚香，宜以相屬。豈其戎衣，塵此車轂？舉世英豪，眼相具足。寧無雪堂，亦有山谷。《雪山集》卷一〇。

拙庵老人真贊

一寸之心，無城無郭，雲開大空，塵飛不著。三寸之舌，無浪無波，風靜長川，月明相磨。不綵不競，多喜少慍，不伎不求，易退難進。即之也溫，久而愈真。四海一家，莫非弟兄。有唾師德，師德不違；有枉不疑，不疑受之。得見君子斯可矣，焉得長者而稱之。毋謂無人，斯焉取斯。《雪山集》卷一〇。

京丞相真贊

籥雲之虬，九霄之顛；橫海之鱣，萬仞之淵。有赫帝命，下征人間。其或不然，二十八躔；又或不爾，三百六僊。玉皇有子，橐籥大千，輔以斯賢，吹噓洪甄。人傑地靈，天寶物華，產茲壤者，乃其人耶！《雪山集》卷一〇。

許公緒真贊

豐而碩者厚也，粹而清者秀也，堅而澤者壽也。掇真丹青之上者巧者之手也，發揮翰墨之外者辯者之口也。至于大耳對國師無言，季咸見壺子却走，則巧與辯者皆瞠若乎其後。《雪山集》卷一〇。

墨竹贊

望之森然，劍戟擁林；聽之蕭然，風雨作聲；聞之郁然，粉籥吹馨；按之隱然，枝節生稜。雖然，子以意畫，吾以意想。夫天地萬物同歸，是幻本無實相，而況以假託真，以形傳神，以死寄生，

以有色見無色，以有心出無心者耶！《雪山集》卷一〇。

文石贊

敷文李公得二文石，其一如人，紫面蒼髯，周其身淡白雲也，衣半領以下不見其裳，皆雲也。其一如稽首鞠躬，周其身深墨雲也，而衣純素。凡此皆以意命之，而李公以爲鍾離權、呂巖先生，滋以意命之也。蓋世所摹寫鍾離多髯，而呂衣白，且呂晚得鍾離劍訣，始能變化以飛騰。世以鍾離爲呂之師，其磬折則若事師之禮然。李公以意命之，亦非苟然也。物與心相依，故想生天地河山。佛者以爲皆因想，想斷則物無從立。雖然，足以作興道心，蠲掃塵緣，方之他想，賢也。佛者教人斷想，而誦說其國諸美樓殿珍寶香華食飲，聞者慕之。凡想皆妄也，是名妄想，即非妄想，豈不以趣善故耶？汶陽王子即李公之意贊之〔二〕。《雪山集》卷一〇。

〔二〕文末原注：「案贊詞《永樂大典》缺載。」

承元居士傳

滕修字曼卿，泰山人，後徙象郡。好巖居，自號絡石先生，既知名，更號承元居士。初，居士多兄弟，長曰石龍子，次曰木蓮子、地錦子、扶芳子、附楓子、土鼓子、常春子、蓂莢子、白華子、石血子、甘露子、象頭子、烏覆子、續斷子、丁公子、千金子，又有釣生、感生。唐顯慶五年，高宗詔太尉長孫無忌求山澤異產，石龍子兄弟多在選中，惟不及居士，至長安皆拜尚藥奉御。居士意不自得，以《周易》筮之，遇《井》三三，《巽》下《坎》上。之《大有》三三，《乾》下《離》上。其繇曰：「木而驅，漆而塗，水而舒，金之剗，附首而居，遇暑而敷。」以問太史，太史曰：「巽木也，坎水也，乾天也，離火也。漆木之滋也，金水之液也，首者天之象也，暑者火之候也。木也、漆也、金也，成之器也，首也託之所也，暑者進之時也。子其識之。」久而南海匠氏良遇居士山中，匠氏曰：「子外柔而內堅，貌瘠而神腴，支離蒙籠，與葛藟、葛蘿同居，子盍從吾游乎？」居士曰：「若將何以處我？」匠氏曰：「子獨勿聞而族賴我力多矣。吾入東陽郡得氏生，遂與側理子、澄心丈人齊名。吾入延德郡得盤生，結事承華宮，貴人幸臣更持之。吾入長樂郡得喬生，自皇后昭儀，出入皆從。吾入嶺方郡得龍生、相生、倚生，皆爲世用。吾入南海郡得竹簟生、木簟生，今爲平曲侯、木偃師侯。子誠從遊，何憂不彼若？」居士猶不決，匠氏力引之，乃出，然其質樸拳曲、粗梗陋甚，乃使金氏、銛水

氏、濡木氏、堅漆氏合交致力其間。時居士已老，而華彩儀矩乃更如通家少年子。開元七年四月，明皇避暑華清宮，忽忽不樂，貴妃使東西頭供奉數十輩往來關內山東諸郡，求所以悅帝意者。居士聞知，喜而歌曰：「承矯龍之首兮，孰與山夫之蠆髮兮？薦伏犀之腦兮，孰與野人之鶴頸兮？」即詣崇元門上書，曰：「臣外爽中虛，上隆下平。外爽則目明，中虛則心清，上隆則不撓，下平則不傾。若是可以爲天子近臣矣。」書奏，即召見清思殿，上悅，稍得親近。會晉陽進角生，桂林進牙生，武都進石生，居士寢疏。頃之寧州進琥珀先生，荊州復進玉處士，上大親重，由是角生、牙生、石生其寵益衰。七月上宴清暑殿罷洗沐，卧承風閣，召玉處士、琥珀先生，居士謂牙生曰：「上豈亦須我哉？」牙生笑曰：「我弗敢望也，而尚何道？」居士大慙。是時上親幸文思使李奉趾，宮中早朝，贊者導奉趾班居士上，居士歎曰：「履雖新不加于枕，吾其何以在此？」因乞骸骨，許之，流落長安市中。木生、漆生見居士老退，皆舍去。他日匠氏遇居士金光門外，問何以至此，居士曰：「興廢時也，成敗數也，吾無恨矣。二子始與我雷陳，終與我耳餘，吾有憾焉。」匠氏曰：「木生幹衰而不堅，漆生體敗而不固，度終無以助子。有子皆賢，吾爲料理之。」更與子爲新交，居士依二子，稍復振整，然益老，不自持木漆強調護之，居士力愈敝，卒解去。二子亦散，皆莫知所往。或見之建康馬糞巷中，與土生、壤生共處云。

贊曰：居士在山林，烏有愛憎輕重于其間者乎？一出而變態棼起，顛擠流落，至于土糞同腐，出處可不重哉？玉處士、琥珀先生其光價重于居士，固也。然貴賤無常，使遇宋武帝者，齎

粉矣。《雪山集》卷一〇。

平舒侯傳

蘄簞竹氏最盛于楚，而其良多蘄春郡。漢征和二年武帝疾，避暑甘泉宮，顧左右侍御忽忽不樂，少府進曰：「細旃重席之上，所與從容者，誠不稱陛下之意。臣聞楚竹氏多材，陛下試裁擇焉。」上乃召拜平爲寢郎，女兄圓爲婕妤，女弟通爲夫人。上稍近幸，平曰：「臣之別族覃孤高秀文，其材宜在臣上，隱積布黃石山中不出，陛下能致之，安枕而卧矣。」上召東園主章，將作大匠曰：「誰能爲我致覃者？」東園主章辭曰：「往陛下詔臣召杞生于南山，梓生于北山，二子臣之友也。今竹君與臣無故，徒往無益。」將作大匠曰：「臣以大匠爲官，無所不當與。」至蘄，稱詔召覃，覃儼不動，乃使鉅平人利、金城人剛微嘗之，覃意即解。又使姑篾人修、內黃人起、龍編人密相與調護至長安。覃身長八尺，膚澤凝淨，上卧涼風臺，望見覃良悅。覃曰：「臣無心求陛下，陛下召臣，臣舒而來，弗用臣，臣卷而去。」上笑曰：「在野則惟君，今卷舒在我，不在君也。且我老多病，雖煩彊，與我相依。」上疾尋愈。于是制詔丞相、御史曰：「覃挺跡林野，不爲時用。迺者朕身試之，含節韜潤，體柔而性堅，列爲文章，耦比綜錯，縝密華整，各中規矩。憂勞萬幾，炎蒸偃薄，神志憤膂，覃夙夜陪朕，清制爽規，解囂蠲煩，妥安朕躬，厥功茂焉。其以代郡之平舒千二百戶封覃。」覃頓首曰：「生

臣者天地，成臣者將作大匠也，微此人陛下安所用？臣願分國邑之半奉之。」上亦以東萊之曲成七百戶封大匠，爲曲成侯，人以此多覃之賢。久之，覃益親近，自衛皇后、李夫人、鈎弋、婕妤、後宮幸御者，覃未嘗輒避，后夫人亦皆昵愛之，競引其族自近，然莫得與覃比族。父青州刺史筠公與覃書曰：「子以長才清節植立山林，爲衆所高仰。今附近人主，偃仰翻覆，惟主意是視，而又參錯嬪嬙，陪助褻專，玩臣弄兒擁持拂嬰，子曾弗羞，奈何？」覃曰：「會合無常，遇時則親，背時則疏。一日時節變移，上意轉遷，吾不在九真之無編，則日南之西捲矣，甚則與鬼薪同論，事固不可知也。人生適意耳，尚何言？」是歲九月上幸河東祠后土，詔隰成侯溫、蒲領侯厚從中黃門，謁者猶携覃偕行，上燕羣臣于汾水之上，中觴作《秋風》之辭，上凜然不懌，而罷中黃門，欲納覃，寢門令引却之曰：「覃有大罪三：棄直就曲，摧剛化柔，毀平日之節，不可復列士林，其罪一也。昵近帝所，甘適主欲，專便燕私，無以禮正君臣之義，其罪二也。干時戀寵，不知進退，泚顏屈體，自託僕妾之手，其罪三也。」上嘿然，乃盡罷歸竹氏，寢郎平徙陰館，婕妤圓徙重合，夫人通徙曲梁。覃願就國，上不從，徙渤海之東州，更封漏卧侯，食牂柯之漏卧三百戶。征和三年四月，上自長樂溫室從御溫涼殿，思竹氏兄弟，使使視之，皆垢弊枯槁，而覃尤甚，不敢出見使者。上乃詔別選竹氏之材以聞，復以覃長子爽爲安舒侯，又封其族子瑣爲陰密侯，潤爲廣柔侯，華爲細陽侯，淨爲平曲侯，分遣給事長信、增成、掖庭、椒房他諸宮殿，竹氏侯者五人。支孫生冒姓桃氏，遷巴西，遂與安舒侯異族。

太史公曰：吾聞竹氏之先常顯重。成、康之間，成王病臻，與天球河圖並列于庭，受顧命之

遺。宣王之興也，爲之安宮室之寢，致男女之祥，《斯干》之詩作焉。蘄侯遇武帝，受恩席寵，無與等夷矣。始終之際，阿其異也！吾從上行幸甘泉、五柞、長楊，及祀雍時、汾曲，上隴坻，封泰山，觀寒暑推移，愛憎變遷，奚獨蘄侯哉！《雪山集》卷一〇。

麴生傳

石泉子姓綠氏，麥城子姓白氏，本同姓麴氏也。初，麴氏與酒氏世相須爲官。酒氏者仕周爲酒正，其官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祭祀天地、神祇，供王后世子，饗賓客、士庶子、耆老、孤子，凡饌齊酌數器量與名物賜頒，皆有書契成要。其繁重如此，然無他助，專資麴氏力。是時古近，族姓簡，麴氏惟石泉、麥城兩房，此兩房子弟資高下，酒氏隨調適之，而皆能成美才，故兩家絕厚善無等比。其後酒氏更相傳寢遠，酒式多廢，而兩家往來本末恩意，子孫罕通知者，故酒氏視石泉、麥城良疎，豆氏、桂氏、蘗氏、霍氏、舒蓼氏、越椒氏皆排恨麴氏，儻進謹曰：「石泉麥城緩也，不足用。」酒氏惑之，亦撓曰：「緩也，不可用。」二子爭弗能得，始麴嘉臣沮渠，王高昌，傳八主矣。貞觀十四年，交河總管侯君集平之，俘其王智茂以歸，關東士大夫以麴氏爲愧，諸遮止二子者因汙讎之。二子內自醜，于是即居石泉爲綠氏，號石泉子；麥城爲居白氏，號麥城子。他儻進者皆冒麴氏，而蒲氏、滕氏、連氏、蒼氏踵出，亦竊借麴氏以行，與豆、桂爭衡矣。會有詔緝王氏族，于是金城米

氏詣闕上疏曰：「臣聞麴氏之先后稷之子不窋，生而有文在手曰鞠，不窋之孫氏之麴，鞠之變也。麴氏有才子二人，長曰石泉，次曰麥城。間酒氏弗職，引異族蒙正宗，真麴氏子孫顧反他外避媒孽，今綠氏、白氏是也。陛下幸詔有司條源緒本門望，勒成當代言典。伏惟追懷后稷之烈，深嘉麴氏之勳，訓齊酒氏之官，治辨他族之目，釐正二子之系。臣昧死以聞。」帝下其書有司，酒氏免冠置對曰：「臣愚不知古今沿革真僞之變，陛下幸赦弗誅。請按本始還之，臣願與麴氏締前好，規後圖，糜身報德，奉千萬壽。」帝乃詔中書門下：「酒氏過誤，厭故喜新，其釋勿治。夫辨族宜嚴，錄才宜寬，綠氏、白氏可復姓麴氏。豆氏、桂氏諸族，朕聞之與麴氏有連，其聽姓麴氏如故。令有司別其房爲支族。」有司以故事奏請如詔，制可。

贊曰：麴生之名，始出自唐通元先生張果。生儒稱也，秦漢多道之。或曰生少稱也，賈生年二十餘，諸老先生皆生之，非也。酈生年六十餘，伏生年八十餘，豈少也哉！生天姿清白，自喜人多眄，伺之寢老，猥自蒙翳，所謂埋光鏟采，非耶？及遇米氏，相資以成功，瑩然故不沒也。嗚呼，行世當如此矣！《雪山集》卷一〇。

玉女傳

玉女者，其出身甚微荒，居蓬蒿，少小不爲鄰里所愛，號曰鬱臭，又曰苦低，弗能得美稱。寢

長，稍憐之，更號曰益明，又曰貞蔚。事母甚孝，故又號曰益母。玉女者，得諸唐高宗皇后武后，于是其名始寵，人爭奇貴之。當武后稱制，徹簾帷弗御，顯朝羣臣，決萬幾，于是年垂八十矣，見者老之。是時方開明堂，建天樞，鑄鼎受圖，四方百蠻咸朝集京師，后患之，間語幸醫尚藥奉御顏澤，澤曰：「臣聞有奇女在民間，號曰益母，妙能變化顏色。第生長荒寒，陛下習觀秘掖采女美人，懼不如指。」后曰：「誠有異，奚他嫌？」載初元年五月五日，后燕羣臣于蓬萊宮，退御含風殿。澤引內益母，翠衣素袂紺纓，儀矩支離，后不懌，侍御皆笑，澤曰：「臣嘗以聞陛下，幸詔臣惟能是采，臣是以敢奉詔。陛下盍試諸？弗酬，臣當坐罔上。」后領之。澤引却益母趨西廂，益母驟見室屋服器，惶怖戰栗，澤爲置火近之，俄衣冠面目熏灼蒼黑。后偷望見，疾戲曰：「去，姑自治已，毋庸謀人。」澤曰：「臣聞金鍊則精，人鍊則明。益母新從下土來，微也，其變色失度固當。惟陛下寬之。」后曰：「我何心，第若是將安用？」澤曰：「誠蒙陛下厚恩，願少遲之。」后曰：「無傷，顧迺終何如？」澤再拜謝曰：「願畀臣妻段氏、妾盧氏、烏氏，敕謹遇，旦夕視，且欲速則弗成，陛下幸寬期俟之。」段若盧、烏俱賢也，數數進苦辭烈語，居十餘日，澤曰：「可矣。」白入之，后猶持前說，既見大驚，光潔明潤，非宿覩者也，遂大被愛幸。益母善候伺，每后起頰面將受朝，益母從旁調護，顏色光新鮮妙。間不時爲容，左右趣傳呼益母，益母至即粲然，他昭容、修容、諸御女皆莫敢僂進。雖內熱，顧后性剛危厲，惟益母能調娛之，以故後宮鮮失而外庭亦少安。天授二年，制詔中書門下：「朕春秋高，重以徐敬業、程務挺、裴炎之變，多戚寡欣。平原女子益母擁護朕躬，改色回容，俾朕

精神弗衰，厥功茂焉。三妃六儀皆弗稱，其賜號玉女。」宰相率百官伏紫宸殿稱賀，即日改元長壽神龍元年。后徙上陽宮，意不自得，華益落不復親幸。玉女初暴貴，承間從容言顏澤妻妾供養勞苦狀，乃以段氏爲懷澤郡夫人，盧氏秀容縣君，烏氏華陰縣君，澤爲壽光縣侯。人以此多玉女，稱長者。

贊曰：玉女之先曰雍，知名東周之際，「中谷有雍」是也。後轉側不常，而以居中谷爲正。郭璞、劉歆數爲時人道之，而弗著其功能。至玉女成聲武后之朝，貴重矣。彼其初居中谷者，慨

嘆啜泣，亦各其所也。《雪山集》卷一〇。

全宋文卷五八一五

王 質 一一

周德昭墓誌銘

《易》有否泰，其言天下治亂備矣。君子小人內外消長，否泰分焉，故君子有位而後天下治，反是，殆哉岌岌乎斯民也。江西有君子，周其氏，珩其名，德昭其字。位止于簿，既致仕也，宣教郎終其身。有文學言語聲于太學，時其爲士也；有政事聲于潭之長沙、郴之永興，時其爲官也；有德行聲于撫之臨川，時其爲鄉老也，斯亦無憾矣。嗚呼！君子所計非其位也，位者載道之器也。故仁者在高位則宜，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則悔，君子所計非其位也，道也。君子不得其位奚損，而弔之何哉？宣和四年議復燕，要人有慕交者密訪之，君言不宜，且後患必大。會本兵者方專，不敢以聞。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君獻書論天下所以存亡，當國者交謹謹，無能爲天子語。二年天子蒙塵于青城，敵帥以我臣爲力，相與鬻國于太宰張邦昌，君遮勸范瓊絕苦，瓊弗聽。嗚呼！推此類具言之，君子不得其位，

不可以爲大事，非耶？當是時，君博士弟子也。使君在位，或如君者在位，在位矣君臣又相得也，則伐燕之舉可定，却金之策可遂，立楚之議可格。雖未必能然，其殆庶幾乎。故邦之興喪，有可以一言決也。君既無意于世，自號足翁，其終八十有八年矣。見崇寧、宣和之恬熙，見靖康之俶擾，見建炎之中興，見紹興之載寧，見隆興、乾道、淳熙之寢盛。嗚呼！其閱世之長如此，事業不著于時，德澤不加于民，然而以善藥救人命，以善言救人心，蓋三十餘年于其鄉，又延及比境，其功亦豈少哉！曰翰、曰袞、曰擇，其曾王父、王父若考也。曰昱、曰景、曰三俊、曰三省、曰三益、曰佃、曰僖、曰僎，其子若孫也。某氏、某氏、張氏，其曾祖王母、王母若妣也。黃氏，其婦也。初，王父擢嘉祐八年進士異等，後六年鄉人王介甫得政，意下士可華撫動之，乃陳介甫所建爲非是，又騰書以切磋之，遂不合，晚爲藤州以死。君逮事之，其淵源所漸，豈淺鮮哉！銘曰：

縣以臨川，鄉以長寧，其山靈谷，君子有之，降爾遐福。歲以丁酉，月以壬子，日與歲一，君子宜之，俾爾多益。書以九齡，狀以煥之。實維陸氏，有連于茲。介景之辭，今質以詩。是歲仲秋，吉日辛巳，乃恪乃蠲，如其所志。維君有堂，誠意正心，欲觀其人，盍考厥名。羣聖一門，繇此塗出，達者得之，何事不畢。視君斯堂，瓦解冰融，誰謂君死，如月當空。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其誰與歸，當有知者。《雪山集》卷一一。

東平王君錫墓誌銘

王氏去山東來江南，自甲叔君玉發科，始更爲儒家。君玉資豪爽妙，言語不屑措意，生理惟丙叔君錫，事乙兄惟謹，陳力庀事于有無贏縮之間，君玉推心倚之。某是時甚稚年，旁觀丙叔于乙兄，蓋精確非矯飾也。少孤，長以李觀之字爲名，而君錫表之，間關多依君玉。方秦氏奉金人，凡索無少違，乙叔秀叔與安陽郭氏爲倩，夫婦皆當行，君玉聞之，亟命君錫自巴陵趣豫章，趣錢塘祈哀當位者，雖弗諧，殊可壯也。某尚記其從都返命，形枯足裂，固已太息。今世兄弟之風衰薄，而君錫能如此于季孟，雖不皆然，斯亦難矣。某稍進有益聲，見多方貌無同氣之風，求如君錫于君玉，何其鮮也。今世兄弟見先登則嫉，見不群則忌，寢憎而不已，則芟夷之。某嘗涕泗橫絕而弗禁也。君錫生長亂離，視詩書希闊，然樂見其兄飛騰翩躚，每告語則動喜色，益爲之奔奏禦侮。此風非當世之君子見謂誦詩書者比也〔二〕，君錫遇事多機，間關往諜，見昔人挾智術而取功名者愛之，倘逢時伸志，事爲雖不純，當可觀也。晚依先隴，勞生六十有三而死，瘞其某地某原。子某、孫某，而誌者甲姪某也。銘曰：

汶乎生，滄乎死。惟汶悠悠，惟滄泚泚。魂兮魄兮毋痛歸，父兮母兮皆在此。《雪山集》卷一

〔二〕詩：原作「讀」，據抄本改。

祭昭勇廟陰兵文

千載英靈，與此邦而作鎮；一朝緩急，捨遺愛以誰依。方羽檄之交馳，蔑金墉之可恃。潢池弄盜，今時惟興國之多；敵騎詭行，前日有武昌之渡。雖恃邦君而不恐，有非人力之所能。敢告于神，無忘茲土。《九歌》之《國殤》既死，願普收鬼魄之雄；八公之草木有靈，或恐致人形之肖。《雪山集》卷一一。

祭梓潼神文

物情多私，聖人弗憑，于是有託度量權衡，又不可信，則求諸神。是非紛綸，至神乃定，曷維其然，大明至正。天地不悖，聖人不惑，其曰無疑，以神爲質。伋也有訓，參貫三極。某有沈冤，無與控言，神如皦日，爲某一瞰。某有竊憤，無與攄發，神如震雷，爲某一泄。某有愚忠，無路可通，神其介之，上達帝聰。某有樸學，無地可廓，神其道之，下及民瘼。司命東皇，靈均所些，已矣無人，非神孰可？某言孔悲，聞者則怡，流涕告哀，不得一噫。某身良苦，見者則憮，鞠躬乞憐，不得一

拊。某亦人乎，忍也如此，使國無法，某則當死。當死若生，維神所命，凡人之言，曾何足聽！若此有罪，亟下嚴誅，若其無辜，盍亦鑑諸！《雪山集》卷一一。

祭虞丞相文

采石之危，危于淝水，淝距長江，尚隔千里。岐亮之銳，銳于苻堅，秉幟登壇，刑馬告天。維公之功，功于安石，彼乃處中，公切憑敵。采石之急，急于澶淵，澶當其衝，敵頓莫前。岐亮之才，才于宗真，華夷悉俱，百萬是羣。維公之難，難于萊國，潛、超猶全，錡、權皆北。自古強敵，三寇江淮，瓜步徐歸，國無人哉。燾至平城，命殲宗愛，厥軀雖夷，厥師弗敗。惟堅與亮，宗覆身殞，天耶人耶，鑑此其警。堅還長安，餘年而斃；亮殂維揚，期月而已。靖康、建炎，嗟公生遲，早三十年，強敵奚爲？國有不烈，天與英傑，釣渭築巖，如印鑰符節。將定淮蔡，遺元和度；將復河湟，遺會昌德裕。克西雍東洛，至德維郭；下兩淮三關，顯德維朴。在辛巳紹興，豈天無心，弗有斯厄，弗有斯人。維宋無極，維功無斁，乘雲空飛，矯首何及？貌在凌烟，功在太常，名在四方，以暨八荒。哀摧我肝，液漲我睫，欲報無從，一念千劫。《雪山集》卷一一。

柴君益深哀辭

并序

玉山汪先生，其言爲世所師，柴君淵之誌之銘之出也，其孰敢不信？余不識君，而君之猶子端義書來告曰：「叔父既有以識諸幽，而聲諸顯者闕也，公其辭之。」謹按誌銘所書，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行其義也。故植芸耦耕，孔子弗與同其羣。今君年五十有五以死，而無爲階仕之，哀哉！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也。天位、天職若天祿，皆天之物也，王公有之而弗可獨，則當與天下賢者共之，故費惠、晉平終于此而已矣，孟子屈而士之卑之也。今君年五十有五以死，三者無一日加焉，哀哉！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弗與立也。見賢弗立，王公之至醜，而世恬居之，則賢誰與爲媒以達其志？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哀哉！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災祥非士所當計也。竊位不足，以醜蔽賢，而後以不祥驚之，然固自若也，則君子所以佑賢之意殆將窮耶，哀哉！死者已矣，而賢者之存于世，或老且窮而莫舉之。若君所師清湖先生徐君，存者胡可謂無人乎，哀哉！余之哀如此，又廣其意而爲之辭曰：

余于君悲也，有不堪其悲二也；有可以塞其悲亦二也；有不獨爲君悲而爲世悲，又二也；有不獨爲世悲，而爲我悲，不可以一二數而無窮極期也。道與位相依，有道而無位則不堪其悲，一也。德與年相隨，有德而無年，則不堪其悲，又一也。有賢猶子，增之以益崇之基，則可以塞其悲，一也。有

大宗師濟之以不朽之資，則可以塞其悲，又一也。生民賴賢以濟，有賢于此而阨窮，使利澤不見于世，則爲世悲，一也。王公倚賢以榮，有賢于此而槁死，使羞及于在位之公卿，則爲世悲，又一也。士君子資賢以益，有賢于此而先逝，共域而不得見，同時而不及識，則我悲何有窮極也！《雪山集》卷一一。

王仲說哀辭

并序

王仲說大夫仕于時，不苟于其職，繩繩律律，引義助法，操切事情，他人不足，仲說有餘，所謂能者，非耶？然天下學士多訕怒之，豈所謂人情者哉？語曰「才者動色，不才失魄」，非虛言也。察察似刻，栗栗似暴，汲汲似躁，世所以病才，蓋亦有端，非苟而已也。真僞相形，能否相臨，所謂莫能兩大者耶。勢逼伎生，故緩不切事不謂之迂，謂之大體；繆無能爲不謂之庸，謂之長者。斯言之行于世也，才者病焉。昔者，趙廣漢以擊斷死，蓋寬饒以亢直誅，李德裕、郭崇韜以果敢斃。裕于才者凶其家，足于能者殃其身，不亦悲乎！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不亦無咎無憂，康寧而考終命耶？然立志之大，不以彼而易此者，不肯自欺其心也。吾于仲說之死而哀之，辭曰：

五溪兮紛流，蹇不進兮淹留。涉其淺兮濡轡，亂其深兮無舟。日冉冉兮崦嵫下，鬼出遊兮跳舞。

庭有鐘鼓兮擊考，左春華兮右秋素。滿堂兮芳菲，出門兮不顧。虎弗踈兮君車，亦平生好遊之故也。進無底兮，退無依也，吁嗟已矣兮，命之衰也。湘水之上兮九疑，盍往兮陳辭，曰維帝其天兮，臣死無歸。《雪山集》卷一一。

天申節開啓疏

清都大帝，豈求助于人寰；下土微臣，輒投誠于佛所。爰有法力，增衍殊祥。伏願太上皇帝陛下長玩中區，永持真宰。雖松竹茂苞之壽，未足爲言；至山河帶礪之時，居然不老。抄本《雪山集》卷八。

天申節滿散疏

金仙有覺，自西方依中國之仁；貝葉開緘，以一字爲千年之算。敢崇妙果，上追清躬。伏願太上皇帝陛下太極同休，上清高御。嶽川並集，豈惟呼萬歲之三；岡阜雖堅，未足擬百分之一。抄本《雪山集》卷八。

會慶節開啓疏

萬物睹乎聖作，藹若雲龍之崇；九重開而靈游，沛然風馬之下。會熙辰而忭舞，侑皇策于鴻長。伏願皇帝陛下久遠燭明，休嘉駢集。山幽幽而松茂，罔不函蒙；海蕩蕩而水歸，莫量底止。抄本《雪山集》卷八。

會慶節功德疏

下當報上，傾心北所之居；天不違人，稽首西方之聖。盍施無邊之功德，長新鼎盛之春秋。伏願皇帝陛下福等天崇，業侔地富。體乎中正，常履位以光明；推我羨餘，更躋民于仁壽。抄本《雪山集》卷八。

薦李平仲水陸疏

兄弟之情，義均手足；存亡之際，痛切肺肝。仗一切之聖賢，成無邊之功德。伏念某人無成以

沒，未老而彫。歷二月以至三，數七晨而及五。平生了了，決無泉下之沉；長夜茫茫，恐有路頭之錯。伏願沛慈波以滋槁，宣法炬以丙昏。舟行岸移，食宿事畢。了一大事，早還歸現見之天；作再來人，當參合文明之會。抄本《雪山集》卷八。

爲孺人周年水陸疏

我聞一時，物得釋迦牟尼之稱；於是二中，間在跋提摩竭之士。演教五千餘卷，設法四十九年。開六道之迷途，度衆生之苦海。伏願某人捨閻浮界，超涅槃門。石上三生，莫問茫茫之身後；世間萬法，咸歸杳杳之夢中。固不在于追思，尚豈忘于薦引。命大善知識之化，講不可思議之文。未能致一句一禮拜之恭，要且堅三藐三菩提之念。刹竿倒着，請觀教外之傳；以字不成，試看卷頭之義。抄本《雪山集》卷八。

李平仲懺經疏

證明是時，方今世界之□塵；信受此經，殆通河沙之七寶。惟諸佛諸菩薩之功德，自三藐三菩提之心源。伏念某人平生受持，垂死得力。都無驚怖之想，蓋有妙明之知。指未畢于一彈，身已還于四

大。是用圓成未滿之願，助結再來之緣。伏願四菩薩之慈悲，八金剛之堅固，鑑此存亡之念，指其生死之塗。房相國記親寫之經，畢永禪師之後事；蘇太師經行之寺，了戒和尚之□身。以是爲緣，勝前福德。抄本《雪山集》卷八。

真如修御書閣疏

苾芻爲行乞之士，陀那乃施與之家。既入此門，當行茲事。所以如來國王之主器，亦往應波斯匿之營齋。慶喜世尊之連枝，未免繞室羅而循乞。何況荒刹，悉皆殘僧。魚板沉聲，任香積厨之索寞；雨風撓棟，悵宸奎閣之欹危。願仰瞻雲漢倬彼之章，爲少遏芻蕘往焉之漸。在九天者烈聖陰怡，悅日光玉潔之輝；享萬壽者上皇永鑑，觀龍卧虎躍之勢。然則參學振少陵之法，宗風舉百丈之規。如來禪祖師禪，相將以行；佛國品菩提品，次第而至。自分太平爲興國，未見緣起是道場。速圓成大因大緣，恐虛度良時良節。尚戀三界，則現世趨文明達之中；忽省一乘，則轉身超戒定慧之上。薰修餘暇，成辦可期。抄本《雪山集》卷八。

福勝緣化疏

使君宏開法眼，示觀音久現之祥；別乘同發慧心，著慈氏下生之象。一堂聚風雲之會，雨龕揚日月之輝。圓滿千方，光嚴三界。伏願信心蘇密，鉅力檀那，總收百億化身，普作十三佛事。此際淨財之未施，陪守貳以結緣；他時法相之圓成，看天人之改觀。抄本《雪山集》卷八。

真如修御書閣榜文

烈聖金輪之互轉，屢頒雲漢之章；上皇大德之重炎，復墜奎躔之翰。咫尺伽耶之境，照回阿底之輝。誕佑一方，當生百樂。雖覆護全資于佛力，然參扶實仗于世緣。今則摩霄之閣將顛，折脚之鐺不爨。忍飢壞納，三條肚束以何傷；就壓珍函，萬衆目瞻而大懼。某濫山林主，忝粥飯頭。水上燈籠，一任口承鼻孔；亭前柏樹，何妨眼在脚跟。獨念寶書，誠爲大事。倘使震風凌雨，無可幷幪；其如履地藏天，有何顏面。所以罔避鈇鉞，痛剝肝腸。興慈運悲，皆釋迦文之世胄；哀多益寡，亦文宣聖之門風。共拈一莖木之支傾，乃舉半畝土而苴漏。未即化成金碧，斷期脫去塵泥。三點泰階之星，仰願妙莊嚴之心地；一滴渌泉之水，漲爲無邊際之恩波。抄本《雪山集》卷八。

興國鳳棲巖化緣修造榜文

莊嚴即非莊嚴，不當以聲色見佛；遠離亦復遠離，豈可以空華起心？然而方便保持，隨分思察，宜搜妙淨之戒，共作輕安之觀。鳳棲巖者，聞名已驚，見境已徹，何況安處，又多同流。龜龍鳳鸞，悉是虛幻；谿山雲石，元無異同。了彼事者非獨智弗圖，了此事者非衆力不集。仰仗法緣之廣大，俯殫智願之堅牢。不待長期，遂成悟剎。抄本《雪山集》卷八。

祈晴文

三日以往，尚且爲霖，一春以來，可謂常雨。支頤何望，奔命安歸？自故年赤地之餘，至今日轉溝之極，一之爲甚，早與水其可荐臻？二者何先，麥比蠶尤爲至急。妄希一得，已失十全^{〔一〕}。考之箕疇，則咎徵屬狂，稽之《月令》，則陽氣不勝。儻非造化，曷致燮和？伏願哀愍下民，保綏首種。若能得此，庶幾接西賓之秋^{〔二〕}；如或不然，難以度南薰之夏。厥罰常雨，咎則有歸，彼蒼者天，民其何罪？伏念臣將明失指，感召無方。自知蟻蝨之微，盍下雷霆之譴，委一身而蒙責，冀百姓之蠲災。大地衆生，莫知所措，皇天后土，實鑑斯言。伏願號召鬼神，奮除宇宙，顯行白日，駿發清風。

儻一極之無凶，庶九功之無壞。《雪山集》卷一一。（以上李文澤校點）

〔二〕失十全：原作「十失全」，據抄本乙。

〔三〕寶：原作「寶」，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五八一六

鄧 驛

鄧驛，字千里，南劍州沙縣（今福建沙縣）人。淳熙二年進士第三，授文林郎。歷校書郎、著作郎。紹熙初爲右正言，累官左司諫。慶元初拜中書舍人，忤韓侂胄，以集英殿修撰出知泉州，又以僞黨罷與官觀。後知漳州，爲江東提刑。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三、職官七四之一、選舉二之二一、選舉二之二四、選舉二二之九，《南宋館閣續錄》卷八、九，樓鑰《知漳州鄧驛江東提刑制》（《攻媿集》卷三四）。

朱熹轉朝奉大夫誥 慶元元年三月

敕：登崇俊良，固欲符於衆望；丕視功載，自難廢於彝章。雖吾法從之英，亦用叙遷之典。具位受才宏遠，造道精醇。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夙懷此志；以六經爲諸儒之倡，務淑斯人。爵每見於辭榮，節素高於難進。載稽吏考，爰陟文階。積久以致官，恐未免如昔人之議；舉賢不待次，當有以徇天下之公。其體朕心，勿忘猷告。《朱子年譜·前錄》卷二。又見《考亭誌》卷六。

除羅頤通判蘄州誥

慶元元年三月

敕：登崇俊良，固欲符於衆望；丕視功載，自難廢於典章。雖吾郡邑之英，亦用遷叙之典。且俊才宏遠，造道光明，允宜進秩，率用舊規。其體朕心，勿替猷告。可〔一〕。《深川足徵錄·文部》，清紹衣堂抄本。又見民國《婺源縣志》卷六四。

〔一〕文後原有：「右付本官誥命，照會準此。慶元元年三月日。」此非誥詞之文，故移錄於此。

封還編管楊宏中等錄黃奏

慶元元年四月

臣仰惟國家開設學校，教養士類，德至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無時無之。累朝仁聖相繼，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歸本貫，或它州聽讀而已。紹熙間，布衣余古上書狂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誠不爲過。太上皇帝始者震怒，降旨編管；已而臣寮論奏，竟從寬典。陛下今日編管楊宏中等六人，若以扇搖國是罪之，則未若指斥乘輿之罪大也；以六輩言之，則一夫爲至寡也。聖明初政，仁厚播聞，睿斷過嚴，人情震駭。若加聖慮，裁之以中，使爲士者知有所懲，而不失聖明寬大之

意，則於治時爲得。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兩朝綱目備要》卷四。又見《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一二，《慶元黨禁》，《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九，《宋元通鑑》卷九二，《續資治通鑑》卷一五四，《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四。（以上祝尚書校點）

劉孝遹

劉孝遹，字正夫，初以父蔭入仕。乾道二年知温州，九年以直秘閣爲兩浙提舉常平。淳熙元年七月，以職事修舉除直徽猷閣。入朝，歷檢正諸房公事、中書舍人。官至兵部侍郎。見《宋會要輯稿》瑞異三之七、職官一之六五、職官一四之一一、職官六二之一九，《宋詩紀事》卷五六。

周必大轉朝散大夫制

淳熙三年四月

勅：紹承天統，思協帝華。巍乎其有成功，具存三紀之政；寶之以爲大訓，宜垂四繫之文。繫予法從之臣，嘗居太史之職。奏篇來上，第賞有差。朝奉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管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學富而問多，氣和而守正。徧儀清近，蔚有聲光。書命之行，當時未有及者；禮樂之任，疑義皆取決焉。茲寓直於禁林，復陞華於講

席。大典一出於其手，嘉謨屢沃於朕心。顧千卷之信書，藉諸儒之緒業。夷攷所居之官重，亮知載筆之功多，肆答賢勞，晉陞文秩。其對揚於休命，當嗣有於褒遷。可特授朝散大夫，依前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封賜如故。周綸《周益國文忠公年譜》，傳增湘校訂《周益國文忠公集》卷首。

周必大兼侍讀制

淳熙三年九月

勅：朕延鴻博之英，侍清閒之燕。以六經載道，既詳究于指歸；顧列聖貽謀，其可忘于矜式？宜就陞於位次，俾進讀於朕前。覬大起於治功，豈直爲於觀美。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管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蚤以高明之學，徧揚華近之途。正直不回，多所論思之益；文章有體，形于播告之修。自參簪筆之聯，屢在橫經之列。訪問多至中夕，顧待蓋非一朝。時方率由於舊章，必求明習於故事。繫衆所望，非卿而誰？選耆儒以質史疑，朕豈愧開元之主，讀寶訓而先政體，爾當如康定之臣。可特授依前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封賜如故。《周益國文忠公年譜》。

呂祖謙轉承議郎仍兼史職制

淳熙四年四月

奉議郎、秘書省秘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呂某：右，可特授承議郎、試秘書省秘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

敕奉議郎、守秘書省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權司封郎官傅伯壽等：昔唐《開元實錄》厄於興慶，殆無存者。其後搜得一二，雖相繼有以家藏來上，亦豈無遺事邪？惟我徽祖臨御寓內二十有六載，禮樂庶事罔不備具。記注所載，中更散逸，故紹興間哀集成書，尚多闕略。朕下明詔，復加纂修。爾等皆以奧學良才，博聞強識，緒業其間，豈特文直事核，而比舊增多百卷，斯亦勤矣。恭閱奏篇，爲之歎嘉。咸進文階，以示褒勸。可依前件。呂祖儉、呂喬年《東萊呂太史年譜》，宋

嘉泰四年刻元明遞修本《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一。（此篇劉琳校點）

周必大轉朝請大夫制

淳熙四年五月

敕：朕祗若皇猷，茂揚祖烈。惟祐陵在御，蓋踰兩紀之年；而實錄之書，當傳萬世之信。中更放失，雖就編纂，念猶闕於舊聞，詔申加於載筆。奏篇來上，褒律是頒。朝散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

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學造淵源，文知體要。掌內外之制，居多潤色之功；歷講讀之官，備整切劘之益。茲勒成于大典，嘗允賴於良才。多所發明，爲之嘉歎。用序遷于華秩，以顯答於舊勞。其體朕恩，益殫儒效。可特授朝請大夫，依前試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封賜如故。《周益國文忠公年譜》。

周必大除翰林學士制

淳熙四年五月

敕：朕考唐室之制，重翰苑之臣。謂文誥悉由中書，或有稽時之弊；以供奉改稱學士，實專密命之司。逮我本朝，用爲故事，恩禮加異，縉紳所榮。既非他才之可居，宜求已試而後用。朝請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心醇而履正，學廣而聞多。早決異科，徧儀禁路。雖平居周密，不言溫木之名；而議事雍容，時號粲花之論。游寓鑾坡之直，屢當縉典之行。掩盛事於前聞，布大喜於天下。凡號令一出其手，猶卜筮罔不是孚。副予遴簡之懷，庸正久虛之席。豈特資於潤色，益欲備於疇咨。裁大議於中，是爲內相之職；舉至治之要，毋忘夜對之時。尚追配於古人，以永有於休譽。可特授依前朝請大夫、充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封賜如故。《周益國文忠公年譜》。

周必大轉朝議大夫制

淳熙四年十一月

敕：朕待非常之才，不次而用；計羣吏之治，應格乃遷。是雖甘泉之舊臣，不廢審官之常法。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必大，早由望實，亟踐清華，不名一長，實兼數器。以文章則擅常、楊書詔之美，以顧問則備崔、高古今之知。典禮直哉惟清，作史質而不俚。倚切劘於經席，賴贊護於儲闈。學廣聞多，敷歷益著。職親地禁，禮遇方隆。顧惟助朕之居多，奚待計功而後賞？用遷華秩，尚爾因歲月之成；亦使庶僚，知朕重名器之意。可特授朝議大夫，依前充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封賜如故。《周益國文忠公年譜》。

周必大乞郡不允詔

淳熙五年正月

勅某：省所奏劄子，乞特捐小郡，試以民事，具悉。卿以粹美之資，蚤膺文學之選。晉登詞禁，益鬯聲華。以潤色則素長，以議論則甚偉。凡自託於不敏，皆汝爲之有餘。況兼疊組之榮，方極一時之遇，胡爲剡奏，力詭治民？夫意在本朝如蕭望之，願爲中郎若汲長孺，皆篤愛君之義，不以居郡爲

多。矧卿眷倚優隆，職任親近，其體昔人之志，毋懷外補之安。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周文忠公集》卷一二四。

呂祖謙除著作佐郎兼史職制

淳熙五年四月

朝奉郎、行秘書省秘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呂某：右，可特授依前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

敕承事郎、試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太子侍講鄭鑑等：中秘圖書之府，承明著作之庭，爲郎其間，厥選惟重。以爾鑑有志於世，持論不阿；爾某積學於身，信道甚篤。靜重而敏於事，若晉臣西蜀之英；諒直而濟以文，若邨者三吳之秀。或褒序於在位，或簡擢於它官。持載筆之三長，典異書之四部。惟茲成命，既叶於公言；副我虛懷，更恢於遠業。可依前件。《東萊呂太史年譜》。
(以上二篇劉琳校點)

立法事宜奏

淳熙六年十一月

乞自今凡立一法一令，雖經其他有司詳議，謂爲可行，亦許令敕局照應，於見行條法有無牴牾，

及有無未盡未便處，逐一條具申明合如何增損，不得只緣元降指揮便行修入。庶幾立法之始，究見本末，免致行之未幾，又復衝改。《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之五〇（第三冊第二四六一頁）。（以上除單獨署名者外，為羅國威校點）

曾 □

曾□，迪叔父。按迪孝宗朝以朝散大夫通判婺州（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一之一一），則其叔父應為高宗時人。

拙堂記

余兄子迪丞零陵郡，名其堂曰拙，以書來告曰：「叔父幸為迪記之。」問其所以名？曰：「昔濂溪周先生之侔是邦也，嘗作《拙賦》。迪無伎能，庶幾乎先生之拙，故名。」余曰：「古之人自以為拙者多矣。潘岳《閒居賦》、柳宗元《乞巧文》，極言人巧而已拙。然岳諂事賈謐，乾沒不已；宗元附王叔文、韋執誼，規權遂私，察其實，與司馬安何以異？顏魯公拙于生事，舉家食粥者數月；陽道州催科政拙，自考下下：此真拙者也。余聞黃魯直之論濂溪曰：『短于取名而樂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

得名，菲于奉身而燕及煢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其自爲謀固拙矣。二程先生一世師表，而學問之淵源實自濂溪出，工于道者乃如是。當是時，名卿大夫如清獻趙公、東坡先生、余氏、孔公父子，皆推尊之，惟其實也。今女之名是堂也，將由拙以入于道，真有志者。不然，雖文如潘安仁、柳子厚，適足以自欺耳。循良而務實，尚勉之哉！」迪于是書于石。同治《永州府志》卷三。又見光緒《零陵縣志》卷二。（王曉波校點）

陳 炳

陳炳，字德先，婺州義烏（今浙江義烏）人。才華出衆，而與衆寡合。登乾道二年進士，官太平縣主簿。著有《易解》、《巖堂雜稿》。見《敬鄉錄》卷一〇，《金華先民傳》卷七。

泛秋浦辭

九華北兮瀨東，石畏碓兮屈盤。誰此遊兮萬頃，初禹鑿兮何年？窈其深兮莫測，微波湧矣淪漣。民連薨兮渚居，蠹百雉兮造天。外涵青青兮幾城，混金碧兮中邊。羌予行兮酷暑，修途邈兮回遄。埃迷目兮眇昏，僕馬瘦兮躓顛。若有人兮扁舟，破菱荷以徑前。接予袂兮俱往，欲驚我兮登仙。與汝釣

兮空明，魚雜龍兮藻荇青。與汝浴兮靚深，悲風度兮秋濤生。汝遊兮嵌巖，駭鷗鳬兮爭翺。與汝望兮茫冥冥，若有無兮飛煙。水一去兮入海，問此程兮數千。指蓬萊兮一髮，有安期兮偃佺。紫貝闕兮珠宮，笑紛車兮塵寰。沆瀣飲兮芝餐，盍輕舉兮蛻蟬。嗟吾生兮窮屯，履平地兮奔湍。心炯炯兮猶在，願託履兮人間。青老兮欲丹，露溥溥兮山寒。吾何歸兮日暮，寄此懷兮江之南。《敬鄉錄》卷一〇。又見《金華文徵》卷一六。

望黃山詞

望黃山兮峨峨，見接天以葱青。紛羣峰兮怪奇，眩百變兮幽明。朱砂湯兮山椒，下白龍兮甚靈。襲深潭兮百尺，夜有光兮晶熒。山中泉兮娛嬉，坐蛇虺兮隱形。歲徂夏兮不雨，農失望兮麕驚。禾稼鬱兮滿野，垂槁死兮無城。訴哀恫兮神祠，牲豆陳兮芬馨。巫誇詡兮後先，龍跽處兮皇寧。合歸雲兮九霄，麾雷公兮震霆。前豐隆兮戒路，叱雨師兮建瓴。予謁來兮江東，元礪竅兮儲併。井邑荒兮窮谷，門兩版兮常扃。汎襪襍兮良勤，幾視日兮占星。粟星斗兮莫飽，將填壑兮鰥瑩。官吾卑兮何求，職水旱兮憂矜。願時以雲兮又以雨，黃之田兮世世可耕。《敬鄉錄》卷一〇。又見嘉慶《義烏縣志》卷二二。

巢湖神母廟記

巢湖或曰焦湖，幅員三百里，北流底於合肥，東薄居巢，南匯大江以入于海，而西控濡須，其支溢于泌，爲三百六十有奇。濤波晝夜無時，蓋其地鏡平，無窪凹以阨威，故微風亦搏擊縱臾，平地數丈。烟氛相蒙，漫不見畔岸，柁篙無所施巧，楫夫類拱手惟所之。然四面皆可以帆，無定所，真若默有主宰。稍黠黠不虔，往往濟登纔咫尺，復帆，其舟浩漚，直入無人。故往來一委其可否于神，而神母實尸之。神魏黃初間隱于巫。湖故巢邑，其陷也，或血于石龜之口。神既豫告于人，不之信，擇地之特高者走焉，地陷而神獨免，故人神之于湖之濱。予聞之土人，或水激清，阡陌階麓，歷歷可數。所謂特高之地，即今之姥山，岌然湖心。居民數十家，皆龍氏，他姓莫得居焉。神亦龍氏也，嘗歸其故家，歸則香風芬馥。相脣齒有獨山焉，兩山出沒虛無間，皆無草木，崖根翌裂，舟多碎于其下。環湖廟不可指計，而莫盛于中廟。巨石鑿空，鬬水而堤。殿庭煥儼，礎柱突兀，赫然金碧，危出雲霄。其西口廟新落成，而東口則近阨于原燎。多寶寺之下亦廟焉，磴危趾高，負抱林幽。予得檄督綱維堧，烏合賈舟，敝腐不堅，□網蔽虧，姦偷不時，病于何幾。八月既望，分泊東岸。江淮機鬼，禍福叟紛。繙日翼雲，大風不休，懼不克濟。私禱于神，主程有期，訖定無虞，願碑其事，以答神貺。既得吉，雞鳴解舟，帆檣蔽天，霽光澄明，烟端雲倪，莫辨東西。清飆披拂，烏散後先，忽合復離，閔

無人聲。移卯達申，隱見橫青，犯險徑前，若驥著鞭，傾刻達岸。吏卒歡呼，相銜舳艫，解纜入河。曾不掩旬，萬斛登敖，大振軍聲。畢事告還，復道祠下，居人左右勞訊相欣。予曰：「神益靈矣，敢謝稽首。」退問祝者，送迎神未嘗有詩，實爲闕文。既與碑文，詩以遺之。神今廟額靈惠，始封累八字云。

舟之來兮風高，蕩汨濤兮帆招。燎薰在堂兮潔涓牲牢。望神儼然兮歛衽，願速濟我兮不崇朝。舟之去兮風微，波渺瀰兮迅于飛。帆拂兮茫無涯，眼眩膽栗兮將安之，我有願兮惟神焉依。秋深兮木落，葭葦蕭騷兮清日薄。神兮今焉在，吞吐月星兮獨處廓。神甚仁兮寧以爲禍，愚有弗虔兮幸賁過。天地一葉兮相繼，神無波濤兮駭我。《敬鄉錄》卷一〇。

義烏新修廟學記

萃一邑之秀，俎豆其躬，詩書其心，達足以濟登一世，窮亦不失雍容禮樂，以儒其家。邑之有學，厥繫不輕矣。夫具耳目心思以生，無不可學也。人孰不有耳目心思，而不幸圭華鬱沈，教無師，講貫無友，其遂些窳，而斲喪者亦不鮮。則學之或虧或成，責有歸焉。繡川，婺之著邑。山環矗而邃，泉疏而清，平湖十里，涵碧澄酥，瀋泳于連薨之中。既水土得于造化特粹異，故士生其間，熠熠多名人。歲大比，籍于春官、甲乙於陞傳者，或最一郡。然泣廣敝藁，又道介浙東西之衝，令常窮窮

蚤莫，無食息暇，邑雖舊有學，亦難卒料理。維臨川晏侯節明敏，餘力閱治，必欲迪其民。太守侍郎吳公素知人，嘉侯之能，由武義丞辟邑事。侯至，亟薳薳，不淹月報成，部使者列薦於朝，得請爲真。侯間入學，周覽慨歎，即命盡徹去剽歆蠹腐，斥公帑之羨，而圭新之。殿堂齋廡，絕赫端儼。繚以峻垣，儀以森戟，坐從肖貌，悉光於初。又相其旁吉地，堂而壁之，安邑孝顏氏、忠簡宗公像，額以「忠孝」，以爲出處之軌憲。卒功，左誦右弦，宛然闕里。學者既德侯，以記謁予，予應之曰：「君子之於人，德之深則憂之亦遠。今侯之淑諸君懇懇矣，而不知侯有憂焉。行於斯，言於斯，而異時炳烈鐘鼎者亦權輿於斯，侯所志也。休于斯，泳于斯，而躡矩棘義者或指于斯，非侯所志也。且吾聞簞瓢不堪，回及庶幾；曳屣而歌，參傳一貫。苦學之效必然。悉矣，吾告子！頤古人之心，規古人之迹。去子之懞伎且多惑，惟聖賢是力。子勉哉，斯可酬令君之德一。」《敬鄉錄》卷一〇。又見嘉慶《義烏縣志》卷三。

宗忠簡公畫像贊

諸葛孔明平生勲業，僅與吳、魏鼎峙，而君子每以伊、呂俎豆之，然亦獻疑者多矣。余嘗語人曰：「偏師一出而三郡響應，留屯渭上則軍民安堵，此其胸中凜凜，三代規模矣。」忠簡宗公名在國史，事在天下，當靖康、建炎間，廝隸孩童能道其出處。公吾里人也，其故居去予家無百

步。世或知其大者，而其爲人之詳，則予實親得之父兄。公久連蹇場屋，初似無意功名。四十餘年，始以進士末科在選調，爲州縣小官將二十年。晚倅登州。黃冠師以俠犯禁，同官相愕然，爲好語謝遣之，公曰：「何至是！」獨攝取，杖其背。訴之朝，謫監鎮江酒。久之，金渝盟，得知磁州。磁正遭困攻，危甚，守城具百無一有。乃大開門，以計譎之，宵遁。後守留鑰京師，以忠義激憤將士，兩河豪傑投誠聽命，主以一押字，得兵二十萬，皆願效死力麾下。自州縣脫謫籍二年，遂爲當世社稷大臣。公狀貌樸奇，瞳子黑白瞭然，髯疏而勁，磔磔蜩立。常語子弟曰：「人誰不死？等死耳，有補于國，吾榮多矣。」其忠壯類此。惟每出兵，必屈指計勝期。喜誦《左氏春秋》，少嘗盡以《左氏》事綴粘壁間，以便朝夕觀覽。爲文章直寫其肺腑，無飾辭。其亡也，兩河復危矣。予每評公直孔明伯仲，不獨其心相似，迹亦偶類。雖然，孔明何如人哉！其子兵部嘗出公畫像示予，慕不能舍去。誰不知敬公像，獨于余心有感也。爲之贊曰：

平生孔明，稱慕莫及。像見忠簡，懦夫有立。橫流砥柱，萬里長城。欲奮空卷，以植危傾。猛將斂手，氣指目使。誰知此公，亦裳布士。《敬鄉錄》卷一〇。（以上羅國威校點）

曾 種

曾種，字獻之，泉州（治今福建泉州）人。從學于郭雍。淳熙時知舒州，命郡博士方聞一輯《大易粹

言》七十三卷（存）。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一。

大易粹言序

淳熙二年九月

伏羲以前，理具而畫未形；伏羲以後，畫形而理遂晦。至文王、周、孔始有辭，後人當使言與心通，理因辭見，明行明事，然後爲得。甚者以象爲本，以數爲宗，以卜筮爲尚，可怪也。闕吾根於性理者哉！淳熙乙未夏五月，種代匱龍舒，因與二三僚友語及先生之學，皆欣然有得，謂種曰：「《易》道蓋生生不窮，未嘗拘泥，胡可不傳？」遂相與哀伊川家所嘗發揮大《易》之旨者，明道、伊川、橫渠、廣平、龜山、兼山、白雲，合七先生集爲一書，目之曰《大易粹言》。攷其說雖小有不同，要其終則歸乎一致。板之以傳，使夫後之學者由是可以知仁義道德之說、性命禍福之理、君臣父子之大致，誠不爲無補。《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龜山載邵堯夫詩，亦有「畫前元有《易》」之語，蓋七先生之所宗。先生之學，畫前之《易》也，學者宜究心焉。淳熙二年九月。《大粹易言》卷一五，宋淳熙三年刻本。又見《經義考》卷二九，《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二。

潛山石牛洞題名

淳熙四年三月

延陵吳國佐邦弼、歷陽陸同彥和，相拉挈家自城中訪真源，過天祚，晚飯山谷，徜徉終日，薄暮而歸。彥和之子世良君進、惟良君顯偕焉。淳熙丁酉寒食日，泉南曾種獻之識。姪常、男晏侍行。安徽省博物館藏拓片。又見民國《潛山縣志》卷二八，《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卷一三，《天柱山志》第二九七頁。（以上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五八一七

蔡元定

蔡元定（一一三五——一二九八），字季通，學者稱西山先生，建陽（今福建建陽）人，發子。長從朱熹學，韓侂胄禁僞學，謫道州。慶元四年卒，年六十四，後追謚文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存）、《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陰符經解》、《運氣節略》、《脉書》及《詩束雜說》若干卷。見《劉雲莊集》卷一一《西山先生蔡公墓銘》，《杜清獻集》卷一九《蔡元定傳》，《宋史》卷四三四本傳。

元定遺文，明蔡有鯤輯有《西山公集》一卷，收入《蔡氏九儒書》卷二。本書以同治七年盱南蔡氏刻本爲底本，另收得佚文六篇。

答朱文公書

日前江德功擇父母葬地，柬定托先生商議，急欲先生賁臨，今已有定處，無煩掛念。承教下示，

定庸劣未能精通，略陳鄙意，未知可否，惟先生潤色之是幸！諸友所疑各是一見，殊不知孟子之意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即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西山公集》。

與文公書 一

恭惟先生惠履吉慶，間世無雙，駕復拜賀，正當謹候，以遂渴仰。脚氣發作不痊，只得漸歸，再命淵、沈申敬。屢聞皇上龍飛，聰明英毅，勤政治民，真可以大有爲也。矧恩光屢及，卑狠固不敢偃蹇不至，以效嚴光之自重，但懼學淺才陳〔二〕，觸張楷之責望，盛虛聲，少實效，而違物議，增愧多矣。想風雲際會，上天將興斯文，而大受先生以輔佐之，命也。今者文旌歸速，是必有相牴牾者。願望自愛，以膺重任，使天下咸仰清光、被厚澤，定至願也。下示君子之道節，反覆詳觀，支分不得，乃渾論以結上文之意也。《西山公集》。

〔二〕陳：疑作「疏」。

與文公書 二

定自別後，經今二春，有違尊顏，侍履吉慶，親眷一一嘉勝，欣慰欣慰！感歎近日朋友躬行不力，教之豈可循常！大抵立教當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使人□有定見，則邪說莫能移。若只治其末而忘其本，下學上達，固是常事，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不知本原之所在，其有不惑於異端之說者幾希。天下道理若蠶絲牛尾，彼日月至焉者，固難望其有成也。苟工夫無間，溫繹及時，不使之淫於佛老，則可以漸造聖賢之極致矣，與因循歲月者自不同也。《西山公集》。

答張大丞書

契兄大丞張先生：定前日一出，異議如此，可付之一笑耳。係時之早晚，未易以一言判也。修曆之命，全荷知己，然以老兄德名而顛躋如此，若定人微望輕，必招大悔，不待知者而後知之。況所作皆改秦漢以下成法，巫史輩尤所忌憚，其間不能無異議。伏望曲賜調護，早見寢罷，乃生死而肉骨也。秋序向冷，千萬自重！

〔小帖〕此事本是大事，今人只作星官曆翁看，無一人留意於其中，然亦無一曉者，是非曲直誰

復能辯！前史所載，可以概見矣。自秦漢以來不明，許多時亦自過了，今日異論所由生，不必代大匠斲也。惟契兄知之，乞賜昭察之，是幸！《西山公集》。

答江德功書

承老先生華札，下及卑賤，不敢固辭。以日前諸山論之，所喻未可卒得。藥板一面周完。南峰未可容易看，儘有好處，其餘却不足道。特老先生令看三山稍得，亦恨只兩山耳。某來歲亦欲一出，緣閩中氣數已極，亦欲分一二子孫別居荆湖間，以爲遺種之計。此邵氏先天之法，老先生亦有此意否？未易與他人言也。外象數說示教，若累書所謂，則有所未曉。蓋數即理，理即數，在天爲五行，在地爲五形，在人爲五常，錯綜參伍，即天地變化之數；若混而無別，乃是佛老異端之學。伏羲之畫，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能畢天下之能事；不然，天生《河圖》，特一技術之末耳。一二哥穎悟異常，識趣高遠，殊不可得，千萬保養，使與君子相處，令相觀而善。祇爲人事因循，不得讀書，然資稟亦好，今此相見，與舊不同，若得明師益友磨礪之，可爲賢子弟。若不擇師友，使與小人處，是非愛子之道矣。若令其到考亭，正所謂得師者。然本月二十六日已作書樓矣，大段工役當在來年夏間，正以未得地爲撓耳。秋末向冷，千萬保重，爲朝廷珍重，此定之至囑也。《西山公集》。

與劉聖功辯跪禮書

髮未燥，讀祖父書，豈不知跪爲古禮哉？惜今之士大夫翰牘間手此字者不於數年之前，而於一旦，得非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抑以古之跪而反今之跪歟？是又悲其用心也。昔君實效禮製深衣，謂堯夫曰：「先生可依此乎？」堯夫曰：「某爲今人，但當服今時之衣。」當時堯夫此語，似不滿於君實矣，未聞君實勃然與堯夫辯。某與兄生長東南，皆今之人也，不揣饒舌，正以堯夫望君實者望足下。不謂亹亹千百言，若水之無聲，風盪之鳴者，良可捧腹。噫！世道一變，流風餘韻鮮由舊者，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此生此膝，誓不能如羝之就乳矣。卿自用卿法，吾亦任吾情，敢必他人之如我哉！榴日漸長，槐風益清，尚當一晤。我拜君跪，各行其志。《西山公集》。

與劉砥劉礪書

元定衰老，非久於人世，今乃得與昆季爲友，共了此事，又何幸也！先生正月兩到家，聞盛稱用之資稟忠厚。凡學須要用工，克己爲仁，不可作好題目，看第一義，不可作天下第二等人。道學晦蝕久矣，本朝諸先生幸得之遺經，是天未喪斯文也。未喪斯文，自然生此善類，非人力也。釋老之所以

盛，蓋亦天地氣數使然，況天下大經與天地並者乎！憂悶之甚，偶作此書，心開目明，不覺盈幅，況得同堂合席，共議天地之化育者乎！進學之心，朋友中未見其比，先生之門當不寂寞矣。民國《長樂縣志》卷二〇，民國六年鉛印本。

訓諸子書

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宋史紀事本末》卷八〇。

臨終別文公書

定辱先生不棄，四十餘年，隨遇未嘗不在左右。數窮命薄，聽教不終。自到此地，生徒雖衆，因循歲月而已，殊無日新之益。所沾之疾，初而泄瀉不止，既而熱氣上攻，少下右拇微弱，莫能遠步，最後中虛暴下，百方治之無效，勢必不久，惟以不見先生爲恨。天下未必無人才，但師道不立，爲可憂矣。先生所以壽如喬松者，上天付以斯文之大任也。《楚辭》略看得幾處即書，候完奉寄。今將邵氏《曆法》、《詩》、《易》等纂述未全者呈上，先生以成之也。丘子陵才學優長，相隨至此，辛勤不懈其志。朋友十分難得，他時必有用於世。沈子歸可收而教之，幸甚！元定執筆不端。《西山公集》。

臨終囑仲默書

吾以士人招致臺評，流放如此，所謂天下罪人。吾死之後，不得受此邦時官故舊吊慰。蓋此邦地氣殊異，汝不得地上睡，若更得疾，則父子二喪，永無歸里〔二〕。三日而斂，入斂之後，一日而三舉哀。若哀毀過多則生疾，非孝子。凡親賓客至，却煩丘子陵祇禱，便書記姓名，臨行皆自往謝之。汝是處喪禮之變，凡百却須少寬心，庶幾處事不亂，可以保全吾骸以歸也。

先生老矣，汝歸終事之。《西山公集》。

〔二〕里：似當作「理」。

戒子孫珍藏族譜題辭

世有族譜之傳，猶樹之有根，水之有源，如人之有祖宗及耳目也。至於金銀珠玉，李白言「千金散盡還復來」，若族譜，子孫不珍藏愛護，如有損失，不可復得矣。若後人不知根本源流，如人耳聾目瞽，朦然不知祖宗之盛德、世次、名位、人倫、昭穆之道，雖飽食煖衣，與禽獸何異！若欲展看譜

集，或註寫子孫世次、名位、第行，必當淨几正席，不可親燈燭之下，與小兒、侍妾、奴婢近前，點污破壞等項，實累祖宗之盛德，亦爲不孝之甚矣。書此戒之警之！《西山公集》。

論經世書

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可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爲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朧胸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太初》、《大衍》耳。《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元，以八十一爲分，《大衍》之曆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爲元，三千四十爲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一七。又見《宋史紀事本末》卷八〇，《考亭淵源錄》卷七。

皇極經世纂圖指要

龍馬負圖，伏羲因之以畫八卦，重之爲六十四卦，初未有文字，但陽奇陰耦，卦畫次序而已。今世所傳，伏羲《八卦圖》以圓函方者是也。康節曰：上古聖人皆有《易》，但作用不同。今之《易》，文王之《易》也，故謂之《周易》。若然，則所謂「三易」者皆本於伏羲之圖，而取象繫辭，以定吉凶者，名不同耳。《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連山》、《歸藏》雖不傳，意其作用，必與《周易》大異。然作用雖異，其爲道則同一太極也。《皇極經世》之書，命數定象，自爲一家，古所未有，學者所未見，然亦皆出於伏羲卦圖，奇耦之序，其爲道亦同一太極也。今以伏羲卦圖列之於前，而以《皇極經世》疏之於後，則大略可見矣。《西山公集》。又見《經義考》卷二七一。

皇極經世指要序

《皇極經世》之書，康節先生以爲先天之學，其道一本於伏羲卦圖，但其用字立文，自爲一家，引經引義，別爲一說，故學者多所疑惑。要當且以康節之書反覆涵泳，使倫類精熟，脉絡通貫，然後有得。若其宗要，則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法也。是故由用而之體，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

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即體而之用，則自六十四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十六，自十六而八，自八而四，自四而二，自二而一。一者太極也，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蓋嘗謂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揚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氏之《潛虛》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天奇地耦之畫，陽九陰六之數，四千九十有六之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有以加乎此哉！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故其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雨、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日、月、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耳。《西山公集》。

陰符經注序

《陰符經》三百言，李筌得於石室中，云寇謙之所藏，出於黃帝。河南邵氏以爲戰國時書，程子以爲非商末則周末，世數久遠，不得而詳知。以文字氣象言之，必非古書，然非深於道者不能作也。大要以至無爲宗，以天地文理爲數，謂天下之故皆自無而生有，人能自有以返無，則宇宙在手矣。筌之言曰：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道者神仙抱一，法者富國安民，術者強兵戰勝，而不知其

不相離也。一句一義，三者未嘗不備，道者得其道，法者得其法，術者得其術，三之則悖矣。或曰此書即筌之所爲也，得於石室者僞也。其詞支而晦，故人各得以其所見爲說耳。《玉海》卷五。

玉髓經發揮序

地理之學，其來尚矣！專門始數百家，以五星爲主，蓋已稀見，以五行生克參論造化，尤所未聞。夫以談命造化格例論地理，聞者疑，見者笑，而實爲兩間之妙理，有不可易焉者。國初國師張子微以五星起龍法，以五行測造化，法天地自然之數以準穴法，前乎此時，地理之書蓋未之有也。余少蒙義方，長師紫陽朱先生，俾道先聖之言，習先王之法，非禮義不敢肆念。而趨庭之暇，先君子每謂：「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藥、地理。父母有疾，不知醫藥，以方脉付之庸醫之手，誤殺父母，如已弑逆，其罪莫大。父母既歿，以親體付之俗師之手，使親體魂魄不安，禍至絕祀，無異委而棄之於壑，其罪尤甚。至於關生人之受蔭，冀富貴於將來，特其末耳。」聞斯言也，惕然動心，恐墜不孝，於是益加研究，凡諸家葬書，古今莫不備覽。然多爲後人依倣雜亂，罕有一書首尾純全而無駁雜者。惟張子微《玉髓真經》以傳未久，其門人弟子更相傳受者，皆以予爲取友必端，多文人雅士，不以秘術爲奇，而以傳正爲務，故未有私相駁什之弊。偶得善本于子微七世孫駕部公，遂錄而寶之，嘗欲爲註釋，而未暇也。繼以罪謫，離索荒郡，平生所志既爲僞學，不敢復談義理，以速大禍，乃復此經朝

夕玩閱，頗究其奧妙，而允中已釋之矣，第不無微舛。余恐傳之愈遠，而正義不明，故爲之發揮。其形象圖錄間有分毫訛謬者，皆以駕部家藏善本正之；於龍形穴體或有默悟，亦以先人所藏、先賢已驗圖本可以引訂名義者，用附入經卷之末，庶學者有所稽考。若博雅君子與我同志，從而規正其失聞，廣其不及，尤所願望也。紹熙芻牧謫隸蔡季通序。《玉髓真經》卷首，道光刊本。又見《詒宋樓藏書志》卷五一。

脉經跋

元定放逐春陵，地近西廣，倏寒忽熱，日備四時。素疾多病，遂爾日增。因取《內經》、《難經》、張仲景、王叔和及孫真人諸家脉書讀之，苦其亂雜無倫，因爲之部分次第，則爲一書，以便觀覽。近世所傳叔和《脉訣》，昔年見其乖謬鄙俗，疑非叔和所作。近見《三因方》，具言乃高陽生所作，頗自信，以爲知言。今之醫者，自《脉訣》之外，無所聞見，欲以意見決死生，亦何怪其悖謬也！因書于此，使學者知《脉訣》之僞。《中國醫籍考》卷一八。

和渠虹橋記

乾道八年十一月六日

君子苟能以施惠爲心，於人必有所濟，亦隨其勢之所及以爲遠近而已，如時雨之滋物然。天嗇於降，則已思天下之物，順群彙之仰，而必有所澤，則大降而大滋，小降而微滋。君子立身行己於斯世之間，固不當有所自愛而惜毫髮也。故升之于朝廷，列上卿而毗天子，則推其仁，必欲合區宇匹夫匹婦俱躋於仁壽。下而刺一州、守一郡、令一邑，亦推其仁，蚤夜行所以利民者而利之，以盡其疆內之職。不幸而爵不逮，亦必有所建立，以垂見其素心。故識長則殫厥猷，貲富則充其費，成利祛害，與人同美，雖其遠近大小以勢而然，然其公惠以施於人，而爲心則一而已。龍丘夏元肅從余講《尚書》，一日告曰：「願有請也。予鄉魚山之麓有溪曰漁溪，溪之西有墩曰漁墩。溪由豸屏源至平坦，趨下澤，繞圍星，轉茂林之東，過漁墩，去和渠，出菱塘之下^{〔一〕}，入穀江之濱。乃衢龍要衝之地，水驛當其南，馬驛當其北，東連嚴、睦^{〔二〕}，西引信、閩，行人往來，循繩絡繹，咸經於此。且予族捐橋田於淮，田民輸租穀溪樂善倉者^{〔三〕}，悉艱於涉，航楫不足逞，箝筏不足恃。予父一友、叔父援楫日慨其患，乃竭私藏，鳩工護事，繕資械，具餼糧，略圖址，定高廣，博采取，察畚築，更募衆力以附益之。不期歲而梁成，往來之人行而濟焉，盍爲我記之！」予昉辭之，既而思曰：譽賢勸德，非吾人之事哉？若起溺濟川之心，則誠有可道矣，抑前所謂君子不幸而爵不逮，則必有所建立以酬其夙心者

歟。夫佃人以財自娛，歌舞盤游，奉養必稱所欲，欲其捐一息以爲公利，則頽然是怒；甚者自用亦不能信眉放意，徒知吝嗇儲蓄，寧貫休紅腐以爲庫廩榮而已〔四〕。是二者，誠所謂守錢虜耳，視起溺濟川之積而能散，豈不萬萬哉！昔者宋郊所渡者蟻耳，或者謂其陰鷲，遂冠甲榜；今起溺濟川則渡人，人與蟻有間矣。且渡蟻出於猝時之偶戲，而夏子實能爲人之所不爲，他日得天人默助，將何如耶！意者必有賢子孫者出爲世用，以濟天下國家，而一鄉一邑，無所不可矣，亦視二公所以用心者而爲之也。爲記其事，俾過閱者今有以謂予言爲當，後有以諒予言爲不誣。民國《龍游縣志》卷三三，民國十四年鉛印本。

〔一〕原注：「案康熙《志》，二十八都有『高塘和渠適在其下』，似『高』爲『菱』之訛音，『菱』又爲『菱』之筆誤。意者此塘古稱菱塘與？」

〔二〕嚴睦：原作「嚴陸」。按「嚴」指嚴州，則「陸」當爲「睦」之訛，謂睦州也，今改。

〔三〕以上二句疑有誤字。

〔四〕休：疑當作「朽」，「貫朽」用《漢書·食貨志》「貫朽而不可校」之典。

睡訣銘

睡側而屈，睡正而伸。勿想雜念，早晚以時。後睡眼，先睡心。《西山公集》。（以上楊世文校點）

杜 定

杜定，普州（治今四川安岳）人，淳熙三年官從政郎。

田公刺虎碑

淳熙二年七月，詔以臨洮田公守武階。三年七月以最聞，降下缺□□□嘉公治無害者。一日，民驚言羣虎暴州東之三十里，晝夜圍不□□□下缺□公曰：「民害乃出人事所不及，吾政愧矣！狡獸不足孚於人，亦殺之而已。」□□下缺□軍馬楊彥雄覘在亡，則乳虎踞穴居，三子並四山行。公即馳馬，從卒十數人下缺□□□躍□伺間，方不知所爲，而公從卒兩兩輿四虎還矣。男女老幼謹譟下缺□□助以笳鼓，喜氣如蒸。翌日披剥□□□皮斑斑滿前，與賓客置酒觀之。有下缺公笑不言，良久曰：「孔子行三軍，暴虎□□□不與也。余母老不武，身誓報國，下缺涓流未效，巖壙猶避之，敢嘗虎耶？然亦□□之。勇之恃在氣，力之恃在智。氣□□下缺定，用祭奉下缺天子命守此土，與民爲安。虎不深遠就□人地，食狐豕以□□而孕乳毓□□□下缺視之如身仇，欲必得，不知其爲虎也，我直氣勝之，以勇奮無懼，方無懼□□□下缺生之。且以力與虎，一虎雖孟賁不能也。今兼四，能之乎？凡凶暴者皆當以□□下

缺□而以其力斃。吾視其穴窈然，則柵石錮其門，且擊且刺，尸三子以怒之。□下缺谷震動，望者風靡。吾徐徐强弩，一發中其頰，愈甚怒，前闕門，躍而上其穴口。下缺卒以槍挑之，如□脆弱骨至四五，皆寸斷而□已□其心不顧身矣，遂□□下缺出迎面如冲馬之塵，吾靜立持素定，以長戈□其□□喉血下十爪指薄□□下缺而不知其心繫已絕矣。蓋其死，用虎之力十七，而用吾力十三也。」客文武才下缺□虎者乎？養勇用智，曾子、孟軻之所以教人，而所出計，則吳起、孫武子所以先勝。下缺之以聖賢之教，而行之以關張之勇，下缺天子一日震怒，北單于之頭不爲虎皮肉乎？請書之以揚武志。」而公不許□下缺朋瞰□死亡之憂以安作息悲喜聚語□公意者逾旬不願遵□教百里□下缺□□事。父老之智者則又謂，自公來，凡所以愛我安我者不一，而惠我者□□下缺□虎□亦不一。願因公以識之。故□□其言而刻石，置惠覺寺。公名世雄，□下缺虎以十一月二十有二日，其地□□山，距寺二里云。十二月六日，從政郎□□普慈杜定記並書；文林郎□□□□事參軍普慈唐舜恩題額。《隴右金石錄》宋下。（楊世文校點）

史彌正

史彌正，字端叔，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史浩次子。官朝奉大夫。淳熙末爲浙西提舉。紹熙二年罷浙東提刑，主管武夷山冲佑觀。終敷文閣待制。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四之四一、六二之二七、七三之

一二，《宋史》卷三九六，《寶慶四明志》卷九，《延祐四明志》卷九。

乞免常平圍田出賣奏

淳熙十六年五月

浙東路見出賣常平戶絕等官產。如臨安一郡歲支米八千餘石，今若盡賣常平田產，則租課不復可得。他日戶口日增，所支乞丐等錢米益廣，則義倉所入將盡耗於此，所謂水旱之備全無指準。乞將本路沒官田產及常平圍田已籍在進冊者，免行估價出賣，所得租課專充老疾貧乏丐等人支遣（二），却將州縣逐年所納義倉依法椿積。脫有水旱，州縣既皆有備，免致煩擾朝廷。其淳熙十四年九月以後續收常平沒官田產，依已降指揮，見行出賣。其間未盡田尚有二萬一千餘畝，歲收官租二千五百餘石，如蒙併免出賣，臣當逐一籍之進冊。日後若更有增添，庶可了得本路八州每歲老疾貧乏乞丐等支用。

《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四一（第六冊第五八九四頁）。（曾棗莊校點）

〔二〕「丐」上當脫一「乞」字。

方崧卿

方崧卿（一一三五——一一九四），字季申，莆田（今福建莆田）人。隆興元年進士。知信州上饒縣，

累官至京西轉運判官，所至皆有惠政。家藏書四萬卷，嘗校正《韓昌黎文集》。紹熙五年卒，年六十。有《韓集舉正》四十卷（存）。見《水心文集》卷一九《京西運判方公神道碑》，《周文忠公集》卷七一《方君崧卿墓誌銘》。

乞監司各以所察官吏之罪按劾奏

淳熙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乞明戒監司，凡官吏罪之當按者，不必互相關白，各以所察之實明著罪狀。若果衆所共惡，自應不約而同；若其意見有殊，或臨部未久，更須詳核，亦不必以失按爲過。庶幾監司得以各振其職，而爲之官吏者樂于自展所長，不虞異見之罰。《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五之三四（第四冊第三四〇八頁）。

韓集舉正序

韓文自校本盛行，世無全書。歐公謂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爲校讎者妄改。僕嘗得祥符中所刊杭本四十卷，其時猶未有《外集》，今諸集之所謂舊本者此也。既而得蜀人蘇溥所校劉、柳、歐、尹四家本，此本嘉祐中嘗刊於蜀，故傳於世。繼又得李左丞漢老、謝參政任伯所校秘閣本。李本之校閣本最爲詳密，字之誤者皆標同異於其上，故可得以爲據。大抵以公文石本之存者校之閣本，常得十九，

杭本得十七，而蜀本得十五六焉。今只以三本爲定。其詩十卷則校之唐令狐氏本，碑誌祭文則以南唐保大本兼訂焉。其趙德父錄《文苑英華》、姚寶臣《文粹》字之與舊本合者，亦以參校。諸本所不宜而理猶未通者，然後取之校本焉。韓文舊本皆無「一作」，蜀本間有一二，亦只附見篇末，今皆一遵舊本而別出。此書字之當刊正者，以白字識之，當刪削者以圈毀之，當增者位而入之，當乙者乙而倒之，字須兩存而或當旁見者則姑注於其下，不復標出，閣與杭、蜀皆同，則合三本而言之，同異不齊，則誌其長者。其他如古本「汝」多作「女」、「互」多作「牙」、「預」作「與」、「傲」作「敖」、「叢」作「藁」、「缺」作「缺」、「二十」作「三十」之爲「廿」「卅」，此類非一，亦不敢盡從刊改。今之監本已非舊集，然校之潮、袁諸本，猶爲近古。如《送牛堪序》，閣本杭本皆繫於十九卷之末，惟此本尚然，今用以爲正，而錄諸本異同於其下，此本已正者，亦不復盡出，庶幾後學猶得以考韓氏之舊也。《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

韓集舉正後序

淳熙十六年二月

右《昌黎先生集》四十卷，《目錄》一卷，《外集》一卷，《附錄》五卷，《增考年譜》一卷。崧卿試郡嶺麓，閑日居多，課其餘力，獲從事於斯。常念韓氏舊集世已罕傳，歲月既久，則散逸殆盡，撫拾其僅存者稽而正之，以還舊觀，亦討古之一助也。第惟淺識謏聞，管窺自信，源流不白，何以傳諸

後人？因復次其異同，記其譌舛之自，爲《舉正》十卷，使人開卷知所自擇，而韓氏義例亦粗見於綱領中。噫！一代文宗，膾炙人口，相傳以熟，莫覺其譌，陋學苦心，儻識者補其遺繆。淳熙己酉二月朔日，莆陽方崧卿書。《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又見《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皕宋樓藏書志》卷六九。

（以上黃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五八一八

余端禮

余端禮（一一三五——一二〇一），字處恭，衢州龍游（今浙江衢州東）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知湖州烏程縣。孝宗時爲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轉太常少卿。權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進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祠。光宗時，授集英殿修撰，知贛州，還爲吏部侍郎、權刑部尚書兼侍講，以煥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召拜吏部尚書，擢同知樞密院事。寧宗立，進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嘉泰元年六月卒，年六十七，謚忠肅。見楊萬里《左丞相余公墓銘》（《誠齋集》卷一二四）。《宋史》卷三九八有傳。

上謀敵決勝之道奏

乾道六年十月〔二〕

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讐其氣；敵彊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庭者，讐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

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爲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太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宋史》卷三九八《余端禮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四，《宋元通鑑》卷八四，《續資治通鑑》卷一四二。

〔二〕原無年月，據《宋元通鑑》補。

乞使臣身亡事故赴長貳廳投下奏

淳熙六年

諸路州軍非泛申到京官選人，大小使臣身亡事故，謂之非次闕吏。取貨賂隱匿，從當得者已有差遣，方行榜示。緣其申狀止是付開拆司，不即赴長貳廳投下。《宋會要輯稿》職官八之四一（第三冊第二五七八頁）。

言祈穀之制奏

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圜丘，前期享於太廟，視冬至郊祀之儀，此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以宮中火後考室落成，故於太安殿恭謝天地，此特一時謝災之事耳。今欲祈穀而耕籍，必合祭天地於圜丘，必前期朝享於景靈宮、太廟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於殿庭不可。《宋史》卷三九八《余端禮傳》。

再言祈穀之制奏

禮固有可義起，至於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如明道謝災之制，則與祈穀異。今以郊而施之殿庭，亦將以明堂而施之壇壝乎？禮之失自端禮始，端禮死不敢奉詔。《宋史》卷三九八《余端禮傳》。

祖宗帝后忌辰僧道看經事奏

淳熙九年四月

勘會每遇祖宗帝后忌辰，宰執率文武百官詣景靈宮行香，臨安府差僧道各二十五員赴宮排立受

香、宣讀文疏，齋僧道各二十五員，僧看《金剛經》二十五卷，道士看《靈寶度人經》二十五卷。自紹興初間，凡遇帝后忌辰，就法惠寺行香，所差僧道各二十五員，臨安府各支齋錢一百文省。僧就法惠寺看經，道士就天慶觀看經散〔一〕。自紹興十三年內建立景靈宮之後，其錢并不曾支請，每遇行香，退各歸寺觀看經。訪聞所差僧道各歸寺觀，未必盡讀經卷、疏文，遂成虛設。今乞行下臨安府，自今後每遇帝后忌辰行香，支僧道看經齋錢每人一百文省，責赴僧道正司椿管，至行香畢，令僧道正司赴景靈宮門外、天興等殿、道院看經讀訖，即時依散齋錢〔二〕，庶幾仰副朝廷嚴恭追奉之意，伏乞詳酌指揮。《中興禮書》續編卷八〇。

〔一〕「散」字疑衍。

〔二〕依散：疑當作「俵散」。

告身必書三代鄉貫年甲奏

淳熙十三年正月

告身必書三代鄉貫、年甲，所以辨同異也。今銓曹四選書告莫不皆然，而其間有所謂敕授告者，於三代鄉貫年甲獨略而不書，惟書姓名而已。天下若姓與名適然同者多矣，以適同之姓名而無三代鄉貫、年甲以爲之辨〔一〕，無怪乎詐冒之未能盡察也。乞今後應給告身，并須明書三代鄉貫、年甲，以

絕姦弊，實銓法一助。《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一之七三（第三冊第二六五九頁）。

〔二〕無：原無，據文意補。

言天子之孝奏

紹熙元年

天子之孝不與庶人同。今陛下之孝於壽皇，當如舜之于堯，行其道可也，武之於文，繼其志、述其事可也。凡壽皇睿謀聖訓，仁政善教，所嘗施於天下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則足以盡事親之孝矣。《宋史》卷三九八《余端禮傳》。

乞禁私帶人入試院奏

紹熙元年六月

竊見年來試闈姦弊百出。因吏部掌行銓試，察加考究，見得六曹寺監等處差到人吏，下至翰林帳設司等人，例皆竊帶游手入院，以爲肘腋，通同作過。萬一事敗，令代罪名，主謀受賄，略不相及。今銓試鑰院日逼，深恐未易頓革。乞今後似此等人并不許私輒帶入試院。如果是局分事繁，令本局人吏踏逐保明素有行止人，申乞係籍，或有作過與同罪，庶幾少破姦謀，以戢弊源。《宋會要輯稿》選舉

二六之一七（第五冊第四六五七頁）。

請嘉王即皇帝位奏

太上違豫，大喪乏主，安危之機在於呼吸，太皇太后非爲陛下計，乃爲太上皇帝計，爲宗社計。今堅持退讓，不思國家之大計，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天子之大孝也。《宋史》卷三九八《余端禮傳》。

典贍帖

端禮頓首省幹下執：連辱佳句，典贍而工，老病熟讀，真能愈頭風也，感服無喻。即刻，伏惟文候萬福。所要書上納，正恐不足爲輕重，不知幾日果定成行，尚容少接杯酒否乎？餘遲面既，不宣。端禮頓首再拜省幹下執。《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七。

益辦帖

端禮再拜：昨日承教墨，且又辱佳篇，多多益辦，不勝感服。夏雨仍寒，伏惟文候動履清福。專

勒此叙謝區區，尚遲面索，不宣。端禮再上省幹朝奉下執。《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七。

劄子一

端禮區區來此，自前月末一瞻光儀之後，繼冒恩除，濫長銓部，蓋出揄揚，控辭不遂。既拜溫詔，屢詣門下，皆承却客，未獲布叙悃悞。今日復以私忌在告，恐成不敏，謹具此少見萬一。餘需面謁以既，切幸台照。右謹具呈。五月日，通議大夫、新除吏部尚書余端禮劄子。《鳳墅殘帖釋文》上。

劄子二

端禮伏以春半漸暄，伏惟奉使判寺少卿張旻勤歸，神介台候萬福。端禮自承修聘之行，奉別名理，三換月律。昨領道中所惠教，未及具復，游被真翰，極慰瞻企之情。且審使事既竣，執禮無闕，本朝增重，併切贊喜。有懷悉須面究，茲幸融照。右謹具呈。二月日，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劄子。《鳳墅殘帖釋文》上。

盱眙縣第一山題名

淳熙十年閏十一月

余端禮處恭，王德顯明父，淳熙九年十二月六日因迓北客，與錢冲之洪道、趙不慙幾聖來此。明年復同出疆，閏月十六日與時佐、季雄重來。《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卷一三。（以上王曉波校點）

胡庭直

胡庭直，紹興末爲建安縣丞，淳熙中任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廣西運判兼提鹽，同措置廣西鹽事。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八之二二，《中興兩朝聖政》卷六二，《宋史》卷一八三。

措置二廣鹽鈔利害奏

淳熙十年正月十四日

一、二廣通行客鈔，正要兩路提舉鹽事官究心協力，公共措置。乞令廣西提舉鹽事官銜內帶同措置廣東鹽事、廣東提舉鹽事官銜內亦帶同措置廣西鹽事。自今兩路提舉鹽事官須管分上下，半年巡歷至梧州，同共會議。或有急切不能候兩路提舉官到來，許互差屬官至兩司治所公共商議，

有合行事件，同銜聞奏。須管兩路每半月具招誘到客人入納數目，彼此關報，務要客鈔通行，漕計不闕。

一、廣西鹽司差主管官一員，就石康縣置廨宇，緣彼處烟瘴深重，無人注授，多是權攝，乞從朝廷選授有材力清彊官，仍不拘資格，依已降指揮任滿與轉一官，庶幾人皆樂就。

一、乞降指揮，令廣東自通行客鈔之後，收到正鈔錢依舊額以七萬五千籬爲率，作上供支解外，自餘增賣到鹽籬如正鈔錢，許令別項椿管，準備廣西歲額萬一不敷，即以此錢權行補助。候客鈔通行，發歸朝廷別用。

一、乞朝廷明立賞格，將廣西州縣守倅、令佐、巡尉若能勸誘客旅，禁戢私販，所趁鹽課登及歲額，每歲各與減一年磨勘，選人任滿，與循一資。虧及三分者，每歲各展磨勘一年。仍於歲終將一路守令比較，使人知所懲勸，則事功可以興起矣。

一、州縣官般到見在未賣官鹽，盡數拘收封椿，如合千人輒有隱匿，并許諸色人告，賞錢一百貫，犯人以違制科罪。如新鈔客鹽未到，人民闕食，仰本州縣權將拘收到鹽於官務零細出賣，許客人從便筭請指射有鹽州縣支請出賣。

一、乞照紹興八年指揮，兩路產鹽場僻遠，隔涉海洋去處，令提舉鹽事司措置依舊例自海場般運。內廣西至鬱林州都鹽倉，其廣東路至廣州、潮州、南恩州，於州倉卸納，準備支遣。內有山險去處，合作小筭，以便客人般販。今欲作兩等製造鹽籬，內一等作一百斤，內一等作二十五斤，令

客人從便筭請。

一、二廣州縣自來寄居待闕官、有蔭子弟攝官舉人刑勢之家〔二〕，判狀買鹽，夾帶私販，乞依淮浙鹽法，不以蔭論，命官奏裁。《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八之一六（第六冊第五二八六頁）。

〔二〕刑勢：疑當作「形勢」。

言博販交鹽奏

淳熙十二年正月

邕州賣官鹽，并緣紹興間一時指揮，於江左永平、太平兩寨置場，用物帛博買交趾私鹽，夾雜官鹽出賣。緣此溪洞之人亦皆販買交鹽〔二〕，近雖改行鈔法，其本州尚仍前弊。《中興兩朝聖政》卷六二。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七，《續文獻通考》卷二三。

〔二〕販買：疑當作「販賣」。

永康縣赫靈廟記

紹興三十二年二月

廷直四世從祖尚書兵部侍郎、保定公於婺州爲鄉里，婺之人廟公於方巖，歲時奉祭甚謹。紹興三

十一年，廷直爲建安縣丞，請於上，賜廟額曰「赫靈」。明年二月命下，廷直跪拜伏讀，至於感泣。謹齋被稽首而記之。先保定公由儒業登顯仕，八典藩郡，爲良二千石；七按錢穀，爲能刺史；出入禁闥，爲名從臣；開國建功，生有榮焉。始公被天子知遇，申命進秩，乃奏免衢、婺民身丁錢，到於今受其賜。自公之薨，謀報無從，即絃誦之所廟而食之，歿有靈焉，公於平生之志可謂盡矣。宣和中盜起清溪，保險方巖，弄兵踰月，王師不能下。首惡夜夢神人飲馬於巖之池，是池盜實怙之以濟朝夕。平明往視，已涸矣。其徒駭亂，大兵一臨，即日平蕩。由是邦人事公有加於他日。若水若旱，若疫若癘，有求無不應，有禱無不答。「赫靈」之賜，於義爲大，公蒙報祀之典，可謂至矣。先是，賊平，廉訪使王導以聞，封佑順侯。倉卒不審，止用方巖神奏，而逸其名氏。衢、婺之人凡厥祀事，版祝旗幟，皆實公爲佑順侯，從舊也。繼而闔邑之士狀於有司。廷直於公爲孫也，詎宜緘默？於是詳述始末，力請正名。自天發號，繫公之神，載忻載享。顧廷直才不劭，不敢自任論譔，亦庶幾由此以明其善之萬一也。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二三。又見民國《永康縣志》卷一五。（以上劉文剛校點）

齊慶胄

齊慶胄，字子餘，常州（今江蘇常州）人，乾道中歷官績溪令、知廬州。淳熙二年爲監察御史，四年爲太常少卿，五年爲禮部侍郎兼侍講、權刑部侍郎，九年出鎮襄陽。見《宋會要輯稿》帝系一之一八、禮

一四之一〇九、選舉一六之二二一，《咸淳臨安志》卷五，《宋史》卷一二三、二〇四，乾隆《江南通志》卷一〇二，光緒《安徽通志》卷一一五，《湖北金石志》卷一二《文選樓記》。

乞閤門等措置朝謁條約奏

淳熙三年十二月七日

此來朝謁百司人從擁遏，官員輿馬并驅。又每赴德壽宮起居，宮門之外，街道狹隘，百執奔趨於車馬之間。乞令閤門、御史臺與皇城司措置，嚴行條約。《宋會要輯稿》儀制五之三十一（第二冊第一九三頁）。又見同書儀制四之二一（第二冊第一九〇九頁）。

乞罷軍團騷擾奏

淳熙四年二月七日

沿海諸處屯駐水軍，多因土地所產，輒置軍團，遇有民旅將到物貨，雖已經商稅未許貨賣，必令赴團上歷給牌解牙息，方得自便。客販由此妨滯，物價因而騰踴，乞令住罷。《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一九（第七冊第六五五頁）。

乞宗廟祠祭並於宗室使相以下輪次選差奏

淳熙四年十月五日

乞照詳國朝典故，自今宗廟祠祭並於宗室使相以下輪次選差，非實有疾，不許辭免，庶幾祀事益肅，班聯可觀。乞下大宗正司斟酌，若實年老，艱於拜跪，免差行事；其年齒差高，可以拜跪，欲乞並令本司依上件儀制差充五饗初獻行禮。其餘差亞、終獻等官，亦合照應儀制指揮輪差。《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一〇九（第一冊第六四一頁）。又見同書禮二七之二（第二冊第一〇一二頁）。

乞科舉流寓士人依舊用西北舊貫奏

淳熙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流寓解額併歸本州，凡烟爨及七年以上許與本貫士子混試。國子監昨來申請，又令流寓戶貫得解人併入東南戶貫。後生晚輩但見生長，于是慷慨仗義，誰與共之？乞自今科舉流寓士人烟爨七年與土著混試自依新法外〔二〕，其貫籍聽依舊用西北舊貫。《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六之二二（第五冊第四五二二頁）。

〔二〕土著：原作「土著」，據文意改。

乞頒祭祀儀式奏

淳熙六年十月

臣嘗聞《樂記》有云：「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則知古先聖王所以治天下者，必教之以禮樂，然後輔之以政刑。四者之目，禮居其首，以明爲國之重事，所當先焉。臣竊見《政和五禮新儀》舊嘗給降印本，散于州郡，中更多故，往往失墜。自後郡縣之臣循習苟簡，或出於胥吏一時之記省，漫不可考，故於春秋釋奠、祈報社稷、祭祀風雨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鄙野不經，何以仰副國家欽崇祀典、宣明教化之意？近據知靜江府劉焞申，乞置造行禮冠服，及又據知南康軍朱熹申，乞檢會禮制行下。本部除已具申朝廷給降行下外，竊慮諸路諸州多有似此去處，相承固陋，取笑士夫。彼既不曾一一申明，則省部亦無繇徧行告諭，恐於藻飾治具未爲盡善。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令禮部、太常寺參稽典故，將州縣合置壇壝器服制度、合行禮儀節次類成一書，措置鏤版，頒降四方，使若遠若近有所遵守，庶幾聖朝典章文物東漸西被，粲然與三代同風，不其偉歟！取進止。《紹熙州縣釋奠儀圖》，叢書集成初編本。又見《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一〇〇（第一冊第六三七頁）。

護葬魏王靈柩事宜奏

淳熙七年二月十八日

准差充皇子魏王護葬官，今具申請下項：

一、乞以故皇子魏王護葬所爲名。

一、乞禮禮直官、尅擇官各一名〔二〕，指名報所屬差。

一、本所應有合行關報取會事件，欲乞候指揮下日移文都大主管葬事所參酌關報施行。

一、所有今來護葬應合行典禮乞割下禮部太常寺參酌討論施行。續承指揮，魏王靈柩止就紹興府踏逐穩便寺院權行攢厝，仍乞割下所差一行官照會排辦。

一、今來合往來與府所有隨行申發行移文字，所有印記移牒，禮部關係奉使印一顆行使。

一、今來迤邐前去紹興府迎護皇子魏王靈柩，候迎見日，欲乞具常服於靈柩前行燒香禮訖，却行隨逐前詣安奉去處，所有合用花瓶、麻爐、香茶、酒果、蠟燭等關報紹興府排辦，候攢厝畢，燒香奉辭訖回程。

一、所至州縣如遇朝拜行香之類，并乞免行趲赴。《中興禮書》卷二九一。

〔二〕此句疑有脫誤。

刑部長貳廳題名記

淳熙六年六月

設官分職，以司臬事，其來尚矣。自少昊立爽鳩氏，至唐虞爲士，成周爲司寇，歷兩漢、宋、魏、隋、唐，更置紛紛，靡有定名，要皆以其職掌邦禁，選任爲重。國朝倣周舊制，分命六卿，而秋官司寇之責是爲刑部，凡邦典之重輕，若民訟之疑貳，必讞覆訂正，契於三尺，然後書而登於天府，達於四方。一或不得其平則爲民患，事體所繫，信不輕矣。主上勵精圖治，爲官擇人，左右侍從無一非親擢，於是選也尤切注意。故自臨御以來，凡被擢任而居此官者，率多一時名流，用能推廣好生之德，使刑清民服，駸駸隆古之盛。歲在戊戌，偶承人乏，爰命慶胄以儀曹之貳兼董其事。顧惟不才，雖不足以仰副委任之意，然奉公行法，夙夜敢懈！因念廳事題名獨後諸部，允爲闕文，乃自建炎至今，追訪銓次，得數十公，勒諸堅珉，以垂永久，庶使貴名暴白當世，觀者可以想像其聲烈云。淳熙六年六月二十有三日。《咸淳臨安志》卷五。（以上黃錦君校點）

黃 庸

黃庸，字子至，號冲尚老人，又號盤莊老人。少時足跡半天下，喜與高人方士遊，得服餌延壽之術。

嘉定十年年踰七十，官廣東提刑，猶強健如壯年。見所撰《跋鶴林問道集》，陳與行《跋陳泥丸真人翠虛篇》（均載道藏輯要本《瓊瑄白真人集》附錄）。

跋鶴林問道集

嘉定十年十二月

予少時聞內丹可學，遍游海岳，參訪師友，莫有知者。嘗讀趙彥綱《藝林集》，乃知太乙刀圭火符之正傳始自鍾、呂，默相付授。呂傳之劉海蟾，劉傳之張平叔。先鸞後鶴，不曰無人；朝海暮梧，實難際遇。今觀《鶴林集》，由平叔而下，石泰、薛道光、陳泥丸、白玉蟾燈燈相續。吾鄉彭季益性理融明，投機一言，收功半晌，集其問答，刊而成編，以淑諸人，用志廣且大矣。嘉定丁丑臘日，冲尚老人黃庸子至書跋於後。《瓊瑄白真人集》附錄。（劉琳校點）